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六二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六二册



目錄

全宋文卷三五二〇

韓 駒 三

上宰相書	一
上宰相書	二
上宰相書	三
與叔興禮部書	六
答宗杲大師書	七
寄圓悟大師書	七
寄宗杲大師書	八
致草堂清禪師問道書	八
與舍人小簡	九
與舍人小簡	一〇
上汪太守小簡	一〇
上汪太守小簡	一一

上汪太守小簡	三		一一
上汪太守小簡	四		一一
謝館職啓			一二
回光州任大夫啓			一三
回黃州趙少監啓			一四
回張提刑啓			一四
回秀州曾學士啓			一五
與撫州汪內翰啓			一五
答婚書			一六

全宋文卷三五一一

韓 駒 四

國朝會要序		一七
後六帖序		一八
北湖集序		一九
慈受深和尚語錄序		二〇
書崔豹古今注後		二〇

題陰鏗詩	·····	二一
題韋蘇州詩	·····	二一
題王元之文集後	·····	二二
跋王盧溪題宣和御畫詩	·····	二三
題李伯時畫昭君圖	·····	二三
妙法蓮華經合論跋	·····	二四
何渠字序	·····	二四
仁宗皇帝御書記	·····	二五
題名記	·····	二六
韓忠獻公畫像贊	·····	二七
善清真贊	·····	二八
政和頌	·····	二八
安人慕容氏墓志銘	·····	三〇
祭亡弟子頌文	·····	三一
天申節道場疏	一 ·····	三二
天申節道場疏	二 ·····	三二

追薦設八菩薩道場疏	三二
設羅漢供祈安疏	三三
爲妻禱病懺經疏	三三
爲子謝安設供疏	三四
爲子謝安設供疏	三四
謁社稷文	三五

全宋文卷三五一二

周紫芝 一

哀湘纍賦 并叙	三七
思隱賦	三八
招玉友賦	三九
新城賦 并叙	四〇
感士不遇後賦 并叙	四一
蜂衙賦	四二
聽夜雨賦	四三
蠅館落成賦 并叙	四四

却暑賦	……	四五
造雹賦	……	四六
酹三賢賦	并叙	四七
敬亭山翠雲庵賦	……	四八
和陶彭澤歸去來詞	并引	四九
弔雙廟詞	……	五〇
悼亡哀詞	一	五一
悼亡哀詞	二	五二

全宋文卷三五—三

周紫芝 二

爲守臣賀平陸賊表	……	五三
爲守臣明堂大禮起居表	……	五四
爲守臣謝明堂赦書表	……	五四
爲守臣賀淵聖皇帝登極表	……	五五
爲人皇帝親征起居表	……	五五
爲守臣賀皇太后還宮表	……	五六

爲建康府到任謝表	五六
爲人勸上皇帝尊號表	五七
進常平免役法表	五八
興國軍到任謝表	五九
謝賜曆日表	五九
賀重明節表	六〇
上皇帝書	六〇

全宋文卷三五一四

周紫芝 三

乞旌表蘇庠劄子	七二
乞增太學員額劄子	七三
乞禁戢殺子劄子	七三
擬廷試策	七四

全宋文卷三五一五

周紫芝 四

見李端叔書	八五

見翟公巽書	八六
見張侍郎書	八八
見呂右丞書	八九
爲蘇尉上朱僕射書	九一
爲人上管使君書	九二
爲人上滁州王使君書	九四

全宋文卷三五 一六

周紫芝 五

與張尚書論移麴院書	九七
見王提刑書	九九
爲人上米侍郎書	一〇〇
答通州吳司戶書	一〇二
賀李姑溪復官啓	一〇三
賀元具茨知道州啓	一〇三
與呂舍人通問啓	一〇四
賀徐無爲啓	一〇五

賀徽州汪內翰啓 一〇五

賀許貴州啓 一〇六

全宋文卷三五一七

周紫芝 六

爲人謝八行王宣教啓 一〇七

爲人與王通判啓 一〇八

爲王元發與李寺丞啓 一〇八

爲人賀錢待制致仕啓 一〇九

爲人上李待制謝守城轉官啓 一〇九

爲人賀淮南宣撫李尚書啓 一一〇

爲人賀呂相除都督啓 一一一

爲人謝朱秀才惠文編啓 一一二

爲人與劉侍郎賀冬啓 一一二

爲人賀正啓 一 一一三

爲人賀正啓 二 一一三

爲人賀正啓 三 一一三

爲人謝同官惠生日詩啓	·····	一一四
爲人到任與鄰郡太守啓	·····	一一四
爲人上沈給事啓	·····	一一五
爲人賀陳安撫到任啓	·····	一一五
爲人答呂縣丞啓	·····	一一六
爲人到任謝鄰郡太守啓	·····	一一六
爲人回交陸朝奉啓	·····	一一七
爲人賀王參政迎皇太后還宮啓	·····	一一七
爲人賀朱僕射鎮宛陵啓	·····	一一八
爲人賀安撫趙殿撰到任啓	·····	一一九

全宋文卷三五—八

周紫芝 七

爲人謝韓侍郎舉自代啓	·····	一二〇
爲秦安豐上宰相啓	·····	一二一
謝王侍郎薦舉啓	·····	一二一
賀秦太師賀幸賜第啓	·····	一二二

謝禮兵部架閣官啓	一二三
謝敕局刪定官啓	一二四
謝敕局政官啓	一二四
謝樞密院編修官啓	一二五
謝權實錄院檢討官啓	一二六
賀强奉直知常州啓	一二七
賀秦太師改封益國公啓	一二七
回鄭教授啓	一二八
回永興令啓	一二九
到任謝田太尉啓	一二九
到任謝秦太師啓	一三〇
謝秦觀文啓	一三一
與江州守李郎中啓	一三二
謝總領汪大卿啓	一三二
回張待制啓	一三三
謝喜雪詩啓	一三三

謝沈秘校啓	……	一三四
謝王秘校啓	……	一三四
謝吳秘校啓	……	一三四
謝何秀才惠書	……	一三五
謝沈解元啓	……	一三五

全宋文卷三五一九

周紫芝 八

謝王效正啓	……	一三六
答彭運幹啓	……	一三六
回韓朝奉啓	……	一三七
答劉縣丞啓	……	一三八
賀秦太師脩景靈宮加封啓	……	一三八
賀秦太師郊祀加封啓	……	一三九
賀秦觀文郊祀加封啓	……	一四〇
回南康徐中大啓	……	一四〇
謝生日詩啓	……	一四一

回莫解元啓	一四一
回光州曾郎中啓	一四二
與盧漕啓	一四二
賀秦太師啓	一四三
進書賀秦太師啓	一四三
賀秦太師待制作首元啓	一四四
賀秦樞密啓	一四五
賀周茶馬啓	一四五
賀李帥啓	一四六
賀梁都運啓	一四七
赴任上寄居寶學啓	一四八

全宋文卷三五二〇

周紫芝 九

送王次卿之浙西序	一四九
送詹伯伊之大梁序	一五〇
送趙德莊序	一五一

別子劉子序	……	一五二
毛詩解義序	……	一五三
古今諸家樂府序	……	一五五
溪堂文集序	……	一五六
姑溪三昧序	……	一五七
詩八珍序	……	一五八
劉氏家訓序	……	一五九
大閑錄序	……	一六一

全宋文卷三五二一

周紫芝 一〇

錢塘勝游錄序	……	一六三
朱氏藏書目序	……	一六四
富川同僚記序	……	一六五
群書雜嚼序	……	一六六
滑稽小傳序	……	一六七
太倉稊米集自序	……	一六八

書陸祠部帖後	一六九
書枯冷道人李處士序後	一六九
書元寧川帖後	一七〇
書了翁贈別頌後	一七〇
書姑谿老人詩卷後	一七一
書李夫人枯木墨竹後	一七一
書安定郡王長短句後	一七二
書璉上人詩卷後	一七二
書自作長短句後	一七三
書趙介叔雷莊詩後	一七三
書觀音感應錄後	一七四
書奉親養老書後	一七四
書蘇養直與陳彥育帖後	一七五
書梅師贊家梅聖俞書後	一七五
書具茨集後	一七六
書月巖集後	一七六

書老圃集後	一七七
書郭元壽家叔黨書後	一七七
書山谷帖後	一七八
書晁無咎帖後	一七八
書范文正公書寶諫議事跡後	一七八
書沈麟士傳後	一七九
書陶淵明歸田園書後	一七九
書張待舉詩集後	一八〇
書韓退之羅池廟碑後	一八一
書送客詩後	一八一
書徐師川詩後	一八二
書何正平詩卷後	一八二

全宋文卷三五二二

周紫芝 一一

書寒山詩後	一八三
書唐史遺事後	一八四

書呂舍人帖後	一八五
書曾處州雅詞後	一八五
書曾處州雅詞後	一八六
書後湖帖後	一八六
書石鼎聯句後	一八六
書二唐風憲記事後	一八七
書自作小詞後	一八八
書滄海遺珠後	一八八
書洪駒父香譜後	一八九
書韓承旨別集後	一八九
書初寮集後	一九〇
書陵陽集後	一九〇
書婆婆集後	一九一
書浮休生畫墁集後	一九一
書郭令公家傳後	一九二
書梅聖俞碧雲騶後	一九三

書夢溪丈人忘懷錄後	一九三
書譙郡先生文集後	一九四
書史記索隱後	一九四
書封演古今年號錄後	一九五
書岑參詩集後	一九六
書高道傳後	一九七
題定武舊刻蘭亭	一九八

全宋文卷三五二三

周紫芝 一二一

策問第一	一九九
策問第二	二〇〇
策問第三	二〇一
策問第四	二〇二
策問第五	二〇三
策問第六	二〇四
策問第七	二〇五

策問第八	二〇六
策問第九	二〇七
策問第十	二〇八
策問第十一	二〇九
策問第十二	二一〇
策問第十三	二一一
策問第十四	二一一

全宋文卷三五二四

周紫芝 一三

鯨論	二一三
伯夷論	二一五
介之推論	二一六
漢高帝論	二一八
晁錯論	二二〇
司馬遷論	二二二
桓譚論	二二四

全宋文卷三五二五

周紫芝 一四

寶武論 一二六

荀彧論 一二八

宇文融論 一二三〇

救奢論 一二三一

正俗論 一二三三

稗官論 一二三四

五德論 一二三六

全宋文卷三五二六

周紫芝 一五

史斷 一 一二三八

唐文宗出宗女二人 一二三八

褚遂良對飛雉 一二三九

太宗得秘識 一二三九

周昌相趙王如意 一二四一

韋見素助楊國忠……………二四二

魏主不殺高允……………二四三

史斷 二……………二四三

頡利殺唐儉……………二四三

五星聚東井……………二四四

曹操殺孔融荀彧……………二四五

朱虛侯欲立齊王爲帝……………二四六

魏主遇旱輟食三日……………二四七

周世宗平江南……………二四七

衛青不殺蘇建……………二四八

公孫述聘譙玄不至……………二四八

蔡琰蓬首救董祀……………二四九

全宋文卷三五二七

周紫芝 一六

史斷 三……………二五〇

王昭君不賂畫工……………二五〇

朱建受辟陽侯祝論	二五一
謝朓不受解璽之詔論	二五一
宋衡陽王	二五二
王恢議伐單于	二五二
西漢日食五十有三	二五三
雜說 一	二五三
卜者馬生	二五三
湖陰女子	二五四
病中雜記	二五五
讀詩讞	二五六
讀真誥	二五七
讀充公集	二五八
記中山武臣啓語	二五九
言窮箴	二五九
答田券示徐伯遠	二五九
讀明道實錄於關子東	二六〇

全宋文卷三五二八

周紫芝 一七

雜說 二 二六二

爲張子房招四皓書 二六二

鼠視說 二六四

劉高尚傳 二六四

辛未雜書 二六六

雜書 一 二六七

雜書 二 二六八

雜書 三 二六八

雜書 四 二六九

雜書 五 二六九

辨讀來生書 二六九

書座右屏 二七〇

客語 二七〇

騶虞解 二七一

字序 一 二七二

字序 二 二七二

字序 三 二七三

竹坡四君子字序 二七四

全宋文卷三五二九

周紫芝 一八

雙梅閣記 二七五

風玉亭記 二七六

振民堂記 二七七

從所好堂記 二七九

時山觀音神像記 二八〇

釣鱸臺記 二八一

盜蛇記 二八二

尚書六部架閣記 二八三

木居士寮記 二八五

實錄院種木記 二八六

妙香寮記	二八七
興國軍重修刻漏記	二八八

全宋文卷三五三〇

周紫芝 一九

卷雪樓記	二九〇
元次山祠記	二九一
山堂花木記	二九二
宣城縣治記	二九三
曲肱齋銘 并叙	二九四
惠泉銘 并叙	二九五
汨齋銘	二九六
龜研銘	二九六
瘞犬銘	二九七
鐵洗銘 并叙	二九七
蘇氏研銘	二九八
學不厭齋銘 并叙	二九八

嘯齋銘 并叙 二九九

資壽寺鑄鐘銘 二九九

風流泉銘 并叙 三〇〇

到花亭銘 三〇〇

茶奩銘 三〇一

湯奩銘 三〇一

山谷道人木帽銘 并叙 三〇一

松林道人施繡觀音偈 三〇二

夢禮僧伽大士偈 三〇三

宗演師金書妙法蓮經偈 三〇四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偈 三〇五

全宋文卷三五三一

周紫芝 二〇

大宋中興頌 并序 三〇七

李伯時畫東坡乘槎圖贊 三〇九

移學圖贊 三〇九

東坡先生過海畫像贊 三〇九

采菊圖贊 三一〇

郭汾陽畫像贊 三一〇

三閭大夫畫像贊 三一〇

不吟翁贊 三一〇

北窗白贊 一 三一〇

北窗白贊 二 三一〇

莊周畫像贊 三一〇

司馬溫公畫像贊 三一〇

呂真人畫像贊 三一〇

王季共畫像贊 三一〇

止老畫杯渡贊 三一〇

後湖居士畫像贊 三一〇

常禪師真贊 三一〇

靜寄老翁白贊 三一〇

李伯時畫像贊 三一〇

東林紹老真贊	三二五
竹坡自贊	三二六
葛道人真贊	三二六
和靖先生尹公真贊	三一六
錢隨州墓誌銘	三一七
成忠郎馮君墓誌銘	三一九

全宋文卷三五三二

周紫芝 二二

左朝散郎章公墓誌銘	三二二
朝議大夫章公墓銘	三二四
桐汭太守方君墓誌銘	三二六
百拙翁墓誌銘	三二八
爲魏侍郎祭聞人奉議文	三三〇
爲人祭王參議文	三三〇
祭詹伯尹文	三三一
祭野鬼文	三三二

代王無功祭杜康文 并叙	三三三
祭盛判官文	三三四
祭李子容文	三三四
祭靖節先生文 并序	三三五
弔英布廟文	三三六

全宋文卷三五三三

周紫芝 二二一

爲太守禳火設醮青詞	三三七
爲人母病祈禱設醮青詞	三三七
爲人保安設醮青詞	三三八
興國祈雨設醮青詞	三三八
禳火設醮青詞	三三九
九江新居設醮青詞	三三九
天申節功德疏	三四〇
天申節開啓疏	三四〇
天申節開啓疏	三四一

天申節開啓疏	三	三四一
天申聖節滿散疏	一	三四二
天申聖節滿散疏	二	三四二
奉安昊天玉皇上帝聖像疏		三四三
昭亭祠祈安道場疏		三四三
威簡公祠祈安道場疏		三四四
薦陣亡道場疏		三四四
禳火道場疏	一	三四五
禳火道場疏	二	三四五
獄瘟道場疏		三四五
大行懿節皇后還宮開啓疏		三四六
大行懿節皇后還宮道場罷散疏		三四六
天寧寺化齋疏		三四七
天寧寺化齋僧堂疏		三四七
崇教寺化塔疏		三四七
奉聖寺化浴堂疏		三四八

白蓮庵接待院緣化疏	三四八
天慶觀謝晴疏 一	三四九
天慶觀謝晴疏 二	三四九
天寧寺謝晴疏	三四九
漏澤園元日道場疏	三五〇
祈雨設醮疏	三五〇
三龍神祈雨場疏	三五〇
天慶觀謝雨疏	三五〇
西湖龍角山還聖水疏	三五〇
池口神祠還聖水疏	三五〇
景德寺祈晴疏	三五〇
天慶觀謝晴疏	三五〇
請鐵佛住持疏	三五〇
請吉祥住持疏	三五〇
貢布右語疏	三五〇

祭觀師祝文	三五五
祭雷師祝文	三五五
釋奠告宣聖文	三五六
釋奠告兗國公文	三五六
釋奠告鄒國公文	三五七
諸廟祈晴文一	三五七
諸廟祈晴文二	三五八
諸廟祈晴文三	三五八
諸廟祈晴文四	三五八
諸廟謝晴文	三五九
諸廟祈雨文	三五九
奉安天齊仁聖帝神像祝文	三六〇
祭江神祝文一	三六〇
祭江神祝文二	三六一
告巨木文	三六一

諸廟謝雨文	三六二
諸廟謝晴文	三六二
卷雪樓上榜告神文	三六三
天申聖節樂語	三六三
周朝議燕新第樂語	三六四
上元燕賓客樂語	三六五
燕太守汪內相樂語	三六五
燕吳奉使樂語	三六六
二妙堂落成家集樂語	三六七
草廬上梁文	三六七
萬波亭上梁文	三六八
九江新居上梁文	三七〇
二妙堂上梁文	三七一
負暄亭上梁文	三七二

全宋文卷三五一〇

韓 駒 三

上宰相書 一

某幼而喜爲文，至今二十年矣，於文無所不觀，始誦其言，中探其義，卒明其道。其言則自簡編以來，凡可以使人駭心動目者，皆是也；其義則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矣，故缺而不論，而獨論其道焉。夫文何以爲者也？聖人所以探深索隱而化天下者也。是故神而明之者君也，輔而翼之者相也，鋪而陳之者卿大夫也，而士不預焉。夏商以前，其文逸矣，然見於後世者，非宓戲、堯、舜、禹、湯之所爲，則皋陶、益、稷、伊、傅之所作也。當是時，不聞有卿大夫以文顯於世，而況於士乎！彼非有所不能也。文事興於上，則在下者無事於此也。今夫《易》之卦爻，則是聖人所以開物成務者也；《詩》之風諭，則是聖人所以移風美教者也；《書》之訓誓，則是聖人所以發號敷命；而《春秋》之紀事，則是聖人所以勸善懲惡者也。此數者，皆聖人所操持以爲化天下之具，則士安得預其間哉！周

衰，開物成務之道不行於上，而後孔子彖而象之。勸善懲惡之道不行於上，而後孔子筆則筆，削則削，以至移風美教之道不行，而後三百五篇定焉。發號敷命之道不行，而後百篇叙焉。凡孔子之所條，皆上述堯、舜、禹、湯，而下述益、稷、伊、傅，以示後世而已，非有意乎自爲文也。後之學者不求其道而求其義，不求其義而求其言。求其言者斯爲下矣，而尚有不能盡，則其於道豈萬分之一乎？嗚呼！自六經而後，文體何其多變也，其源皆出於六經，而寢失其體。是故學彖象者其流則爲論、爲義，學筆削者其流則爲傳、爲記，學三百五篇者其流則爲箴、銘、賦、贊，學百篇者其流則爲表、啓、疏、檄，又於其間增之以浮夸，雜之以靡麗，則文之用於下者多，而施於上者寡矣。故後世工文者，率皆布衣窮居之士，而時君國相以是爲虛飾，凡先王所以化天下之具，至是而爲一小技爾，豈不深可惜哉！宋以文德爲治，今上睿文益高，赫赫昭昭，已高出五帝三王之右矣，又選於衆而用相公。伏惟相公以大儒經世之文，當元宰秉鈞之任，以昌言則益、稷，以賡歌則皋陶，以對揚則傳說，其設之於政事則又兼前代之軌模，聳遠方之瞻聽。蓋道之不行，千有餘歲矣，於此時而吾君神明於上，吾相輔翼之於下，則是萬世之一時也。以今準古，士雖無預於文，然上既責學者以古聖人之道，而士因於餘習，其文不能近六經，至有漢晉之弊，有志之士咸知患此，而獨未有推言之者。某不佞，以爲當萬世之一時而不言，則古道當何時而興耶？方今去夫子已千歲，而去夏、商則又遠矣。如欲恢復古道，必將自其言始，使立言者其體稍近六經，則於道或得其一二，下焉不爲漢晉之文，上焉有以助吾君吾相化天下之道，甚非小補也。故嘗著書八篇，粗論其事，既以上登聞矣，又以其副獻諸相

公。竊觀自漢而下，雖世所謂賢相，特以簿書期會爲急，未有及此者也。惟先正王文公數爲神考言之，則某今日所望於相公者，豈淺淺而已哉！某一介之鄙儒，技藝無以踰人，前歲上書，詔得附試，是時相公位在黃門，事之本末所具見也。聞之道路，獨嘗辱借一言之重。然而命窮力薄，旋觸聞罷，今二年矣，而猶茫茫未得入仕之路。誠見有道之世，絲毫之才皆得收用，故未分深潛遠引，而復爲今日之舉，則今日所望於相公者，又非前日無意於人材者之所爲也。昔王文公之爲相也，諸生有徐禧者著書數十篇言時事，文公取以聞上而官於朝。蓋古之人以道自任者，必旁求山林之士以爲用，是以豪傑交歸之，而功業著於天下。今某樸暗固不足以言世務，然其說不爲無補。而相公方率循文公輔翼神考之道，以佐聖主，某也不佞，願以其不肖之軀爲山林之士先焉，惟相公取八篇之書而省覽之，如可觀采，亦以言上，不勝幸甚！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續補》。

上宰相書 二

某聞三代而上，取相於學校；三代而下，取相於山林。昔聖人之興學，大爲之綱，小爲之紀，豈故樂爲是紛紛哉？以爲非獨吾百執事咸出乎此，故溉其本以俟其實，而增其膏以發其光。方其弦歌鼓篋，居乎辟水之上，則已有公輔之器矣。及其峨冠曳帶，立乎本朝，則又有公輔之望矣。一朝舉而熙帝之載，其名高，故天下服之無異詞；其德成，故天下從之無解體。考三代之盛時，后惟時父，相亦

有終，道同俗一，蓋其所以致之非一旦暮之力。後世庠序廢，於天下士未嘗有素養也，一旦取諸山林之中，置諸左右，彼其素所蓄積，無以服天下，士大夫又況二三其德，尚奚責其享上帝之心哉！昔人論興學者鮮克知聖人之用心在是也。惟我神考，灼觀古初，始闢學舍，始約貢法，爰有希世之人爲時而出。方其實茂光輝〔一〕，在神考時論士於學，則首得相公焉，及其名高德成，在今上時取相於學，則首得相公焉。蓋自神考長育成就，冀得元儒，以遺今上，至今日見之矣。嘻！去三代千餘年而復有三代之學，士安得不舞手蹈足以頌其事哉！此某所以不自薄陋，亦得以引紙而長言也。伏惟相公姬旦之德，召奭有不能知；孔氏之言，卜偃有不能聞，天下之士烏能窺萬分一？惟其直道是履，謀上合乎吾君，嘉猷是告，澤下加乎吾民，於是位爲洪化，職爲秉鈞，其攄素業以增九廟之固，以恢萬世之功，自今始矣。當軸未逾月也，執贄而見者無慮數百人，已仕者慶於朝，未仕者慶於野，知古風之復振也。某區區鄙儒，技藝無取，嘗一登內閣，遽被斥去，歲華五閱，尚困無津，適覩殊休，竊自奮勇，思一吐其胸中之所欲云，是故詣大丞相而忘其賤，見大君子而忘其愚。伏惟修仁作綆以汲其窮，立義爲梯以階其進，雖極愚至陋，敢忘圖報哉！輒冒威重，不勝戰汗！《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續補》。

〔一〕光：原作「先」，據《宋代蜀文輯存·續補》改。

上宰相書 三

某聞世治則綴文之士聚於朝，道否則綴文之士散於野。聚於朝則爲典爲誥，爲雅爲頌，其文施於當年；散於野則爲歌爲謠，爲風爲騷，其文傳於後世。施於當年則爲國華，傳於後世則自取名而已。此明君所以側席、忠臣所以旁求也。又不但如此也。自古姦人雖有害治之意，而無飾非之辯，則亦安能誘一世而從之？惟言足以載其僞，而辯足以行其言，如持錦繡覆諸陷穽之上，人知錦繡之悅目，而不知陷穽之隕身也，則從之者衆矣，此言之所不能諭，威之所不能禁也。聖人在上，治具既設，盡取文士而黼黻之，如持錦繡表于九軌之道，則人之從之也孰禦焉！當是時也，異端邪說雖欲蠱起，譬如蛙蚓欲鳴而疾雷方震，則聲銷跡絕，不待屏去。故文明盛於上，則姦言熄於下，此聖人之秘術，所以陰弭天下之巧言也。由元豐以來，治具既美矣。往者異端邪說乘間而出，其源不在乎他，在乎未有以勝之也。某少而學爲文，聊以自娛，年大以來，始知文之功烈參於治體，小人得之則足以掩正道，君子得之則足以銷姦言，蓋非特爲書生事業而已。異時書生莫或知此，使世之人目爲小技，豈不深可惜哉！伏惟相公格天之功，贊元之烈，赫赫如此。某愚無知，以所聞於六經，考所見於當世，未知三代之盛，視今日何如爾？若經天緯地、開物成務，致文之實而辨儀制器、正名審音，致文之用，蒐英獵俊，聚成極文之世，向之異端邪說已盡屏去，後之異端邪說某知其不復乘間而出矣，可謂姬旦之後，

得聖人弭姦言之術者，一人而已。然則一夫不獲，阿衡之所憂，一士不聚，相公之所念也。某渙忍下材，不足以辱下士，頃歲爲書，推本文事以獻左右，身賤且疎，不蒙照察。今年游梁，會有薦其文者，故敢飾說而干三公。嘗竊論之，魯連之檄，過於長戟勁弓，陸贄之詔，賢於元勳宿將，文之不可已也如是。裴晉公不喜於平淮而喜於韓愈之碑，李衛公不喜於平潞而喜於封敖之制，非功之難，能明其功之爲難也。竊惟朝多文士，必有辦其事者，然欲聚而不遺，則如某輩願趨下風，雖無足用於發明正道以碎姦言，勉盡志慮，豈無補萬分哉！幸少加拂拭焉，無令盛世獨爲林下水濱之文以自娛意而已。意疎言拙，罪不容誅，不勝惶懼之至！《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續補》。

與叔興禮部書

駒啓：前日不及奉書，謂之獲罪，乃辱示問，感愧不可言也。比日家居，體身輕安；□浮江二千里，眼厭旌旗，不料到此復見擾擾也。然駒間關自賊中來，最能言其情狀，若無內應，決不能入，故須靜以俟之。擾則民怨，驚則民駭，二者足以召變，而姦人樂禍者所在皆有，此不可不知也。今者閑暇一如平時，使民心安堵矣，陰勒將士以爲之備，明探報，嚴賞罰，使事至而先知，況大江爲之阻，是亡慮也。且賊在如百里而聞吾民驚駭，則必見輕；聞吾治具，若將討焉，則必人讎。前時賊在黃州，僕以此意說與興國、江州太守，已而賊果從他道去。竊聞諸公時時會議，□布愚見，惟審擇焉。

十八日，駒□□□叔興禮部賢友。《停雲館帖》卷七，明拓本。

答宗杲大師書

建炎二年

邂逅金陵，雖適我願，然始不謂遽往廬山，故對牀夜談，不過四五。自離岸至今，不聞消息，極以憂懸。得書，乃知到山旬日，道路安穩，又知便首衆僧與老和尚分座說法，良深慰喜。昨煩作《覺範行狀》及出世入寂月日，欲爲作一銘，託同安入石，切不可緩也。《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第二二頁，明刻本。

寄園悟大師書

建炎四年

妙喜菴于雲門，方成法席，以賊近境散去。近來豐城相見，云過谷山，見泰老甚安穩也。《大慧普

覺禪師年譜》第二五頁。

寄宗杲大師書

紹興四年

昨顏知藏歸，附書奉勸，以彼太閼寂，山下時有劫掠，似非禪定之所，不若與衆來此。或須卓菴，極易事耳。不知何故，了不見聽。今郡守欽仰道德，且采衆論，特屈公高躅，說法廣壽，不肖語之曰：「此公誓不出世，雖堅請，必不來。」然自聞議定，一方道俗無不延跂。昔汾陽累請不出，後來自要住院，乃知通人或出或處，豈嘗固執？況今禪道頽壞，所以圓悟望公振起楊岐之風。若孤峰頂上，草衣木食，終不爲人，此則獨覺行也，豈圓悟之意哉！《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第二七頁。

致草堂清禪師問道書

近閱《傳燈》，言通意料頗合千心者。但世緣萬緒，情習千端，未易消釋，須有切要用心處，毋吝指教。《釋氏資鑑》，《續藏經》第二套乙編五套第一冊。

與舍人小簡〔二〕一

某伏違歲久，末路流落，挈挈過日，故於親知書問例廢不講。猶憶初到臨川，草堂僧迴曾持一幅紙道鄙意，想登几案也。自此多病，轉益藏縮，了不見有人往泉南者。既不嗣音，惟勤瞻仰。忽辱手記，豈獨把玩欣慰，且將陪杖履於七閩之山。臨紙喜笑，謹具報萬分。某寓撫今四年矣，地當要衝，無事即多過客，每日劫劫，應接不辨，有事即軍馬上下不絕。惴惴於此，未嘗一夕得安眠也。近來頗欲小葺茅茨，與世隔闊，庶幾餘年，遠離憂怖，然畢竟墮渺茫。又欲去之他邦，老病廢棄，舉世不要。正爾躊躇，豈知有以尺書數千里外辱見招乎！發書驚嘆，此古大丈夫事，尋常聞之簡策，不謂親見之末俗中也。窮窘漸須打疊，加以熱甚，只候秋風，緊鞞草鞋。已託鵬舉使君營一居處，得寬潔高爽，乃稱遠客耳。雖未參晤，預想聲顏，已深欣喜。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七。

〔二〕「舍人」上，明刻本、四庫本有「葉」字，宋刻本與此同。

與舍人小簡 二

蒙諭所歷道路，具悉。私心久欲遊閩，常日問人，胸中已自有一卷行程，敢不遵依。竊知草菴得妙喜師開山，不喜妙喜之得此菴，喜此菴得妙喜也。然此道人孤高絕俗，與世寡合，此正是其所長，以故惡嫉之者衆，惟曠懷偉度乃能期之物外。若得安居，使老園悟之風焜燿泉南，實叢林盛事也〔二〕。

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七。

〔二〕「竊知」至文末一段與前《大慧普覺禪師年譜》所收《答江少明書》文字相同，故不再收答江簡。

上汪太守小簡 一

即日不審風霜偃薄，起居飲食何似。伏惟躬有盛德，神明扶持，旌旗所次，皆膺百福。謹勒手記，候問行李萬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一。

上汪太守小簡 二

伏承肅膺詔命，改刺臨川。臨川雖褊，地連鄱陽，此與前輩畫錦之榮，亦何以異！且謝康樂、顏平原之風流未遠也，非文章守尚孰繼之！然北門承旨，今復無人矣。二府亦有虛位，恐復由宣召入轉缺鈞，此天下之公言。伏冀爲國加旌寢興，不勝區區之願。《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一。

上汪太守小簡 三

某從學者得執事之文章，手抄口誦，目眩心驚，如是二十年矣。每逢士大夫親承指教，及獲奉杖履者，輒自愧恨。不謂老境得與民瞻望顏色。凡二十年企慕弗獲者，一朝慰滿其意，人之幸會，乃有如此。欽佇使麾，頃刻以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一。

上汪太守小簡 四

某受才無它，世間一閒物耳。入仕既晚，又常齟齬，在官之日淺，投閒之日多，已分委棄，爲農

夫矣。特以戀嫪廩粟，故且垂紳搢笏，強顏於士大夫之列。頃值紛紜，伏藏巖谷，流離困頓，所欠一死耳。茶然餘生，誰復存省！乃今天幸，得庇餘光，喜極言竦，伏幸加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一。

謝館職啓

右，某啓：召聞西垣，無裨善政；校書東觀，有玷明恩。上愧訓詞，下慙公議。始周置圖籍之史，至漢增讎正之官，必取長才，以參妙選。洪惟治世，益重儒生。地接陞龍，陋諸司之褊迫；榜開回鳳，生三館之光輝。備鑾輅以親臨，寵上公而兼領。然而覽昔人之政事，詢前輩之遺風。授職尚輕，加東海釣客之號；禮賢未備，有步行學士之稱。空存稽古之名，豈盡育才之意？簡編朽脫，難分寫虎之訛；俸祿酸寒，不免騎驢之誚。自元豐更制之後，及主上崇學以來，待遇頗隆，英髦相繼。未有朝脫身于草野，暮投蹟於蘭臺。初下詔除，極覲面目。何則？世皆談道，而某獨守於舊聞；士貴通經，而某粗明於大義。爲己之學，博而不精；自好之言，華而少實。歷觀秉筆之士，罕遇好文之時。故賡載之歌止聞於前世，而《離騷》之作每出於羈臣。方今聖謨協於兩儀，叡藻窮於六義。有君如此，士肯分於山林？奏論何功，詔俾躋於仕版。已銓材於吏部，更試藝於中書。窮語易工，對從臣而思拙；野某則獲〔一〕，趨禁省以神驚。虛忝淮南之食時，終愧江都之條對。擢公孫於下等，錫以殊

科；取逆旅於新豐，處之延閣。念素迷於青簡，必著謬於金根。始終皆自於聖知，推借寔資於公舉。某官識高絕俗，德厚鎮浮。學貫九流，最邃通於儒術；身兼數器，尤擅美於文章。黼黻帝猷，著龜國士是。義先推轂，韓退之題僧孺之門；論可吹生，皇甫謐序左思之賦。陰憐長物，猥賜餘光。欲酬國士之知，惟屬匹夫之志。伏惟某官陳禹謨而協舜，躬尹德以暨湯。四海九州，識周公之制作；群工庶尹，誦夫子之文章。謂立功全在於得賢，而報國莫先於論士。已大分於邪正，猶雜進於妍媸。念其志切彈冠，義或難於自銜；察其器無佗用，少惟喜於觀書。起於徒步之中，實諸無競之地。夫施而望報，固君子之所不爲；而受則懷恩，亦鄙夫之所深耻。謹當廣所未見，益其不能。英俊並游，儻少依於日月；筆研淺事，諒奚補於絲毫。謹啓。《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七九。

〔二〕野某：疑有誤。

回光州任大夫啓

罷守留都，改臨支郡；豈知鄉秀，近在鄰封。未通一紙之書，已蒙九里之潤。伏惟某官世傳剛烈，性稟高明。暫輟輶車，屈分符竹。果聞赫赫之政，大慰蚩蚩之氓。眷此荒城，號稱無事。草長牛健，民喜力耕；稻熟魚肥，吏慙飽食。儻親仁而免戾，亦投効以求歸。氣候方寒，寢興加慎。《宋代蜀

文輯存》卷三七。

回黃州趙少監啓

召歸西省，本緣明主之知；出守南都，未愜病夫之意。終叨支郡，獲繼下風。伏惟某官擢秀宗枝，騰身仕路。四賢崛起，當聯禁橐之華；列郡相望，猶屈州麾之寄。自唯遲暮，欲就投閑。愧無共理之良，喜有告新之政。方期布問，已辱貽書。感愧交深，名言罔既。《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七。

回張提刑啓

南徐卜宅，實近鄉閭；東觀著書，獲聯步武。亂離漂蕩，契闊傾依。伏惟某官群經紛綸如井大春，四海模楷如李元禮。宜超陞於禁路，尚小試於刑臺。自顧陳人，久叨散吏。豈期間訊，及林下之孤蹤；願小淹留，談館中之舊事。其爲喜幸，未易名言。《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七。

回秀州曾學士啓

京口卜鄰，追隨江海之上；蜀山先壠，邂逅松楸之間。投分至深，話言無間。高文大冊宣風助化，我不如公；雜謠狂歌舒憂娛悲，公不如我。雖相期於汲引，切自笑於頑癡。去年從領諸儒，旋聞入直秘閣。請從隗始，愧在盧前。豈謂土木形骸，超陞侍從；塵埃筆研，專掌訓詞。望公之來，有以見教。伏惟某官魯國相君之子，克世其家；襄陽耆舊之甥，酷似其舅。曲憐老朽，欲借光華。舊知四六之工，彌起再三之嘆。忸怩展謝，淺澀難周。《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七。

與撫州汪內翰啓

聞暴公子之義，雖未接辭；誦杜工曹之詩，常求識面。豈知遲暮，獲睹清明。望公之來，以日爲歲。伏惟某官文追前哲，德茂老成。風流一代之名臣，議論四方之師表。成書十卷，盛聞閩蜀之間；奏最三年，行處廟堂之上。某久司真館，流寓此州。齒豁頭童，仍作諸侯之客；泉甘土沃，誓耕二頃之田。竊自附於編氓，冀安承於美政。茲爲喜懌，未易名言。《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七。

答婚書

有齊先君之女，擇對唯艱；熙寧內相之孫，承休未艾。驟蒙委貺，弗獲深辭。某妹婦德婦功，粗嘗聞於訓序；令郎儒言儒行，方藹著於賢聲。既承中饋之虛，當備執巾之役。雖微韓媾之譽，以燕高門；遂成鄭忽之婚，豈非素願！卿陳不腆之禮，求結無窮之歡！《婚禮新編》卷九。

全宋文卷三五一一

韓 駒 四

國朝會要序

臣聞三代盛時，品式備具，當時既已大治，又舉以詔後世，載在王府，史官掌之。《書》云：「有典有則，貽厥孫子。」及其後世，率由舊章，亦以大治。《書》云：「議事以制。」後之有天下者，庶事草創，又無圖籍之史，故其後世因陋就寡，無所統述，至於欲有所爲，則稍采上古殘闕之禮文以從事。蓋三代而下，治效無聞焉，其源皆出於此。宋興百五十餘年矣，至治之美，雖唐虞無以加，此豈一手足之烈哉？殆法度維持之力，而祖宗之效也，又安得不謹記於司存耶？初，仁宗皇帝命章得象等倣《唐會要》述建隆以來一百五十卷，慶曆以後闕而不錄。神宗皇帝又命王珪等續其書，珪增爲三百卷，自慶曆迄元豐，又頗爲詳密矣。惟昔神宗皇帝覽六藝之意，開三代之業，闢乾闥坤，功無與二。陛下恢復大猷，凡所已行與所未舉，且繼且述，罔不備至，而其殊尤絕跡，則亦刻於玉版，藏於

金匱，以訓萬世矣。至其紀綱節目，有司之所欲問而關決者，亦不可不知也。陛下即位之初，設官置司，俾續《會要》，將以遠稽成憲，近述先志，甚盛德也，凡十有一年，而書不克成。大觀三年，詔罷其局，以秘書省官兼領焉，而某實預編脩。先是，有詔紀事止於元符三年，其後獻言者以爲神考之顯謨、哲宗之丕烈，雖已備書，竊惟皇帝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克勤克儉，叡謀神斷，所以保國便民，復古經今之道甚備，今秉筆之士不得紀萬一，甚不副臣子欲鋪張閎休之意，願得紀事接于書成之日。詔可其奏。於是臣某率其屬晝夜纂緝。舊書詳略失中，盡加刪補。至於元豐、大觀之際，功德尤偉，則皆旁搜遠討，上下撫拾，號令詔冊，靡不具載。昔者魏相及孔光皆好觀漢故事，彼雜霸道，宜若無足觀者，然二人明習之，則亦號稱賢相，而況崇論竝議，所以攄之無窮者哉！其書合幾百卷，幾百門，既上御府，願下明詔，頒于邦國都鄙，得永賴焉。若其條貫舛繆，詞語淺薄，臣之罪也，無所逃戾。冒昧聖覽，惟陛下幸赦之。謹序。《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四八。

後六帖序

唐白居易攬摭諸書事，提其要，區分彙聚，有益於世。或謂白公文采道德自足以托不朽，顧爲此何歟？古之君子，學則與人共之，未有獨善其身者也。且其大者尚將發明以示後世，況其細乎！使學者不執業、不佔畢而有博聞之益，此仁人之心也。由唐至吾宋幾四百年，故事畔散不屬。東魯孔侯，

宣聖之裔，中丞公之孫也，數試藝于有司，輒不售，退爲新書，以倣白公之意。方侯著書時，士皆挾一經，不治他技，而侯獨奮不顧，自詩、頌、銘、贊、奇編、秘錄，窮探歷討，纖芥不遺，斯亦勤矣。書成而當建炎、紹興之際，主上復古救弊，士知博學，孔侯之書如富家之儲材，棟椽枅栱，雲委山積，匠者得之，應手不窮，功用豈小哉！若夫貪多務得，晦而不出，幸人之不知以成己之名者，此侯之所恥也。余見侯臨川，閱其書而善之。侯之言曰：「古之學者必世其家，吾惟宣聖之後，而子思《中庸》雜於大戴氏《禮》，及子高、子國始立訓傳，闕然至今，吾甚懼焉，於是綴緝，使無墜厥緒。」則侯之意，非獨倣白公而已也，故余樂爲之序。陵陽韓駒子蒼。《白孔六帖》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北湖集序

宣和四年三月

豫章吳則禮，字子副，贈少師名中復公之初子。公博古雄贍，仕仁廟朝，居言路，直言極諫，聳聞五府，上書「文儒鐵御史」五字以褒榮之，宜其有子，克紹家學。子副少習賢良科，未及設施而被賞延。雖處富貴間，紬繹書傳，商略古今，罔有間斷。著爲文字，發爲詩文，無一點脂粉氣，自巧至拙，不少下於古人。詩人謂窮乃工，蓋流離頓挫，有不得其平者，故用心獨苦。子副當憂患之際，與夫平居無事之時，著述覓句，淡然如一，此又見其所養者厚。其間高妙不群處，不待舉似表見，觀者

當識之。公既卒於號之正寢，後一年，其子垌綴緝詩文，爲三十卷。公自號北湖居士，而以是行於世，因名其集，且乞叙於余。余與公厚善，又樂附名於思友之遺編，義不得辭，輒特書於卷首。宣和壬寅清明日，蜀人韓駒序。《北湖集》卷首。

慈受深和尚語錄序

紹興三年十一月一日

古之教者，未始不以文字。至梁達磨，始不立文字，以教其徒。然謂之「不立」，則文字已彰，而況其餘乎！自達磨以來，凡爲人師者，其徒往往私記其說，謂之語錄。蓋今禪說之在天下，無慮數千萬言，又安在其爲不立哉？若知文字性空，說本無說，則雖數千萬言，猶爲不立也。慈受老人始居資福，退而菴于蔣山之崦累年，名益有聞，由是六遷法席，三奉天子之命，所至學者歸之。其平生所說法具足矣，有能聽之，如樹林水鳥，則人得以悟入，其功不細。稍尋繹之，則豈獨說法者之過，爲之叙者，與有罪焉。紹興三年十一月旦日。《慈受和尚廣錄》卷首，《續藏經》二編三一套第三冊。

書崔豹古今注後

崔豹，漢魏間人也。當干戈搶攘時，能自見于翰墨，雖小道亦足觀。士生無事時，圓冠方履，飽

食嬉戲，亦足愧矣。《雲谷雜記》卷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題陰鏗詩

右陰鏗詩。鏗與何遜齊名，世號「陰何」。今《何遜集》五卷，其詩清麗簡遠，正稱其名。鏗詩至少，又淺易無他奇，其格律乃似隋、唐間人所爲，疑非出於鏗。雖然，自隋、唐以來，謂鏗詩矣，故錄之。《永樂大典》卷九〇五。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七。

題韋蘇州詩

蘇州少以三衛郎事玄宗，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務讀書。故其《逢楊開府詩》曰：「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檇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云云。然余觀其人，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似晚節把筆學爲者？豈蘇州自序之過歟？然在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爲無足怪。高適年四十始學詩，亦遂名家，非其才本絕人，莫能爾也。少時不知有韋蘇州，晚讀其詩，清深妙麗，在陶、柳之間，恨見之晚。然余少時

豪氣未除，就令見之，未必能愛，乃知學者讀書當自有次第也。本朝以文名世者多矣，然柳州、蘇州自歐陽公尚未之愛。宋景文作《唐書·文藝傳》，舉唐之能文者皆在，至於蘇州，則以爲史家軼其行事，故不書，此豈知史法者！《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一。又見《文獻通考》卷二四二，《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七。

〔一〕「故其」至「云云」一段原無，據《文獻通考》補。

〔二〕豈：原無，據右引補。

題王元之文集後

故翰林王公在真宗朝再知制誥，謫守黃州，至今黃人思之，立祠於學及承天寺。余靖康元年再除中書舍人，左遷應天尹，遂謫齊安。至郡三日，拜公之祠，則已遷於城外安國精舍。訪公遺迹，略無在者，唯竹樓僅存耳。父老言異時以公黃州所著文章刻爲版本，藏在州庫，問諸庫吏，亦不復有。余慨然太息，即日符郡，復修祠堂，且求版本，俾重刻之，會移蔡州，不果。公之道德文章，余雖不敢髣髴萬一，然百餘年間，自書命守郡實繼公後。紹興元年寓居洪州，州知錄事，公之裔孫也，出示《小畜》、《承明》二集，謹題其末。八月九日。《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一。

跋王盧溪題宣和御畫詩

自古正人端士，一飯未嘗忘君，又況形於歌詠、贊美聖德之大者！今觀王某所作《宣和殿御筆鵲圖詩》，甚於痛哭，觀圖足見憂國愛君之切深至於此爾。陵陽韓駒書。《盧溪集》附錄。

題李伯時畫昭君圖

《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婿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昭君字嬙配之，生一子。秣累立〔二〕，復妻之，生二女。范曄書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不合；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是烏孫公主，非昭君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攘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攘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死。蓋其事雜出，無所考正，信史尚不同，況傳記乎！要之《琴操》最牴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秣歸縣有昭君邨，邨人生女，必灼艾灸其面，慮以色選故也。昭君卒，葬匈奴，謂之青冢，以晉文王諱昭，號明妃云。《青冢志》卷三，香艷叢書本。

〔二〕株累：《漢書·匈奴傳》下作「復株系」，此當有脫誤。

妙法蓮華經合論跋

建炎三年六月

覺範既沒，有僧智俱者以《法華經合論》示余。余讀數過，歎曰：善哉！未嘗有也。能以文彩發明佛書者，近世僧中覺範一人而已。又得圓悟老禪爲序其意，此書必大顯於世。俱□□□□□□□，建炎三年六月十八日，紫微韓子蒼跋。《文物》一九八七年第八期。

何渠字序〔二〕

何議郎有三子：伯以儒術有聲士大夫間，仲爲從官，天子器之，獨季未冠未仕，求名於余。余與議郎居同里，又同姓，義不得辭。於是卜日選時，以「渠」名之，以「文度」字之。又告之曰：若知「渠」之說乎？古之君子，將有言也，將有行也，必先立渠焉，然後從事。日夜忖度於心，曰：吾言吾行，得無不合於渠乎？幸而合則謹守之，不敢斯須離也，故言有物而行有彝。至其久也，縱口之所言，任意之所行，不與渠期而自合矣。仲尼「不踰矩」，用此道也。後世君子不然，曰：言無有不善，行無有不純，尚安以渠爲哉！不知有人焉，陰持古人之渠，量其所不合，以竊議其後，未六七十而踰

矩矣。此聖狂之辨也。蓋梓人之爲大屋，置於堵不盈尺，而曲盡其制，問其所操持，則繩尺而已。梓人之槩，吾之所謂也。槩乎槩乎！小人所謹，君子之所畏乎！審能行之，則無愧乎文度矣。癸卯歲五月九日。《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七五。

〔二〕本文作者署「陵陽先生」，然文中有與何「居同里，又同姓」語，作者當姓何，而非韓駒。今附此備考。

仁宗皇帝御書記

士負學術而不爲世知者衆矣，自孟軻、荀況皆以大儒歷說時君，猶栖栖無所合，則由漢而下，立乎人之本朝而欲人主虚心聽納，豈不難哉！故參知政事臣歐陽脩稱故翰林學士臣王洙以博學多識著名一時，皇祐中侍講讀，其言亹亹可聽，仁宗皇帝說之，諮以所疑，無不能對，以塗金龍水牋書「詞林」二大字以寵嘉之。臣常竊歎，以爲士繇文儒進用，已爲幸矣，況天子有以寵嘉之乎！而頃年多故，士大夫家賜書或不能保，意王氏所藏亦不復可見矣。紹興二年客居臨川，洙孫楚老以「詞林」字示臣。臣既駭心動容，再拜仰視，因得盡觀慶曆、皇祐諸詔及飛白書，則知歐陽脩所記尚頗軼遺也。詔書一曰「近有嫉浸言詞，欲令出外，卿宜周防」，又曰「有刑政要切事奏來」，其它密問而優禮者甚衆。昔權德輿見唐文皇賜李衛公詔，泣下曰：「君臣之際若是乎！」夫衛公以勲業位將相，爲時君所

厚，宜矣。今洙特以書生致位侍從，無大勲業於時，非仁祖崇儒重道，則安得此榮遇哉！此既足以勸後世之爲人臣者矣。且御札有曰「正賞罰」，有曰「辨朋比，斥諂佞」，有曰「罪己爲民，損躬撫軍」，大哉王言！可垂法於後世，非徒點畫之工，爲世傳寶而已。楚老欲刻諸石，屬臣爲記。臣備員西清，實掌先朝謨訓，其可固辭？上方追復仁祖之道以御天下，異時還定兩京，開寶文閣，必將求副本於楚老之室，楚老尚謹藏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四五。

題名記

宣和三年三月壬午

吾鄉在成都之南二百里，其土瘠，故無萬鍾之家；其地左，故無千金之賈；其俗淳樸，不樂轉徙。以是三者，故生子必使爲詩書，及舉進士爲官，下者祿足以肥其家，上者見用於時，接踵相望，計其所得，與萬鍾千金者豈不相十百也？向使吾鄉爲通邑大都，則士或習它技，不復有今日儒學之盛。則向之三者，殆天所以相吾鄉也。或者謂土瘠而地左，不若旁近郡，而吾鄉之人亦以爲耻，獨不可以儒學之盛與之爭衡哉？蓋自國朝以來，舉進士者稍稍出矣，至天聖中，伯祖父屯田公登科，自是登科者歲不乏人焉。宣和三年，信道兄既調官而歸，顧謂某曰：「吾方具石，欲盡刻鄉人之登科者，子爲我序。」嗟乎！某去州里久，不得捉筆而入鄉校，以從鄉人計偕，每以爲恨。乃今得爲序，託名鄉人之右，實與榮焉，因不敢辭。某聞山川英淑之氣，其發有時。今三隅不能秀，意其英淑皆鍾於

人，而鄉人言後生之能爲詞章者益衆。信道歸，幸謝之，努力無怠〔二〕，余將見盡三隅之石不足以紀吾鄉之士云。宣和三年三月壬午記。《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八。

〔二〕努：原作「弩」，據文意改。

韓忠獻公畫像贊

忠獻王歿四十餘年，當靖康初元，女真犯河北，所過蕭然，入相州傳孝寺，見王畫像，下馬羅拜，秋毫不犯而去。某初聞之道路，及知黃州，王孫相謫於黃，問之信然，且出畫像，屬某爲贊。惟王盛德，非贊所能盡，請紀近事，以示後世。贊曰：

蓋世之名，格天之績。謗之奚損，譽之奚益？王薨雖久，威愴群狄。有聞遺風，罔不心惕。曩時契丹，覬王之子，蠢茲女真，亦拜松梓。帝赫斯怒，戎事方起。願持此圖，以靖邊壘！《國朝二百家名

賢文粹》卷一八八。

善清真贊

蓬鬆頭，卓削耳，一生說法牙無水。《能改齋漫錄》卷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七。

政和頌

大觀四年冬

皇帝嗣位十年，制禮作樂，海內大治。既以庚寅日至躬祀昊天，天意昭格；布德施惠，天下咸喜，嘉與四方一新，詔以明年正月改元政和。臣竊觀自漢而下，人君皆無大功德以警動百姓耳目，則取白麟、寶鼎、甘露、神爵之瑞以爲年紀。此既陋矣，而當世士大夫又率諛辭侈說，作爲歌頌，臣益陋之。恭惟皇帝嗣位以來，珍祥上瑞日奏於前，然陛下以爲此有形之實，未之奇也；惟荷昊天之眷，而承祖宗之休，與夫庶政和而百志成者，此無形之實，而前世所未有，乃取以名元。元乎大哉！三代之盛所莫及也。士大夫幸生此時，乃不能操觚秉牘，具載聖天子之偉績，使與商頌、周、雅並而不愧，豈大宋之文物獨後於古哉！臣雖至陋，然所論奏不爲世屈；身雖至賤，而竊希盛旦之難逢，不勝憤激，謹稽首再拜，上《政和頌》曰：

粵若放勳，於變斯民。厥時既雍，萬世推仁。周漢而下，敦樸澆淳。治具罔設，和氣亦湮。孰是

寶鼎，孰爲爵神？猶取建元，誣我後人。偉哉我宋，明德相因。太祖垂統，太宗是申。累聖勤治，休息撫循。九夷八蠻，悉來奉珍。及我神考，革弊用古。凌漢跨周，放勳是與。哲宗集勳，且完且補。迄其大成，則在明主。明主臨御，道濟區宇。既父既肅，時暘時雨。我觀于野，多稔多黍。如京如坻，雲積千庾。甘露載零，中堂泥泥。滋萬化原，以彰治體。誰謂河濁，忽清如濟。於傳載之，至治所委。有繁者芝，五色而炳；有嘉者禾，異畷同穎。跂行喙息，亦莫不順。孰致斯和，惟和厥政。惟和伊何，不綵不競。匪亟匪徐，天子之令；克剛克柔，天子之政。和發於上，四方孚聽。我禮和矣，其曲三百，民斯來效，神斯來格。我樂和矣，八音克諧，鳳儀獸舞，將觀其來。吾刑和矣，咸適厥中，民用弗犯，囹圄屢空。吾臣和矣，其恭克協，師師相規，以輔丕烈。保合大和，登于至治。唐虞之隆，亦所未備。庚寅日至，稱秩天祀。乃布吾輅，乃甲萬騎。爰初卜吉，封人築壇。雨雪漉漉，不期而至，先事滌塵，茲爲上瑞。將裸于廟，肅雍儲思。雲漏日穿，式示天意。朱壇紺席，宵升于陛。璧月珠星，煒燁相綴。六龍晝還，馳道如砥。赫彼烏腸，曜我麾幟。天鷄呈祥，布德施惠。薄海內外，罔不欣喜？天祐皇帝，永錫純祉。皇帝穆然，喜此政和。三登允格，九叙惟歌。爰新顯號，以膺福多。更禧萬年，靡偏靡頗。念彼元和，其德多愧。百愈頌之，辭諛事侈。維此政和，功隆澤溢。臣駒作頌，昭示無極！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八二。

安人慕容氏墓志銘

宣和五年

宜興蔣季平喪其妻慕容氏，過時而哀不忘。余往弔之，季平曰：「非喪吾妻也，喪吾賢友生也。」因謂余稱其賢，余蓋聳然異之，然後知季平非溺於愛，其不忘固當。及將葬，乞銘。夫銘墓非古也，銘及婦人，益非古，又無行事可書。誠如季平言，安人女而孝，婦而恭，娣姒而和，妻而順，親屬見之，歸曰：「使吾婦得如慕容氏可矣。爲娣姒者亦然。歿而哭之皆悲，使其夫懷其義，可謂賢已，是宜爲銘。」乃序曰：安人父彥逢，故刑部尚書、太子賓客。母葛氏，晉康郡太夫人。慕容世爲河南著姓，國初延釗以功爲河南王，而其別子有爲宜興吏者，卒葬宜興，因家焉，三世而尚書顯。安人少稟庭訓，慈詳可顧，其儕麗服游觀，心不善之。年十九嫁季平，調娛上下無間言。誦經文，知名教，議論纚纚，不類閨闈中語。至與季平商榷進退，凜然如老書生。疾革，氣不亂，謂季平曰：「吾舅姑老矣，子尚自愛，無以吾故傷其意。」乃瞑，無餘語，實宣和四年九月辛丑，壽二十八，殯于城東佛舍。明年，歸葬宜興，歿贈安人。一子未晬。季平名寧祖，故觀文殿學士之奇之孫，大司樂璿之子。及進士第，仕爲校書郎，好學而文，聲稱籍甚。然季平自謂安貧守義，視富貴不汲汲，蓋安人有助云。銘曰：

猗嗟安人藹其芳，中心宏寬外齊莊。和協先後嚴尊章，天若相之宜壽康。始生江陰嬪大梁，

客土脆薄非其藏。舟楫輕利時日良，魂兮安虞歸故鄉。卜靈之宮闕高岡，琢石銘之發幽光！《永樂大典》卷五三九。

祭亡弟子頌文

嗚呼哀哉！吾自庚子，別汝而西，值亂漂流，相望天末。去秋得信，知汝在吳。猶冀暮年，兄弟相見。忽得訃告，摧裂肺肝。病吾不知，葬吾不送。山川悠遠，弔祭後時。追惟平生，無復生意。嗚呼哀哉！昔在童丱，連案讀書。夕同衾幃，情義最密。汝性靜嘿，不求人知。胸次了然，下筆亹亹。先君鍾愛，望汝有成。中歲病瘍，又涉憂患。至氣摧沮，奄至淪亡。嗚呼！皇天不仁甚矣！吾頃叨冒，薦汝爲官。及去朝廷，誰復響應！使汝沉滯，罪實在吾。慘愧于心，何能已已！聞在浦江，頗有遺愛。彼人重義，寄寓誠宜。老夫臨川，亦非安處。而橐裝已盡，不能往彼。逮既有立，必能保家。俟吾明年，即爲蔭補。庶從祿仕，以承汝後。男婚女嫁，吾並主之。汝尚有知，皆勿顧念。吾頃遭賊，自謂必死。豈期今日，屢哭同生。飛服未除，頌又繼去。悲來傷人，吾衰豈久？臨文涕淚，已矣何言！《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

天申節道場疏 一

職在禁途，雖有愛君之意；身居祠館，實無報國之方。惟冀覺慈，俯從誠悃。皇帝陛下伏願壽踰時億，光照大千。拱手垂衣，永御浚都之宮殿；投戈散甲，盡朝沙漠之戎羌。更推諸福之餘，下逮四方之遠。《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五。

天申節道場疏 二

聖神臨御，得率土之歡心；梵釋興慈，副群生之願力。敢憑聖果，助祝蕃釐。伏願皇帝陛下壽與天齊，福踰地厚。時乘大輅，肅迎二帝之歸；奄治中區，永受百蠻之貢。丕圖綿固，庶品均安。《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五。

追薦設八菩薩道場疏

有終有始，雖今古委化之常；惟孝惟慈，乃子母無窮之義。況追感之無地，而永別以

終天。表哀痛心，必皈依佛，是用兩夕薰修之勝會，修八菩薩之道場。伏願彌勒指南，普賢灌頂。地藏處堅固地，觀音發微妙音。生生妙吉祥，念念除業障。虛空藏破開業力，金剛手遮護凡情。乘此大緣，永歸妙果。愆子孫之順孝，保門戶以亨昌。凡厥有情，同沾勝利。《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二。

設羅漢供祈安疏

菩薩應緣之號，有長壽王；聲聞利物之深，唯阿羅漢。肅依禪衆，仰即修真。伏願眷屬康寧，子孫昌盛。清淨少惱，常居福德之鄉；安樂延年，重覩昇平之世。《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一。

爲妻禱病懺經疏

衆生困苦，皆是宿因；諸佛憫憐，普加慈護。惟華嚴之妙典，示法力之融通。不可思議，具如傳記。伏願妻柳氏本明養生無術，嬰疾有年，欲銷多劫之愆，須伏一乘之教。願垂密祐，早獲康寧。使寒疾風虛，悉離身而遠去；凡湯劑丸散，咸應口以如神。乃暨闔家，並蒙百福。《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八一。

爲子謝安設供疏 一

衆生困苦之中，但知呼佛；諸聖慈悲之故，常善救人。昨以二子同時一春卧病，既不勝於憂悃，輒仰叩於真乘。聃耳梵容，嘗形夢寐；楊枝法雨，坐獲清涼。敢具伊蒲，肅廷飛錫。伏願遵如來之誨飭，作濁世之依歸。靡辭赴感之勞，常畀闔家之福。《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一。

爲子謝安設供疏 二

衆生願力，無感不通；古佛慈心，遇緣皆應。能令熱惱，盡變清涼。頃以兒曹偶離疾厄，不勝父子之愛，仰叩人天之師。既獲痊安，敢忘報謝！伏願光明照了，威德護持。壯老康寧，孩童壽福。仰惟大覺，俯鑑微誠！《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一。

謁社稷文

惟神載在祀典，所從來遠矣。縣令始至，臨閱壇壝，此令甲也，其敢不恭！《永樂大典》卷二〇四

二五。（以上楊世文校點）

全宋文卷三五一二

周紫芝一

周紫芝（一〇八二——一一五五），字少隱，一作少蘊，自號竹坡居士、靜寄老翁，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城）人。家貧苦學，紹興十二年第進士，時年已六十一。十五年以迪功郎爲掌禮兵二部架閣官。十七年以承議郎爲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樞密院編修官，旋進右宣教郎兼實錄院編修官。二十一年知興國軍。秩滿乞祠，居九江廬山以終。善詩詞，著有《詩讞》一卷（存）、《太倉稊米集》七十卷（存）、《竹坡老人詩話》三卷（存）、《竹坡詞》三卷（存）、《古今諸家樂府》三十卷、《毛詩解義》等。見《百拙翁墓志銘》（《太倉稊米集》卷七〇），《宋史翼》卷二七，《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姓氏》等。

《太倉稊米集》現存各本均係抄本。今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校以上海圖書館藏明抄本。原集收文三百九十五篇，今益以佚文九篇，釐爲二十三卷。

哀湘纍賦

并叙

始余夜讀《離騷經》二十五篇，至其悲憤慷慨有不能勝，卒以忠諫而死，未嘗不垂涕想見其人。其後誦賈生渡湘水所爲《弔屈原賦》，與揚子雲《反離騷》，則知二子皆咎原，以謂當去而不當死也。嗚呼！君子之責人也，終無已乎？其異於庸人亦遠矣，而又非之，不幾乎使人難爲善者哉？蓋亦反而求之，傷夫原之不逢其時以死焉，斯可矣。乃反二子之意而作賦，名之曰《哀湘纍》。

繫靈均之好脩兮，名正則乎始生。皎外哲而中潔兮，而又重之以能名。紉江蘺以爲佩兮，擷芰莖以爲纓。駕青虬以爲御兮，驂白螭而上征。朝登乎崑崙之丘兮，夕弭節乎玉京。叩帝閭以請命兮，將下澤乎群靈。忽堪輿之黠黯兮，俄炎駭而雲蒸。黃霧晦其四塞兮，日月瀕洞而不明。前夔魑而後窳窳兮，右蚩尤而左攬搶。虎兇紛其欲齧兮，梟獍肆其旁鳴。嫫母姣而自好兮，惡夫纍其潔貞。痛靈脩之弗察兮，俾群讒之並興。暨夫纍之既遠兮，孰怒鱗之敢撓。惑纖靡之昵言兮，卒喪軀於秦庭。纍知其無可奈何兮，乃退而述其情。雖怨悱而不亂兮，懷眷眷其未央。彼猶夷而不忍去兮，冀異脩之自懲。終惛惑而不悟兮，知直道之難行。乃負石而赴河兮，恥鋪汨之非清。配陽侯之爲神兮，友彭咸而翱翔。俯馮夷之幽宮兮，聊逍遙以徜徉。嗟夫人之何心兮，謂纍死之弗祥。蓋遠引以避地兮，豈茲國之

爲良。視懷祿以偷生兮，較一死而孰良？彼讒邪之並植兮，勢溷溷其日昌。顧若人之高介兮，亦何羞乎彼臧。縱有目之不明兮，豈鸞鷟之同行。倘中心之不惜兮，寧不辨乎羶薌。曾椒蘭之不垢兮，亦靈脩之可傷。雖擯斥而不用兮，亘千古而益光。《太倉稊米集》卷四一。

思隱賦

維人生之有志兮，咸自稟於不移。紛異趣之殊轍兮，遑同驅而並馳。偉哲人之遐驚兮，車過往而載脂。搏六翮於九天兮，時下睨而旁哈。何貪人之敗類兮，紛突梯其脂韋。傚林臯而不反兮，曰言邁以何之？念兒童之未涉兮，斥囂囂之群嬉。坐茂陰以終日兮，引清流而濯衣。怪推排而不去兮，懼並矚而歔歔。歲侵尋以彌長兮，迫世故之寒飢。儼余冠之峨峨兮，曳余裾之纚纚。發余軻於南山兮，漸余裙於天池。森九關之虎豹兮，復杳隔乎雲霓。始藝蘭之百畹兮，植杜蘅於江蘼。同草木之零落兮，風雨穢而不治。塵冥冥而晝晦兮，石齒齒其輒摧。知薰蕕之卒不可以同處兮，疇鸞鷟之並栖。世聲牙而不吾與兮，吾亦惝怳而沈思。時奄苒其不再得兮，吁既逼於崦嵫。頽齡倏其幾何兮，竟迷塗之與偕。恫奮飛之不能兮，乖素心之幽期。藉隱默以自彊兮，終厚顏之忸怩。慨夫驥之逸足兮，猶未就而銜羈。豈繫維之不可脫兮，將生芻之不可以肥。幸鹽車之未駕兮，豈空谷之難追。卜余居於法淵兮，反余珮乎江湄。製芰荷以爲蓋兮，結薜荔以爲帷。雕桂樹以爲棟兮，采辛夷以爲楣。食雕胡之既實

今，飲墜露之未晞。信尚友於千古兮，樂天命以奚疑。矢余言之不妄兮，指茲山而誓詞。《太倉稊米集》卷四一。

招玉友賦

周子閒居既久，終歲杜門。寡徒少偶，寂無與言。形影相弔，自爲朝昏。客有謂余：「有賢公子者，吾不知其爲誰氏之子，亦莫知其何許人也。其爲人也，其中淵然而深，其外粹然而溫。其德甚醇，其譽甚芬。顧風流之若此，豈凡伯之能群。若人者願奉杖屨於先生之前，先生其亦有意乎？」周子曰：「嘻！吾聞之子白皙無垢，面如玉粲。人樂與進，無不盡歡。可與定交，取之必端。字曰玉友，見必解顏。豈謂是歟？」客曰：「是也。」曰：「爲我折簡招之使來。」黎明在門，雜然談諧。傾蓋如故，相視歡哈。乃與爲交，絕嫌與猜。先生喜甚，崛然而起，顧謂公子曰：「昔酈寄賣祿以全國，常山戮餘以報私。曾歲月之幾何，倏膠漆之已離。外表表其冠玉，中屹屹而險巇。偉茲友之穆清，交逾久而益夷。豈甘醴之易壞，亦浩浩其無疵。挽夫君而與游，視餘子其奚爲？又何必慕青州之從事，追逸軌而並馳也耶？」先生乃命客以偶坐，紛羽觴之淋漓。粲一笑之春溫，契千載之夙期。翳二士之相忘，悵獨醒之可悲。然後峙連璧之嶙峋，起浮游於渺瀰。此兩玉人者，又相與爲汗漫之遊，逍遙乎六合之外，而莫知天地之可遺也。《太倉稊米集》卷四一。

新城賦 并叙

建炎元年五月朔，今天子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即寶位於南都。尚書右丞呂公，奉隆祐皇后旨，持國璽歸行在所。上嘉其忠，拜公以丞轄之命。三年秋八月，公移病，得請爲宣城守。時朝廷方專任老成，以惠安黎庶。而宣於江左爲要郡，因飭有司賜中都錢五萬緡，俾繕築故壘，悉起而新之。公至鎮之三月，既因舊址，分命其僚，鳩工飭材，以振頽靡。曾不淹歲，告成於朝。雉堞樓櫓，聳然環峙；長河深塹，縈帶乎四維。民始有賴以安焉。某實此邦之士，均被惠澤，以保厥攸居。不能自默，乃爲之賦以獻。其詞曰：

皇受命之無疆兮，撫列聖之重熙。植本支以爲城兮，守中國於四夷。成威疆於道德兮，柔遠人而懷來。雖外戶其弗閉兮，詎正晝而穴坯。陵塹垣其寢弛兮，悵孤墉之日隕。邇謀臣之鑿空兮，結奇禍於邊陲。盜鋒起於中夏兮，焜樵蒸之配黎。纂嗣聖之丕圖兮，倏虎嘯而龍飛。登故老於海濱兮，勤懇惻於疇咨。眷大江之橫驚兮，紀南國而東維。瞻霓旌而望幸兮，阻石頭之崑巖。何茲土以爲輔兮，實警蹕之是毘。爰屬公以往城兮，即舊址以增治。始天語之丁寧兮，旋縮板以墜茨。驚萬杵之雷動兮，屹百雉其屢屨。初浮壘以陜陜兮，趣伐磬而既疲。聳丹樓之如霞兮，麗朝日於罍罍。繫二水其如帶兮，湛汪灣而渺瀰。具蘭石而布渠荅兮，亦虎落之旁施。役不再籍兮，耕不解縻。民不告病兮，負鉏

以遨嬉。忽寇賊之凌暴兮，蔽橫江之旌旗。剽旁邑而不入兮，無匹馬之敢馳。豈精誠之下格兮，匪木石其奚疑。追迴天之讜議兮，信大厦之復支。斂餘波以小溢兮，在此一方之群黎。公時與賓客而周覽兮，淚雨下而交頤。念北狩之既遠兮，渺法駕其何之？客起舞而壽公兮，願效節於守陴。公亦友松喬而不得兮，反雲旆乎霄涯。屏四方其安堵兮，豈陋壤之足爲。儼余冠以從公兮，聊望雲而裴回。《太倉稊米集》卷四一。又見《歷代賦彙》卷三九，嘉慶《寧國府志》卷二一，光緒《宣城縣志》卷三一。

感士不遇後賦

并叙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作《悲士不遇賦》，其後，陶元亮倣二士之意而作《感士不遇賦》，其略云：「寓形宇內，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也。」嗚呼！淵明知人生之如夢，而未能均窮達於一理。故遇不遇猶有分也。乃作《感士不遇後賦》，以廣其意云。

士固有抱負偉器而陸沈於阨窮無聊者，十常八九。余嘗較成敗於適然，齊死生於頃久。然後知達者未必以智而得，窮者未必以愚而取也。故回蚤死而跖壽，雄終窮而莽達。何侯萬錢而陳平糠粃，季子六印而原思百結。陽貨當國而孔子環轍，萬石朱幡而馮唐白髮。歷方冊之所載，雖不可以數計，而周知大抵皆賢智之不遇，例顛沛於覆車之轍也。士不自悟，怵然而驚。作爲斯文，以鳴不平。故揚雄

嫉世而《解嘲》，屈原見斥而作《經》。韓非《孤憤》而卒死，梁鴻《五噫》以示情。是猶在可笑之域，而未足以均昭氏之虧成也。彼殊不知皇天之平分，較錙銖於反覆。似賦予之殊偏，究所用而皆足。鶴長不足斷，鳬短不可續。烏黑不日黔，鵠白不日浴。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期在滿腹。蓋窘於壽者餘於仁，薄於利者富於德。貴不在其身者，其裔必昌；志不施於時者，其名必馥。安蓬樞者不應有愧於華廈，穿敗裘者不必多羨於蒼玉。昔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晝松風之聒寢，忽驚悟而無蹤。付浮生於夢境，倏萬化之掃空。亮無往而不遇，靡有困而不通。倘領會於斯意，聽造物之攸終。《太倉稊米集》卷四一。

蜂衙賦

蜜蜂以釀蜜爲能，乃羽蟲之細。方其樹花方馨，而衆羽所萃，載以其股，擷以其喙，蓋近乎智。群飛薨薨，其羽泄泄，有一弗勤，衆殺而棄，蓋近乎義。至於百和薰蒸，如醞酒醴。瓊膏溢流，既甘且美。剖其腹脾，可口悅鼻。則蜂之爲技至矣。長廊人寂，雨霽日斜。闐然有聲，隱於檐下。童子曰：「嘻！此蜂之衙也。」夫蜂以衆集，其尊在王。日以朝事，蓋理之常。有不安宅，王於易方。視王所至，衆翼而翔。奔逸以趨，顧虞禍傷。王之所止，不飛以揚。聚都成國，復坐明堂。曰君曰臣，禮儀踴躍。平居無事，臣禮則臧。忠不棄主，猶在搶攘。嗟乎！朱輪華轂，貂冠繡裳。劍佩戛擊，以

朝明光。朝趨秦庭，暮綰漢章。官崇祿豐，主聖臣良。時危勢傾，胡越相忘。孰知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與夫唯主所在，與爲存亡者乎？故曰：死生以之，巍巍堂堂。背主棄國，是謂不祥。《太倉稊米集》卷四一。

聽夜雨賦

歲壬辰，秋七月。夜既寂，涼風發。飢蟲號寒，庭樹脫葉。子周子傲胡床以箕踞，耿秋懷之惻慄。依倚孤燈，爬搔短髮，蓋戚戚然有不悅焉。紈如三鼓，夜既分矣，有聲颯然，起於寒蕉。靜而聽之，屑屑騷騷。始霏微以成滴，旋淅瀝而驚飄。聲欲斷而復續，勢中微而倏高。慘元雲之夜色，滯青蘋之輕飆。夢江聲之汹汹，雜檐溜之嘈嘈。眇長更其愈遠，睇寒窗而未朝。若有笑謂余者曰：「此殆造物者恨愴而愁子也。子猶聞而樂之也耶？」子周子曰：「嘻！僕賤役也。疇昔之夜，流轉倦游。吳江楚澤，賈胡滯留。岢峨巨舩，舴艋扁舟。風檣浩蕩，短棹夷猶。孤蓬獨夜，風雨颼颼。天寒日暮，深山窮谷。短衣匹馬，逆旅獨宿。主人歡笑，夫飲婦屬。客子萬里，百念滿腹。風雨淋漓，寢不瞑目。方余處此，安能不淒？其以悲反而思之，有若痛定恍惚自疑，今方振衣彈冠，脫屣解靴，方床石枕，高卧茅茨，以聽夜雨之垂垂，不猶愈於向者困苦羈愁，無所于歸而栖栖者乎？何向者不動其心，而今反不樂以嬉乎？雖然，余猶以爲未也。夫鳥不厭高，魚不厭深。麋鹿跂之，志在山林。適有天幸

者，不憊遺余。有田一廛，有芋一區。有薤百本，有橘千奴。其不然耶，猶能著短蓑，卧牛衣，烹伏雌，炊粳粿。老妻稚子，佩犢帶犁，以耕春畦。然後恣倦夜之熟寢，傾濁醪以解頤。和葉上之寒聲，哦曉雨之新詩。吾雖老矣，而猶可庶幾也。」於是聞者噤莫能言，而余亦鼻息如雷，不知晨雞之喔咿。

《太倉稊米集》卷四一。

蠅館落成賦

并叙

靜寄老人晏坐，有室狹隘褊小，僅容吾膝，名曰「蠅館」。客問其所以名者，曰：「昔楚襄王命宋玉作《小言賦》，其語有云：『館於蠅頭，燕於毫端。烹蝨腦，膾蟻肝。會九族而同嗜，猶委餘而不殫。』今吾室類是，故命曰『蠅館』也。」糞階室穴，掃堊塗丹。治於八月之壬子，而落成於是月之甲寅。落成之日，喜而作賦。其詞曰：

子周子生於蝸牛之國，居於坎井之間。地止一席，屋止一椽。下飲蹄泔，上窺醯天。憑蚊睫以顧盼，附蠅蠓而周旋。雖偃僂以盡日，聊嬉戲而蹢躅。是曰「蠅館」，宅於蠅頭。念此有生，坎壈多歎。先人敝廬，載築載焚。一歲之間，十徙九遷。分窗共戶，或哀王孫。遭嗔蒙斥，亦怒其顏。遽廬逆旅，莫適爲安。今也身爲酒母，以給上官。萬蟻旋磨，電轉雷喧。量升較勺，飛塵滿前。曾不旋踵，長廊寂然。勞少逸多，歲有餘閒。男豐女肥，月有餘錢。以燕以游，以樂吾觀。曾不知足，而猶欲渠

渠廣廈以大吾居焉，是可笑也已矣。況乃自昔佞幸專嬖，權臣擅美。富家鉅賈，高門大第。家僮五百人，步障三十里。奇禍忽作，室瞰百鬼。朝存華屋，暮掩蘼裡。嗟乎人生，電忽如此。視吾舍館，豈不巨偉！於是館成而落之，主人喜甚而爲之歌曰：「心有天游，室生白兮。天宇雖大，何迫窄兮。爰築吾館，爲安宅兮。覽觀六合，於几席兮。避陰休影，匿吾迹兮。絕交屏遊，晦吾德兮。蟻穴蜂房，以自適兮。」《太倉稊米集》卷四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一三一一。

却暑賦

仲夏之月，星鳥司晨。暑候蘊隆，赫如燄焚。老人衰疲，晝掩衡門。如坐深甑，眩乎沈昏。況乃澤國湫隘，江雲鬱興。蝸廬蟻垤，日炙雲蒸。雖脫帽以終日，亦對食而不能。乃復悠然遐想，戲作寒語。一笑爲樂，以却煩暑。於是顧謂客曰：「子獨不見時當窮冬，元冥用事。朔風號空，飛雪凌厲。徹重水於九淵，凝陰雲於萬里。土僨木僵，凍裂厚地。深山窮谷，行人不至。手足軟瘰，流血墮指。當是之時，吾願與君據案飲冰，褰裳揭水，更雲卧而風乘，庶炎蒸之可洗。」客大笑曰：「夫子之室，枵然中空。囊無敗絮，衣衾不重。念鶉衣而莫得，況狐裘之蒙茸。秋風颼颼，露泣草蟲。稚子號寒，老婦改容。不於未寒而求衣，乃反大言以自盲聾。」周子曰：「嘻！吾儕小人，朝夕偷安。聊復念此，以滌吾煩。豈謂夏蟲，而不可以語寒。願子速退，無敗吾歡。」《太倉稊米集》卷四一。

造雹賦

守宮微蟲，以守爲職。碎首粉身，僅防淫慝。延緣壁間，跂跂脉脉。捕逐蚊蠅，伺昏潛隙。雜然一飽，恣意啗食。掉尾搖喉，似有驕色。技止於此，其實何得。至於平時暇日，山崖水濱。十十五五，翩翩聯聯。銜尾而下，飲於江津。哺水入穴，藏於山陰。發坎而視，碎如凝冰。是猶未足以爲怪也。乃若雷電成章，山澤通氣。陰雲四起，凍雨立至。則轟然有聲，起於蟄戶。激爲飛雹，散落無數。大或如卵，小或如雨。殞草殺粟，傷人摧羽。爲物之病，蓋有不可勝數者矣。吁亦異哉！夫物之神怪，其類無窮。故龍嘘而爲雲，虎嘯而生風。蜃樓出海，蛛網橫空。與夫人之幻化，有若造冰於夏而起雷於冬。或暈月以顯怪，或吐霧以隱躬。是皆一物之智，一人之力，而爭大化於造物之功。嗟此有生，眇然其細。乃能含水造雹，毀瓦破塊。配此霰雪，以爲虐癘。是何其怪如此？徒使漢儒論之，咎陰陽，《春秋》書之，指爲災異。季武子之間申豐，猶莫知其計也。至歸咎於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曾不知考厥咎災以及斯類也。嗚呼！物苟爲孽，初無小大，皆足以自神其智。奈何古今異代，百氏小說有弗及紀。乃知四海之大，萬彙千品，而潛奸伏慝，眩耳駭目之物蓋已多矣。《太倉稊米集》卷四一。

酹三賢賦 并叙

蠅館主人獨遊西湖，短棹扁舟，夷猶孤山之下。夜既久而無聲，月將曉而始出。仰而望之，弔三賢之遺蹤，悵高風之遼邈。叩舷而歌，舉酒一酹而賦之。

歲元武之宵中兮，月既望而時秋。鼓蘭舟之桂楫兮，采芙蓉乎芳洲。夜黢黯其未艾兮，驂白鷺以夷猶。儼望舒之始駕兮，昇素魄於海陬。整余冠而仰睇兮，叩余舷乎中流。望華祠於山阿兮，眷三士之高標。雖出處之異致兮，亦分路以揚鑣。維香山之忠貞兮，耿真節於中朝。忤群姦而見逐兮，指新並以蒙嘲。彼西蜀之老人兮，抱素業於夔、臯。援斯文於未泯兮，障俗學之瀾濤。終一斥而不復兮，病讒口之囁囁。歲七周於海濱兮，脫九死而歸故丘。痛二老之不遇兮，越今昔而同儔。豈鸞鵲之不可以爭飛兮，抑駑驥之難於並遊。豈枘鑿之不可以相入兮，抑亦臭味之異乎薰蕕。棄珠璣而貫魚目兮，斥騶耳而駕罷牛。笑蹄涔之沮洳兮，轉龍驤之巨舟。獨高人之前知兮，遂遐舉而莫招。爰卜宅於茲山兮，旅麋鹿而友漁樵。却鶴書而不受兮，恐曉猿之怒號。草萋萋其春榮兮，葉霏霏而秋凋。閱四時而不改其操兮，孰謂山中之不可以久留。抗高風而配逸躅兮，追兩軌以奚羞。嗟余生之後時兮，徒心旆之摇摇。瞻清揚於彷彿兮，拜遺像之非遙。聊舉觴而一酹兮，歌三疊而魂消。倘微辭之可格兮，冀旋旆乎雲霄。《太倉稊米集》卷四一。又見《咸淳臨安志》卷九四，萬曆《杭州府志》卷九三，雍正《西湖志》卷一。

四，《歷代賦彙》卷一一二。

敬亭山翠雲庵賦

唯敬亭之靈巘，迤茲山之嵒峯。絕旱麓而直上，干雲霄之崛岉。北橫牛嶺，東接麻姑。俯萬山而合沓，邈一徑之崎嶇。于是巉雲蒸霞，幽谷涌雲。蜿蜒蜥蜴，含石結陰。山雲霏而鍾異，澤靄靄以毓精。乃有紫氣棲巖，嵐光冒樹。絳秀浮嶂，螭文映戶。時不見山，惟見烟霧。宵兮若蛟騰而虬興，寔兮若蟬亘而滕布。蔽岡岫，衍迴巒。纚絕嶠，覆元巖。靉靆恍惚，霏靄瀰漫。固乾施而坤造，紛萬疊以千盤。若乃皎虛赤霄，碧空晴昊。雷飆斂蹤，彤雲炫藻。開平野之光霽，愧衆峰而同照。至若夕陰起，幽晝晦。向息曜靈，潛影皓魄。甫出時則棖桷浮暉，樓臺得月。平野星垂，銀河波落。寂萬籟以同聲，合嬋娟而共榻。四郊雲斂，萬樹風疏。泚泚漾漾，唯月唯予。飄若控鶴以冲天，宛如跨虹以騁虛。駭青萍之冷逼，恍閬風之我居。乃有殿閣，迴然中起。在山之阿，于宛之涘。傑構高驤，棼橑麗綺。因巖壑而啓扉，傍嶺岬而作庀。飛檐連霄以上出，虹梁迴映于旁崎。基坯齊梁，功垂唐宋。恢蕞爾之重堦，棲神明以畫棟。旁有昌黎，啓祠于中。山斗凌雲，遺像倚崧。仰仙靈之渺忽，緬碩人之高風。苔文剥落，碣石摩空。嗟時運之奄沒，慨瞻依而無從。羨斯文之丕振，與茲山而無窮。爾乃萬松潛翳，千樟蒙龍。王芻含榮，蓀欂敷紅。藤蘿繆繆，楮枿錯綜。鼯鼯晝憑于木杪，鵲鳩宵號于山樓。

何廓外之近郊，聞人寰之寥闊。湛涓流之潄沸，沃瑤艸之萋碧。脫浮生之塵纓，暫敷游以憩息。懷十洲之芳嶼，想崑崙之瓊室。豈丹竈之梯爐，實靈囿之窟宅。夫其怪石懸磴，喬木參天；幻暈出沒，沃野浮烟；此則城市所未嘗見也。元猿啼陰，祥鳩呼雨；反舌習禽，金衣求友；千態萬狀，載鳴載止；此則城市所未嘗聞也。瑞靄低霽，祥光遠籠；兀矗如奔驥之赴陸，聯絡如羽旗之揚空；嚙兮偈兮，若雨若風；此則平衍之隈、比壤之區所未嘗有也。于是薜荔絆車，橘刺褰帷。偃蹇棲息，寄傲徘徊。或抱膝而朗吟，或憑欄以長嘯。谷口騰歡，郊關含笑。祛塵想于須臾，戀幽岵于晚眺。輟脂牽之遄徑，冀霞舉之高貌。相羊乎蘿月之陰，盤旋乎松風之隩。聊信宿以強顏，念明發以鼓棹。《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卷九〇。

和陶彭澤歸去來詞

并引

陶元亮《歸去來詞》，妙絕古今，非後人所能追逐。惟東坡諸人筆力可到，乃有和章，自是而作者益衆矣。僕不自量，敢倣西子之顰，固自可笑。況余未嘗從仕，夫復何歸？然而收少年隨俗之心，念老日林泉之趣，以稍安衰暮，是亦歸也。何必棄官投紱以反林泉，然後謂之歸哉！歸去來兮！吾居故鄉復焉歸？數流年於既往，撫白髮而增悲。策蹇步以終日，望逸軌而難追。稅征驂於萬里，悟前轍之皆非。念紉蘭而自昔，恨塵土之緇衣。超群趨而見獨，知此舉之造微。嗟我於

此，休影息奔。載笑載歌，棲遲衡門。繫彼一老，巋然獨存。鳴琴在壁，濁醪滿樽。遣幽情於小醉，寄萬化於頽顏。悵雲臺之浸遠，享鹿門之餘安。付驪珠於逆頷，據龜殼於玄關。倚藜杖以終日，縱晚日而遐觀。或徑行而忘返，或興盡而知還。或寄情於吟賦，或與客而盤桓。歸去來兮！既長卿之倦游。恨年華之遲暮，視富貴以何求？委冠裳而不用，藝草木以忘憂。朋舊讓余以惡言，曰甘老於田疇。墮甌曷顧，虛舡觸舟。子三薰而三沐，吾一壑而一丘。豈樂天而知命，姑遇坎以乘流。却人言而自信，掃百念以俱休。已矣乎！此心既老豈復存，吾年一去挽莫留。逮今不歸將焉之？窮達不有命，死生難逆期。及筋骸之可勉，當盡力以耘耔。賡《歸來》之妙語，和《招隱》之新詩。龜策誠不足以知此事，行吾素志又何疑。《太倉稊米集》卷四二。

弔雙廟詞

繫唐祚之中微兮，肆虺梟之旁午。產奇禍於中壺兮，滋亂離於下土。痛漁陽之肇亂兮，愴播遷之失所。倏電擊而雷奔兮，卷百城而莫禦。紛披靡而俱下兮，等列侯以群豎。獨睢陽之二老兮，守危堞而不去。抗劇賊以百戰兮，確精忠而自許。擁貔貅之百萬兮，視創羸其猶鼠。顧強弱之不當兮，雖孩稚其何慮？究一死之不苟兮，孰知公之攸處。念人生而有愛兮，烹所愛之爲苦。冀皇天之助順兮，庶復守其遺緒。慮厖隤於梁宋兮，回賊鋒而東泝。阿睪之喉牙兮〔一〕，紆東南之狼顧。雖力盡而乃終兮，

偉壯節之無古。信後死之非屈兮，謂前死之非遽。陋霽雲之暗鳴兮，鄙萬春之非侶。伊二子之同心兮，吞軟弱而不數。垂奇勳於異代兮，識忠義於真主。會仙馭之裴回兮，儼翼翼之祠宇。迄百年其如夢兮，悼英魂而蹲舞。予西征而過宋兮，撼庾廖而叩戶。悵煙火之依微兮，復巫覡之弗馭。號悲風於木末兮，紛霰雪其欲雨。斟斗酒以一酌兮，慰孤懷之遲暮。倘神靈之猶在今，尚復聆於斯語。《太倉稊米集》卷四二。

〔二〕據文意，「阿」前疑脫一字。

悼亡哀詞 一

蘭獨秀兮幽除，采清香兮襲予。擘荷衣兮蕙帶，既沐浴兮斯佩。乘光風兮來思，擷蘋藻兮沼沚。宜家人兮嚶嚶，詢龜筮兮咸喜。窺清揚兮窈窕，從我百艱兮不嘖以笑。助倚門兮晨昏，子遊踪兮遐眇。嗟日月兮幾何，魂即幽兮杳杳。挽雙袂兮雲舉，紛落葉兮堂下。蟲啾啾兮夜鳴，霜肅肅兮晨雨。復欲叩兮上蒼，痛子命兮孰將。收淚兮浩嘆，心悵悵兮皇皇。奠桂酒兮于寢，儼時靈兮來降。《太倉稊

米集》卷四二。

悼亡哀詞 二

悼余生兮多患，悵伊人兮罹此冤。忽永訣兮遐邈，覽遺跡兮淒然。委蘭襟兮弗御，捐餘響兮朱絃。既視此兮愴怳，音欲叩兮誰聞。氣填膺兮耿耿，淚淒絕兮漫漫。彼長舌兮餘齡，與夫君兮孰賢。嗟余懷兮闊疏，分與世兮迍邐。薰至言兮入耳，啓余心兮爲寧。方徙倚兮朝夕，嗟奄冉兮九原。繫木落兮歸根，望魄月兮復圓。善萬物兮得所，追既往兮眇綿。《太倉稊米集》卷四二。

全宋文卷三五一一三

周紫芝 二

爲守臣賀平陸賊表

亂倡一夫，寢成群盜；兵連八郡，至造天誅。雖癢疥不足爬搔，然蛇豕喜于殄滅。黔黎安堵，疆土攸寧。中賀。竊以世當偃武之年，治格承平之久。郡無城郭，守臣皆玩於燕安；兵乏糗糧，武將不閑於備守。遂令攻剽，僅屬樵漁。人持斬木之兵，共作探丸之盜。憑天示異，阻嶮爲巢。不逾兩月之間，遂有萬衆之黨。屠城破邑，喋血東南；殺將覆軍，飛書廊廟。未聞吉語，稍貽玉食之憂；亟出偏師，爰遣繡衣之將。果殲賊首，遂汙藁街。勢若摧枯，易如反掌。伏遇聿昭聖武，大闡王猷。烈日方中，攬槍自落；迅雷一震，螻蟻俱驚。臣竊守遐邦，同霑惠澤。威靈所暨，慶抃維深。謹當招集流亡，將復共安田里。《太倉稊米集》卷五二。

爲守臣明堂大禮起居表

五精祀帝，載肅明禋；七獻享親，用昭至意。禮行太室，誠格圓穹。蠲祀事以薦文，格新民而知孝。恭惟武思維則，舜慕無窮。問膳寢於龍樓，感霜露之既降。陳衣冠於原廟，執籩豆以恭祠。饗帝唯聖人而後能，嚴父於禮文爲莫大。豈特講帝籍親耕之義，抑亦明堂祀報本之情。大禮告成，皇天助順。臣職雖微末，心實望雲。宅百揆以處中，昔嘗叨於奉引；陪諸侯而助祭，今猶想於受釐。《太倉稊

米集》卷五三。

爲守臣謝明堂赦書表

歲事合宮，禮既隆於配帝；肆恩區夏，德遂洽於好生。仁同雨露之濡，歡動車書之境。竊以聖人重報本之義，禮經存嚴父之文。故祀宗於明堂，欲斯民之知孝；而大賚于四海，俾率土以歸仁。恭惟孝悌通於神明，德業配於天地。咸秩無文之典，知饗親饗帝之恩；對越在天之神，獲來燕來宜之福。臣濫從鼎輔，來守藩維。瞻望泰壇，思裸將而顯相；布宣明綍，用赦過以宥民。《太倉稊米集》卷五三。

爲守臣賀淵聖皇帝登極表

唐堯禪舜，冠百王高世之風；周武受文，接三代無疆之統。擴大明而繼照，俾率土之皆臣。喜溢邦家，福垂宗社。恭惟神功不宰，聖哲生知。寬仁克邁于成湯，勤儉乃同於神禹。夙襲承家之慶，寧煩在傅之勤。仰戴重暉，久受春官之賜；入膺大寶，果迎代邸而來。知皇天歷數之歸，符四海謳歌之望。屬方艱于國步，肆克紹于丕圖。允惟不世出之資，宜當大有爲之任。躬聞納戒，當嗣王即政之初；將見誓師，乃夏啓戰甘之日。歷年有永，萬國咸寧。臣猥奉邦符，徒瞻天闕。奉觴上壽，想同漢殿之歡；執玉來朝，莫預塗山之會。聞命但同于獸舞，望雲更切于葵傾。《太倉稊米集》卷五三。

爲人皇帝親征起居表

仗鉞以麾，恭行天罰；徇師而誓，爰整六師。議已決於中宸，威忽覃于絕塞。事關宗社，望協天人。瞻堯日之載臨，罄禹疆而咸喜。恭惟皇帝陛下仁雖無敵，德本好生。謂獲利在于和戎，乃去岐而避狄；知屈人貴于不戰，欲因壘以降崇。屬兵燹之虔劉，致妖凶之僭竊。是用親嚴法駕，周視庶邦。既涓日以禡師，將獻俘而告廟。遐陬望幸，猶勤帳殿之勞；諸將受成，遂鼓轅門之勇。平敵僅同于折

箠，覘師何取于遺鞭。視偉績之無前，知神武之不測。臣親逢盛旦，躬受訓辭。方繆竊于虎符，帳難陪於豹尾。側聞漢帝，誕臨灞上之營；行慶商宗，遂正鬼方之伐。《太倉稊米集》卷五三。

爲守臣賀皇太后還宮表

夷酋納貢，遂交兩國之歡；母后回鑾，爰示一人之慶。天由誠格，治以孝昭。竊以天子雖貴必有親，明王以孝然後治。唯昏定晨省，不忘朝夕之勤；則地察天明，期格高深之報。仰惟聖孝，實自生知。頃緣無妄之災，寢值非常之變。隔沙漠蓋數萬里，去寢門者十六年。繫聖主事親之心，懷昊天罔極之念。圓穹悔禍，榆塞歸師；四海傾心，金根旋御。實聖德之所致，考亘古而未聞。伏遇舜慕無窮，孝思維則。以禹、湯上聖之質，躬曾、閔匹夫之勞。遂奉慈顏，再供子職。求而不得，在唐德宗爲非真；遂復如初，於鄭莊公爲未善。粵維前代，靡有斯稱。歡動六宮，福流萬世。臣親逢盛事，屬守遐邦。長樂聞鐘，遙想螭蜎之樂；彤庭稽首，阻趨舞蹈之班。《太倉稊米集》卷五三。

爲建康府到任謝表

分符宛水，既竊名藩；易地秣陵，再塵督府。佩殊恩之寢厚，揣薄分以彌憂。伏念臣受性顓蒙，

謀身寡拙。平生蹇蹇，嗟志意之先衰；末路飄零，笑功名之晚繆。惟倚樸忠而自信，不虞奇禍之當前。一去明廷，兩更外寄。會儉人之誤國，召外侮以侵疆。師旅驚奔，寇攘橫潰。誓撓孤壘，抗蟻附之群兇；偶與斯民，脫鯨吞之微命。在愚臣何力之有，實聖主一怒而安。退念罔功，當貽重慮。荷寬容之宏大，錄末效之纖微。徙自庶邦，俾臨都會。伏遇容恢大施，普被群工。憐臣雖直，而未聞汲黯在朝之稱；謂臣既老，而姑試魏尚臨邊之略。付之重任，宥乃往愆。眷渥益隆，懦衷增激。承流宣化，總列郡之十州；卧鼓滅烽，愧長城之萬里。敢不殫捐軀命，報塞乾坤。謹斥堠于遐方，止虔劉于黎庶。當年假守，雖無已試之功；今日分憂，猶有扶危之願。《太倉稊米集》卷五三。

爲人勸上皇帝尊號表

臣某等言：恭審皇帝陛下臨御二十有二年，海內乂安，頌聲交作，宜有尊稱顯號，揚勳德以垂萬世者。謳歌而歸禹，子既受命以維休；歷數之在舜，躬斯降年而有永。歲不逾於二紀，治已格於三登。誕集皇猷，宜都顯號。恭惟堯仁天覆，湯聖日躋。維帝德本於好生，故神武終于不殺。修文懷遠，歡載結於兩朝；誠意格天，孝遂刑于四海。一陶聖化，坐底丕平。矢庶政之維和，致黎民之於變。唯聖人能饗帝，舉祀事于郊丘；非天子不考文，恢化原于雝泮。以粒食爲民命，則躬耕帝籍；謂祚嗣乃國本，則親祀禘壇。治固本于體兵，功乃專於論相。顧君臣之一德，與天地而同流。用協休

祥，有如符契。是以黃雲承日，瑞應明時。甘露降松，先凝清旦。景星爲之曜彩，異禾以至成文。天方申命以用休，臣宜歸美而報上。臣某等生當盛世，身見太平。雖乃聖乃神，豈人心之可測；而得名得壽，在天道爲固然。願詢聽於輿言，俾騰光于茂實。功侔上古，豈特考前代之彝儀；德並仁皇，抑亦行本朝之故事。《太倉稊米集》卷五三。

進常平免役法表

漢頒溫詔，類多寬大之書；周率舊章，備載緝熙之典。儻欲變通而盡利，要在因革以隨時。寅奉訓辭，具爲成憲。用廣宣於聖意，以下揭於多方。洪維熙朝，繼有令德。自聖祖之受命，始總攬於權綱。逮神考之有爲，乃勵精於政治。爰新渙號，加惠黎元。是以平糴之法行而國常有餘，力役之政寬而民不告病。寢更事變，屢易歲年。雖曰禁於未然，有若挈裘之易；奈何用其已往，不無膠柱之嫌。遂申飭於有司，俾宏敷於大典。況神聖天臨之日，方法度綱舉之時。制作脩明，文監周而獨盛；章程備具，法至堯而乃成。利在一時，功垂萬世。恭惟仁能濟衆，德本好生。約漢法之三章，疏於禁網；體唐刑之五覆，卹及無辜。若稽前代之規，悉踵元豐之舊。民蒙惠利，世格隆平。宜集貽謀，著爲定令。某等誓殫愚慮，無補聖聰。民不犯於衣冠，方仰措刑之治。令已堅于金石，敢希定律之功。勤勞何取於涓埃，鑑照難逃於日月。《太倉稊米集》卷五三。

興國軍到任謝表

奉符試守，聞命自天；竊食叨恩，措躬無地。況分臨於奧壤，尤重愧於非才。已即封圻，寅宣詔旨。伏念臣人微焉用，技薄無聞。素業傳家，一命偶塵於祿籍；蒼顏冒寵，十年不出於國門。顧踰分之可羞，欲捐軀而無所。遽頒中綍，俾綰郡章。自視空疏，莫知報塞。伏遇天臨萬宇，子惠群蒼。臣黎獻於海隅，曾五兵之不試；垂衣裳於廊廟，致九叙之惟歌。政須豈弟慈祥之人，共撫敦龐純厚之俗。如臣寡拙，爲吏闊疏，宜在屏除，疇堪任使。臣敢不仰體聖君之寬大，少希宿吏之循良。雖爲政號曰神明，固難跂及而竭力。勤於考課，猶可庶幾。願殫螻蟻之誠，上答乾坤之造。《太倉稊米集》卷五三。

謝賜曆日表

裁成天地之道，妙用雖本於聖功；曆象日月之行，善政當先於民事。命太史履端而立正，飭諸侯務財而訓農。既察舜衡，爰頒夏正。伏以王者法四時而建化，推五行以在民。羲主陽而和主陰，掌出日納日之政；重司天而黎司地，分南正北正之官。欲于耜舉趾不失其時，則迎日推策當審其度。恭惟

仁均萬宇，德配兩儀。賴九叙之惟歌，致五星之循軌。懲司曆失閏之過，嚴正典先時之誅。更候天時，使謹侯度。臣恩叨受命，職在承流。占大火以授衣，期於覆物；候蒼龍而畢務，疇敢廢畊。《太

倉稊米集》卷五三。

賀重明節表

九月肅霜，誕紀生商之節；四方來賀，同傾戴舜之心。介景福以維新，標昌期於無極。山川薦瑞，夷夏均驩。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曆數在躬，聰明御極。恩覃萬寓，躋仁壽以無遺；守在四夷，戢干戈而不殺。德既侔於天地，壽自等於山河。迨茲吉日之臨，茂對天休之至。臣親逢盛旦，阻守偏州。捧漢世之觴，莫陪近列；上堯封之祝，徒有遐心。《新鐫簪纓必用增補秘笈新書別集》卷一，明萬曆刻本。

上皇帝書

建炎元年六月

臣一介微賤，身在田野，未嘗素官於朝，不習祖宗典故，不知朝廷治亂安危，輒敢游談妄議，以干斧鉞之誅，誠不自揣其愚，徒以平日父兄之所訓誨，朋友之所傳習，有得於方冊間者，皆可以爲今

日鑑。至於學士大夫之所談說，閭巷匹夫之所議論，與夫黃童白叟相與垂涕感泣而言，亦可以察民情之利病，究當世之得失。臣於二者豈不聞其一二？夫既有所聞於古，又有所聞於家，身爲陛下涵養之民，心非木石，粗知臣子忠義之方，其忍不爲陛下言之？臣聞漢遣蘇武持節匈奴，遭緱王之變，爲單于所繫，其後昭帝即位，請於匈奴而得之。甘露中單于入朝^(一)，帝思股肱之美，乃圖形凌烟，以著中興輔佐之助。興平之際，天下大亂，蔡琰爲胡騎所獲，入於南匈奴。魏武帝素與琰父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卒爲烈女，以光漢室。蘇武一使者，蔡琰一女子，於當時安危治亂無所繫，而昭帝之與魏武於二子非有父母兄弟之親，痛不切於肌膚，猶不忍中華士族流落異域以爲天下後世恨，且區區救卹之不暇；況有天下之大^(二)，父母宗族俱墮夷狄^(三)，可以愀然不爲之慮乎？今太上皇帝於陛下爲父，淵聖皇帝於陛下爲兄，其尊與漢之視蘇武爲孰重？皇太后於陛下爲母，其愛與魏武之視蔡琰爲孰親？況胡虜甚強，憑侮中國，無所不至。虜騎再入，遂陷京師。二宮之尊，宗族之親，相屬於道者三千餘人，皆冒炎熱，涉沙漠，屈身蒙恥，未有反國之期，則其羞辱痛恨之心與漢、魏之視蘇武、蔡琰爲孰甚？三者利害較然明白，固不待臣言矣。在陛下豈不懷問寢之思，興在原之念，欲迎兩宮，以雪宗廟之恥，而快四方之恨乎？陛下果有意於此，臣不知其何道而可以致。然臣以今日之勢爲陛下籌之，雖驅天下之兵以脅之，不足以當其強；竭天下之財以餌之，不足以厭其欲；盡天下甘言以悅之，不足以回其意。使子房爲謀臣，侯公爲說士，猶未足以決勝負而定安危也，況臣之愚乎？臣不敢誣陛下以高論，撼陛下以危言，竊爲陛下深思之，不過一言，曰：上策莫如自治而已。

自治之策無它，在力救前日之弊耳。陛下亦嘗思所以致今日之禍者乎？用人不專，黜涉不明，剛斷不足，此三者所以召禍亂之本也。仰惟太上皇帝恭己南面垂三十年，思厭萬幾，以禪聖子，睿謀神算，斷自淵衷，當時百僚誰敢言者？大臣李綱自九卿中首建此議，危言讜論，天下聳聞。淵聖皇帝博采師言，擢置左右，曾不旋踵，復以言罷。太學之士與父老百姓俯伏闕下，叩頭流血以請復用者，不可以鉅萬計。虜人聞綱復用，一夕爲之退舍，數日爲之歸師，則綱之用不用豈不繫一時之重哉？奈何未幾惑於群言，委以兵柄，遂致覆師，以貽竄逐。朝廷知其爲賢，既委以輔相，豈當復責以將帥之任？既責以此，豈容小衄便加大譴？自古人君倚信大臣，自當斷以獨見，不可搖於異議。前日朝廷之於綱，其用也以百姓譽之，其去也以群臣沮之〔四〕。是大臣之進退不由人主之公心，實出衆人之私意。使綱雖欲奮忠慮爲國家排難解紛，其可得乎？臣於綱非門生故吏，平生未嘗識其面目，聞其聲歎，而今言及此〔五〕，徒以天下之所係望，萬口一音，有不可掩者。今朝廷既已用綱，在臣亦何必更言？臣猶慮綱專以忠義自許，未免孤立於朝。功日益高，望日益隆，則讒毀日益至，使萬有一復蹈前日之轍，則綱之跡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矣。此臣所以區區爲陛下言之也。昔郭子儀輔肅宗再造王室，中間雖惑於魚朝恩之譖以奪其兵柄，而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即悟，眷禮益隆，故能卒收成功，以興唐祚。憲宗討蔡師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帝獨斷以不疑，故能卒用裴度以平僭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仰惟淵聖皇帝爰自即位以來僅踰期歲，更易執政大臣無慮數人，如白時中、李邦彥、吳敏、耿南仲、徐處仁、唐恪之徒相繼進用，不過數月輒復罷去，其餘近侍之臣更出迭入不可勝

數，初無損益，徒有變更，用人不專，類皆如此，有一李綱，乃不能用。以臣觀之，所謂近捨馮唐而遠思頗、牧也。臣願陛下之於綱，盡以國計傾心付之，勿惑於詆訾不根之言，毋責以勝負不常之勢，則經綸天下之大綱，當自有遠畫。朝廷既治，國勢日強，則虜人自然畏服，二聖當有還宮之期，四方漸獲消兵之福，其所倚賴不亦重哉！臣所以望於陛下專於用人，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朝廷玩於燕安，不思慮患之日久矣。自蔡京、王黼相繼用事，交結朋比，倚爲腹心，遂使奄腐擅政，憚人竊權，人主孑然以至孤立。言之及此，可爲寒心。前年虜既寇城，元老大臣下逮百官有司，爭挈妻孥，順流東下爲自安計。方其平時皆坐竊榮寵，及緩急之際貌如路人，此豈人臣之節乎？有如此曹，皆在可誅之域，而朝廷不加深治，後雖欲責以效死而弗去，烏可得耶？六賊之惡逆暴著遠夷，義當戮於兩觀，梟其頭顱，狀其惡而聲之，以播告萬方，使夷狄知中國有威斷之君，四海畏聖主擅生殺之柄，然後國威自立，虜氣日銷。而當時猶且遷延歲月，處以善地，元惡有如蔡京，猶得保其腰領而死。賴臺諫之臣與太學之士懇惻屢言，然後僅得略正典刑，亦未足以快天下跂足之望也。其同惡之臣有出於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援引而進者，非特不能盡逐而去之，猶且倚以爲用，或付以兵柄，或委以重鎮，其它固未易悉數。如宇文粹中之守建康，臣生東南，親見其事。方王室遭圍困之患，實臣子自奮之秋，而勤王之師沮抑不遣，傲睨慘毒，無所不至。黥徒數百以誅元帥爲名，至於害及平民，流血滿野，執繫囚徒，如鞠囚徒。粹中身爲人臣，屈首下賊，處之恬然，不能抗罵以死，偷活須臾，下汙士類，上辱朝廷，皆蔡京用事之人不即罷去，遺患遂及於此。乃知賞罰黜陟，人主之大權，不可不明，

亦不可不敏。武王伐紂，下車而釋箕子之囚，知舉善之不可不先也。孔子相魯，七日而誅少正卯，知去惡不可不急也。昔者齊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乃知舉善黜惡最人主之先務，可不慎哉！況蔡京用事以紹述責臣下，非是則謂之沮毀，以純正繩學者〔六〕，非是則謂之邪說。士不讀史書者幾三十年，不知前代興亡，不知古人忠義，唯以偷安苟且、持祿養交爲心〔七〕。今日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皆前日奸佞闖茸，假寵盜名，可誅而不誅，當去而不去者。如此人尚在要路，則幾何而不致於喪師割地，誤國欺君者哉！是以猖狂之虜得以自肆，入關而來，渡河而去。兩年之間，盤旋往返，如在無人之境；寶玉貨貝、嬪御女子，盜攘驅逐，如探物而取諸懷。諸將堅壁而不進，守臣開門以納寇。築壘京師，數月之間，殘虐萬狀，卒至二宮北狩，王城之人號呼震地。臣思其由，皆生於黜陟不明。蓋黜陟不明，則正人不復盡用，奸人不得盡去。使前日盡行竄殛，不留爲今日之用，則臣知其不復有今日之禍也。昔祿山之反，真卿守平原，杲卿守常山，皆能撓孤城以抗劇賊。李愬正色就死〔八〕，而兩河聞風，再固危壁。張巡、許遠城守不下，而能蔽遮江淮，天下賴以不亡。盧奕爲御史中丞，被服坐臺，罵賊不空口。郭子儀、李光弼皆轉戰逐北，誼不反顧，遂能復振唐室。不知今日忠臣義士能如當時之衆乎？何前日之忠臣義士多而今日無之？蓋正士不用而奸人猶在也。始，朝廷起四總管兵，首及城下者唯張叔夜。臣是以知人才之盛頗有愧於唐也。比者虜騎長驅，直擣王室，兩河、淮甸以至京師，堅壁捍禦者不知有幾，轉戰逐北者不知有幾，罵賊

死難者不知有幾，延敵內應者不知有幾，逗留不進者不知有幾。用命者賞之，不用命者戮之，則賞罰明而國威立，庶幾可以示激勸之方。陛下即位以來，不聞有顯然賞於朝、戮於市者，則是國威有未立也。向以不能盡去朋黨，遂致其禍如此。今復不戒後車，設有變故〔九〕，臣不知陛下何以使人。威信不素立，賞罰不素明，雖有激勸之方，臣知其不可復用也。臣願陛下大明黜陟，以正忠邪，屏逐畏懦軟弱之徒，旌擢骨鯁犯難之士。凡前日假繼述、談純正以自媒其身者一洗而新之〔一〇〕，使天下曉然皆知忠義者必賞，奸邪者必誅，則忠臣爭效死節，壯士勇於敢爲，庶幾可以雪恥萬世，以不墜祖宗無疆之基。臣所以望於陛下大明黜陟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自崇、觀以來，奸臣用事日久，鉗錮忠讜〔一一〕，置而不用，士有慷慨敢言，衆皆指爲狂夫，小則屏斥夷裔，大則蒙被斧鉞。皂囊不奏於九重，臺諫遂幾於虛位。此言路所以壅塞而不通，奸邪所以橫猾而日肆。朝無端人，禍及四海，至使夷狄興敢拒之師，人君下哀痛之詔。究其禍根，實出於此。淵聖皇帝深鑑前弊，即位以來，虛己受諫，常若不及，擢置一時諫諍之官，招集敢言之士，忠讜之風煥然一新，雖禹、湯之聖無以復加。惜其群言交至，一切聽受之，汎然無所甄別，而人主之權遂歸臺諫。《詩》不云乎：「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蓋謂聽言之不可不擇也。人主聽言，不先謀及乃心，而紛然惑於衆論，則將何所適從而可否？賢者之出入，實繫一時之治亂。故魏有干木則諸侯息兵，虞有宮之奇則晉獻不侵，汲黯在朝而淮南爲之寢謀，裴度之用不用每爲天下之重輕，可不謹哉！頃者諫官上疏論列李綱十有餘事，其言未必切中，意在巧詆，以快私心，朝廷自當追念殊勳，置而不問，章雖屢上，斷以不

疑，則後有賢者，誰復敢以私怒陰相擠陷耶？一失斯人，亂不旋踵，至使金虜鳩諸國之衆，提百萬之師，叩關而來，如陷空谷，兵動九天，聲震四海〔二二〕，而吾中國初無一夫敢當其敵者。幸而陷以金繒，割以壤地，虜亦從而退師，奈何虜圍朝解，守禦暮怠，幸其既去，以爲苟安，而不虞後日之禍，此豈策也哉？當時議者猶欲縱其北渡，躡其後塵，以追而擣之〔二三〕，既已惑於群言，不能斷以必往；而又以河朔之民恥於左衽，而割地之盟棄不復用，大信既虧，則虜情益憤矣。夫進不能追其師，退不能結於信，揣其私情，豈不再至？明年，虜騎果入，固已洞知朝廷虛實強弱之勢，與夫兵伍之多寡，人材之勇怯，山川之險易矣。又當時在廷之官不免皆去年用事之人，而一時名臣宿將悉已罷遣〔二四〕，以此自料，果有必勝之勢乎？何不斷以大義，與群臣南下，名爲播遷，猶得上策；而又惑於衆議，城守不遷。使前日能以剛斷自許，於數計之中必行其一，臣知其不復有今日之禍也。臣願陛下體乾之剛，行巽之權，有漢光赳赳之稱，無元帝優柔之失，則兩宮之恥可雪，七廟之祀不乏，而陛下之聖孝神武光於四方，昭示萬世，有不可掩矣。臣所以望於陛下勇於剛斷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恭惟皇帝陛下以聰明勤儉之資，膺皇天付託之任，躬履艱難，嗣承丕緒，天心人望莫不歸悅。而適遭兵革搶攘之餘，四海凋弊之日，扶衰撥亂，去危即安，事有不可勝舉者。臣之狂瞽，所陳不過三策，誦臣之言初若迂闊無補，察臣之意似能切中時病。臣之私意以爲不能力救三弊，則將何以遂致中興？臣度今日之最急者不過欲報敵國之大讎，雪兩宮之幽憤，復境土，安天下，以成中興之功而已。且夷狄叛服不常久矣，本其侵侮之由，實皆中國自召，又況資其兵力以爲援助。其功既大，責報必深，一有不

至，必有禍害。昔人以爲湯武之興未嘗與夷狄共功〔一五〕，蓋疏而不切也。唐之肅宗嘗用回紇矣，卒致掠華人，辱太子，笞殺近臣〔一六〕，以爲唐患。德宗嘗用吐蕃矣，卒致劫平涼，敗上將，空破西陲。唯太宗之用突厥也，倚以討賊，賜予不貲而卒與賊連和，舉國入寇〔一七〕。於是太宗不勝其怒，曾不三年，電掃風除，遂虛其國，豈不快哉！國家倚金國以取燕雲，其禍根連結固，有所自來。度今日之勢能如太宗之報突厥，其神且速如此乎？唐興之初，際天所覆，悉皆臣服，三王以來未之有也。惟吐蕃、回鶻最號雄強，爲中國患獨甚久。當時謀臣猛將圍視共計，卒不得其腰領。晚節雖自亡，而唐亦衰焉。今夷虜日以盛強，中國漸致衰弱，臣願陛下體太宗之英武，以蹶其牙而犁其廷〔一八〕，不願若唐之末世與二虜相爲盛衰而已也。議者以爲方今將帥乖離，戰士疲軟，甲兵鈍弊，財用殫耗，連年動衆，不勝其勞，將何策以制之？臣不敢上援遠古，願鑑前日之三弊，以專於任用，明於黜陟，勇於剛斷爲陛下言之。蓋人主能論一相，則賢者必以類至，百度自然振舉，四海自然悅服。奈何正直則必爲邪佞所惡，功高則必爲孱弱所忌。此譖愬所以必行，譴逐所以隨至，是任用之專最爲人主難事。今既得賢而用之，不能盡去奸邪，則其勢不兩立。前日小人之徒至今猶在顯位，則是慶父不去，魯難猶未已也。倘不決於去除，臣恐終至誤國，是明於黜陟尤爲人主之先務。二者非勇於剛斷，自信不疑，則亦不足以振主威於既弱，理頹緒之將紛。此三者陛下力行之而已。天下寇雖已解去，而國勢漸消，四方嘯聚旁午，山谷九族遠託穹廬〔一九〕，而虜情猶未定，安危未可知。臣意陛下食不得甘味，卧不得安寢，朝廷大臣當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時，豈得翹然不以安危介意？自陛下踐祚以來，其所施設

有未足慰天下之望，此臣所以敢陳三事，以冀陛下奮然有爲，以革前日之弊也。去年金虜既去，而君臣相顧，以爲無事，故謀臣不講禦戎之策，絕塞不設防秋之戍，朝廷不選將帥，郡邑不練甲兵，乃復罷舒王配享之祀，復《春秋》取士之科，至於士論紛然，幾成聚訟，可謂不急之務也。今日不鑑去年之弊，而禦戎、防秋、選將、練兵之計一切置而不問。去年復《春秋》，今年行詩賦；去年削舒王配享之文，今年復元豐釋奠之制。觀其事體與前日略同，安知虜人不復窺中國以肆其虎狼之喙耶？此臣所以妄意，恐陛下復踵前日之三弊，是以敢效其愚衷，庶幾涓埃之微有以上裨獻納。昔人論王伯之理，謂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三〇）}，以一賢制千里之難。今求驍銳勇敢之將可使絕域之人，有能係單于而斬樓蘭，橫行匈奴而勒功燕然者乎？既不可得，即有賢相爲天下之所係望，名震四夷，能使酋長望風而畏，則何止却百萬之師、制千里之難而已哉！臣見數年之後，要路無小人，而朝廷有公議，將士革離叛之心，師徒鼓驍銳之氣^{（三一）}，財力富强^{（三二）}，國勢十倍，人人思奮，以雪君父之恥^{（三三）}。陛下濟以剛明果斷，建立大功，以成大舜之孝，固有日矣。乃若興師動衆，勤民異域，以與夷狄角一戰之勝，則臣不願陛下爲之。文德脩而四夷賓，中夏安而遠人服，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昔人以爲周得上策，故曰治人惟聖人能之^{（三四）}。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能苦身焦思嘗膽，朝夕不忘其辱，其後卒能大破吳國，使甲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伯王，徒以得大夫種、范蠡而用之耳。故種能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而甲兵之事則蠡實專之。越王爲之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士，厚賢禮賓，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是以二十三年之間一舉而滅吳，雪會稽之恥。此伯王之業，不足爲陛

下道。臣請以漢高之事明之。高祖二年東伐楚，大敗於睢水之上〔二五〕，太公、呂后質於羽軍，其後侯公往說，而復歸於漢。及天下大安，偃兵息民，而高祖五日一朝，號太上皇，復爲父子如初。果何術以得之哉？項羽棄范增而不用，高祖得三傑以共成帝業〔二六〕，故能力戰以有天下，智勇過於湯武，而孝行不減於曾參。今陛下得將相而用之，有若大夫種、范蠡、蕭何、陳平、張良之徒〔二七〕，而復讎雪恥之心不忘於朝夕之間，則亦何患乎不能成二王之功耶？臣生長盛世，蒙被累聖之休光，恨無以自效其愚。朝廷遭值百六之災，北方之民橫被屠戮者十有八九。臣生於東南僻遠之地，目不見戰伐之事，坐視兩宮遠征異域，中夜卧起，悲憤交攻，自揣懦弱，不能挽強執銳以效死，惟有孤忠可以自獻，是以敢陳蕪猥之辭，不避猖狂之罪。頃者郡國不以臣不肖，兩得充賦于澤宮，道由淮汴，以至京師。是時四方奉花石之貢，吳檣蜀舫岢峨而來，銜尾而進，不絕於道。臣在舟中望見，幾至泣下。是時欲陳狂瞽之言者屢矣。重念言之必至殺身，其實無補於國。今陛下踐祚之初，痛革諂諛之弊，樂聞骨鯁之言，臣於此時不思一奮，則是終身無可言之時也。惟陛下察其狂狷，赦而不罪，非獨臣之私幸，實天下之幸也。干冒天威，無任昧死俯伏待罪之至。《太倉稊米集》卷五七。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二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宋史翼》卷二七。

〔一〕中：原脫，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二〕之：原脫，據右引補。

〔三〕夷狄：原作「異域」，據右引改。以下此類字均仿此徑改不再出校。又「甚」，右引作「盛」。

〔四〕沮：原作「退」，據右引改。

〔五〕今：原作「其」，據右引改。

〔六〕純正：右引作「經說」。

〔七〕交：右引作「高」。

〔八〕李愷：原作「李愷」，據右引及《新唐書》卷一九一《李愷傳》改。

〔九〕變：原作「卒」，據《三朝北盟會編》改。

〔一〇〕純正：右引作「經說」。

〔一一〕讜：原作「黨」，據右引改。

〔一二〕震：原作「如」，據右引改。

〔一三〕擣：原作「搏」，據右引改。

〔一四〕「將」下原衍「將」字，據右引刪。

〔一五〕狄：原無，據右引補。

〔一六〕臣：原作「人」，據右引改。

〔一七〕舉：原作「奉」，據右引改。

〔一八〕牙：右引作「芽」。

〔一九〕山谷：原作「天潢」，據右引改。

〔二〇〕「是以」至「之師」：原作「昔人論王伯之理，謂涓埃有以上裨獻納之餘，是以敢效其愚衷，庶幾以一士

以止百萬之師」，據右引改。

〔三二〕「將士」至「鼓」十字：原誤作「得不愬然以安危介意自」，據右引改。

〔三三〕財：原作「才」，據右引改。

〔三四〕君父：原作「君臣」，據右引改。

〔三五〕聖人：原作「聖仁」，據右引改。

〔三六〕水：原脫，據右引補。

〔三七〕得：原脫，據右引補。

〔三八〕「若」字原在「種」字下，據右引移。

全宋文卷三五二四

周紫芝 三

乞旌表蘇庠劄子

臣嘗觀漢之光武以英敏之資撥亂反正，不數年而天下大定。即位之初，未遑他事，唯務側席幽人，聘禮高士。自衆人觀之，疑若急其所緩而後其所先。殊不知舉逸民則天下歸心焉，蓋深得乎聖人之意者也。臣竊見鎮江府蘇堅之子庠，人物文采一時之冠，而抱泉石烟霞之念至於終身，可謂賢矣。往者朝廷束帛羔雁屢賁其門，庠雖不變所守，高卧不至，而聖主之恩所以光寵豈不大哉！今既以是終殞於地下，儻不稍加甄異，則無以見朝廷敦尚名節終始不倦之意。臣愚伏望聖慈表其門閭，賜以美號，付之史館，使傳萬世。非特後之鄙夫聞其風者莫不興起，四方議者以謂庠能終始其節而不變，朝廷能終始於禮而不倦，亦不可謂無補於聖化之萬一也。取進止。《太倉稊米集》卷四九。

乞增太學員額劄子

臣聞京師者首善之地，庠序者教化之源。雖堯舜三代之盛，聖帝明王相繼而興，未有不以爲先務之急者。元帝之紹隆晉室，王導首勸以興崇太學。當是之時，庶事草創，民未安堵，猶且不忘乎此。況陛下以明聖之主，隆甚大之業，兵寢刑措而民無勞怨，禮制樂作而政極盈成，曾不數年之間而坐致太平。下視晉元，固萬萬不侔。日者建成均於國之南，既立博士之員，增養士之額矣，又親屈帝尊以爲士子之勸，可謂無媿於堯舜三代之盛也。臣竊見春秋之季，當太學試補諸生之日，四方士子輻輳雲合，不遠數千里而來，其慕道嚮風之意如此。有司以拘於養士之數，雖欲盡挽英豪置在賢關而不可得。昔神宗皇帝初立太學，下詔四方，有謂「仲尼旅人，其徒尚有三千」之語。陛下富有四海，亦可增闢黌舍，稍益士籍，庶幾士無失職之嘆，而人有勸善之心。是亦神考之志而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太倉稊米集》卷四九。

乞禁戢殺子劄子

臣恭惟皇帝陛下體上聖之資，際中興之運，累歲以來，年穀順成，海內富庶。向之流冗悉皆占

籍，而户口丁壯日以增多，亶亶乎其嚮於堯舜之治矣。而臣聞之僻邑遐邦，深山窮谷，蚩蚩之民猶有狃于故習，至於生子不育，舉而去之者，常居其半。保伍見而不以聞，有司聞而不加罪，非所以體陛下好生之德也。臣愚伏望聖慈申戒有司，州責之守，縣責之令，民有生子，輒書之籍，俾部使者歲終則較其多寡之數而爲之殿最。如是，則民知所畏而不敢殺子，吏知所畏而不敢慢令。將見民數滋繁，力耕者衆，邦本固而社稷安，陛下可垂拱無爲而坐視夫民之阜矣，豈不韙歟？取進止。《太倉稊米集》卷四九。

擬廷試策

問：朕德菲陋，紹承大統，遭家多難，求濟未獲，是以博延豪俊，咸造在廷，冀聞治道之要。子大夫盡精極慮，樂爲朕言之。蓋聞在昔聖人之治天下，正心誠意，躬行乎上者固自有道，而措諸事業之間，則或寬或猛，或質或文，變通隨時，不膠於迹，著在方冊，昭昭乎其可覩也，朕甚慕之。越自即位，九年於茲，思欲雪父兄之恥而復祖宗之烈，夙夜祇懼，罔敢荒寧。然而施爲繆戾，治效闕然，深惟其故，不憚改作。間者乃下銓量之令以擇吏，而真才猶未顯也。嚴科斂之禁以卹民，而實惠猶未孚也。謹揀練之法以治兵，而冗食猶未革也。夫吏道未肅，民物未甦，兵勢未強，此治之所以未效也。將何以輯事功、弭禍亂哉？而建議之臣并欲考課以覈殿最，省官

以抑奉糈。力役不足以供餽餉也，爲之屯戍營田以寬之。賦入不足以供調度也，爲之平準均輸以佐之。爵賞未立也，爲之定武功之等。紀律未明也，爲之參府衛之制。凡是數者，合於古便於今乎？其或以爲不然耶？雖然，此治之迹也。上之欲三辰明，四時序，災沴不作而動植遂性；下之欲風化行，習俗厚，奸宄不作而中外協心。茲可以占天人之助矣，夫何敵而不克？何難而不濟？興復大業，其庶幾乎！子大夫以謂何修何營而可以臻此？其茂明之務適於用，朕將有稽焉。

臣對：臣聞人臣以直諫爲忠，人主以聽言爲明，此堯舜三代不易之道也，臣獨以謂不然。夫直言以立忠臣之節，固人臣之願也。然言不貴直而貴在可用，言而不可用，則言雖直，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果何補於治哉？善聽以納天下之言，固人主之職也。然言不貴聽而貴在必行，所聽不能行，則聽雖勤，適足以眩惑其耳目而已矣，亦何補於治哉？堯舜三代之時，臣不自以爲忠，而有言則期於必用。君不自以爲明，而聽言則期於必行。是以君明臣良，都兪賡歌於堂陛之間。辭若緩而所以告戒之意甚切，事若微而所以虞禍之意甚深。諫行於帷幄之間，而利及於四海之外，天下之人皆由之而不知也。今陛下策士於廷，躬勞聖問以求天下之直言，不知陛下求天下之言將擇其可用者而行之乎？抑姑以示兼聽博詢以爲天下之觀美而已耶？臣愚一介書生，僻在田野，郡太守、部刺史不以臣不肖，使得充賦，隨計在廷，顧臣之愚陋，豈足以仰承大對？然臣竊披聖問，至「其茂明之務適於用」，然後知陛下之意不徒求其言之有可采，蓋將推而行之也。臣固願效匹夫負薪之言，少裨前旒黈纊之聽，唯陛

下擇焉。臣伏讀聖策曰：「朕德菲薄，紹承大統，遭家多難，求濟未獲，是以博延豪俊，咸造在廷，冀聞治道之要。子大夫其盡精極慮，樂爲朕言之。」臣於此有以見陛下之好言非特求之，蓋將用之也。恭惟聖朝臨軒策士，訪以當世之務，所以圖大計而定國是，達下情而求民隱也。然而國初以來，沿襲舊製，猶且試以聲病之文，兼以子史之論，謂之三題。當時固有豪傑之士懷經濟之策而不得少伸其喙。自熙寧庚戌以來，始變以策，而直言敢諫之士相繼傑出，可謂善矣。然而議者猶以三年策士以求至言，特有司奉行故事而已，未聞取其言而用之，以布告中外，使曉然知之，曰朝廷之行某事、用某臣之言也。是下有敢言之士，而上有用賢之實矣。今陛下紹承大統，遭家多難，求濟未獲而博延豪俊，冀聞治道之要，且使盡精極慮，樂爲陛下言之，則陛下之求言豈止奉行故事而已。臣聞：天下多事則匹夫之言重於太山，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今天下可謂多事矣，此匹夫之言得以自達之秋也。臣竊見周之成王承文武治安之後，遭國家多難之時，商民未靖，管蔡流言，天下殆哉，岌岌乎其危矣！成王以幼沖之資，嗣無疆之服，而勤勤求言常若不及，故《訪落》，嗣王謀於廟之詩也，《小毖》，嗣王求助之詩也。其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瘠瘠在疚」，又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也。「閔予」者，哀痛懇惻以求之之辭也。曰「予小子」者，謙抑自損以冀聞其言之辭也。曰「在疚」、曰「集于蓼」者，告以病而且苦之辭也。蓋人主之求言懇切則言愈遜，言愈遜則下之告上也情益至焉。此禍難所以可平而太平所以可致也。今陛下以遭家多難，求濟未獲，博延豪俊，冀聞治道之要，則可謂如成王之用心矣。臣恐陛下求言未必如成王之切，聽言未必如成王之誠，而用言未必如

成王之速也。使陛下果能竭成王求言之心，體成王聽言之道，博問以增其所未聞，廣聽以求其所不逮，雖太平之治可圖，何止是陛下求濟未獲之心而已矣。臣伏讀聖策曰：「在昔聖人之治天下，正心誠意，躬行乎上者固自有道，而措之事業之間，則或寬或猛，或質或文，變通隨時，不膠於迹，故其成效著在方冊，昭昭乎其可觀也，朕甚慕之。」此陛下志誠願治，欲遠追唐虞三代，以跨越漢唐之陋者也。臣聞聖王之治有本有末，及其成功也，要在隨時而已。堯以是道而傳之舜，舜以是道而傳之禹，禹以是道而傳之湯，湯以是道而傳之文、武、周公，此治之本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代之忠質文相救如循環，此治之末也。聖人端本於上，垂拱無爲而天下治。至於應時之務，則或寬或猛，或質或文，亦視其時之如何爾。臣嘗誦堯舜二《典》，以考二帝之治矣。堯之治其載於書者甚簡，至舜則申命九官以緝熙庶政，流竄四凶以威服強梗，巡狩諸侯以觀省風俗，其爲治甚詳焉。非特二帝之治如此，自唐虞而觀三代，則唐虞建官不過於百，夏商則倍之，豈堯治簡而舜治詳，唐虞官少而夏商官倍，固相違異如此哉？亦時焉爾。陛下道德廣大，智慮淵深，其於治道之要固已得之於心術之間矣，宜其變通隨時不膠於迹，而一時之治猶若未能與堯舜三代分路而揚鑣，此陛下所以諄諄而慕之也。昔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陛下與其遠慕於前聖，曷若近法諸心術。凡吾心術之所得者，亦前聖之所行也。在陛下加以至誠不苟之心，濟以力行不倦之志，去其儉薄邪佞之人，抑其歆羨不急之好，度凡可以汨心術而害治道者屏而去之，然後推吾所得於前聖之書者而力行之，則是能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於寥寥千載之後也，顧不遑哉！臣伏讀聖策

曰：「越自即位，九年於茲，思欲雪父兄之恥而復祖宗之烈，夙夜祗懼，罔敢荒寧，然而施爲繆戾，治效闕然，深維其故，不憚改作。」此又陛下內懷謙沖退託之意，外嚴恐懼修省之行，思欲廣大孝於天下，嗣歷服於無疆者也。竊惟陛下躬行堯舜孝悌之德，蹈文武憂勤之勞，日夜念治而又不憚改作，宜其治道益隆，海內益安，可以柔遠而能邇，可以治人而事天，可以偃武而修文，可以制禮而作樂，方且自謂治效闕然，深求其故而又不憚改作。臣謂陛下既有求治之意，則又當深明乎求治之術也。陛下即位九年於茲，左右輔弼之人進而用者不知其幾也，法度號令之施變而更者又不知其幾也。陛下豈樂爲是紛紛者哉？蓋將以求治安之效焉爾。而治且如此，則盍亦反其本矣。堯之九官皆終其身而官不徙，成湯之相得一伊尹而商治舉矣，成王之相得一周公而周治舉矣。陛下之用相，遠不過三年，近不踰再歲。方進而用，旋復罷遣。故前相之所用，後相之所去。前相之所行，後相之所易。人才之賢否在所不問也，政事之是非在所不問也，而一切變易之，則陛下之用人可謂不專矣。吏部銓選之法，百官由此以進退，政治之廢興在此也。今有補授官曹至於累歲，而爲有力者奪而去之。赦令寬卹之書，與天下更始，四方之所取信在此也。今有天子詔旨猶掛壁牆，而催科之吏已遍墟落，則陛下之號令可謂不一矣。陛下專心圖治，不憚改作，不卹群議，如盤庚之遷都，周公之征三監可也。若止於如是而望治古之盛，是猶却行而求前也，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專輔相之任，謹號令之出，使用而必可信，令而必可從，然後慎守而力行之，俟以歲月，自然功成，又何必以不憚改作爲勤哉？臣又伏讀聖策，見陛下以下銓量之令而真才未顯，嚴科斂之禁而實惠未孚，謹揀練之法而冗食未革爲憂，臣然後知陛下

之果有意於圖治功也。人主之相士如九方臯之相馬。九方之相馬，驪而謂之以黃，牝也而謂之牡，彼其所得者在於精神心術之表，而不在乎驪黃牝牡之間，故寓目而顧，則冀北之群爲之一空。漢高一見韓信，未有尺寸之功而付大將之任，果立大功。金日磾牽馬過殿下，武帝呼而上，與之言，倚以腹心，爲漢忠臣。乃知人主之知人在於心術之間，殆不可以言喻而事舉。陛下下銓量之令而求真才，是猶按伯樂之圖而求良馬。且天下之大，人才之衆不可勝察久矣，陛下何不論一相而用之，使之旁招俊父，列於庶位，則陛下之人才有不可勝用者矣。何憂真才之不出歟？昔齊威公出遊，見父老，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曰：「春不奪時，農即有食。夏不奪蠶，農則有衣。」今陛下嚴科斂之禁，將以孚實惠於民而益貧。此無他，陛下有憂民之心，而州縣無行法之吏也。臣在田野與父老語，咸謂陛下詔令溫厚，每下寬大之事，未嘗無卹民之意，奈何州縣之吏恬不介意，如急文移以斂既捐之租，抑鄰里以償逋逃之賦。民之輸粟一斛，必取其倍，謂之羨餘。州縣差夫，朝廷明禁而官吏公行，謂之和雇。若此之類未易毛舉，監司不問，朝廷不知，甚負陛下卹民之意也。臣以謂嚴科斂之禁未足以惠民，不若察州縣之吏，誅其暴虐，使不奪其時，是開天下衣食之源也，何憂實惠之不孚歟？先王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以制軍賦，而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大抵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而六軍之制備矣。當是之時，民隱於農，食足於賦，兵有定員，賦有定數，又安有冗食之弊哉？而又連帥比年以簡車卒，正三年以簡徒群，牧五載以大簡車徒，

此兵所以皆精而食所以無冗也。今天下之兵付以一二大將，尺籍伍符漫不復省，蓋未聞上功首虜，差六級而下之吏，削其爵者也，遂使大將滋冗兵以市恩，朝廷按空籍以給食。臣願陛下稍加繩約，歲遣大臣簡閱車徒，彷彿先王之制而爲之誅賞，則又何憂冗食之弊歟？臣又伏讀聖策，以建議之臣欲考課以覈殿最，省官以抑俸糈，屯戍營田以寬力役，平準均輸以給調度，以至定武功之等以立賞罰，參府衛之制以明紀律，求合於古而便於今者，顧臣之愚何足以知之？臣聞唐虞之際，聖明在上，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九官並任，濟濟相先，而衆賢和於朝，固無倖位之臣矣，而九載之間猶不忘於黜陟。成周之盛，凡吾有官君子，非學古入官之人，則鄉舉賓興之士。內之六卿分職率屬以倡九牧，外則六服群辟罔不承德，亦無倖位之臣矣，而三年之間猶不廢於誅賞，則考課之法非不善也。京房以謂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欲創考功課吏法。然其法煩碎，令上下相司而卒不可用。彼殊不知三代以直道而行，則毀譽出於公。後世專任私情，則毀譽出於口。此考課之法所以無益於實用也。陛下果欲行之，必得持公心、申直道，清介無私之人爲陛下精覈其人則可矣；不然，則法制雖密，是未免於京房之弊也。設官所以治民，官得其人則民受其利，官非其人固已不可。至於兵盜之餘，下不勝困，宜拊以清淨，養以膏粱，簡事以息其力，薄斂以豐其財，而乃官吏增多，胥徒浸盛，大抵不過吏部銓曹欲泄冗流，而不知官多所以病民也。漢光武以英敏之資，躬百戰之勞而得天下。即位之初，未遑他事，但聞首減內外四百餘縣而已。意者其爲斯民息黥補劓，莫此爲急乎？由是觀之，陛下欲省官以息民，正今日之急務。臣竊以謂欲省猥多之員，必先革冗官之弊。欲革冗官之

弊，必先清入仕之流。流清則官可省、員可減矣。不然，則驟而去之，官必失所，怨必上聞，非人情也。屯戍營田之法，昔人固嘗用之矣，能使斂不增於民，而軍資以給，得不謂之良法乎？臣愚聞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人。法雖良而推行者未得其人，不見其利也。昔趙充國與漢宣帝議屯田反覆二千言。初上奏則曰：「臣所將吏士月費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難久不解，繇役不息，誠非素定廟堂之策。」宣帝不從。既而又上奏曰：「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敵見萬人留屯爲必擒之計，其歸德宜不久。此不戰自破之策也。」宣帝乃用充國計，卒成破羌之功。夫以全盛之漢而備一方之寇，其長慮却顧猶且如此。況我國家連年用兵，兵食一歲不知其幾，而獨仰於常賦之出，非計之得也。曩者朝廷講明屯田利病，申飭有司耕墾廢田。法非不善，令非不嚴，而奉行者未必盡得其人，一切苟簡，務應文書而已。陛下誠欲得營戍屯田之法，必得其人如充國者然後可也。昔者公儀子之相魯也，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而又欲奪園夫工女利乎？」董仲舒以謂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又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哉？武帝用桑弘羊以取民利，仲舒之言蓋激而有云。平準均輸之法，與坐市廛者爭什一之利，不得已而用之，雖足以紓一時之急，而未免後世之訾也。今天下之大，四海之廣，貢賦之入，山澤之饒，陸海縣郡不知其幾，顧何求而不得？臣願陛下歲下漢文之詔，使勸課農桑出入阡陌者咸得其人，則益敦本而國用自足，何必區區取漢唐之弊法而行之乎？凡臣所陳四策，在陛下擇其可行者斷而行之爾。至於武功之等，府衛之制，則臣嘗聞之矣。初秦爵一級曰公，必至二十曰徹侯。高祖既定天下，分爲十有七級。

班固皆謂制級以賞功勞，此漢之定制也。武帝元朔六年，始詔置武功賞，以寵戰士。其詔曰：「今大軍將仍復克獲，受爵賞，而無所流馳。其議爲令。」而有司請豐武功賞。夫征伐者將帥之功，爵賞者人主之柄。今也與以爵而使流馳，則是無功者可以買爵，而天子之柄下移於將帥矣，臣不知其可也。武帝寵用衛青失於太過，而恩澤繆濫以至於此。陛下定武功之等，必先明將士之功，然後予以爵焉，則足以厭天下之心矣。漢武之法不足爲陛下用也。府衛之制起於西魏、後周，成於隋而備於唐。唐之制，六衛曰翊，曰驍騎，曰武，曰屯，曰禦，曰候，皆有左右，是爲十二衛。凡天下一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關內三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將帥有事則出征，事已則復歸於京師。是以兵重於內而輕於外，權歸於天子而不在於諸侯。陛下果欲參府衛之法，必先收諸將之權，宿兵於內，然後其制可得而參矣。臣伏讀聖策曰：「雖然，此治之迹也。上之欲三光明，四時序，災沴不作而動植遂性；下之欲風化行，習俗厚，奸宄不作而內外協心。茲可以占天人之助矣，夫何敵不克？何難不濟？興復大業，其庶幾乎！」臣聞天道至遠，其視聽則甚近。人心至衆，其好惡則甚同。聖人知天道之甚近也，故欽承之而不敢忽，面稽之而不敢背，兢兢然，業業然，朝夕儆懼，惟恐貽譴於天而不可解也。天知聖人畏之者如此，則其愛人君之心亦如是其至也。是以三光明，四時序，災沴不作而動植遂性焉。聖人知人心之甚同也，則必因民之性而不敢違，順民之心而不敢逆，一言一動，一念一慮，惟恐不合乎民之情而致其所惡也。人知聖人順之者如此，則其戴而仰之亦如是其至也。是以風化行，習俗厚，奸宄不作而內外協心焉。恭惟陛下以不世出之資而膺千載難逢之運，上謹天戒，下畏民言，臣

猶爲陛下進之。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陛下克謹天戒，恐懼而不已，則又將上同乎唐堯、周文，與天同德而無間焉。臣之惓惓猶以此而望陛下也。董仲舒曰：「堯舜之民，此屋可封。」《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陛下祇畏民言，戒慎而不已，則又將躋民於堯舜、成周之域，臣之惓惓猶以此而望陛下也。陛下神潛智獨，優入聖域，則其所聞所知固已邁五帝而跨三王，儻能尊所聞而行所知，則堯舜、周文之盛似不難到，事在強勉而已矣，然則何敵不克？何難不濟？何足爲陛下道哉！臣愚山林藪澤之士，固不足以講明當世之務，獨其所聞於古者如此，意可以少攄涓塵之慮，上裨日月之明。困於無階，不得上達，今幸與韋布，得望穆穆之清光於宸廷之下，願效一鳴以伸昔志。陛下始詔臣使盡精極慮以陳治道之要，中策臣以當世之務，且終以天人和同之事，臣固以條陳其萬一矣。然是三者在陛下皆優爲之，而臣所願於陛下者，益聖學以廣帝王之業，而略近效以收聖神之功也。陛下越自即位，九年於茲，思欲雪父兄之恥，復祖宗之業，似若亟於圖治，上勤聖慮者，臣請以唐事明之。天寶十五載，安祿山陷長安，肅宗即位於靈武，是年九月癸卯復京師，壬子復都，其於尅復之效可謂神速矣。然而肅宗賴將帥之忠賢，收成功於指顧，而父子夫婦之間內無可稱，君臣上下之際外無可述，固不足多美。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臣願陛下體孔子必世之言，遵義易化成之道，俟以歲月，持以誠心，將見陛下垂拱無爲以底巍巍之治矣。臣所謂略近效以收聖神之功者此也。如此則何治之弗舉？何患之弗除？凡陛下博詢於多士者，皆不足以勤聖

心之慮矣。臣願陛下體天地包容之量，恢聖人臨照之明，恕臣之愚，察臣之意，毋謂臣言迂闊而不適於用，實萬世無疆之休。唯陛下察焉，幸甚。臣謹對。《太倉稊米集》卷四七。

全宋文卷三五五

周紫芝 四

見李端叔書

某嘗謂天之生賢似亦有數，生之實難，遇之亦難。唐之文章三變而後得韓愈。愈之門生如張籍、李翱、皇甫湜、孟東野之徒，皆曄然有聞於世，後學者聞其風而悅之。韓愈死又二百餘年而生歐陽公，收拾賢者汲汲如飢渴。當時門人皆一時勝流，如尹師魯、石曼卿、蘇子美、梅聖俞輩，實與異世而相望焉。自嘉祐、治平之間不三十年，而翰林蘇公主盟斯文。蘇公之門如黃魯直、秦太虛、張文潛、晁無咎與閣下，諸門人皆以道德文章冠冕後進，視韓、歐門下士未肯歛衽也。自元和以來至於五代，閱二十三帝二百餘年，而三人者始於先生弟子傳道授業，羽翼前賢，賴以不泯。嗚呼，可謂難遇也已！某不幸生世不早，不得望見諸君子，未嘗不自歎恨。元祐之末，張右史守宛陵，於某爲鄉郡，是時年方十餘歲，駭不解事，不得以童子見，然已知誦其詩而樂聞其言矣。又十五年而黃太史守當

塗，與吾邦壤地相接，某家甚貧，方竭力以奉親，欲裹糧以趨之，而公輒罷去，不得一拜於其庭。又數年則閣下相繼而來，實家於此，雖未得奉几杖於周旋之間，而翰墨歌詞，流風遺韻固已得於交遊中爲不少矣。如是者又二三年，而始得望見閣下之門，猶未敢自以得聞教於席下，於是敢卜一見於今日也。重念某受質不悟，涉道甚淺，平生自誓欲以作詩綴文自娛，想像古人語言妙天下，則心欣然慕之，獨恨其力不能到耳。不識閣下其有意於三沐而三薰之以挾其盲而起其病乎？蘇源明嘗言：「吾生衰俗而恨不識元魯山也。」閣下能賜以一言，俾知所向背，則某非特識魯山於衰俗之中，其視源明之無恨則又萬萬矣。閣下之道德文采傾動古今，非某區區疵類之言所能贊說，獨聞閣下推其餘以應不足，道足以高天下而常自後其身，才足以絕一世而未嘗以此病人也。是以人得游閣下之門焉，則某之謁得入於函丈爲不疑矣。閣下其亮之，幸甚。不宣。《太倉稊米集》卷五八。

見翟公巽書

某嘗謂人之有氣，猶天地之有陰陽也。人以一氣而用其身，猶天地以陰陽而成歲功也。人之氣，養之不充則不足以周一身之用。天地之氣，節之不和則不足以成一歲之功。人之一身其用非一：爲忠孝，爲事業，爲正直，爲文采，爲知數，爲勇敢，爲富貴，爲貧賤，雖其所寓不同，要之皆出於氣耳。故伊尹以是而興商，周勃以是而定漢，謝安以是而抗秦兵，孟軻以是而輕齊相，司馬相如以是而

賦雲夢，此其理之必然者，而人不知之。其猶日月星辰之晦明，四時寒暑之運轉，動植飛走之變化，其類非一，而皆運於一氣之中。一有繆戾而不知則乖矣，其能用而不窮乎？大哉，氣之爲用，雖上下與天地同流可也，況出而游於世乎，其於事變有不足爲者矣。某之於閣下，固嘗以區區之見欲窺萬一，然而茫茫莫知其所以。竊謂人之才器各有所用，時有所長，未有得其全者，獨閣下之才無施而不可，其必有得於不可知者，而某不足以識之也。始，閣下以學問文章二十而決魏科，三十而登侍從，四十而掛冠於神武。其取之也易若拾芥，其棄之也輕若鴻毛，皆前人之所艱難而僅能者，閣下逡巡而爲之。此其氣必有以高天下而絕古今者，而人豈足以知之哉？閣下以其所學而踐其所行，其忠孝之節，卓越之行，皆非人所能及。至其發而爲文也，則清而麗，婉而深，高明而不爲異，殆非近世骯髒之所能彷彿也。方其翱翔瑣闥，進掌絲綸，而議者以閣下之辭粹然有典誥之遺風，常、楊、張、陸之徒爲不足比數，此其胸中之氣浩然於外有不可掩者，而其身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者，何哉？以閣下重風節而輕勢利，高日雲漢，傲睨儔列，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也。奸佞之士，闖茸之流，惡得忌而媒孽之哉？頃閣下剖符清禁，坐嘯南邦，風聲氣焰聳動千里，雍容機格而民自治。其流風鎮靜如杜元凱、羊叔子、孔文舉、謝元暉之流，使吏曹縮手相視，而部使者之車不敢入闕其境。此豈徒然者哉？是必有其氣以蓋之也。政和之末，郡歲薦士，而某之名實在其中，閣下以郡太守勸駕，固嘗辱與之見。其後取道當塗，以趨大梁，謁姑溪先生於其家，且道閣下嘗齒其名，稱其文爲可數。逮閣下解印高密，始來南徐，而某之同郡舒侯寶王實官於此，遇休沐必走閣下之門。閣下亦必問其姓名，訪其

存沒焉。則某區區之跡固已獲塵於下執事矣，是用敢持咫尺之書，以仰浼高明之德也。閣下其與之進而終始之乎，抑亦怒而絕之也？某亦進退唯命之是聽而已。不宣。《太倉稊米集》卷五八。

見張侍郎書

某竊謂三代既遠，更嬴秦，歷兩漢、隋唐而下數千百年之間，一時願治之主，遭時承平，以右文更化爲治，能庶幾於古者蓋亦未易多得。曠日歷時之久，幸而一遇有爲之君，能使朝廷清明，海內無事而天下大治，則儒生文士欣然相與作爲歌詩，播爲樂章，願騁其靡麗歆艷之文以揚厲而黼黻之。彼將自慶其遭逢之難而不能自己也。上之人亦將有託於是以稱述其美思，有以感格乎郊廟而動化於黎元。此自古秉史筆以著一時君臣治亂之迹者，必采摭其文而著之篇，於此將有取焉。神爵、五鳳之間，天下富庶，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蜀人王褒賦中和樂職之詩，草聖主賢臣之頌以獻，至使宣帝辭以「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以一書生，生長於巴蜀僻遠之地，不借大臣游揚之力，使其名一日聞於朝廷之上，望重當時而聲流萬世者，徒以區區文詞言語之功而已，豈有道德功業足以垂光竹帛哉？國家自藝祖開基，聖子神孫咸以盛德休功相繼而治。今天子聖學高明，訓辭溫厚，煌煌乎書詩典誥之文，如景星瑞雲昭回在上，而又適當天下晏然無事之時，囹圄空虛，夕烽不舉，廟堂之上，君臣之間，相與歌詠太平而已。是宜得文詞博雅之辭從而稱揚之，以傳之不朽也。竊

聞閣下崇寧中進《聖德詩》，天子見而悅之，海內流傳，一日萬口。天下之士無賢不肖聳然異之，思欲一見風采。繼而天子數賜宸章，閣下勒之金石，天下爭傳誦之，咸謂閣下之文無愧於褒，雖若某之至愚不肖亦將以爲然也。獨不知閣下之學深探而博采，遠取而進用，自書契以來靡不商略而臆斷之，然後發爲文章，奮爲事業，則赫然有不可掩者，特其一概耳。至於閣下道德之風，忠讜之節，秀偉英傑之氣，磊落談諧之辭，其素行在鄉黨，忠烈在朝廷，名聲在士大夫之口，功利在社稷人民，談說之士類能言之，某亦何足窺其涯涘哉？況閣下不以道德文章名高天下而降禮於至愚極陋之士，不以禁從之尊、方面之重而屈節於環堵圭華之人，則某亦安敢不飾其固陋之辭以幸其一見哉？閣下或與之見，則請繼此以進焉，不敢後也。不宣。《太倉稊米集》卷五八。

見呂右丞書

某聞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何世無之？要當觀其所遇爲何等時爾。方天下之亂也，主勢未立，夷狄內侵，大臣不法，小人不廉，廟社之危甚於累卵。當是之時，蓋勇士縮手而無所措，忠臣卷舌而不敢言。然而愚者憂之而智者樂焉。何則？愚者知憂其亂，而知者知有其人也。高帝崩，惠帝幼，女后僭權，諸呂用事，天下大柄移於異姓，漢之社稷亦非其有矣。絳侯一入北軍，三軍莫不左袒，曾不旋踵，呂氏之肉盡膏。漢鉞七廟之主，復享諸侯之酎，而漢之天子遂有泰山之安。昌邑之亂

甚於桀紂，汙辱人倫，誅囚諫士，使神人共怒，四海離心，漢祚之不絕僅若一綫耳，賴博陸之忠，力專廢立之義，舉而行之，斷以不疑，故宣帝立而漢治復振焉。二人者皆能不動聲色以立太平之大事，扶衰救亂之功稱於萬世，顧不偉歟！向使二人者不生於漢，則漢之天下蓋未可知。雖使知者猶不能不爲之慮，況於愚者乎？是未足多怪也。朝廷自黨籍開，於正人端士禁錮不用垂三十年，士無忠義之節，臺無諫諍之人，使人主喜親便佞，惡聽直言，而阿諛之風日以增甚。士大夫畏死避難，持祿守位而不言，天下實始受其弊。今閣下奮忠立節，挺然特出於衰俗之中，當廟堂危疑憂懼之日，社稷變遷顛仆之秋，能以一言決大計，定大策，使奸臣避位，真主龍翔，可謂難矣。觀其立隆祐以存社稷之基，奉國璽以歸天子之政，不勞一臂之力以支大厦之傾，此其勳力豈復出於周、霍之下哉？竊惟閣下奕世輔相，皆以勳望著稱。申公元祐之烈炳然猶在，而閣下能世其家，六藝百家之書莫不博究，淵深淳濬如海涵地負，而閣下咀其英華，以吐爲奇麗之文，發爲瓌璋之行，皆擅一世之美。至於忠義大節照映今古，使人動心駭目而不敢仰望，由漢以來可與比者無幾矣。今天下土壤侵削，盜賊旁午，群口嗷嗷，日夜以冀閣下之進用於朝，而微賤之士不得一拜於旌麾之下，是徒抱終身之恨耳。某是以敢忘其孱陋嵬瑣之資而求侍於履舄也。所爲詩賦雜文一軸併以爲獻，幸閣下教之誨之。不宣。《太倉稊米

爲蘇尉上朱僕射書

某聞士方阨於困窮，其勢不足以自達，則必願託於王公之門以幸其進。自古公卿大夫之賢者無志於功名則已，苟有志焉，亦豈不賓禮賢士，博采而兼收之，以資重於當時？而其勢終不足以相爲用者，豈其地使之然哉？是於士有罪焉。今夫富商大賈操百物以趨日中之市，所以期於售者均也，而不售者居其半，何則？物有美惡之異，人有好惡之殊也。使其所操而至者皆連城之璧，照乘之珠，曲阜之履，豐城之劍，則樂異聞而嗜怪珍者必相與環而觀之，以爭先得之爲快。至於苦窳不良之器，臃腫不才之木，與夫布帛精粗之不中幅，禽獸魚鼈之不中殺者，雖使童子適市而莫之顧也。士固有一節之善，一言之得足以見取於人，然後可以出自售之計。至於窮約亡奇之人，名聲不聞於時，事業不見於用，方且汲汲然求人之已知，是何異操不售之貨而坐於九達之衢者哉？其不見笑於人者鮮矣。如某者，所謂阨於困窮，其勢不足以自達，願託於王公之門以幸其進者也。區區根附而蔓引之志固不可謂無意於其間，然學不足以美身，文不足以達意，則其才爲不足稱；仕不過爲妻孥，祿不過奉溫飽，則其志爲不足尚；而又官列於九品，位止於一尉，則其人蓋至微而不足數也。嘗竊自咎，乃無一善一技足以動人耳目，猶且力求已知，偃然不自以爲恥，則異於世之操不售之貨而坐九達之衢者幾希矣。是以足將登門則逡巡而不敢進，言將出口則囁嚅而不得陳，唯羞縮遠引以自悔恨而已。既而思之，則幡

然而改，知其未足以爲計之得也。夫世之所貴於賢者，爲其能養不賢而使爲賢也。所貴於才者，爲其能養不才而使爲才也。如是則不賢不才者每爲賢者才者之所用矣。如某之愚不肖，顧無待於人乎哉？又況古者大臣之在相位，未嘗不以賢才爲己任，一有不然，則隨而刺之，《綿蠻》之詩是也。其詩曰：「綿蠻黃鳥，止於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說者謂鳥止於阿，人止於仁，道遠罷勞，大臣之恩當如是哉？然則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實起天下之刺也。恭惟學蓋於古人而才高乎舉世，德洽於天下而風行乎四夷，忠貫於日月而道格乎四夷，蓋舊史世傳之相不足舉而方焉。比者朝廷艱難，海內多故。多壘之變，蕭牆之憂，方且日慮禍難之不暇。相公日秉大政，談笑而處之，卒以無事。此豈平平可以論功者？而其寬厚長者之風，好賢禮士之意，蓋古人之所僅有而前日之所未聞也。某於是時乃得效一官於麾下，此政不祥之金，踴躍自獻之秋，其忍自棄而不言乎？往者相公當軸，而某之家君嘗蒙陶冶之恩，今又得執掃除之役於門闌之下，則是恩既及於一家，而報將期於沒齒矣。惟相公憐其情而少垂援焉，幸甚！不宣。《太倉稊米集》卷五八。

爲人上管使君書

某爲兒童時，粗知人事。當紹聖、元符間，學法未行於天下，州縣之士無守令請謁之禁。每郡太守、縣大夫受命於朝，來牧斯民，稅驂之日，既見吏民，爲朝廷宣示德意，訪民疾苦猶未遑暇，而韋

布之士，諷說之徒，飾小說懷漫刺率造門者，戶外之屨已滿。典謁者執謁白於刺史、縣令，刺史、縣令命僮介以使之進。客入，與之坐而問焉：「子爲誰氏？」曰：「某氏。」曰：「子居何里？」曰：「某里。」刺史、縣令方簿書叢委，吏雁行立於俟署，客勢不得久居。退則主人爲降賓階，辭曰：「吏束於文，且迫於期會，恐不得繼此以見。」客唯唯而退。謁者由然而來，受者泛然而與。其交也不能僅志其面目，若與路人偶語而退，此何禮也哉？某嘗持是說以問鄉先生。鄉先生曰：「童子何知，而妄論長者乎！人固不可以無上下之交，使公卿大夫不當求延見多士爲禮，則《干旌》、《緇衣》之詩不作於鄭衛可也。使韋布之士不當求賢達之士而事之，則孔子何以言『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賢者』？」某應之曰：「《干旌》、《緇衣》，好賢樂善之詩也。賢者之所在，則就而與之見，或出而在郊，或適子之館，其爲禮甚重。爲其賢也，爲其有善道也，故屈己而不以爲辱，盡禮而不以爲勞。今士不待聘而往見，未嘗有善道而自售其身。賢者之來則可也，而醫者卜者往焉，屠者沽者往焉，假儒之名，粉墨揉雜而不辨，駑驥同廐而不分，其異於《干旌》、《緇衣》之詩遠矣。孔子所謂『事其大夫之賢者』，亦爲其賢也，爲其德也，故往拜其門而贄以盡其禮，交以示其情。今士不問其人之賢不肖而概見之，狀如有司舉行事例，安而行之，以爲分所當然，故位高則禮愈嚴，貌尊則辭愈屈，逡巡而進，囁嚅而言，不知其紆紱綬而行等市人，或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又安在其爲大夫之賢乎？」鄉先生怒而不敢言。某又嘗以是語語客。客曰：「人固不可以一概量天下。士大夫固不當以士無賢者而不爲加禮，士亦不當以有位之不賢而絕之也。今太守管公聰明而有謀，復敏而能斷。仁以愛人而不擾，恭以接下

而不忽。事無小大，裁決如流。暇則率其賓僚飛觴飲醇，賦詩投壺，燕豆差差，笑言衍衍，與斯民同其樂而未嘗獨樂其樂也。烏旛既張，浮驂在流，會天大雨，公遣祝者造神之祠而告之曰：『太守將以詰朝會僚屬於某地，而天且大雨，是用有禱於神。』明日雨乃止，天開日出，皎無微雲。邦人瞻之，咸曰：『神與公期，果然。』且爲之語曰：『雨不愁，公出游。』如是者數四，而神不以爲瀆也。今大丞相白公學者之宗師，而朝廷之賢相也。白公於人物極慎許可，而公於丞相爲子婿，則其爲賢又可知矣。子其往拜之乎？」曰：「諾！」某去年在都下時，閣下方得州，未有東下之期。鄉里故人皆舉酒相賀，以吾州得賢牧而未敢有請放謁者。今幸得齒於比屋之民，以受約束而被厚賜，此不可以不見。今既後時矣，伏惟閣下亮而進之，幸甚！不宣。《太倉稊米集》卷五九。

爲人上滁州王使君書

某聞楚大夫之言「三折臂而成良醫」，心嘗疑之。蓋疾既久則其求方必審，求方審則其用劑必當，此所以謂良醫也。又世言「卜貴少，醫貴老」，亦以其老則精於術而不暴焉爾。奈何世之人貴妙醫而不貴良醫？以良醫之取效也緩，妙醫之取效也速；良醫之得名也平，妙醫之得名也異。人固厭尋常而樂異聞，殊不知人之死於妙醫之手者矣。妙醫之治疾，攻以毒藥，砭以金石，莖以脫其齒，刀以潰其疣，篋以刮其膜，穴以出其腸，款欠未終而疾良已。然而使醫盧、華佗而爲之，固能探丸而起九死，

回膏肓既絕之後也。不幸使庸人爲之，則必死矣。至於良醫則不然，調其陰陽，養其五臟，補其不足，損其有餘，而病亦良已。至於不可爲而死，則無如之何矣。嗟乎，治民者亦何異於治疾者哉！故能吏者妙醫也，循吏者良醫也。能吏之政，威以嚴刑，繩於峻法，重其任而不勝者必責，遠其塗而至者必誅，極民之力而不恤其窮，咄嗟之間何事不辦？然商鞅之法行而秦弊矣。至於循吏則不然，以愛民爲心，以利民爲事，如慈母之於赤子，視之惟恐其或傷，及其久也，則民富而國亦治矣。昔者曹參之在齊也，聞膠西有蓋公者甚賢，於是避正寢，迎而師之。蓋公之術，大抵不過清靜無爲而民自治。其後用以相齊而齊大治，用以相漢而漢遂平。高帝、孝惠之間，海內乂安，朝廷無事，未嘗有一施一設而天下晏然。司馬遷、班固作《循吏傳》，由戰國秦漢以來，所載不過六七十人，何其鮮哉！此數人者疑其有卓然不可跂及之功，而讀其傳不過躬農桑之勸，親鹽米之務而已。此亦用良醫之常藥以治其疾者也。孝宣之盛，西漢循吏皆出其朝。當時政平訟理，民安於田畝，無嘆息愁恨之聲。雖所居民化，所去見思，而傳無可紀之功。若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王子貢之徒，皆號聰明勇決爲長於聽斷者，然剛而未免於暴，明而未免於自用。雖各因其才以成治化之功，至其弊也，則名立而怨歸之，功成而身隨之以滅。此能吏之所以不逮於循吏之效也。某家世爲滁人，自解事以來，所閱郡守數人矣，往往皆有意於治民而無意於愛民。閣下之來惠此邦也，一切鎮以靜重，未嘗紛號令，而民富十倍於疇昔。去年秋七月，天且大旱，閣下齋三日而禱於天，期以三日而雨，否則自劾於朝而去。納朝服於廟廷，授誥書於有司，以示必去。不越夕而雨乃告足。此豈無意於民者之所能爲哉！某與邦民均

受厚賜，將於閣下之政狀之朝，請頒之官書，以示勸於後世而先爲之說，以獻閣下，幸賜觀焉，亦足知閣下之愛民者甚深，將終之以不倦矣。此滁人之望也。不宣。《太倉稊米集》卷五九。

全宋文卷三五一六

周紫芝

五

與張尚書論移麴院書

某謂天下之事，其得失利害未嘗不相爲乘除，有得則必有失，有利則必有害，猶日之有晝夜，氣之有陰陽，人之有生死，所不可無也。言事者欲其說之必售於人，則必指其所得以誣其所失，陳其所以利以掩其所害，言之自有理，持之亦甚堅。聽者以惑其說必行，於是貪憚者足以徼利，妄作者足以沽名，已受其利而人當其弊。自古庸人之生事以速敗亡，未有不由乎此也。魯人爲長府，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蓋事有可因者不可不因，有可革者不得不革。不幸而至於蠱壞頽靡不可枝梧，苟坐視而不顧，則必有受其弊矣，此不可不革者也。至於可以無革而必爲之，則孔子之所不取焉。戶部之有麴院，其在西湖六七年，爲麴六百餘萬觔，官獲其利三十餘萬緡，不爲不多矣，其爲可數而陳也。議者乃欲徙而遷之，不見其利而害則有之，不知其何苦而爲是哉？酒之有麴，須水而成，水善則

美，水惡則敗，不可不擇也。西湖之水清甘如飴，歲取而用，未嘗或失。今之所遷，地瀕濁港，用竹爲筒，以引河流，不下百丈，灌於江潮，其味甚鹹。人或以此難之，則又欲鑿井取泉，而不知泉脉之來，是亦河潮而已。前日議者謂某：「若謂水鹹，不知龍山、南外、江漲、北外當用何水？」某告以龍山用鴻雁池水，南外用巡檢司大井水，江漲用下河水，北外亦用下湖水。下湖者，西湖之分流也。議者無以爲對。往歲京師麴院止用一井，其味極苦，人不能嘗，然麴非此水不成。其後徙至下土橋，而麴屢壞，乃復故處，以此知水之不可不擇也。班固謂酒爲天之美祿，而古人以麴蘖爲酒母，二物相須而成，其爲靈久矣。《酒誥》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而周官設酒正、酒人之官，其法甚嚴，以其爲靈物也。今所徙之地乃昔漏澤園，下有伏屍，莫知其數，陰陽家之所不用。徙置其土，不唯專犯陰陽之忌，兼亦有損朝廷之善政。某嘗以此告之，而聞者笑以謂愚儒不通世務。某又告以陰陽之說用於世，不知其幾千百年。成王之遷洛，蓋屢卜而後動。近世士大夫不信其說者，司馬溫公一人，其說在《論葬篇》。不知笑陰陽之說者能如溫公之賢有德者乎？使其人果如司馬公，則某實不敢以此知也。今俗人之家造斗石之酒者，有必卜良日蠲淨室而後爲之，使婦人、畜產不得而見，以防其壞，況有大於此者乎？前日笑是說者，家造斗酒猶且慮之，何獨以百萬數之多而反不用其說哉？議徙者謂歲可省費數千餘緡，而害如此，乃蔽而不言。此所謂指其所得以誣其失，陳其所利以掩其害者也，可不警哉！某官居九品，職在筦庫，而又才不過中人，名不在衆口，乃欲與有力者爭，其不自量誠爲可笑。而不得不爭者，以其職在是也。伏自去歲泣官於茲，辱在麾下，猥於徒隸，躬受約束，於

今八月有餘矣。念進見無媒介之助，游揚無談說之言，而閣下不以某爲不肖，不斥而去之，庶幾得以自效其言，乃敢進說於左右，惟高明亮之。《太倉稊米集》卷五九。又見《西湖志》卷二四。

見王提刑書

某嘗觀漢李少卿一變風雅五字，更魏以來，詩人班班不絕，然去當代益遠，惟唐爲最近。唐之詩人自宋之問、沈佺期、杜甫、李白唱之於前，至元和、長慶間，諸子並作，韓、柳、元、白、劉夢得之輩，其風流騷雅清艷俊發，自有體制，讀之可喜，味之無窮。往時歐陽文忠公一出，扶五季之頽風，接唐人之遺緒，炳然如日星之在天，誰不仰睇而拭目？至元祐間，內相蘇公之兄弟與其門人四君子者更相酬唱，自爲表裏，於是詩人躡踵相望，大抵不減唐之晚世，議者猶或以爲過焉。後生晚輩聞其風而悅之，在方冊間，願見古人而不得者。某受性愚陋，才不逮人，固嘗妄意於此，以爲生乎同世則見而師之，生乎異世則聞而師之，要在自鞭其後而已。與之既久，不能望其涯涘，則又自悔，以爲前人不可得而見，當有傳道受業得法於諸公者。求之甚力，晚得姑谿李先生。先生，內相蘇公客也。嘗逡巡避席而請，願受一言之教。姑谿笑謂僕：「嘗聞蘇先生之言矣，先生謂：『吾詩學李太白。』」某應之曰：「以今日觀之，自是兩家。」姑谿曰：「此謂善學古人者。」蓋東坡之疾快似太白之豪放，要之才侔氣類，同一來處，故易到耳。又十五年而得具茨元不伐。具茨，太史黃公客也。具茨一日

問：「作詩法度，向上一路如何？」山谷曰：「如獅子吼，百獸吞聲。」它日又問，則曰：「識取關捩。」具謂魯直接引後進門庭頗峻，當令參者自相領解。某聞二公之言，茫然不知其所向。然用心益苦，下筆愈難，徐而思之，雖信手輒成，而天資固陋，終不能曉，至於白首亦不自悔，是可笑已。恭惟閣下道德光明，才猷敏妙，文章學問家世相承，士之願拜閣下之門者，咸以爭先覩之爲快。往時故人語聞閣下之長篇麗句，竦然心動，以爲風檣陣馬未比清雄，回雪流風自成平淡，至其妙處，殆非愚陋所能形容。徒以學淺才薄，名晦位卑，陸沈於世，不得登士大夫之門，無從一望下風，方抱恨伊鬱，不能有以翫馘之詞誤閣下之聽者。又嘗辱賜品題，以爲可教，聞之踴躍，喜而不食者三日。鄙詩一軸敢繼以請，非敢自以爲詩，以爲求教之資也。昔鄭世翼謂崔信明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出其餘藁，世翼投諸江，曰：「所見不如所聞。」某前日固未嘗有信明之句，亦安知今日之書不爲它日投江之具耶！唯閣下亮之。《太倉稊米集》卷五九。

爲人上米侍郎書

某嘗觀自古公卿大夫之家，居高位、享厚祿以世胄寵榮者，至於父子相繼，或同朝而共貴，或襲爵以承家，圭組相傳，袞繡相望，使一世歆艷以爲不可跂及，而事業不足以昭於當時，名聲不足以流於後世，方且惛惛憤憤以醉富貴，雖生居華屋，死結高冢，民無得而稱焉。獨父子兄弟以功名學問翰

墨文章著在簡冊而昭映今古者，雖死向千載，猶凜凜尚有生氣，如石奮、疏廣、韋賢、馬遷、薛收之徒，百世之下，使人慕尚風流，想像顏采，恨不與之同時而生，並席而處也。某少時聞先生侍講之名，其高名不可仰望如太山北斗。雖當世大賢君子一言而可以取信於萬世者，方且稱其邁往不群之氣，清雄絕俗之文，高妙入神之字，以爲平生之所願見者。今直見之矣，則其爲人果如何哉？某生最晚，又且賤，不得拜公於堂下，常悵悵不自滿，獨時時相過於故舊交游之家，飽飯煮茗，淨几明窗，錦囊三軸，猶得竊誦公之篇章，玩公之翰墨，時以自慰。是時已聞閣下之名相繼而出，才行之懿美，聲聞之流傳，皆足以世其家，以其餘波溢流戲於丹青，猶不減摩詰、鄭虔之流，而畫沙印泥之法，銀鈎蠶尾之妙，則飄然有王右軍父子之風，俾《蘭亭》之記，《瘞鶴》之銘，不得擅美於晉。主上聖學高明，宸翰超絕如唐之太宗，觀其圭璧之文，雲漢之章，煥如日月，爛然昭著，非臣下所能及。曩公之以先書鑱之御府，將以傳萬世，而又起閣下於江湖，登閣下於禁從，以風動四方，此寒生勝士有意於人物者，平日於古人中目想心維，恨不同時而生，並席而處，今乃得奉周旋於咫尺之間，豈得不一造閣下之席以求望見君子之容耶？某羈孤遠客，飄泊東南，方求一官於選部，會閣下入侍清禁，而某之去國亦在朝夕，不得不亟走於門下，以幸閣下之進焉。翫散之詞不足以塵高明，姑以爲贄焉爾。

《太倉稊米集》卷五九。

答通州吳司戶書

某再拜奉書司戶奉議閣下：僕老且衰，無所用於世久矣。前日閣下不以僕爲不肖，惠然見臨，寵以書辭，推許過實，非僕所敢當。僕竊意其出於偶然，是必有以僕之姓名而欺於閣下者。已而又辱書於千里之外，長篇巨軸，鼎然而來，則向之意其出於偶然者殆非矣。曾不數月而閣下之書又復來於千里之外，詞益切，意益厚，所以相求之意益篤，則僕之信於閣下爲不疑矣。然有所謂大疑者存焉，固不敢不自白於閣下也。方今海內乂安，文物修明，四方賢士大夫咸在有位，雍雍穆穆布滿中朝，閣下不於此擇其尤者而與之，乃拳然惟僕之求，此乃僕之所爲大疑者。非特僕疑，人亦莫不以爲疑也。況閣下之詔僕以詩，又非僕所長。數十年來，學士大夫無意於此，一時作者又皆下世，誰有主盟斯道者？僕才陋識闇，懵然不知古人門戶所向，不能以此取重當世，唯知長言獨嘯，自歌自己，如候蟲時鳥相呼於邃林寒牖之下，聊以自適而已。不識閣下其何取於此哉？閣下年少而學高，才豪而氣秀，駸駸然其當有聞者，方且嗜衆人之所不樂，蹈衆人之所不由，欲以自名其家，不求之於今人，則當求之於古人爾。世言蘇內相詩學李太白，黃太史學杜少陵。今二公之詩卓然自立，如泰山北斗，景星瑞雲，誰不仰之者？勿謂今之人不可到而古之人不可師也。區區所聞如此，惟閣下亮之。《太倉稊米集》

賀李姑溪復官啓

竊聞新命，進復舊官。朝廷每重於老成，海宇同增於歆艷。固嘗獲在杖屨之下，安得不傾燕雀之心？情甚激昂，喜難名狀。竊以賢者進退出處之際，蓋係天下治亂安危之由。謂喬木而輕世臣，非明治本；以占夢而召故老，是謂亂階。倘非明聖之朝，莫慎欽崇之意。名由實而乃著，齒與爵而皆尊。宜莫如公，可以當此。恭惟號稱前輩，雅在先朝。顧盛德高名之著聞，豈後生新進之能識。作長公之客，久冠文評；刻奸臣之碑，坐沉黨籍。旋膺睿渥，復正官資。議有至公，人誰不喜？幸元祐風流之未墜，嗟貞元朝士之無多。被服纓冠，拜恩綸於里巷；烹羔醢酒，燕賀客於江濱。人傳太白之篇章，喜見泰和之眉目。某猥偕奴隸，獲望門墻。屬阻負薪之憂，莫展望塵之拜。願垂眷矚，俯貸疲庸。

《太倉稊米集》卷五三。

賀元具茨知道州啓

伏審臨軒拜守，奉天語之粹溫；乘傳牧民，布詔書之寬大。老成進用，宗社蒙休。恭惟學配古人，名高作者。考師友淵源之所自，知文采風流之尚存。雅詠新篇，突過黃初之作；清談妙論，復聞

正始之音。是能鼓吹于六經，何止羽儀於後學。屈輸墨絲綸之手，從州縣簿書之勞。屬聖主之恢崇，俾斯文之振耀。昔年閭里，飽聞于薦之歌；今日湖湘，行繼春陵之詠。粵維名郡，兩付詩人。偶此姓名之同，靄然今昔之譽。一時流輩，遂分雙井之波瀾；千里江山，重識漫郎之面目。某窮愁自信，孤露寡徒。泛宅浮家，誰惜江湖之日；殘膏賸馥，頗含霑丐之恩。詔命始傳，交游相賀。念滯留於淮楚，阻拜謁于門闌。雖雅意清朝，將見入親於黼座；而逃人空谷，猶堪拭目于田廬。《太倉稊米集》卷五三。

與呂舍人通問啓

從游江國，昔參杖屨之餘；卧病田廬，日有門牆之望。方仰瞻於台席，疇敢奉於記函。自意陸沉，誰當指數。不謂嗣宗諸姪，晚識仲容；乃知須賈故人，猶憐范叔。偶然垂記，何以蒙知。但殊杳鑿之方圓，安有草木之臭味。恭惟奧學參聖，高才絕人。久傾曹植之波瀾，更妙君房之言語。馬來西極，驚冀北之遂空；鶚在秋天，笑鷺鳥之累百。驟登文石之陛，進升西掖之嚴。遂潤色於訓詞，乃參稽於政理。故家猶在，何止四世而五公；召節俯臨，將見一日而三接。某半生流落，晚歲孤窮。衣冠已絕於攀援，賢哲尚懷於傾慕。源明不恥，猶從衰俗而識魯山；韓愈何心，嘗願低頭而拜東野。悵江湖之萬里，望几席於重霄。尚阻承顏，徒增係念。《太倉稊米集》卷五三。

賀徐無爲啓

伏審恭承溫詔，出刺名城。撫田廬殄瘁之民，壯淮服控臨之勢。自聞除用，靡不贊稱。況雖月城，昔號道院。蒲蓮滿眼，粳稻如雲。兼水陸之珍羞，號舟車之要會。江阻濡須之險，呂蒙於此而拒曹公；地帶荆蠻之餘，楚子恃之而雄五伯。作江鄉之唇齒，是中土之藩籬。欲拒遠人，必資良牧。恭惟家傳素業，世出名流。曄然芳華，光於閥閱。恢豈弟慈祥之德，敦老成持重之風。究心事爲，屬意民隱。少寬三尺網羅之禁，用資百戰創病之餘。塞草秋風，昔號無人之境；淮田晚月，今聞佩犢而耕。假以期年，遂爲樂國。幸報政之有日，知進用之可期。某跡久去於門牆，心實形於夢寐。猥霑餘潤，倍激歡悰。跂崇仞以興懷，阻修塗而甚邈。莫遑馳賀，徒切望風。《太倉稊米集》卷五三。

賀徽州汪內翰啓

伏審奉詔宸廷，擁麾鄉國。彈冠入侍，本禁闥腹心之臣；衣繡來歸，得天子股肱之郡。事踰常制，眷厚群公。恭惟奧學通微，妙文驚世。參累朝圖書文字之選，慰一時衣冠歆艷之情。曩者進直玉堂，退兼史館。地雖清切，知視草之獨榮；職在譏評，豈汗青之無日。宜優異數，以寵斯文。偶從載

筆之餘，亟領維藩之命。頗若相如之乘傳，馳巴蜀而諭訓詞；僅同萬石之下車，入里門而見父老。爰瞻梧櫟，遂勸農桑。焚香晏坐而詩成，憑几一笑而事判。旌旄所至，想閭巷之聚觀；樽俎既陳，喜親交之在眼。仕不勞於去國，榮豈止於一家。某江海寒人，門闌故客。訪其存沒，嘗辱記於姓名；聞此詔除，實倍增於欣躍。稍資共理，即倚調元。竹馬來迎，喜見去家之城郭；鋒車迅召，行瞻就日之雲天。《太倉稊米集》卷五三。

賀許貴州啓

恭審直館丐閒，久從杖屨。聖朝優老，遽領麾符。維南方無事之邦，乃賢守雅歌之地。惠懷遠俗，表用耆年。恭惟標韻清高，文詞古雅。衣陶令吹風之服，固自飄然；看林宗墊雨之巾，誰不慕者？道前日交游之勝，慰晚生歆艷之情。人推鮑、謝之篇章，久作晁、張之輩行。短轅匹馬，方從林下三徑之遊；畫角雙旌，遂享人生五馬之貴。初在急流而勇退，何妨出岫之無心。況乃君子素號仁人，宜爲朝廷布宣惠澤。行見兵厨之酒熟，更當荔子之霜丹。日飲無何，絕少公事；凝香晏坐，不廢高吟。某傾慕高風，實由疇昔。識德秀而不恨，見溫伯而意消。一聞除書，實歡中悃。望高閼而甚邇，愧馳賀之未遑。《太倉稊米集》卷五三。

全宋文卷三五二七

周紫芝 六

爲人謝八行王宣教啓

恭審君子修孝悌之行，久著鄉評；有司上賢能之書，進膺命爵。高風激越，榮問光華。屬寅畏于簡書，遂阻趨于墻仞。詞先麗藻，禮佩至情。恭惟文配班、揚，行肩曾、閔。溫其如玉，挺天資之粹和；煖然似春，見仁心之豈弟。雅敦善道，綽有殊能。在鄉黨則稱仁，交朋友而必信。鼓鐘于宮而聞于外，名以實揚；爲善于家而賞于朝，官由德懋。所以命鄉而論秀，蓋將成俗以化民。舉孝廉而漢專設科，興德行而周使出治。行登要仕，以樹風聲；竚聽詔綸，即修慶牘。《太倉稊米集》卷五四。

爲人與王通判啓

竊爲郡之樂已過所期，聞賢者之來不勝其喜。庶少扶于陳腐，以共濟于艱危。爲幸之深，豈言能喻？況茲小壘，僻在一隅。民不聊生，兵無足食。文移憂怖，寢致華顛；流冗孤嫠，徒傷病眼。顧事爲之叢委，豈衰暮之能堪。維藉仁人，少恢游刃。恭惟身兼數器，政在四科。治所臨而有聲，課每上而輒最。雅宜進用，猶此回翔。同官而爲寮，願託子孫之契；因人而成事，遂無鰥曠之虞。方欲布于悃懷，乃先貽于緘削。承顏茲邇，拜貺良勤。尚冀惠時，以綏厚福。《太倉稊米集》卷五四。

爲王元發與李寺丞啓

伏審佩楓宸之寵命，拜棘寺之新除。顧折獄以惟良，雖得情而不喜。竊以人主以好生爲德，廷尉持天下之平。必得明允之人，共廣寬慈之令。苟典獄付之刻吏，則爲害及于平民。漢法本自闊疎，唐獄寢成羅織。手微高下，人有死生。所繫若茲，焉得不重？恭惟持心敦厚，律己清修。平日盡誠，曾不欺於暗室；暮年決獄，豈不慎於祥刑。宜任臯陶之明，使聽召伯之訟。庶掃秋荼之密禁，以鞠茂草於園扉。某辱在葭莩，與有榮耀。感昔年之高義，何日而忘；聞今日之詔綸，云胡不喜？《太倉稊米

爲人賀錢待制致仕啓

恭審謝事中朝，歸休故里。當壽考康寧之日，盡出處進退之宜。于節甚高，豈人能及？嘗謂男子生而有弧矢之志，賢者進而懷軒冕之榮。或富貴而不逢其時，復功名之未遂其意。偶動尊鱸之興，歸欣松菊之存。皆不遇世而爲，豈云得已而去。至若長孺既病而猶卧治，伏波已老而自請行。雖不害于爲賢，亦頗乖于知止。去就之義，古今罕全。振此高風，宜在盛德。恭惟剛而有守，智以能謀。政貴必行，頗有疾風偃草之勢；事至輒辦，曾無迎刃破竹之勞。用能樂天命以奚疑，至于當急流而勇退。掛冠神武，祖帳都門。榮動一時，聲喧萬口。某荷知有素，爲忤尤深。屬恪守于微官，曾未遑于馳賀。願言眉壽，用介鴻休。《太倉稊米集》卷五四。

爲人上李待制謝守城轉官啓

三里孤城，曾何裨于共守；十行細札，媿例辱于蒙休。致無實以得名，本因人而成事。撫心流汗，拜命驚魂。竊以閑禮樂而敦《書》、《詩》，號稱儒將；執干戈而衛社稷，乃曰忠臣。然而背水而

戰者尚或可以求生，堅壁而守者所以示其必死。況內無士卒貔貅之勇，外無山川襟帶之形。非仗寸誠，敢撓危壘？顧茲輓熟，何補事功。恭惟力可回天，忠能貫日。昔年論事，名已肅于霜臺；今日效忠，功果成于藩輔。至于開門而詔亡命之卒，徒手而入白刃之營。用能結狙詐之心，于以攘蟻附之衆。以節則天所付也，論功則我何力焉？因濫賞之無名，撫往事而增感。重念某家聲牢落，事業湮微。遵先人捐館之言，有亡弟守城之志。初河東列郡悉皆陷沒，唯晉陵下邑屢抗妖兇。脫萬死于四五年之間，棲孤軍于數千里之外。及其勢窮而力盡，不免身殞而族亡。永念痛心，爲之雪涕，頃蒙揆奏，迄未敷聞。一善無稱，已第司勳之賞；全家死難，未書國史之功。心且不遑，事誠倒置。顧回造物始終之賜，以爲私門生死之榮。感德既深，祈恩甚切。仰惟矜愴，必賜允從。《太倉稊米集》卷五四。

爲人賀淮南宣撫李尚書啓

伏審奉詔日邊，宣風淮浦。丁寧訓誥，天子至于臨軒；感動嘆嗟，父老爲之倚杖。威生節鉞，喜動黔黎。竊以治亂相因，古今同致。然賢哲不畏有禍，而扶持唯在得人。是以淮蔡叛命者六十餘年，滅于裴度；河朔失守者二十四郡，復自子儀。信其賢于長城，何止當于萬衆。繫此大江之北，適當百戰之餘。道有赭衣，野無青草。尚假陸梁之寇，未加掃蕩之誅。民多轉徙以居夷，誰不謳歌而思漢？宜明恩信，用撫創痍。輟侍徒於禁庭，殄酋渠於絕域。固嘗大舉，莫重此行。恭惟德本直方，氣含剛

大。使不義而得富，如游塗炭之中；見無禮於吾君，何異鷹鷂之擊。蓋名節俯仰而無媿，復進退雍容而可觀。宜擁使麾，以符民望。某身爲故吏，名齒薦書。瞻行旆之在塗，念屬鞬之有日。願調鼎餗，以俟環除。《太倉稊米集》卷五四。

爲人賀呂相除都督啓

伏審載頒命冊，誕誥多方。極三公保傅之尊，總四海兵戎之寄。注安危之兩意，天子是毗；備文武之兼資，萬邦爲憲。允維新命，屬在宗公。綸綍既行，神人具喜。竊惟宰相之用舍，實繫宗社之興衰。考諸前人，頗有異論。好持重者以不言爲有體，樂清淨者謂無事爲可宗。且端拜廊廟而享太平，何暇出旗旄而從戎事？殊不知伊尹相湯而伐桀，乃作阿衡；蕭何輔漢以滅秦，遂爲丞相。仰惟都督，是總六師。東晉獨王導首專其權，南宋在義恭嘗假其節。豈特擅征伐生殺之柄，且將責綏來招撫之方。風勵百蠻，部分諸將。任固隆于分陝，威已重于專征。恭惟勳冠百工，道隆三事。豺狼巨猾，悉就駢誅；草木微生，咸歸燮理。入則履赤舄而几几，出則揚白旆之央央。假八路經略之謀，兼二府樞機之要。雖勞闔寄，仍領台司。某猥于斯民，同依大庇。其爲幸願，倍積惓惓。《太倉稊米集》卷五四。

爲人謝朱秀才惠文編啓

猥臨都騎，辱貺華編。粹然鸞鳳之姿，足觀盛德；鏗爾咸韶之奏，富有文聲。罄膏護以相濡，乏瓊瑤而爲報。喜維快意，慙實厚顏。恭惟學窺游、夏之淵源，才並卿、雲之黼黻。流風回雪，未方雅詠之孤高；趙舞燕歌，莫擬華詞之清艷。詩嘗恐其飛去，文盡出于立成。豈此空疏，能窺製作？當前白璧，豈乏先容；入市南金，自有定價。何止滿篋而粲珠琲，要當什襲而遺子孫。感服之私，敷宣罔既。《太倉稊米集》卷五四。

爲人與劉侍郎賀冬啓

陽既潛萌，氣應黃鐘之律；日方南至，瑞符太史之占。顧茲來復之辰，宜享彙征之福。恭惟氣含渾厚，心蘊忠嘉。蚤決殊科，陳慷慨濟時之策；晚分方面，敦豈弟愛民之風。尚領真祠，久虛禁臠。維甫臨于嘉序，尚並集于鴻休。展慶莫遑，頌言徒切。《太倉稊米集》卷五四。

爲人賀正啓 一

鳳曆頒時，知履端之云始；椒花獻頌，欣嗣歲之聿興。肇天事以維新，宣神釐之並受。恭惟武高頗、牧，文亞班、揚。論道經邦，久挾致君之術；承流宣化，猶分共理之勞。躋茲百世之功，宜集疇離之社。某屬修塗之云阻，念馳賀以莫遑。頌詠之懷，敷宣罔既。《太倉稊米集》卷五四。

爲人賀正啓 二

虞官正始，爰頒欽授之時；周政維新，誕布始和之令。伊三元之啓旦，均萬彙以齊休。恭惟豈弟宜民，雅稱邵父而杜母；經綸有自，得見蕭規而曹隨。時既極於泰來，寵宜膺於晝接。仰期難老，用介鴻休。某雖資唇齒之依，共罄豆觴之祝。其爲頌願，罔既敷宣。《太倉稊米集》卷五四。

爲人賀正啓 三

日月會于諏訾，爰頒夏正；燔烈興于嗣歲，載咏周詩。物既趨新，時方交泰。恭惟榮分國社，雅

號吏師。父老遮道而念留，百姓攀轅而惜去。膺二千石之爵祿，誕受生靈；享五百歲之春秋，用符天壽。聿臨獻歲，宜踐亨塗。昔迎竹馬之兒童，行列彤庭之鴛鴦。某望風雖邈，馳賀莫遑。時已正于三元，慶遂臻于五福。顧茲善頌，徒切懦衷。《太倉稊米集》卷五四。

爲人謝同官惠生日詩啓

心懷風木，方永念于劬勞；義重金蘭，乃過形于頌詠。惟知佩德，不敢拜嘉。華髮蒼顏，迫衰年之既晚；陽春白雪，顧妙製之難酬。不可彌忘，永以爲好。《太倉稊米集》卷五四。

爲人到任與鄰郡太守啓

半生薄宦，好客無氈；晚歲專城，得州如斗。雖小國寡民之甚弱，幸親鄰仁善之可依。未遂瞻風，徒深慕義。某才侔管、晏，政比龔、黃。有三代之遺風，號兩京之循吏。餘波所暨，弱植自安。地接郊圻，孰謂馬牛不及；情同兄弟，固知唇齒相資。惟冀深仁，曲敦雅好。修魯衛之政，惟君所行；效滕薛之爭，則吾不敢。《太倉稊米集》卷五四。

爲人上沈給事啓

望青瑣于層霄，心傾疇昔；拜朱轡于下國，願足平生。既隨僚吏以瞻風，更與諸生而受教。與聞聖道，如見古人。某少賤且貧，壯羸多病。叩門乞食，日月轉於道塗；搖尾丐憐，志意奪于憂患。射偶聞於中鵠，心實愧於承蜩。務學豈足以美身，得官僅能於糊口。望聖人於百世，不得其門；冀先生之解顏，與之並席。雖執鞭而不悔，豈擁篲以辭勞。恭惟學爲人師，才本王佐。射漢庭之策位，已擢于平津；抗匈奴之威節，獨存于屬國。入侍六持于從橐，宣風五握于郡符。將朝廷故實之是咨，知家世典刑之猶在。補三篋而仰安世之強記，問萬事而畏伯始之多聞。是能博極群書，何止身兼數器。雅以聖學，蔚爲儒宗。以小巫而見大巫，固難比擬；顧先進之於後進，實藉提携。敢丐緒餘，少警昏憤。願同曾點，衣春服以浴沂；毋使孺悲，出聖門而聞瑟。《太倉稊米集》卷五四。

爲人賀陳安撫到任啓

伏審奉詔日邊，分符淮右；寅頒德意，敦諭遠民。父老爲之歌呼，草木知其名姓。凡叨屬郡，悉庇宏休。恭惟方略雄深，天資偉異。頃以一同之旅，抗夫全敵之鋒。至使賊不交綏，市無易肆。捷書

上奏，黃屋改容；盟府第功，朱輪出守。鼓功名之飛驟，激庸懦以沮羞。朝廷固已深知，敵人不敢南向。卧遼東之戍鼓，孰不聞風；俯并門之長城，宜煩坐嘯。即補袞職，行逢璽書。某俎豆之學不足知兵，斗筭之才可使治賦。偶當孤壘，竊庇大邦。限以居官，阻于趨慶。其爲忤舞，罔究敷宣。《太倉稊米集》卷五四。

爲人答呂縣丞啓

平生不學，繆操製錦之刀；晚歲同僚，遂見出囊之穎。窺玉海千尋之奧，資洪河九里之餘。已及瓜時，即瞻芝宇。恭惟相門華胄，聖世英豪。智略高明，事無遺照；才猷沉敏，功可立成。尚階州縣以施勞，未與風雲而借便。行將奉十行之詔，豈復終三年之淹。某自笑蒼華，不堪朱墨。簿書堆案，身久沒於塵勞；箠楚傷心，政甚慚于豈弟。動乖素志，深媿前人。豈期治劇之非才，反得因人而成事。幸爲莫大，喜實難名。《太倉稊米集》卷五四。

爲人到任謝鄰郡太守啓

僥倖得州，僅能如斗；逡巡避地，未免循牆。逮茲入境之初，復有善鄰之幸。恭惟才堪治劇，仁

足撫疲。李將軍之才器無雙，虜皆知畏；黃穎川之治功第一，課已上聞。雖是小邦，介乎大國。庶緣資藉，少竊便安。願諧齊、魯以同盟，敢效滕、薛之爭長？況大君有命，方建萬國而親諸侯；則善人爲邦，當睦四鄰而藩王室。微封萑爾，高誼赫然。愧馳謝以未遑，徒望風而遐想。《太倉稊米集》卷五四。

爲人回交陸朝奉啓

昔同里閭，念相逢十載之前；晚竊交承，爲他日通家之好。禮遽先於麗藻，情實媿於空疏。恭惟文擅三長，身兼數器。邃於經術，指毛、鄭爲淺聞；決彼詞科，笑晁、董之未直。蓋皆世所傳如此，於鄉邦之望最高。宜擁一麾，尚淹半刺。用賢爲晚，授代實榮。度綿力之甚驚，安能十駕而千里；思賢者之至切，可謂一日而三秋。儻未被於賜環，願即瞻於行旆。尚稽覲德，更祝珍頤。《太倉稊米集》卷五四。

爲人賀王參政迎皇太后還宮啓

伏審金根旋御，歡洽當時；石室藏書，勳垂後世。殆君臣之一德，終母子之如初。福自和戎，治

臻奠枕。恭惟直亮身持而剛介有守，清修表物而儉素難名。方汲黯之在朝，群姦自戢；逮楊綰之見用，侈俗潛消。宜繫聖心，參持大政。凡斯猷之入告，皆與衆而同心。故和親以息匈奴之兵，遠師高帝；而用幣以結契丹之好，近法昭陵。遂正位於兩宮，乃均休于萬國。恭導法駕，共候寢門。格大孝以敷聞，自元勳之協贊。事無前比，力豈人爲。在方冊有所未聞，罄鼎彝未足盡記。山川冒涉，既勤扈從之勞；廊廟登庸，爰陟台衡之峻。某欽聞盛典，徒激微衷。屬坐守于舊藩，恨阻馳于慶謁。瞻風甚遠，聽德惟勤。《太倉稊米集》卷五四。

爲人賀朱僕射鎮宛陵啓

恭審法駕臨軒，路朝頒冊。召尚父而起北海，命畢公以保東郊。方衣袞以出封，將履舄而入相。繫民休戚，爲國重輕。恭惟夙蘊嘉猷，進當天緯。蕭曹名大，依漢家日月之光；房杜勳高，乘唐世風雲之會。乃心在于王室，成績紀于太常。曩維妖孽之肆凶，至使兵民而太恐。曾不勞於叱咤，卒已奠于危疑。用能垂紳搢笏之間，而有持危扶顛之效。殄渠魁之元惡，復安問于狐狸；見無禮於吾君，遂一空于燕雀。姦雄喪膽而色沮，父老倚杖而涕流。立國大勳，爲時元老。人皆謂功成而名遂，上方欲言聽而諫從。擇藩輔而建上公，暫分漢土；圖舊人而召故老，後握商衡。成命敷聞，群心共喜。某身雖賤隸，名在群寮。行將摳衣以趨隅，遂獲望塵而雅拜。昔偕庶類，但由鼓舞之中；今若頑金，親落

鑪錘之內。壹趨鈞幕，永作門生。敢期流落之餘，有此遭逢之幸。《太倉稊米集》卷五四。

爲人賀安撫趙殿撰到任啓

伏審對揚中檢，分帥劇藩。靖邊境之繹騷，布王猷之允塞。爰諏剛日，載肅治辰。竊以分寶玉以展親，周大封於同姓；王子弟以建國，漢永鑑于孤秦。用綿蕃衍之支，以建藩維之本。誕時哲后，克憲徽模。式勤敦叙之仁，俾宏經濟之略。稍由符竹，入綴鵷鸞。將使秉鈞而維四方，何止修德而固宗子。況郊圻之未靖，資屏翰以尤先。何當雅歌，不妨坐嘯。滅烽卧鼓，知永護於北門；緩帶輕裘，遂一清于強寇。眷維心膂，倚以折衝。恭惟靜以有謀，清而容物。空囊羞澀，無劉寵之一錢；食几蕭條，有庾郎之三韭。何曾設厨傳以娛客，維是謹農桑以厚民。宜兼秘府論撰之名，更被賜書勉勵之寵。蓋崇鉅鎮，用突遠圖。某竊食泮林，本無吏役；觀風森戟，辱從賓游。欲隨燕雀以飛揚，頗恨江湖之渺邈。願言珍賚，進茂寵靈。《太倉稊米集》卷五四。

全宋文卷三五 一八

周紫芝 七

爲人謝韓侍郎舉自代啓

總憲文昌，承聞真拜；飛章中禁，遽及微蹤。位卑既躡于等夷，才薄頗乖于名實。私恩下逮，公議弗俞。竊以自代之舉，知本于前朝之故實。示上臣事君之義，當明庭渙號之初。究是宏規，厥有深意。然惟善能舉其類，務在得賢；而擬人必於其倫，豈容倖進。如某者學不至博，才無所長。偶以庶僚，猥參朝列。一行作吏，念久去于故鄉；何自爲郎，徒退鄰于老境。靜惟持祿，深慮辜恩。況越輩流，驟加推挽。鼠肝蟲臂，方自聽于死生；鳳翼龍鱗，敢輒期于攀附。羽儀冠冕，黼黻條章。久持三尺之平反，深體一人之寬大。謀謨獻納，唯推轂于人才；輔弼贊襄，將入持于兵柄。欲吹噓之增重，故汲引以相先。用敦廉遜之風，益負叨渝之愧。義高山嶽，銘在肺肝。誓堅報塞之心，少答稱揚之賜。《太倉稊米集》卷五五。

爲秦安豐上宰相啓

假守邊隅，無樽俎折衝之效；宣風裔俗，皆廟堂懷遠之謀。既竊祿以逾年，徒感恩于末路。未知報稱，祇益驚危。伏念某才術空疏，吏能淺短。揣五技必窮之分，本百里治賦之資。付以偏州，頗逾涯量；責其善最，蔑有稱聞。懷負乘斯奪之憂，有小器易盈之懼。至若幽薊滅烽而民皆安寢，四郊無壘而國乃休兵，實遠人徠文德之修，亦上天降和戎之福。遂令蒙陋，少借便安。享清淮梨棗之秋，獲豐歲農桑之利。妻孥飽煖，鼓角清閒。此上相致治之功，在守臣何力之有？輯寧庶土，藻繪王猷。掃中原百戰之塵，同歸至治；考自昔扶顛之相，誰可齊驅。治國是之難回，忽頌聲之交作。顧維淮浦，先被商霖。投戈而務息肩，當光武罷兵之日；堅壁而不生事，乏魏尚臨邊之能。願寬鞭策之威，少效桑榆之力。庶謀裨補，上報生成。暑候寢隆，鼎司燕肅。冀綏戩穀，均惠黎元。《太倉稊米集》卷五五。

謝王侍郎薦舉啓

職在版曹，猥司賤事；名塵斧戱，遽辱華章。雖異數之難逢，恐師言之未盡。蔑無微效，徒有厚顏。伏念某蓬蒿地寒，崦嵫齒暮。滋蘭在畹，豈無意以自修；種豆爲萁，蓋有求而不偶。作晚歲入官

之計，屬古人投紱之餘。未聞遽瑗之知非，猶作司空之耐辱。安天與諱窮之分，心實可憐；無家傳教佞之言，人誰見喜？宜遭躡藉，何所怨尤。驟驚意外之風波，益念人間之丘壑。致身不早，敢辭下笑於陳人；見事甚遲，嘗恐難逃于敏手。方且在龔丞可去之數，何以蒙盛莊有味之言。寵以褒詞，彈隋珠於無用；錄其菲質，嗜昌歎以謂何？第激微衷，難量厚德。茲蓋伏遇天資偉異，雅量恢洪。摘筆下之詞章，時高製作；鑑胸中之人物，自有妍媸。亟進掌于邦圖，乃從游于禁闥。凡此猷謀獻納之意，見于雍容言笑之間。至若薦論，尤光寒素；俾茲孱吏，亦備歲員。但憂垂盡之年，未有報恩之所。某敢不懷仕非爲貧之念，佩老當益壯之言！據馬援之鞍，固已慚于衰暮；補仲山之袞，猶幸覩于光華。

《太倉稊米集》卷五五。

賀秦太師賀幸賜第啓

渙宸綸而錫命，瞻厦屋之帡幪；備法駕以來臨，接天顏于咫尺。思與忠臣而燕樂，蓋知天道之光明。寵自雲霄，風傳榮戟。竊以扶顛持危者宰相之職，崇德報功者人主之心。論勞逸雖異于成勳，至燕安乃終于同樂。晝烽夜燧，既安遐邇之心；燠館涼臺，當處尊高之府。遂瞻營室而揆景，乃法臺階而建居。惟其舉明主三代之隆，是以得上公九命之制。崇堂數仞，安風雨之如山；賀客一時，喜簪纓之滿路。遂肅鳴鸞之噦噦，來臨大府之潭潭。親屈六飛，俯勤三接。方雲天燕樂，禮行于君臣父子之

間；而黎庶歡呼，事繫于宗廟社稷之重。恭惟格天道大，調鼎功高。扶邦家累卵之危，繼明聖止戈之念。銷兵不用，致武偃而文修；致治無爲，遂禮行而樂作。帝安斯寢，民奠厥居。顧軫念於劬勞，宜大新於輪奐。賜鄮侯之第，未比功名；幸亞夫之營，豈爲榮曜？某鈞陶小器，螻蟻微情。願維壯大之居，永介期頤之壽。隆恩厚禮，曾未數于五侯；盛德隆功，將遂傳于八葉。《太倉稊米集》卷五五。

謝禮兵部架閣官啓

分曹領事，久罹管庫之勞；拜命易官，但謹簿書之分。便從已請，恩豈人爲？竊以書契肇于伏羲之初，字畫變於蒼頡之後。事爲寢廣，文字滋多。吏疲刀筆之勞，書極權衡之重。文移載路，案牘如山。況六曹分隸于四司，而庶務統臨于諸道。考本朝之故事，蓋各掌于有司；見今日之官儀，喜再逢于盛世。不圖除吏，首辱疏恩。伏遇位及三公，功加百代。屈人以不戰，俾同堯舜之兵；致治于無爲，仰格成康之俗。未嘗遺鏃而定禍亂，曾不旋踵而告太平。既綏靜于邊方，大恢張于治具。祀無文而不秩，綏神祇祖考之休；官有廢而必修，見典章文物之備。詢咨耆艾，蒐訪闕遺。乃足百官之員，以成一代之制。初不與人而求備，至容擇地以圖安。遂遣非才，首承茲乏。某敢不恪守修持，力扶疲軟。飢鷹在臂，猶有待于一時；老馬識塗，詎可堪于千里？當安螻蟻易足之分，少酬造化曲成之私。

《太倉稊米集》卷五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五三九。

謝敕局刪定官啓

一官從祿，久蠹太倉；三尺讎書，復塵妙選。再置清閒之地，益銜陶冶之恩。佩德難忘，論報無所。伏念某性資昏鈍，門地衰寒。顧隻影以自憐，念平生之寡欲。蚤時操管，嘗跼蹐於功名；晚歲泣塗，撫凋零于鬢髮。宜長故里，歸讀舊書。然而次山猶漫于爲官，政以陶令尚須於乞食。人憐鼠技，無取寸長；自料蠅營，僅能一飽。豈意無名之寵，忽加垂盡之年。不俟終更，復叨器使。援此沉淪之迹，成于頃刻之間。聞命周章，撫心驚懼。伏遇格天道大，輔世功高。征車朝返于四垂，驪御暮回于萬里。開元之息邊事，宋廣平之計爲多；貞觀之致太平，封德彝之心必愧。人皆樂成康措刑之治，孰知本唐虞不戰之兵。方大聖人之有爲，宜衆君子之畢集。豈容疵賤，尚此饗榮。某敢不上體深仁，力圖報效！知漢高帝約法之意，止在三章；而蕭丞相定律之功，垂于萬世。願少勤于刀筆，庶永託于鑪錘。《太倉稊米集》卷五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五三九。

謝敕局政官啓

入奏成書，誤當賞格；俯頒明命，例易官資。曾無刀筆之勞，亦拜絲綸之寵。名雖不稱，恩實有

歸。竊以法雖龐而烏可不陳，令一出而弗惟其反。必明損益因革之義，以修律令格式之文。繫昔聖君，皆由是道。周王垂革，豈無燕翼之詒謀；商后承家，必鑑先王之成憲。況廟廊治定之日，適禮樂制作之秋。既稽考于舊章，猶緝熙于大典。載加參訂，益謹布宣。宜得修飾潤色之才，以著寬大和平之治。退循幾極，無取分毫。習唐室之憲章，第慚賈傅；通漢家之世務，豈若倪寬。何此濫恩，亦霑寒士。伏遇致君堯、舜，濟世成、康。兵既偃于修文，治乃期于止辟。謂明主弘九重之化，雖獨運于聖神；而有司遵三尺之文，所宜頒于詔令。備條章之上疏，頒賞典於維均。固知無實而得名，亦幸因人而成事。叨蒙大施，猥錄微才。俾稍拔于選曹，將漸塵于朝列。某敢不捫心自幸，竭力扶衰。拳曲小枝，既誤蒙于斤斧；虺隤老馬，寧敢後于駑駘。庶遂晚塗，仰酬大造。《太倉稊米集》卷五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五三九。

謝樞密院編修官啓

史局揖官，已久慚於尸素；樞庭就列，曾不俟于終更。雖大造之曲成，顧小才之安用。但虞非分，疇敢爲榮。伏念某蓬葦餘生，桑榆暮景。頃由羈旅，猥玷冠裳。初無科第而入官，不循州縣而改秩。既歲乏群吏之最，徒月費水衡之錢。拂几讀書，得文字優閒之樂；掩門晝卧，無官曹拜伏之勞。如是者蓋七年于茲，論功焉則寸長何取。方虞簡黜，遽辱甄庸。未躬耒耨于田廬，猶使編摩於政府。

豈繫寡薄，亦預記憐。仰慚滲漉之恩，下被朽枯之質。伏遇道侔伊、呂，功蓋管、蕭。躋茲不世之才，大創無前之勩。長蛇豐豕，寧勞叱咤之餘；玉戚朱干，遂底文明之治。謂聖世典章既已備具，則太平事業何以復加？唯需小大之協心，相與維持而共守。不期暮齒，值此昌時。某敢不進竭愚駑，退安寒陋。庶效勤于絲髮，冀少雪于叨踰。雖恩若丘山，義有難酬之重；而情均金石，中含不變之堅。

《太倉稊米集》卷五五。

謝權實錄院檢討官啓

制命由中，攝官非次。自揣見聞之陋，莫裨蒐講之勤。雖正舊章，既誦金科之目；鋪張大烈，復窺汗簡之文。五換律於歲華，兩備員於宰府。退量忝冒，徒切驚危。茲蓋伏遇上爲聖朝，廣開賢路。乃大明于黜陟，爰登用于賢能。一德同心，共底巖廊之治；奇言異行，不逃斧鉞之誅。豈曰妄庸之人，可以僥倖而得。而乃憫其窮悴，被以光華。淬磨一割之刀，固難施于游刃；黼黻百年之本，猶不棄於朽株。假以他官，使有常祿。況備史館文字之職，爲儒生幸會之榮。博極群書，無胸中七略之富；鋪張偉績，愧史氏三長之稱。聞命爲憂，獲愆是懼。某敢不乘千載方興之運，樂平生難遇之時。夙夜維勤，死生一致。雖暫承人乏，實有愧于前賢；而內畏師言，冀少申于晚節。《太倉稊米集》卷五

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五三九。

賀强奉直知常州啓

恭審奉制明庭，擁麾大府。官唯平進，固嘗嘆十年之淹；政必上聞，當不過三月之久。會聖書之一出，喜公議之猶存。人患無稱，才難終蔽。恭惟衆推宿望，世號名家。積盛德以至深，蘊高才而不露。平時許可，目短曹、劉；壯歲功名，心卑管、晏。果臨戎而不懼，知有勇之爲仁。念昔寇攘，俯臨治境。兵方持滿，公獨解衣。援孤壘之將沉，脫群生於垂盡。人期結草，誰復抗章。雖盛烈之不讎，顧忠風之未泯。稍優倚重，用激疲庸。名當流於千百載之間，事蓋白于二十年之後。享人生五馬之貴，固已恨遲；饜筋下萬錢之餘，猶爲未晚。某昔同氓庶，獲免鯨鯢。幸盛事之親逢，悵餘生之已老。勉從寸祿，方爲酒母而助推酤；退省私心，願隨厦燕而陪賀客。《太倉稊米集》卷五五。

賀秦太師改封益國公啓

通燿火以親祠，爰重配天之義；載太常而紀績，首疏胙土之恩。既申錫于隆名，乃對揚于休命。衣冠歆艷，宗社滋榮。恭唯盛德體仁，陰功及物。休兵解甲，知黷武之無威；繼好息民，故交鄰而有道。邊烽盡滅，使幣相望。俾狂瀾既倒而復回，本善師陳而能勝。雖盡忠竭節，在臯、夔、稷、契而

不過；至扶顛持危，豈房、杜、姚、宋之可及？禮樂因斯而大備，君臣俱欲于無爲。乃即南郊，以秩元祀。神倉積而粢盛必潔，景鐘奏而律呂遂諧。蒼璧薦儀，八陛合圓丘之制；清臺占象，五星呈同色之祥。大禮既成，淵衷載喜。謂告太平，乃文祖之德；而祀明堂，則周公其人。揭一德之名，本取精忠之意；錫益都之號，又歸輔弼之功。皆出聖神之自知，考諸書傳而未有。某論才雖陋，感德則深。草木至微，亦繫造化生成之數；蟲魚遂性，豈無游咏鼓舞之情乎？《太倉稊米集》卷五五。

回鄭教授啓

昔年姑孰，稔聞鄰境之聲；投老江干，忽有同寮之幸。況曲貽于妙制，尤深激于懦衷。恭惟學貫群書，身兼數器。漢庭射策，已巍中于賢科；泮水采芹，想常資於善教。觀文詞之秀發，知師友之淵源。戴侍中之談經，行聞重席；鄭廣文之好客，寧恨無氈。某竊專城，年將謝事。唯恐鈍遲而獲罪，庶依強敏以扶衰。千里聞風，固難忘于傾倒；一樽相屬，幸將托于遊從。即遂瞻承，預增欣躍。《太

回永興令啓

歸老故鄉，未能投紱；剖符中禁，遽竊爲邦。賴遊刃之有餘，庶因人而成事。見賢良邇，爲幸實多。伏惟儉以能勤，寬而有制。令行三月，共歌仁政之成；歲熟千家，坐致齊民之富。將見三春之馴雉，何妨一笑以鳴琴。藹著休聲，合登善最。某衰難堪事，拙且自安。驅馳行役之間，想像風猷之勝。即瞻標矩，預切懽忻。《太倉稊米集》卷五五。

到任謝田太尉啓

持版偏州，始從群事；宣威幕府，偶托巨庥。未諧維石之瞻，徒抱搖旌之念。跂崇墉而尚遠，馳謝牘以猶稽。恭惟韜略名家，公忠許國。任已肩于三事，勳久塞于兩儀。早輸社稷之中，自致風雲之會。漢文、景之諸將，李將軍之技無雙；唐肅、代之名臣，郭尚父之功第一。行膺異數，用答元勳。某來自日邊，已臨江表。方布宣于詔旨，況交肅於軍容。望灞上之營屯，瞻風密邇；拜禁中之召節，聞命匪遙。《太倉稊米集》卷五五。

到任謝秦太師啓〔二〕

竊食行都，久塵下執。分疆列郡，復玷明恩。念寵賁以無名，揣中虛而增惕。已偕父老，共慶隆平。伏念某少小授書〔三〕，蒼華爲吏。進瞻表著，未親州縣之民；亟佩印章，莫任承宣之責。用雖榮于躡次，心實懼于罔功。唯有奉聖朝寬大之書，可以希昔人平易之政。盡循三尺，固當欽慎以無違；恪守一心，猶恐疲駑而敗事。夫何差擇，偶及奇窮。茲蓋伏遇某官位極三公〔三〕，任專一相。印銷六國，陋子房輔漢之功；干舞兩階，啓大舜格苗之義。遂回曩歲好爭之俗〔四〕，悉爲平時無事之民。致茲假守于桑榆，亦使例安于符竹。某誓堅末節，上報殊私。歲且豐穰，敢自書于下考；士雖寡少，願敦勸於諸生。尚可助太平粉飾之華，庶幾效俗吏涓塵之報。《太倉稊米集》卷五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五三九。

〔一〕師：原作「史」，據《永樂大典》改。

〔二〕某：原無，據右引補。

〔三〕某官：原無，據右引補。

〔四〕遂：原無，據右引補。

謝秦觀文啓

觀上圖之光，屢更堯曆；竊太倉之粟，遂綰漢章。爰奉詔音，已親郡事。恩非有自，幸豈得斯？竊惟當今，號稱極治，國是既定，人敢異心？民風大同，下無殊俗。躡群賢而並進，底庶政以爲隆。氣叶于朝，薰作太平之氣；象和于野，肇爲豐歲之祥。況永興邈在大江之南，於列郡最爲無事之地。山川襟帶，魚稻阜蕃。訟簡民恬，本廟堂調一之效；力疏政拙，享庶邦燕息之娛。致是疲癯，坐安歲月。茲蓋伏遇某官望高巖石〔一〕，位列台纏。斧宸臨朝，會風雲于千載；袞衣調鼎，知中外之一辭。雖雍容侍讀之間，有密勿進思之助。人情所繫，主意謂何？將踵前修，即膺後拜。某久瞻鈞席〔二〕，猥庇餘庥。朽櫟不才，託社垣而增重；華顛焉用〔三〕，畀郡壘以非宜〔四〕。力圖報塞之方，誓有糜捐之日。《太倉稊米集》卷五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五三九。

〔一〕茲蓋伏遇某官：原只作「伏遇」，據《永樂大典》補。

〔二〕鈞：原作「釣」，據右引改。

〔三〕焉：原作「爲」，據右引改。

〔四〕郡：原作「群」，據右引改。

與江州守李郎中啓

守附庸之國，敢忘事大之心；依唇齒之邦，竊有善鄰之願。況茲假道，獲遂瞻風。跂森戟以非遙，喜登門之有日。尚羈行役，如奉笑言。恭惟才智兼高，聲名四出。雍容華省，號表著之羽儀；綏阜遠民，作東南之藩屏。逮入境而問俗，知爲政之有方。豈弟慈祥，醞爲豐歲；敦龐純固，藹著餘風。既善最之攸聞，顧召節之甚邇。某猥分郡寄，行見吏師。仰君子學道之成，久欽仁術；慕善人爲邦之效，願授至言。期進覲于威儀，可盡陳于悃素。《太倉稊米集》卷五五。

謝總領汪大卿啓

四方隨牒，久去高門；千里拜恩，獲依天府。未作終焉之計，偶臨蕞爾之邦。弱植有依，私心倍喜。伏念某年齡寢暮，筋力俱衰。求遂兔裘之營，蓋將安往；誰作綈袍之念，殊復可憐。豈謂廟堂，尚分符竹。況幹旋軍賦，方持諸道之權；而霑丐恩波，尚倚門生之舊。庶容疲軟，假悉須臾。恭惟位在九卿，望傾百職。自出持於使節，忽屢易於歲華。足食足兵，自得理財之術；載橐載戢，助成偃武之功。明效益隆，公議甚久。當乘鋒傳，亟上鑾坡。某懷紱去家，脂車就道。已差朔旦，躬布治條。

效小邦匪屨之供，疇敢忘於公上；待明主巖廊之峻，恐遂失于依歸。《太倉稊米集》卷五五。

回張待制啓

拜寵明庭，升華內閣。猥參朝議，敢先慶牘之馳；辱貺牋藤，獲玩摘章之麗。禮逾其分，愧切于中。恭惟氣直以剛，文多而富。才猷宏遠而甚偉，識度高明而不凡。頃去中華，寢更年歲。來從絕域，驚仗節之猶歸；獻存異書，笑象龍之何用。忠信既行于蠻貊，聲名旋達于至神。果聯禁闥之榮，猶奉真祠之請。眷懷優重，節義光明。某久慕風規，素懷傾屬。茲曲蒙於寵記，徒倍切于瞻風。秋暑向闌，德履增粹。念江山之攸阻，欲拜舞以何由。《太倉稊米集》卷五五。

謝喜雪詩啓

上帝垂休，偶同雲之應禱；騷人流詠，繼白雪以成歌。不敢貪天之功，自顧何力之有？過蒙褒拂，殊佩寵光。隴上麥生，幸已占於豐歲；樽中酒滿，將遂切于餘閒。《太倉稊米集》卷五五。

謝沈秘校啓

舊社未歸，念餘生之老矣；故人相見，追往事以淒然。更沐新詩，少光衰緒。人間聚散，真乘雁之去來；句裏風流，慰飛蓬之飄泊。過情垂譽，佩德興懷。未遑持刺以踵門，聊復引詞而叙意。《太倉稊米集》卷五五。

謝王秘校啓

竊祿何功，固深慚於善政；逃名甚久，猶及見於斯文。諒非儕俗之言，頗有凌雲之氣。一枝笑折，知難弟之先登；萬選何疑，料巍科之必中。黃鵠即看于高舉，老馬無意于長鳴。徒辱下臨，夫復何補？未遑投謁，尤極感懷。《太倉稊米集》卷五五。

謝吳秘校啓

少年習氣，固知嗜好之殊；晚歲高文，頓復神明之觀。逃空虛而甚久，聞韶濩以殊驚。顧此蒼顏

華髮之餘，敢佩明珠白璧之賜。永言爲好，何日可忘！《太倉稊米集》卷五五。

謝何秀才惠書

都騎見臨，高文爲贄。窺華詞于製作，知妙學之淵源。嚴什襲之常書，疇敢忘于雅好；修片言之報札，姑自志於中心。《太倉稊米集》卷五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五三九。

謝沈解元啓

驅車入境，已盡覽于湖山；歛衽登堂，又辱貽于珠玉。顧英詞之秀發，增朽質之光華。佩厚意以難忘，揣過情而甚恐。誓收微效，少裨疲瘵之餘；庶接高談，獲奉從游之末。《太倉稊米集》卷五五。

全宋文卷三五一九

周紫芝 八

謝王效正啓

分臨偏郡，何補事功；寵貺華文，遂光衰朽。自笑陳人之陋，遽蒙長者之稽。稱實出于過情，意甚慚于掠美。敢遵仁誨，勉效初心。聊修翫馘之詞，少答勤渠之賜。《太倉稊米集》卷五六。

答彭運幹啓

望千里之門墻，邈如世外；拜五雲之書札，恍若夢間。偶霑試守之恩，猶假過情之寵。雖寮友之義甚篤，顧小人之愧爲多。恭惟海內名家，大流偉器。少年得譽，衆人號寧馨兒；壯歲效官，舉郡稱霹靂手。恨茲淹泊，未快騰驤。視才器之不煩，知富貴之未晚。某介而寡與，老且可憎。遂專三日之

城，已過一生之望。形容盡變，豈是昔人；笑語相歡，漫思前日。厭塵埃之汨沒，想詞翰之風流。跂望華軒，來臨弊境。雖無歌舞，愧爲郡最樂之言；尚有湖山，作故人相見之地。抑又何哉？《太倉稊米集》卷五六。

回韓朝奉啓

吳牛望月，顧筋力以何堪？越鳥歸巢，唯鄉關之在念。況恢台之善政，方霑丐於吾邦。未遑展桑梓之儀，豈敢拜翰墨之賜。事誠倒置，心不自安。恭惟才絕九流，書窮七略，藏庖丁之刃，雖未究於設施；出毛遂之錐，固已知其超卓。哦句兩松之下，飛聲雙闕之間。誦退之遺鱣之文，精誠莫及；聞安國議戎之策，忠厚可觀。當文黼黻之青黃，尚屈簿書之朱墨。借玉階方寸之地，行望蓬山；下金泥尺一之封，即分郵傳。某老之將至，時不再來。悼齒髮之已衰，顧筋骸之難強。青鞋黃帽，徒濫廁于冠裳；白髮蒼顏，豈足塵於表著。望故山而何在，問征夫而未能。覲德尚遙，望風增切。《太倉稊米集》卷五六。

答劉縣丞啓

携家去國，懷綬得州。老手蒼華，笑江山之牢落；高文絢爛，寵車騎之雍容。非所宜蒙，豈不重愧。恭惟天資沉厚，妙學精深。清德尤畏于人知，廉操久爲于民表。謁從河朔，轉寓江鄉。聞遺愛之尚存，近在屬邑；恨相從之已晚，猶際英標。某吏道非長，聲稱甚寂。鈍拙頗慚于敏手，循沿難革于陋風。尚貽慷慨之詞，文此枯癯之質。與聞警歎，已足慰于生平；況遣兒曹，獲稍親于函丈。其爲欣抃，罔既敷宣。《太倉稊米集》卷五六。

賀秦太師脩景靈宮加封啓

原廟繕新，克廣奉先之孝；嚴宸命誕，聿彰輔世之勳。渙汗既敷，群方交抃。恭惟望隆三事，位正六府。挾風后、力牧之才，輔唐堯、虞舜之化。持危任重，再造功高。決漢家之謀猷，大者才過二三策；永周家之曆數，遠且至于千萬年。宗廟既以益嚴，祖考莫不來格。遂昭輪奐，用潔齊明。儼列聖之邃容，垂後昆之景福。祀清廟而執籩豆，爰修顯相之儀；游渭北而出衣冠，因講薦羞之制。蓋天子以尊祖爲孝，而大臣以制禮爲先。躋茲社稷之功，盡出廟堂之議。宜大頒于綸綍，用永賁于宗公。

逮魯國之宮，尚陋奚斯之作；開漢皇之次，徒聞稷嗣之言。允屬昌辰，乃歲熙事。肇稱新邑之祀，當在聖臣；上憲太徵之宮，亦稽故典。某猥膺郡紱，恪守邦圻。奏告示虔，但馳神於案錯；落成交慶，恨阻贊於陶鈞。《太倉稊米集》卷五六。

賀秦太師郊祀加封啓

神丘肆祀，格景貺於蒼穹；宣室受釐，被鴻休於上宰。爰講明禋之報，誕彰顯相之勳。命冊攸頒，多方胥慶。竊以非聖人不議禮，唯孝子能饗親。顧茲展錯之儀，屬在休明之旦。周公得卜，既脩元祀之文；后稷配天，用示尊先之義。祖考爲之來格，福祿以致攸同。歲熙事以告成，霈湛恩而敷錫。恭惟贊襄元后，師保萬民。自振古以來，考百王之事，惟茲一德，悉蓋前聞。用能不挽天河，盡洗甲兵之變；未移桑蔭，大興禮樂之文。乃築圓壇，以就陽位。望拜竹宮而流光正集，既通燿火而神馭宴娛。宜錫羨封，大光元輔。某猥分郡紱，阻拜鈞庭。聆鬻鬻之清音，嘗仰瞻於霄漢；望巖巖之維石，徒激想於肺肝。過此以還，未知所措。《太倉稊米集》卷五六。

賀秦觀文郊祀加封啓

服大裘而祀上帝，推后稷以配天；命作冊以告周公，慶伯禽之拜後。禮行以郊而百神受職，賚封於廟而四海歸心。凡有識知，舉同抃蹈。恭惟運逢千載，道合一人。以不世出之才，遇大有爲之主。倏際風雲之會，起於日月之光。射策漢庭，天子爲之親擢；讎書東觀，太乙至於下觀。薦被光靈，進參法駕。討論墳典，掌宗伯之禮文；潤色絲綸，草北門之制詔。久雍容於經幄，旋秉握於樞衡。雖勤謙德之光，益示宸衷之眷。保傅亞上公之重，德爵兼達尊之隆。况祇肅於蒼穹，遂聿彰於景貺。紫壇奉引，既顯相於明禋；黃屋均釐，宜祇承於休命。某猥分江壘，阻造鈞軒。跂望車塵，曾未遑於慶拜；載瞻巖石，竊有冀於鈞陶。《太倉稊米集》卷五六。

回南康徐中大啓

介乎大國，未修交際之容；蕞爾小邦，唯資唇齒之助。辱貽書之俯逮，徒污背以增羞。恭惟人望崇高，天資靜重。一時麟鳳，久爲朝路之儀；千里金湯，猶藉藩方之寄。恢餘波而霑丐，粲尺牘之情文。振起頽風，光華暮境。某儒酸未改，吏術無聞。雖假一麾，徒有簡書之畏；遙瞻五馬，方從水石

之游。顧覲德之未遙，唯嚮風而尤切。《太倉稊米集》卷五六。

謝生日詩啓

桑榆就景，已歎流光。錦繡飛牋，遽貽盛禮。方劬勞之在念，辱頌祝以祈年。佩德雖隆，撫躬何禮？平生樸拙，常遭非意之嗔；此日光華，敢竊過情之寵。徒增永愴，莫喻感悰。《太倉稊米集》卷五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五三九。

回莫解元啓

乘銳而來，將觀筆陣；易地以戰，遂擅文場。念老將嘗辱於敗軍，而鏖戰與聞於奏凱。華緘聿至，慶忭增深。恭惟天授偉才，家傳妙學。胸中書傳，富有五車；筆下波瀾，倒流三峽。爰被外臺之薦，亟登天府之書。解數千牛，刃已游於餘地；飛九萬里，背將負於青天。某仰德方勤，聞風竊喜。江邊並席，雖未奉於笑言；玉陛臚傳，行再馳於竿牘。《太倉稊米集》卷五六。

回光州曾郎中啓

江國養疴，夢懷鄉井；高軒假道，遂見故人。念竹坡當日之游，慨霜鬢六年之別。方關山之在眼，驚翰墨之來臨。恭惟文采傳家，風流絕俗。詩騰淮楚，舊歌沔鄂之章；名在冕旒，高壓籍、湜之輩。宜就班於文石，猶擁旆於邊方。豈非歛三州豈弟之餘，聊以慰一方撫摩之望。想當飾吏，必有異聞。某一落江干，兩更歲事。身隨乘雁，時照影於滄波；心戀雲山，已卜居於廬阜。不期楚尾，復對荊州。一札詔書，行拜賜環之寵；五日京兆，尚堪陪燭之歡。《太倉稊米集》卷五六。

與盧漕啓

命郡太守而共理，本以爲民；遣部使者而觀風，雅宜從俗。聞擁光華之節，來頒寬大之書。馳傳所臨，黎民胥慶。恭惟躬豈弟慈祥之德，擅風流蘊藉之稱。究其平易以近民，蓋由儒雅而飾吏。石渠流水，雖久去於圖書；西掖高梧，宜入陪於鴈鷺。方示九重之寵眷，尚勤千里之轉輸。某猥屬列城，與聞使旨。將歸故里，迫京兆五日之期；粗免常刑，皆蘇章二天之庇。行遂周旋之奉，獲聞警效之音。但遐想於車塵，冀既瞻於馬首。履茲寒沍，願慎保綏。《太倉稊米集》卷五六。

賀秦太師啓

日從青道，當蒼精出應之初；計上甘泉，乃萬國朝元之旦。群公薦璧，天子受圖。凡在溥臨，共躋亨運。恭惟名高有相，位冠三公。利厚澤于生民，合忠言于明主。講成周之五禮，著在典章；諧虞氏之八音，格於鳥獸。定大策於廟堂之上，幹化權於掌握之中。道與時而偕行，壽因仁而益永。三元謹始，百順是宜。某假守江壩，遽辭台鼎。遂阻稱於壽爵，徒引望於鈞庭。《太倉稊米集》卷五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九一七。

進書賀秦太師啓

詒孫謀以燕翼子，既纂成書；渙大號以揚明庭，爰頒寵綽。布在文武之方冊，參諸堯舜之典謨。夷夏交孚，神人共喜。恭惟周邦元老，商後聖臣。羽翼六經，襲孔子刪《詩》定《書》之志；陶成萬化，當周公制禮作樂之朝。偃兵革於邊方，混車書於區夏。寶鄰修好，上帝降康。適國家閒暇之時，乃文物修明之旦。聖謨具在，宜增唐帝之煥章；武烈既昭，當矢周宣之文德。載之巨牘，實賴宗工。聿追河洛之圖書，備述帝王之儀憲。奎躔騰曜，粲若雲漢之昭回；金匱寶儲，永作邦君之軌範。繫此

聖人之作，允爲論次之功。宜極褒嘉，以旌殊烈。凡在陶鈞之內，敢忘抃蹈之情。某久沐恩波，尚塵廩粟。琅函藥笈，賴鍾山秘典之藏；羽蓋霓旌，想漢殿皇儀之盛。莫遑展慶，徒切望風。《太倉稊米集》卷五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九一七。

賀秦太師待制作首元啓

武偃文修，功歸社稷；陰施陽報，慶在子孫。決巍科者，世宜有其人；居元輔者，茲因爲之漸。事光千載，榮動一時。常觀自昔富貴之家，未有不閑典麗之習。況肯心游於藝苑，疇能身致於雲衢。操管濡毫，俯同寒士；垂紳正笏，驟即禁塗。既魁四方俊傑之人，遂拜六閣深嚴之選。華胄增相門之重，異恩加主眷之隆。盛德所鍾，榮光自遠。冕旒三接，方體貌於大臣；袞繡一詩，將流傳於奕葉。恭惟坐而論道，忠以事君。創從書契以來，未見勳庸之比。雖有傾河之辨博，莫可形容；譬若太虛之清明，誰能繪畫？要其用意，唯在好生。積二十年不殺之仁，享三千歲無窮之壽。餘波所溢，後裔宜蒙。發策決科，如探囊而取舊物；傳圭襲組，必繼踵而位台衡。功蓋古今，報同符契。非私情之敢佞，信輿議之咸歸。某夙隔修途，阻趨大府。徒與江湖之士，共作美談；難陪冠劍之流，躬陳賀禮。

賀秦樞密啓

布綸綍以宣猷，亟頒周誥；總樞機而正位，遂本漢兵。凡庇宏庥，舉同欣抃。竊嘗遠稽舊牒，歷數前朝。以宰輔而傳家，固宜有此；至父子而並用，實所罕聞。維師臣建不拔之功，故聖世舉非常之典。門開二府，位次三公。雖隔坐以賜屏，始拜一家之慶；至處中而當軸，行流八葉之芳。廟社增榮，衣冠歆艷。恭惟恢宏聖道，師表士林。以鼓吹六經之文，領條奏《七略》之任。文臻高妙，極詞臣典誥之華；識洞邃深，爲聖主緝熙之助。方其雍容帷幄之際，已有贊襄廊廟之資。豈獨結於主知，蓋實因於人望。果由秘殿，進長樞庭。職善國人，比周司徒爲何足美；世傳經術，在漢丞相則不同朝。方以昔賢，茲爲盛事。觀懇辭之甚力，審隆眷之難回。所以保國歷年之期，豈但慶公私門之福。某濡恩甚久，爲喜實深。聊陳贊說之詞，以寄報酬之意。《太倉稊米集》卷五六。

賀周茶馬啓

六轡交馳，遠播皇華之譽；連城聳肅，共傾按察之威。里俗駭觀，士林欣慕。竊以陝蜀萬里，茶馬兩司。飲人資櫝茗之功，行地用駒駉之力。霜華欺火，已知利孔之開；駿骨生郊，偏覺國威之重。

千綱載路，四種殊毛。土宜分催課之征，地數有阜蕃之政。垂爲彝憲，委以行臺。必資經濟之才，共講富强之計。恭惟某官岳神儲秀，星昴降精。學窮古今之傳，識洞天人之奧。少游壁府，富有文章；晚入仕途，諳該政術。肅將臣節，簡在上心。初分撫字之封，旋入編修之局。幕賓開府，都人誇淑問之陶；竹馬迎郊，邊郡重借留之寇。宸衷軫念，朝望遄歸。解還銅虎之符，召對金鑾之殿。未溫魯席，已擁漢輶。究詳上物之征，監視邊防之用。求之有藝，壓趙贊之始謀；思則無疆，過魯僖之善牧。山澤之利，盡歸于公府；田戎之備，不匿于私家。稅從什一之輕，敵有空資之困。錢流地上，疏開貨利之源；籌運幄中，默破羌戎之膽。非獨盡利國強兵之術，又能申折衝却敵之謀。邊帥奏公，璽書進秩。玉堂金馬，肇分泌奧之司；東觀蘭臺，漸闢校讎之地。掌開元之四部，直東壁之二星。將參侍從之聯，暫歷圖書之府。前有柄用，此爲要津。當三冬雨雪之途，攬一道澄清之轡。輜車夙駕，故社歡迎。衣錦還鄉，笑指江山之舊；還家上冢，光生阡陌之塵。凡屬庇庥，率皆抃蹈。某曩緣世契，獲覩下風。久懷賀厦之心，喜有拜塵之便。《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九。

賀李帥啓

抗章力請，優詔曲從。暫勞輸蜀之行，益見回天之力。恭惟某官致知格物，學道愛人。親承西洛之正傳，獨殿中都之諸老。至於盤礴游戲之翰墨，嬉笑怒罵之文章，趨黃初而有餘，嗟正始之復見。

飛騰遙路，奚煩狗監之吹噓；散落遐荒，寧但鷄林之裁鑑。比渙九天之號召，已傾四海之觀瞻。不俟駕行，命義雖存于大戒；可以理遣，忠孝果得而兩全。方帥閩之久虛，以計司而分泣。而惟臺省清華之宿望，加以山林高逸之雅懷。一鶴一琴，預想鈴齋之靜；三薰三沐，尚從藥市之游。抃躍之深，敷陳罔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七。

賀梁都運啓

十行賜書，拜北闕使蕃之寵；一封輶傳，總南州飛輓之權。有識交欣，不謀而利。恭惟某官受才膚敏，稟識疏明。割十九牛而發刃若新，九萬里而搏風在下〔二〕。彤檐問俗，周蠻徼之山川；繡節觀風，備皇華之禮樂。佇奏輸將之最，進聯清切之班。某仰佩勞謙，曲垂雅好。莫陪賀客，第私尺牘之藏；更聽還朝，日俟高旌之過。傳增湘補校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〇。

〔二〕「九」前當脫一字。

赴任上寄居寶學啓

穿相如之犢鼻，久困糟丘；提言偃之牛刀，幸臨花縣。欲抒情素，宜布緘滕。恭惟某官氣蓋一時，名高四海。不借譽於臺省，親受知於冕旒。出鎮邊城，夷狄想聞其威望；陞華延閣，搢紳咸仰於風流。雖居軒冕之榮，尚有煙霞之望。杜門伏氣，燕坐歡心。奉香火於琳官，久綿歲月；秉權衡於鼎立，蔑介胸懷。某山澤臞儒，塵埃俗吏。入某國而知其教，已歎儒風；居是邦而事是賢，行依德庇。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四。

全宋文卷三五二〇

周紫芝 九

送王次卿之浙西序

吾友王次卿少年以文鳴，喜作詩飲酒，頗不事生產，歲三十而未有婦。常以琴自娛，曲終，而僕戲之曰：「此豈《雉朝飛》乎？」次卿笑而止。一日過而告余曰：「子將遊梁，吾亦自是之武林。」余問其故。次卿復笑曰：「吾將逆婦于杭，聊以解吾子嘲。子盍贈吾以言乎？」余因告之曰：「古者娶婦之家三日不舉火，思嗣親也。婚之爲禮，其亦重矣哉！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所以不告而娶，亦爲無後也。今子三十而嗣未立，先大夫之墓拱木矣，而家無冢婦以供四時之祭，宜子有是行也。吾聞子之外氏家錢唐，子之妻因外氏之黨而爲之，子之季父不能挽子而留之。子又無兄弟姊妹以同居處，萬有一使子之婦家欲贅子而留之，子之外氏思先夫人而不忍其去，則子勢不得歸。今年生一兒，明年植一產，其不寢而爲吳人幾希矣。盍反而歸之？見異鄉之草木，則必懷桑梓之念；聞吳兒之野

哭，則必思歸掃于丘墓。今龜筮協從，鳳皇和鳴。歸就故里，作家廟器服，采蘋繫之菜，釀稷黍之薌，以舉春秋之祀事，豈不樂哉！」次卿曰：「唯，敬聞命矣！」于其行也，乃書以贈之。《太倉稊米集》卷五一。

送詹伯伊之大梁序

政和六年春，卿大夫舉進士于禮部，得四人焉，吾友詹友端伯伊蓋居其首。伯伊才高而氣豪，勇于義，健于文，以此名聞。其家世有人物。伯伊之祖姑讀書能文，議論如烈丈夫，歸爲青社李侯大夫之妻。當時樞密蔡公之夫人王聞其知書，數與之語。二夫人論說古今，亹亹不倦。樞密公從旁竊聽，出謂客曰：「方酒酣談兵，論兩漢取天下。」客皆異之。某之外祖母詹氏嘗以是語先妣。先妣以是告某，且言伯伊之祖亦以豪傑聞，惜其爵位不顯，名不稱其實，施不盡其才而終焉。乃知詹氏之家爲不乏人，雖其女子猶爾，況佳子弟乎！今伯伊早以文鳴，將自是以取富貴而大其門戶，如探物而取諸懷，宜無難者。則亦安知造物之與人不吝于其始而侈于其後乎！又況水之渟滙既深，則流必長；木之盤據既大，則枝必茂。詹氏之書種藝之久矣，其亦有秋當在今日，則又宜無難者。伯伊早喪，先大夫時方童稚，太夫人育而教之，今用有成，繫太夫人是賴。孀居三十年，歷險阻艱難之日蓋益多矣，造物者豈得不以此而報之耶？吾將拭目以望子于雲霄，願子努力善自愛也。十一月二十有八日序。《太

送趙德莊序

僕紹興十有二年始識開封趙德莊，一見如平生。是時僕名在銓曹，法當以柱後之文考于理官而後祿焉。嘗語德莊：「余貧且老，安能悒悒久于此乎？子念我者，當以是屬子而歸。」德莊置酒與余別，相與語于河橋。夜且分矣，而語弗能休，蓋惘然念後會之難期也。後有挽余復來者，相視而驚曰：「河橋之別，寧謂復見于斯乎？」是時余館于故人方元相家，已而今淮西使者李侯又來。李侯磊落喜談笑，于是相與益歡，酒盃流行，諧語雜出。德莊携印窠聽曹事于縣治之西，每曉漏下十刻許，命小史佩書囊，與余相對坐檐廡下，雌黃群書，酸寒如兩書生。間論古今詩文，語至奇，必相視伸舌，阿阿則則。不者必反唇一笑，未嘗不同。已而余得官武林，授代當歲在乙丑。及余來，計德莊之去已兩年矣。其別大略如河橋，亦惘然念後會之難期也。明年夏五月，余代者柳侯以憂去官，又當復來，則又相視而驚曰：「窮冬之別寧謂復見于此乎？」嗟夫！人生之難期，其皆如是耶，其特一相見而已耶？今年余到官，得屋在湖尾，庭宇寂然，盡日無人聲，誰當來見我者？德莊棹扁舟，肩小輿而來訪余，問勞良勤。嗟夫！德莊之視余，相好如兄弟也。其後德莊罷官錢塘，歸省江西，則又當與余別。江西去三吳邈在千里之外，今日之別，欲徼幸一見如前時固未可知。子方少年而才，且又有文，位當

在臺閣。僕益老矣，繫親賢之尚遠，悵晚日之無多，念之令人黯然爲之銷魂。雖然，心親則千里晤對，跡異則鄰屋不相往來。子猶念我，幸時遺我以書，亦足以慰我心焉。我亦不敢虛辱於子也，子其勉之。紹興癸亥六月五日序。《太倉稊米集》卷五一。

別子劉子序

士大夫從祿四方者將擬於吏曹，必先詢諸人言：「某州之與某州祿孰厚？廩孰豐？食之珍者孰多？酒之美者孰勝？」於二者必擇其尤而處焉。幸而皆適其欲矣，則又問曰：「訟孰爲繁？孰爲簡？亭館燕游之地，絲竹聲樂之娛孰爲最？」夫祿腆而居安，味腴而食鑿，民無健訟可以自暇，飲有吹彈可以自娛，是數者固人之所大欲存焉，在所當問也。獨不聞其言曰：「吾將居是邦也，大夫之賢者有幾？士之仁者有幾？風流之可尚，詞采之可觀者有幾？吾將偕而與之游焉。」則其所問豈不賢於是數者哉？歲辛未夏五月，某奉天子命俾守富水，歸自吳，至於江之南，客皆爲僕賀曰：「富水去大江不數十里，環湖皆山，明秀可喜，而又米滑如跳珠，魚白如切玉，羊肥河朔，酒甲江西，子可以樂矣。」余雖自喜，亦竊自憂。郡無佳士，雖摩挲飽腹，日飲無何，樂則樂矣，然入將誰與吾言乎？出將誰與吾嬉乎？吾有疑將誰問以質乎？吾有唱將誰和以應乎？吾有過則又於誰就以正耶？吾又何異於逃空虛之谷，處鷄鵠之徑而望似人者之至耶？已而至郡，居無何而得子劉子焉。子劉子靜重而寡過，溫恭而

篤實。爲吏廉，秋毫不犯；爲子孝，可爲人法。其學無所不窺，發而爲文，皆有可用，與余游二年如一日。逮其將歸，贈我以言，酌我以酒。酒酣耳熱，起而言曰：「吾老矣，而又病且懶。子劉子富於春秋，才不在人下，將有喜士者薦之朝，登金馬門，上龍尾道，朝前君席，暮賜白璧，班文石以近天子之光，爲有日矣。僕老於廬阜之間，蓋將有意於子焉。子劉子其勉之哉！」《太倉稊米集》卷五二。

毛詩解義序

孔子之言六藝多矣，而尤詳于《詩》。當時問答之辭見于《論語》一書者，可考而知也。故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既以是告其門人「不學詩無以言」，又以是告其子。其言之之詳至于再至于三而不已者，豈非《詩》爲經而令誦其詞哉？可以興，可以群，可以觀，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又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故學者必於是始焉。然而登孔子之門者其徒三千，以言《詩》見取于聖人者商、賜二人。商列于文學之科，賜之達可以從政，孔子姑許之以可以言《詩》爾，其它蓋未有所聞焉，則《詩》之說又何難明如此？必謂學必始于《詩》，則自幼學之時固已習之矣，奈何後之學者雖專門之學，終身玩其辭，而白首不能窺其奧，何哉？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詩》之作雖出于國史、賤隸與夫閨門婦女之口，類皆託于鳥獸草木以吟咏其性情。觀其詞致高遠，所以感人心而格天意者，委曲而盡情，優遊而不迫。于時先王之澤猶在，禮義之風未泯，是以言

皆合于聖人之旨，非是則刪而去之矣。此後之學者所以明其說之爲難也。嗚呼！說《詩》者可謂難矣，自孔子而下深于《詩》者，蓋可以一二數也。孔子，聖人也，明乎《詩》之道也。子夏、子貢，則學于孔子而明乎《詩》之義者也。孟子之與孔子同道，明乎《詩》之志者也。漢魯申公、楚元王交，以詩爲倡而知《詩》之學者也。何以知其然哉？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誠之至也。非誠之至，則亦烏能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如影響之捷？故曰：唯孔子能知《詩》之道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而子夏言禮後于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言有其質者不可以無學。三者非深于《詩》之義，何以知禮與質相爲先後，質與學相爲終始？故曰：唯子夏、子貢知《詩》之義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觀「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之詩，則知詩人之意在憫旱魃之虐而已，果黎民之無遺也哉！非略其詞以求其志，則未有不以詞害志。故曰：唯孟子能知《詩》之志也。是數者其所知固自有淺深，要皆有得于《詩》焉。亡秦之餘，六籍煨燼，學者不見全經久矣。漢興，惟魯申公、楚元王交始爲之訓。其後鄭氏爲之箋，孔氏爲之疏，而《詩》之學寢興焉。然而數子者不過離章析句，辨其名物以名家而已。故曰：若魯申公、楚元王交則知《詩》之學者也。漢自武帝崇尚儒術，始變高祖馬上之風，宰臣當用儒生。元、成以來，長于《詩》者首推匡衡、蕭望之之徒，則以《詩》飾其儒雅者也，其去孔子之學益遠矣。荀卿號爲知信六經、尊孔氏者，觀其著書，輒時取詩人之詞以證其說，卒致失其本旨者甚多，比古人之學最爲疏繆。李斯學荀卿用以相秦，至一世而遂亡其國。蓋以經術而斷

國論，要在觀經之審。學之不善，其禍一至于此，可不慎哉！諸君子有意于學《詩》，願以孔子、孟子、子夏、子貢爲之師，以求《詩》人之大體，而更以荀卿爲戒焉，則庶乎其有得也。《太倉稊米集》卷五一。又見《經義考》卷一〇五，《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一四一。

古今諸家樂府序

世之言樂府者，知其起于漢魏，盛于晉宋，成于唐，而不知其源實肇于虞舜之時。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而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及《益稷》篇叙舜與皋陶賡歌之詞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則歌詩之作自是而興，至孔子刪《詩》定《書》，取三百六篇，當時燕饗祭祀下管登歌一皆用之。樂府蓋起于此，而議者以謂自漢高祖作《大風歌》，使沛中小兒和而歌之乃有樂府。是不然。《雉朝飛》者，齊宣王時牧犢子之所作也。《薤露歌》者，田橫死而門人作此歌以葬橫也。《秋胡行》者，秋胡子之妻死，後人哀而作焉。秋胡子，魯人也。《杞梁妻》者，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杞植戰死而其妻哭之哀。植亦齊人也。凡此之類不一，皆見于春秋、戰國之時，則其來遠矣。魏、晉、宋歷唐，而其作益多。後人之作，其不與古樂府題意相協者十八九，此蓋不可得而考者，余不復論，獨恨其歷世既久，事失本真。至其弊也，則變爲淫言，流爲褻語。大抵以艷麗之詞更相祖述，至使父子兄弟不可同席而聞，無復有補于世教。

陳後主時，東海徐陵序《玉臺新詠》十卷，謂之艷歌詞。肆帷幄之言，瀆君臣之分，此謂害教之大者。至于古人規箴訓誨之意，傷今思古之作，與夫感創時物，紀述節義，使後人歌咏其言而有悲愁感慨之意，則爲之掃地矣。然而歌詞之麗，如梁簡文、陳叔寶輩，皆以風流婉媚之言而文，以閨房脂澤之氣婉而深，情而有味，亦大有可人意者。至唐而諸君子出，乃益可喜。余嘗評諸家之作，以謂李太白最高而微短于韻，王建善諷而未能脫俗，孟東野近古而思淺，李長吉語奇而入怪，唯張文昌兼諸家之善，妙絕古今。近出張右史酷嗜其作，亦頗逼真。余嘗見其《輸麥行》，自題其尾云：「此篇效張文昌而語差繁。」則知其效籍之意蓋甚篤，而樂府亦自是爲之反魂矣。因集古今之作，如古樂府所載及諸公文集中有之，及《文選》、《玉臺》、《唐文粹》類悉編次成書，爲三十卷，謂之《古今諸家樂府》。至于事之本源，時之廢興有不同者，吳兢言之詳矣，此不復考焉。《太倉稊米集》卷五一。

溪堂文集序

昔人以文章爲小技，謂天之付與，于君子小人無定分，唯能者得之。唐之文士班班，詞藻精至妙絕一世者非無其人，而責以君子之行或鮮焉。雖高才如柳子厚、劉夢得、元微之之流，皆附非其人，進不以正，則蒙躁進浮薄之譏，其它固所不論也。求文章操行兼修並立如韓退之、白樂天輩且未易得，況立節明義于刀鋸鼎鑊之下，不吝一死以負其平生，顧不難哉！吾友王次卿好學喜文，尤長于

詩。其爲詩如江平風霽，微波不回，而汹涌之勢、澎湃之聲固已隱然在其中。其爲人似其爲詩，平居言笑樂易，與人和柔，未嘗一失顏色，而其涇渭白黑自有胸次，不肯略借毫髮于人。建炎三年，敵騎大入，建康失守，諸將自潰，抄略郡邑。次卿與余皆携家夜竄山谷。不逾日，敵至涇，次卿倉皇與余相失，全家爲賊所得。會郡有檄招撫賊就食，疑不敢決，且欲微刺其意，命次卿草書，口授其意，頗不自下。次卿高目奮髯謂敵言：「吾知有死爾，不忍爲爾作牋也。」遂被害而死。嗚呼！次卿其可謂仁者之勇矣。孔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次卿有焉。又曰：「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而僕有焉。次卿與余同里，與之爲兒童交，今四十年，其嗜好趣尚無一不同，獨文采標置皆所未逮，嘗竊自忤。今其死也，又能以節自名。僕雖生，厭厭如九泉下人矣。雖然，次卿之死，人將曰周子有友如此，則僕亦有榮耀焉，夫復何恨！紹興七年秋九月，學佛者宗毅出其遺編以示僕，得詩若干，文若干，總三百七十有九首，俾余藏之，以俟知者傳焉。毅少學詩于次卿，蓋可與言此者，乃泣涕而爲之文，因以授之云。《太倉稊米集》卷五一。

姑溪三昧序

簡牘者文章翰墨之餘，世人往往以爲不切于事，未嘗經意，此亦士大夫一病。彼殆不知詞采風流形于筆札便是文章一家事，爾等豈或有意哉？往時蘇內相嘗謂姑溪老人「得簡牘三昧」。余爲兒曹時

聞此語，心欣然慕之，願得一見，不啻如昔人之望李泰和也。政和四年秋七月，始見公於姑孰，謁入，頃之乃出。坐未即席，顧謂僕曰：「子慕元德秀之爲人耶？魯山文章事業見于後世，而盛德高行乃與顏、閔爭輝。」已而誦余所贊之文，一見以爲可教而與之進焉，爲留十日而後辭以歸。每見其作帖，詞翰如流，伸紙几上，與客笑語而記已成，誦之輒成文。雖日作百牋，無一語相犯。公握筆極低，樹管微欹側，運指甚速，簌簌有聲，如蠶食葉，須臾滿紙。此豈人力所能到，真得三昧手也。自是無十日不通書，公亦不倦酬報。後三年而公亡，哀篋中所藏，得兩牛腰。又數年，金人渡江，避地山中，爲亂兵所焚，今所餘無幾矣。先是，餘姚丞馮闕謫本往，後以求之，不報，方且以爲恨，而湖陰韋居潸偶以巨編見借。闕一日，帖雖不復見，其所與而所得亦已富矣。因手抄成書以藏之。余以謂昔人以書相見稱于時者固亦有之。陳孟公雖號一時敏妙，而其詞致精純，風味可喜，未必能彷彿于此。至于韋郇公之五采成雲，雖見慕當時，似亦無足稱者。然則由姑溪以來，唯公一人而已矣，宜其尺紙片言爲世人所珍而不棄也。建炎二年冬十月十有六日序。《太倉稊米集》卷五一。

詩八珍序

余年十二三歲時已不喜爲兒曹嬉戲事，聞先子與客論書，常從傍竊聽，往往終日不去。是時張文潛爲宣守，時時得所爲詩，誦之輒喜，自是見俗子詩必唾而去之不顧也。逮今三十四年，不能僅窺作

者門戶，而心益嗜他人之作，略不少衰。紹興元年春，避地山間，不能盡挈群書以行，携古今諸人詩，唯柳子厚、劉夢得、杜牧之、黃魯直、杜子美、張文潛、陳無己、陳去非，皆適有之，非擇而取也。使小兒輩抄爲小集，日誦于山中，行住坐卧必以相隨，嘗號爲《詩八珍》。山中岑寂，以飯糗茹草爲生，食無鹽酪，飲無酒漿。妻孥怒罵曰：「子不能飽吾而終日誦詩乎？」余笑曰：「吾有詩八珍，子能與我共享者爲子分甘。」率嘗以爲笑而罷。夫八珍者，天下之美味也，有舌者皆知其爲美而未必真知之。子思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啜醯噉胾之流，據函牛之鼎而食，雖過屠門而大嚼，未嘗不自以快意。至于飫飲觴豆以咀味水陸之珍，則枵然足以饜其腹，蓋彼爲珍而此爲珍也。若僕于八公者，固嘗知其爲工而莫能名其所以爲工，雖謂之未嘗知味可也。杜少陵云：「御廚絡驛送八珍。」夫八珍如天酪醢，此豈人間之味哉？唯王公貴人魚鳳脯麟，割禁臠而啖之者乃能知之爾。雖然，古者山林之士以韋布爲冠冕，以圭華爲華襮，以道德爲耕獵，以《詩》、《書》爲鼓吹，至有終身而樂者。今僕于世俗之所享而甘焉者，未嘗得以染指其間，獨以他人之言語文字爲天下之美味而樂之。吁，亦異矣哉！《太倉稊米集》卷五一。

劉氏家訓序

余友劉君子先，同郡涇邑人。始其家甚貧，乃挾策躬耕，力治生業，以儉約自持。久之，寢有餘

貲，稍自給。涇當兵盜之餘，民多流冗，皆散而之它。南畝荆棘動連阡陌，有力者往往請于有司，占以爲籍，獨子先所治不過常產。余嘗怪而問之曰：「邑有餘土，子有餘力，何不擇其膏腴者稍增墾之？」先笑曰：「是非君所知。吾祖嘗有遺訓，不敢忘也。」因爲余誦其五世祖贊善之言，大略以二事垂戒後世：「其一，不得以世祿補子弟官，使穉弱不通古今之務者出爲民害，以絕吾嗣；其一，不得務廣田園，使嗜利而好奢者因以廢學，以絕吾教。其言今尚存，自吾上世無敢不奉其訓者，顧不肖其忍違之？」嗚呼，亦可謂仁人之言矣！劉氏世爲涇人，自贊善公始登進士第，其子侍郎相繼登科。侍郎生二子：仲氏仕不甚顯，伯氏仕御史，皆登進士第。御史事神宗皇帝爲諫官，熙寧間常以十事言大丞相王文公，詞甚切直，聞其名者爲凜然。御史公生二子，皆賢而有文，爲布衣時與樞相蔣公游，同年登第，而仲氏之子亦以文詞取乙科，爲池州青陽縣尉。自贊善以迄縣尉君凡五世，卒無一人以蔭補官者。雖仕宦達與不達固似不同，要之世有名士，咸以射策決科自列仕籍，相繼不絕。余嘗怪其初以一言垂訓乎後，而子孫守之至五六世而不忘，天所以報之者亦與其言適相符契。至于佩服其言而力行之，則其爲報殆未易量也。昔韓休、穆寧皆撰家訓以遺子孫。開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家，其後子孫皆有賢行，能世其族。然而薄于愛子而厚于憂民，篤于尚義而鄙于近利，其觀摹宏遠如贊善公者未之有也。子先將以其言刻之墓左，使僕記其本末以示將來。雖言詞之陋不足以頌公之美，庶幾託盛事以爲不朽之傳焉。紹興五年六月中休日序。《太倉稊米集》卷五一。

大閑錄序

昔人嘗有言：臣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忠臣人之所願爲也，而有所不欲，乃知事君者不幸而至于殺身，豈其本心哉？以其迫于義，勢有不得已也。古者爲臣之道有二：義與死而已矣。二者相爲重輕，猶權衡之低昂不可欺也。重于義則死必輕，重于死則義必輕。然而世之人捨生而取義者常少，偷生而棄義者常多，是殆未明乎死生輕重之說者也。義而死，雖死猶生，其實未嘗死也。不義而生，雖生猶死，其實未嘗生也。古之人享豐祿，居尊位，平居高目，視天下若不足爲者，自以爲至極矣。及其臨難遇敵，則油然引避以全其軀，視其面目恬無愧色。是何異富室之豢犢豕，雖飫然以飽，腴然以肥，而泯泯然無所聞以老，顧何益于人之國乎？吾知其雖生猶死也。至于蹈鼎鑊，甘白刃，慷慨發憤以就一死，則其忠義之節動于天地，感于鬼神，能使忠臣義士爲之變色，亂臣賊子爲之沮氣，載在簡冊，以傳後世，則其風聲義概猶炳炳與日月爭光焉。吾知其雖死猶生也。夫以死生輕重之說如此其明而人不知，是以考之前古有能奮不顧身以死節刀鋸之下者，殆可以一二數而歲月計也。忠義之士曠時而出，固已難矣，幸而有之，則又湮沒無聞，不得傳于天下後世者，豈勝惜哉？祿山之亂，李愬死之，遂使兩河聞風，再固危壁。當時朝廷未甚旌顯，其子源以父死賊手，悲憤不仕。至穆宗朝，因李德裕之請，始克褒崇。盧奕爲御史中丞，罵賊而死。當時議者猶論洛陽之亡，操兵者任其咎，執法之

吏去之可也，委身寇仇，以死誰懟？賴博士獨孤及之論，謚議始定。嗚呼！李愬首死祿山之難，可謂勇矣。其英偉之節，猶待數十年乃始顯白。盧奕被服坐臺，正色死難，而懦夫奸人交口沮抑，至朝議紛紜，莫有定論。由是知士非殺身之難，而求知于世者爲尤難也。韓退之論張巡、許遠，謂二家子弟才下，不能通其父志，遂疑遠之後死以謂偷生。且以二子之事在于當時猶或異論，況于既久乎？以其家之子弟尚不明其父之志，況求知于它人乎？余嘉夫握拳嚼齒死節蹈義之士世不常有，復不忍其捐生殞命以就死地，卒之排陷沒溺無所聞于世也，因采靖康以來忠臣義士、猛將健夫，下逮閭里田野匹夫庶女，有能死于禍難而可書者，輒隨其所聞而錄之，以備史官之采焉，名之曰《大閑錄》。《太倉稊米

全宋文卷三五二一

周紫芝 一〇

錢塘勝游錄序

崇寧間，余以事適越，道由錢塘，留數日而後行。時方阨于羈旅，不得從諸公游，然猶能一再至西湖，以覽觀湖山之勝，自是而西湖未嘗一日不在胸中。後三十餘年再至，則前日游觀之地、登臨勝處，十已失其八九。雖湖山無恙，不減昔時，而金碧漫漶，草木彫衰，烟雲慘舒之狀，魚鳥游泳之樂，無復故態。如王、謝子弟窮愁病瘁，流落草野，雖骨尚在，而文采風流自然索寞，殊復可憐。余嘗自謂方錢塘全盛，則不得從容舒歎其間，更兵戈百戰之後，始得朝夕於此，是爲可恨。况復官冷食貧，居無尊酒可以自樂，出無勝事可以同游，唯野服曳杖，時携小輩間至山中爾。然而湖山朝暮四時之景變態百出，巖花澗草爭妍而競秀，不可勝窮。余嘗夜棹小舟容與湖間，雖風荷飛翻，水鳥出沒，不間晦明，皆可人意。蓋與漁翁舟子並席而中分，非公卿貴人可得而與聞也。至是乃始自悔，以謂曩

嘗恨其不得從遊於往昔無事之時，而不知其清雄妙麗之姿，無盡難窮之意，未嘗與時增損，隨物盛衰，何可以區區耳目一時之所聞見而自爲之褒貶哉？山中經行，隨其所見，欲作數語，而勝絕之致難於摹寫，不敢汙以塵言。間有高僧逸人可與語者，猶能誦參寥、清順輩詩，語意清絕，亦足自娛。至于足力所窮，眼界所至，與夫往昔遺蹤故事之在山間者不可勝述，因隨紀之，久而成書，號《錢塘勝游錄》。他日夢想湖山而不能至時，取而讀之，如與兒曹徜徉其間，可以按圖而至，豈不便哉！乙丑正月十日序。《太倉稊米集》卷五二。又見《西湖志》卷三二。

朱氏藏書日序

自古學士大夫之家未有不以家藏圖書爲美，蓋高賁者積貨以遺子孫，酒肉費耳，此蓄書之富所以獨爲後世之美談也。昔人有畫鳥者必蓄活鷹以規其形似，後子孫廢畫而捕鷹，養鷹必飼以鼠，後之子孫廢鷹而捕鼠。故蓄蒲博之具者，其後必好博，而蓄書者，其子孫必讀書，勢不得不然也。文林郎朱君軒世居大梁，其祖官東平，因徙居焉。金人南下，東平陷沒，君方以事在江南，遂與其家不相聞，今既十年矣。一日與僕言，爲之出涕，且曰：「吾家藏書萬卷，皆在東平，今所存唯書目。」因出示僕，皆其祖朝議君所藏。自五經諸子百氏之書皆手校善本，其餘異書小說，皆所未嘗知名者；秦漢以來至於有唐，文人才士類書、家集猶數千卷。嗚呼，可謂富矣哉！君因俾余序其目而藏之。余詰其

所以序之之意。君曰：「吾祖以善人稱於鄉里，子孫決不至于中絕。吾有季弟，離東平時年十五，今二十有五六歲矣。有幼子未能勝衣，而眉目偉秀，嶷嶷如成人。使其不死，今亦可年二十餘。萬有一吾書不爲煨燼，猶可幸其復存，他日可爲吾家舊物。子其爲我記之。」余聞其言，爲之愴然而告之曰：「事有興衰，物有成壞，此理之常，所不可逃者。古之有天下國家者，群玉之山，圖書之府，秘而藏之，不可勝記，往往至於盜賊兵火，掃滅無餘。隋牛弘之論書有五厄，非虛語也。國家遭罹兵禍，三閣圖書猶不免厄，況其餘哉！今子家雖墮敵，而身猶能抱遺書之總目，念家世之勤勞，以幸朝廷尅復境土，再有中原，尚能保其所藏，以不失爲中朝賢士大夫之家，則其志固亦可嘉矣。昔韓渥著《香奩》，昭宗之亂散失不全，而蘇緯得其第一篇，渥猶自述以爲可喜。他時使君得其全書，則其爲喜何如哉？子姑俟之毋躁。」《太倉稊米集》卷五二。

富川同僚記序

某聞前輩士大夫敦尚同僚之好，往往至於通家，一聯官事，契愛終身。他時兩家子弟邂逅相見，有如弟兄。蘇太史守膠西，趙明叔爲別乘。趙有母夫人，公拜母於堂上，至則必出兒女羅立傍侍，指某子曰：「是可幹君蠱。」指某子曰：「是必貴。」已而又指某子曰：「他日必有文。」後有與余相遇于宛溪之上者，名某，字戒叔，中年未有官，能爲小詩，頗喜作公書，大字尤復逼真。蓋公前所謂他

日必有文者也。趙君嘗以是告余，因以知昔人之風流雅尚如此。後之陋於知者殆不然，位軋則心相疑，才均則跡相忌，甚至更相攘奪，陰中而巧發。朝銜盃酒，暮走訟牒，口語籍籍，以至解官失職，甘爲囚人，有小人而不忍爲者。嗚呼悲夫！其視前人遠矣。余官武林十年之間，同寮凡閱百輩，迄無一人失歡者。蓋未嘗疑，亦未嘗欺，卒至於相好而莫予遺也。謁來富川，共事者皆一時之賢，他日翱翔雲衢，爲當朝貴人，僕雖老不復見矣，使天而遺我以子與孫乎，則猶將得爲昔人兩家之子弟也。韓退之嘗謂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城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固不敢自比宣城、湖南之立而語君子，其視李博、崔群輩固可無愧矣。於是盡錄其姓名鄉里而藏之家，他日使人觀是錄而知富川賓客之賢，則余與有榮耀焉。紹興壬申三月丁亥序。《太倉稊米集》卷五二。

群書雜嚼序

客京師者，暇則相率懷數百錢而之市，如阮宣子杖頭子錢，遇物而食之，唯其意，謂之雜嚼。人之嗜書如人之嗜食，皆至死而後已。余雖老矣，於書猶未忘其所嗜也。第恐群書浩博不能盡讀，讀亦不能盡記。況老大以來，目昏而志耗，往往朝誦而暮失之，乃隨其所閱，有可於意，輒萃而錄之，如食於市者之唯其意也，號曰《群書雜嚼》。至于過屠氏之門，據函牛之鼎而爲之大嚼焉，則吾所嗜者小矣。又況其間棄鱸多，而嗜昌歠者不爲不多，亦安知其不以此取銷於人哉！《太倉稊米集》卷五二。

滑稽小傳序

烏有先生平生有三拗：不交俗人而與人和，不善飲酒而喜人醉，對客寡言而樂聞滑稽，一聞其言，爲之絕倒。客去靜坐，往往思之，輒發一笑。客有怪而問其故者。先生告之曰：「孔子大聖人，猶以言戲子游。衛武公周之大臣，尚作《抑》詩以戒厲王，且以自警，想其爲人嚴肅端毅，非滑稽諧謔之流，而詩人美之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司馬遷作《史記》一書，上下數千載，而特爲滑稽立傳。東方曼倩目如懸珠，齒如編貝，胸中有書四十四萬言，而以滑稽自雄。豈非俳諧之中自有箴諷，或能感動人情，使之改過，是以有取焉耳。昔韓退之作《毛穎》等傳，而舊史乃謂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在當時如張文昌輩，號爲深知愈者，猶且不樂於斯文，則舊史之陋固已不論可知矣。余昔游士大夫間，當酒杯流行，歌正樂闋，堂上客醉，諧戲雜出之時，雖街談巷語，小說不載，稗官不錄者，時有可觀，輒采而書之，號《滑稽小傳》。久之，得數十事以傳好事者。雖有愧於馬遷之書，方朔之辨，悶則取而觀之，亦足以自娛也。年月日，烏有先生序。《太倉稊米集》卷五二。

太倉稊米集自序

昔余爲童子，未冠入鄉校，方學科舉文。文成，掌教者善之，于是長者稍從而稱其能焉。余曰：「是足以得名，不足以名世也。」乃喜誦前人之文與其詩，往往爲之廢業，而前日之稱其能者悉哈之不齒也。一日，先君戲爲客言：「是子肩有詩骨，在法當窮。而又好詩，窮固必矣。」自是好之不衰，如人飲酒，日甚一日，然卒亦不能工也。中年取少時所作而誦之，悉皆棄去，可嘔也。老來取中年所作而誦之，則又皆棄去，可笑也。今老矣，而竟不能加，安知他人誦之不嘔且笑耶？小兒曹未嘗學文，不識詩病，誤以爲好，而掇拾其遺，得若干卷，錄而藏之，問名于余。余告之曰：「『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爲尊』也。使有補于世教，猶殆庶幾。不然，徒費紙札耳，不足錄。」昔者，山谷先生書告其甥曰：「文章直是太倉一稊米耳。」黃公之文可與馬遷、揚雄、劉向之徒相爲表裏，若其詩則杜子美、蘇子瞻而下不數也，而猶小之如此，況不逮其萬有一者乎？後數年而集亡，當于東家醬瓿上而求之，其必有得矣。《太倉稊米集》卷首。又見《甬宋樓藏書志》卷八四，《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書陸祠部帖後

祠部郎陸公巖老少以經術文采見知舒王，與其伯氏左相齊名，世號二陸，晚方得州，豈弟慈祥，不事表襮。每接使客，酒不過數行而止，客去，輒齋素以裁其過。今觀其言，有「既無厨傳以沾往來之譽，又乏家貲以結上下之交」，可謂無負漢宣之詔矣。公嘗與客言：「莊周論蠻氏、觸氏爭蝸牛之國，何其況之微也。至於逐北數萬人，流血三千里，則可謂所爭者小而所傷大也。」嗚呼！其可謂仁人之言已。宣和甲辰中元前五日見此數帖，因記前語，使人想見醇德，乃書其後。《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書枯冷道人李處士序後

唐文皇辰日哭張公謹，疑若能脫略陰陽拘忌之說者。至命呂才使刪其書，則又似頗留意於此矣。才之論葬法，以謂葬家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乖。又古葬並在國都之北，無上利下利、大墓小墓之說，才豈不知其術？蓋有所自來，其亦慮人主求小道，失大體，而立此論乎？世俗之人急於富貴利達，爲墓師所欺久矣。又其所傳之書鄙陋荒怪，期在符會俗人意旨，皆不待攻而可破。今龍谿李君

獨能略去近時諸家地理書，時時自出新意，頗有奇中，可謂不傳之妙也已。君猶懼其法不與俗人合，故枯冷道人藉九方臯之說以告，俾余跋其後。余言如鴻毛，無萬鈞之力可回世人好惡，因謂李君曰：「君子病不精其技耳，人之知與不知亦何足深較？」余嘗論羊叔子，其風流清尚有絕世之稱，死之日能使州人罷市，將士慟哭，此豈宜無子？而相墓者謂若鑿山當無後，已而果然。使子之術如叔子之客，雖名後世可也，況一時乎！靖康丁未中春中休日。《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書元寧川帖後

元具茨參江西裨，遂得句法，真山谷法嗣也。具茨親見山谷，其得處便似不同。張載揚學東坡書，咄咄逼真，乃爲具茨書此詩，云公同僚，相得甚懽。可謂一臺二妙矣。世間俗子寫無法楷書，作無韻惡語，又嘗負此以疵病他人，見之令人氣塞，故留此卷時時開闔，一洗凡馬之塵耳。紹興二年元宵後四日書。《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書了翁贈別頌後

了翁以正色立朝，憤世疾邪，不避權貴，風采人物當不在汲長孺下，宜其高目雲漢，以傲睨一

世。折節下士，喜與佳士周旋，此公何止高人數頭地耶。居士韋深道隱居湖陰，一時賢士大夫皆樂與之游，而公於居士所以相求之意尤厚。余以是益喜居士之賢，而知翁之爲樂易君子也。紹興二年清明後四日書。《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書姑谿老人詩卷後

傾余北走建康，暮投青山市，詰朝謁太白祠。公時在路西，聞余來，使人折簡見邀，遂止余宿。青燈白醪，雪髯紅頰，議論袞袞可聽，喜津津見於顏間。余維恨拜公於床下爲已晚也。然私竊自喜，公年雖高，而氣力强健，繼此猶可以數見。逾月而歸，則公已逝矣。此數詩乃當時酒間爲余書者。紹興三年秋七月中休日閱群書見之，把卷興懷，爲之雪涕。《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書李夫人枯木墨竹後

徐伯遠出其家所藏李夫人枯木墨竹，霜枝勁節凜凜在人目中，自非作《白山茶賦》手，安能出此奇崛態度？相其婆娑筆硯間，定不減當年女博士耳。紹興己卯中春二十有五日書。《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書安定郡王長短句後

安定郡王具文殊無礙辨才，傳東坡居士正法眼藏，時時遊戲於長短句中，妙麗清壯，無一字不可人意。今觀此數解，真樂府中絕唱也。試使韻人勝士酒酣耳熱倚席而歌之，當復令人想見其風采。後五詩，余舊聞於故人者，并書卷尾。紹興五年嘉平十有三日，靜寄老人書。《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書璉上人詩卷後

頃年讀汪內相集，至《還璉上人詩卷》云：「筆端遊戲詎須頻，短卷才開即可人。月映澄江梅映雪，比君猶自不清新。」未嘗不想見其人也。近常道人携璉公數詩來，嫵媚清熟，殊不犯俗子格律，乃知江月雪梅之喻端非虛語，惜其相望千里，不與之徜徉耳。紹興十年正月十日書。《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書自作長短句後

余少年時間作長短句，殊不能工，常戲自評之，以謂視古今諸家樂府，蓋貌兄弟而年父子也，猶不能無意於著鞭。今須髮種種，則無復事矣。同舍郎葉南美屢丐於余，偶追錄此數解因以遺之。南美老於文辭，以功名自喜，乃復須此，韓退之所謂如人之嗜昌歠，未易詰其所以然者哉！紹興十一年清明後五日書。《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書趙介叔雷莊詩後〔二〕

維揚人趙介叔頃與余相別於宛陵，今十年矣，是時東南群盜蜂起，殊有重別之意。余作長短句贈別云：「玉溪秋月浸寒波，忍持酒，重聽離歌。不堪對，綠陰飛閣，月下羞娥。夜深驚鵲，轉南柯。慘別意，無奈愁何。他年事，不須重問，轉更愁多。」使傳杯者歌之，坐客爲之悽然。後介叔留九華，其家自泉南乘舟而下，道遇亂兵，舉族皆歿，前調遂爲語讖。紹興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客有錄介叔《雷莊小詩》以示余者，語極悲楚，讀之使人酸鼻，而其詩又工，皆可錄也。《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二〕趙介叔：當即前文《富川同僚記序》及後文《從所好堂記》之「趙戒叔」。

書觀音感應錄後

清照老人以戶部郎邊公所集《觀音感應》一百事相示，讀之令人感歎不已。而議者乃復怪其靈異如此衆多，獨不知菩薩願力深重，爲衆生除一切苦，何有窮極？況在震旦一國一方之所示現若此，而遍一大地，盡恒河沙界所有衆生，菩薩視之同赤子，一有苦惱，悉加調護，則其慈哀所及，豈耳目見聞之所可及？雖有須彌山筆，大海聚墨，安能稱述？今邊公表百事以傳世，蓋欲使人信心堅固，得所依歸，其用心可謂善矣！紹興十五年四月十有四日書。《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書奉親養老書後

昔人有以麤糲飯客，以精饌奉親者，一見便爲名士稱賞。士大夫酣醕杯酒中，雖酒肉如山，猶恐未能娛客。至於羊棗之奉，往往未嘗經意，大似倒置。余與艾慎機出同王事，入則分產而居，見其奉親之孝甚謹，意其近世無與比者，宜此書之未嘗去眼也。紹興十六年正月七日書。《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書蘇養直與陳彥育帖後

自古高人逸士隱於巖谷者蓋亦多，而文采風流未必俱勝。後湖視富貴如浮雲，而言語文章妙絕一世，漢魏而下所未有也。此卷中數詩皆佳藁，而樂府語韻尤高，使東坡先生見之，當不但喜清江一曲耳。《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書梅師贊家梅聖俞書後

僕少年時嘗閱家所藏前輩書尺，得聖俞先生數帖及《姑蘇園亭記》，愛其楷法甚謹。已而失之，自是不復見先生之書，今三十年矣。此篇乃聖俞遺其弟宣義公師贊者，公之孫和仲出以示僕，覽之如復見吾家所藏也。觀先生之詩，樂其字畫，它人猶在所愛，況公家物，護之其可不力乎！紹興辛未臘月十日，同郡周某書。《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書具茨集後

余與元道州一別十五年，自此翁下世，平日篇章無一字到眼，念之令人落寞，殊無好懷。今年謁來富川〔二〕，吏部郎桂嘉任出其詩文四編，殆數百首。噫嘻盛哉，何其多也！道州年十八歲已升山谷之堂，父子俱出其門，亦是一時偉人。文詞超妙，高出世表，而所遇乃爾，詩之爲崇如是其酷耶！紹興壬申二月庚午妙香寮書。《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二〕川：原作「州」，據前文《富川同僚記序》改。

書月巖集後

《月巖集》，太華逸民之所作，而太華逸民則李廌方叔之自號也。李端叔序其文，謂東坡嘗言：「吾評斯文，如大川東注，晝夜不息，不至於海不止也。」今誦其詩，讀其文，然後知此老之言爲有旨焉。而自非豪邁英傑之氣過人十倍，則其發爲文詞何以若是其痛快耶！紹興壬申春，滑臺劉德秀借本於妙香寮，乃書以還之。《太倉稊米集》卷六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

書老圃集後

大洪昔時詩用意精深，頗加雕繪之功，蓋酷似其舅。此其所載，意其多晚年之作，與昔所見殊不類。近時士大夫論徐師川詩甚不公，以謂稍稍放倒，而不知師川暮年得句多出自然也。毛嬙麗姬，粉白黛綠，歛衽顧視，未免時自矜持。徐娘雖老，却以洗粧而真香生色，有不可描畫之意。蓋詩至於此然後爲工耳。紹興壬申春，滑臺劉德秀借本於妙香寮，乃書以還之。《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書郭元壽家叔黨書後

頃歲故人章刑部決獄五羊，道過鬱孤臺，得東坡兩詩大字石刻，歸以遺余，妙不可言。今郭元壽乃以叔黨所書《鬱孤詩》相示，字畫詞采幾不可辨，覽之使人恍然如逸少復生，子敬猶在世也。後人當謂「前有二王，後有兩蘇」爲不疑矣。紹興壬申三月甲子，宛陵周某書。《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書山谷帖後

僕平生閱山谷書甚多，所謂「摩挲石刻鬢成絲」者，猶未嘗見其起草。此一紙塗竄至數十字，大似顏平原《坐位帖》，字差少耳。後人觀之，當不減今人之視魯公也。紹興壬申三月甲子，宛陵周某書。《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書晁無咎帖後

讀晁無咎之文與詩，浩浩然猶河漢之無極也，想其胸中何止有八九雲夢而已。今觀此數帖，如散聖出塵，不縛禪律，自然近道，豈可付俗人論工拙哉！紹興壬申四月之吉，妙香寮老人書。《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書范文正公書竇諫議事跡後

范陽人竇禹錫近世號稱長者，觀其嫁孤女八十二，舉貧不能葬者二十七喪，此非強勉而能者，則

它不難也。至於身享長年，五子皆至達官，天所以報之，驗若符契矣。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而世鮮爲之，甚者引張湯、杜周以謂慘毒者猶皆累世貴顯，而安世、延年輩又有賢德以傳後世，獨不知天之報施固有常理，不可一概論也。《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書沈麟士傳後

沈麟士爲鄰人認其所著履，麟士曰：「是卿履耶？」跣而與之。鄰人得履，以前者還，麟士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陳凝之爲村田所誣，亦嘗認其所著履，笑曰：「僕著已弊矣，當於家中覓新者償君。」後還所失履，不責受。或謂凝之過於麟士甚遠。周子曰：麟士何心之有哉？凝之則近於矯矣。《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書陶淵明歸田園書後

陶淵明閒居則負耒而躬耕，年飢則叩門而乞食，蓋不可不謂貧矣。至於棄官而歸，則易若脫履，非其胸中自有丘壑，安能擺落世故如此？頃時杜祁公在政府，客有新第者以所業獻公，請學爲政。公無一言，唯問生事厚薄。人有問公者，公曰：「人有田園則進退輕，乃可行吾志。」祁公可謂知言矣。

近時士大夫多喜學淵明詩，皆故爲靜退遠引之詞，以文其歆羨躁進之失，譬猶效西子之顰而忘其語意高遠，不能窺此老之藩籬也。《太倉稊米集》卷六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九〇五。

書張待舉詩集後

余嘗聞鄉先生言，鄉里有張大人者，耆酒好罵，尤豪於詩。少年博極群書，其爲人標置甚高，以故卒困於小官。當時貴人皆知其才，畏而不用。滕公元發其友也，嘗爲錢塘守張侯客焉。滕公置酒高會，賓客滿座。飲方酣，即岸幘箕踞大呼：「滕大，爾復能記共飲長安酒家昏直而去耶？」坐客爲之失色。公笑曰：「寧論許事，但當痛飲醇酎耳。」明日不告而去，公贐之以金。張侯持金叩枻而歌，已而投諸江，曰：「滕公挽我哉！」使者反命，公曰：「狂奴故態，老不衰耶！」暮年隱居宛谿之上，築曲肱亭林間，日醉其中，不與俗人交，亭今猶有故基存焉。黃太史所謂「仲蔚蓬蒿宅宣城」詩句中，「鄰雞呼不起，擁被聽松風」，蓋題曲肱亭詩也。張侯之詩溫麗而不燥，靚深而有體，非近世作者所能彷彿，而其多至數十篇。雖多而益奇，惜其埋沒之久，未有傳於世者。余因併記其人之大略云：張公名賁，待舉，字也。官至忠州司戶而死。《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書韓退之羅池廟碑後

唐史載：「柳子厚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於州之堂〔二〕，有嫚者輒殺之。愈因碑而實之。」退之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不應紀此茫昧荒怪之事以欺後世也。使誠有之，必妖鬼有所憑藉而然，愈猶當爲子厚力辨其非，而因碑以實之，其意殆不可曉。昔韓擒虎之死，人有見兵騎迎公於門，以爲閻羅王者，此亦史氏好奇之過。柳以文詞顯，韓以勳烈稱，皆一時之賢，不幸而蒙此惡聲。《南史》固不足取信，而退之且猶如此，於他人何望焉？余每誦其文，未嘗不爲退之惜也。《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二〕託：原作「記」，據《新唐書·柳宗元傳》改。

書送客詩後

東坡嘗言：「古今語未有無對者。」信矣哉！琴家謂琴聲能娛俗耳者爲設客曲。頃時有作送太守詩者，僕嘗問之，其人曰：「此供官詩，不足觀。」於是設客曲乃始有對。四月十日夜，燈下閱猥藁，偶有感於前語，戲作俳體詩云：「設客元無琴裏曲，供官尚有篋中詩。」時日舉似，坐客皆爲絕倒。

《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書徐師川詩後

金陵吳思道爲余言：「頃嘗以近詩示徐公。徐公謂僕：『是豈欲擬杜少陵句法邪？』思道曰：『少陵安可擬？但不取法耳。』公因言：『余平生正坐子美見誤。』思道問其故。公曰：『今人飯客，飲食中最美者無如饅頭夾子，連日食之，如嚼木札耳。』丙辰夏至前兩日，朱子明司理以此本見還。時方晝卧東窗，枕上讀數十篇，乃悟前語，然不可持語俗人，所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他日有與余問參此語者，當自了了。《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書何正平詩卷後

讀參寥子七字絕句，如小兒笑蔗。讀正平五字詩，如大兒食藕。二物皆可人口，要常使知味者自評之耳。曩時人問：「可郎詩何如？」僕嘗應之曰：「可公詩其苦腴相半，頗似韋應物，至其骨清而氣秀，則又彷彿孟浩然輩，唐以來詩僧所未有也。若建安七子、南朝兩謝等語，則徐公之論當自有深意，非他人所能解也。」《太倉稊米集》卷六六。

全宋文卷三五二二

周紫芝 二

書寒山詩後

昔里人有豢二豕者，呼屠者於門，將以售之。其一既就執，其一輒逸去，使人物色之不得。後五日得之溝中，以木葉覆其身，氣息喘喘然，若有所畏者。建炎三四年間，避盜山中，賊持戈在後，僅得以免。夜宿山穴，挽木葉以自蔽，旦爲積雪所埋，幾不得出，顧無異溝中之豕。乃知衆生受命，其畏死未嘗不同。此學佛者所以深戒乎殺也。因書是詩於壁，使兒曹誦之，知至人之言皆真實語，不可不信云。《太倉稊米集》卷六七。

書唐史遺事後

自古帝王其始非無聰明勤儉之資，卒至昏惑不悟，馴致敗亡而不可救者，固非一端，然其大略不過數事而已。不牽於女子之愛，則奪於宦豎便嬖之人；不溺於浮屠之言，則惑於神仙不死之說。此必然之勢也。《杜陽編》載：唐宣宗方即位之初，衣必澣濯，食無兼味，時人至以比漢文焉。後宮有疾命醫，疾愈，帝袖金十兩陰賜之。醫者將拜，遽命止之，曰：「勿復使人知。言出於外，又令諫官上疏。」其儉靜畏言如此。故太和之政庶幾貞觀之風〔一〕，而專務罷斥佛氏以革太宗之弊，可謂善矣。羅浮先生軒轅集者，一方土耳，乃召置內廷而尊事之，問以長生之術，其視太宗所爲特好惡有所異耳。觀軒轅談道有趣若可取者，至益之以變怪，則又似王喬、左慈之徒，果何補於治哉？夫以中才易惑之君，所好既已偏溺，又從而惑以怪譎可喜事，宜其迷而不之悟也。《太倉稊米集》卷六七。

〔一〕此云唐宣宗時事，「太和」當爲「大中」之誤。

書呂舍人帖後

建炎間，西洛呂公以尚書右丞作鎮宛陵，門下客數輩皆一時名流，又訪鄉里之士，得四人，而僕預焉。今亡其二人矣。公飲食教誨之無倦色，間數日一見，未嘗不以人物爲念，問之諄諄不離口。自是而公且閒矣，某亦陸沈於世無所可用。其後二十餘年，公之子舍人遺余書，且云：「先君子平生無所嗜好，獨於當世賢士大夫見之唯恐不及。雖在嶺表倉皇避寇，亦未嘗不以宣城諸賢爲言也。」吁，亦異矣哉！以公之盛德至善，雖蒙陋如鄙人猶不忍棄，況於士君子之賢者乎！使公一日立朝，其進退天下士當必有可觀者矣。《太倉稊米集》卷六七。

書曾處州雅詞後 一

宣和間，四海清平，朝廷無事。上皇一日置金碗於便殿，命群臣皆射，中者得之。矢數十發不能中，固陵一矢輒貫其足。群臣歡呼，咸謂天縱之聖又多能。已而又命賦詞，詞先成者賜之。曹組先進，乃得碗。當時盛傳此曲，今二十年復見於是集，感嘆久之。其詞云：「秋勁風高，暗知手力添。弓面靶，分筠幹，月到天心滿。白羽流星，飛上黃金碗。胡沙雁，雲邊驚散，壓盡天山箭。」《太倉稊

米集》卷六七。

書曾處州雅詞後 二

諸晁自無咎以文名世，往往相繼間出。次膺諸人小詞俱可喜，大率是無咎一種風流，如王、謝子弟，雖人物小大長短時有不同，要皆是芝蘭玉樹耳。《太倉稊米集》卷六七。

書後湖帖後

余平生慕蘇後湖之爲人，恨不一拜牀下。晚與陳彥育游，見其道後湖酒間風味，筆底波瀾，尤使人想見風采。彥育與之周旋莫逆得此數牛腰，非但惟德，其物其字畫咄咄遂逼老坡，自當寶也。《太倉稊米集》卷六七。

書石鼎聯句後

余觀韓退之叙軒轅、彌明事，似若有取焉。至謂「天且明，道士起出門，童子覓之無有」也，疑

若飄然有仙去之狀。余謂必不然。夫所謂仙人者，爲其能物我兩忘，去其爭氣與其怒心，鋤其驕色，而望之似木雞，使異雞無敢應者，然後仙可致焉。彌明初邂逅叔起於劉師服家，至則慢罵，悻悻之氣悉寓句間。凡聯句至老人者十，而譏罵居其六。「龍頭縮菌蠹，豕腹脹彭亨。」此一罵也。「繆當鼎鼎間，妄使水火爭。」此二罵也。「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此三罵也。「方當洪爐燃，亦見小器盈。」此四罵也。「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此五罵也。「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此六罵也。不知彌明果有怒於二子而然耶？其亦仙人遊戲於言語文字間耶？二子色沮氣喪不能勝，以一言甘心執筆，低首哀鳴以求幸免，大似可笑。退之力詆異端而不主吾道，雖不敢笑，亦可疑爲癡人說夢。《太倉稊米集》卷六七。

書二唐風憲記事後

古人不避權貴以諫爭，取禍蓋亦多矣，未有父子一家相望兩朝，赫然如唐氏之門者也。賈太傅之孫有捐之，魏鄭公之孫有謩，僅能一言，當時固已號爲能立門戶，況質肅之論燈毬錦，林夫之詆王氏新法，皆以論列大臣觸人主之怒，豈不難哉！《太倉稊米集》卷六七。

書自作小詞後

李公擇暮年學草書，東坡見之，言：「李十八草書似鸚鵡，能言不過數句耳。」後數年，趙德麟復見之，問：「吾書何如？」德麟笑曰：「可作秦吉了矣。」僕頃歲嘗作《中秋詞》，後三十夜飲花下，作《木芙蓉詞》。二詞之作，日月幾一世，而語之工拙相去幾何？豈非前一詞似鸚鵡，後一詞可作秦吉了耶？河朔郭元壽以此詞復求僕書其後，偶記坡語，聊作一笑。《太倉稊米集》卷六七。

書滄海遺珠後

《滄海遺珠》者，余手所錄近世諸家之作也。其他絕妙好詞不可概舉，如張右史逸詩二絕得於口傳。其一云：「寂寞江城數點燈，恰如漁火照寒罍。去年曾侍端門燕，白玉欄干第一層。」又詩云：「臨分只待酒初酣，畫舸亭亭繫碧潭。不管波濤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二詩絕妙如此，而集中不載。若此類者，豈非所謂滄海之遺珠者乎？集今二十卷，他日繼有得焉，蓋不止於此也。《太倉稊米集》卷六七。

書洪駒父香譜後

歷陽沈諫議家昔號藏書最多者，今世所傳《香譜》蓋諫議公所自集也，以謂盡得諸家所載香事矣。以今洪駒父所集觀之，十分未得其一二也。余在富川作妙香寮，永興郭元壽賦長篇，其後貴池丞劉君穎與余凡五賡其韻，往返十篇，所用香事頗多，猶有一二事駒父譜中不錄者，乃知世間書豈一耳目所能盡知。自昔作類書者不知其幾家，何嘗有窮？頃年在武林，見丹陽陳彥育作類書，自言今三十年矣，如荔枝一門猶有一百二十餘事。嗚呼！博聞洽識之士固足以取重一時，然迷入黑海，蕩而不反者，亦可爲書淫傳癖之戒云。《太倉稊米集》卷六七。

書韓承旨別集後

讀玉山樵人詩，脂澤之氣焄然滿懷，使人想見風采，至《香奩》則又殆有甚焉者也。然渥當唐末宗社顛隳之際，竄身於戈戟森羅之中，雖扈從重圍，猶復有作。當是之時，獨能崢嶸於姦雄群小之間，自立議論不至詭隨。唐史臣稱之，以謂有一韓渥尚不能容，況於賢者乎？則知渥非荏苒於閨房衽席之上者，特遊戲於此耳。頃時，王荊公叙四家詩不取太白，爲其十詩九說婦人與酒，然則渥之不見

取於公又可知矣。《太倉稊米集》卷六七。

書初寮集後

徽宗皇帝在位歲久，文士詩人一時輩出，不減元和、長慶間人物，如參政翟公、待制韓公、翰林汪公、初寮先生王公，皆以文辭自顯，號爲傑出不可跂及者，餘未易殫數也。初寮蓋文健而深，詩麗而雅。至於制誥，渾厚足以風動四方，則李公漢老以謂公當承平之世，多褒揚粉澤之詞，如「傷居爾體，痛在朕躬」，「不得施於戰士，弗爲子孫之謀」，「更存輔車之勢，不得加於叛國」。嗚呼，其盡之矣！自往至今幾三十年，諸公之墓木何止拱把，讀之使人想見當時文采風流之勝。劉夢得云：「休唱內前供奉曲，貞元朝士已無多。」是亦足以爲初寮之嘆也。《太倉稊米集》卷六七。又見《初寮集》卷首，《詠宋樓藏書志》卷八〇。

書陵陽集後

國家承平日久，朝廷無事，人主以翰墨文字爲樂。當時文士操筆和墨，摹寫太平紛然。如韓子蒼《題何太宰御賜畫喜雀詩》，有「想得雪殘鳩鵲觀，一雙飛上萬年枝」之句，不動斤斧，有太平無事之

象，以此知粉飾治具者固不可以無其人也。王摩詰說開元時事，如「池北池南草綠，殿前殿後花紅」，亦是好句，但如畫師著色畫屏風，妙則妙矣，奈未能免俗何。大抵子蒼之詩極似張文潛，淡泊而有思致，奇麗而不雕刻，未可以一言盡也。《太倉稊米集》卷六七。

書婆婆娑集後

自古文詞之士班班相望，不可勝數，然其傾心翰墨，沒溺於詞采章句之間，能令人柔媚軟熟不自扶持，概以風節鮮有稱者，亦其勢然也。右正言崔公，文詞高秀，句法清雄，二者皆足以名世；而危言讜論殊得諫臣體，至於詆訾時宰，譏評權要，略不少訾。讀其奏疏，使人聳然異之，如著冠秉笏而見汲黯、朱雲輩，不待聞言使人加敬，殆非前世留意於文翰者之所能彷彿也。宋廣平之爲人，疑有鐵心石腸，及作《梅花賦》，則清艷便發，有江南徐庾體。讀《婆婆娑》之詩者，其異於《梅花》之賦亦幾希矣。《太倉稊米集》卷六七。

書浮休生畫墁集後

政和七八年間，余在京師。是時聞鬻書者忽印張芸叟集，售者至於填塞衢巷。事喧，復禁如初。

蓋其遺風餘韻在人耳目不可掩，蓋如此也。前此當靖康間，天下鬩然皆歌東坡南遷詞，所謂「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者是也。今臨川彫《浮休全集》有此詞，乃元豐間芸叟謫郴州時，舟過岳陽樓望君山所作也。今日讀公《南遷錄》見之，前二事皆恍然在數十年之外矣。紹興辛未，余來江西，至九江，太守李中行置酒庾樓。樓上獨有芸叟一詩，其後云：「萬里秋風吹鬢髮，百年人事倚欄干。知他落日能多少，偏照淮南幾處山。」然後知東坡集中所載二詩爲不止於此也。《太倉稊米集》卷六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

書郭令公家傳後

《郭令公家傳》十卷，載公平生行事甚詳。余後得《師友談記》，言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爲患，嘗禱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此一事唐《新》、《舊》史皆不載，家傳亦不載。議者以謂吾聞大禹有治水之功而已，未聞以女餌河神也。余曰：人固不可以一概論天下事。子儀割女子之愛以援千里之溺，上忠其主，下愛其民，此亦人所難者。人能捨其所易以觀其所難，則子儀之事不可沒矣。《太倉稊米集》卷六七。

書梅聖俞碧雲駮後〔二〕

直講梅公聖俞以詩名家，技絕古今，聲滿天地。文忠公在政府，書問中猶稱聖俞二十五兄，其爲言豈不足以取信於當時？《碧雲駮》者，其所著小說也。而文正范公、先正潞公首所深詆，讀者多不滿其意焉。雖罵譏笑謔自是詩家者流，然吾身不在朝廷，職不當諫諍，而訐其所短，攻其所長，專務以過掩公，不免有惡居下流而訕上之失。梅公於鄉里爲丈人行，固不當小有貶剝，恐好事者託公之重以顯其書固不可知，謂公爲此書則決非也。《太倉稊米集》卷六七。

〔二〕駮：原誤「駁」。按《碧雲駮》一卷，其書現存，據改。

書夢溪丈人忘懷錄後

沈翰林休居夢溪之上，自號夢溪丈人，作《忘懷錄》，所記皆林下幽事，《筆談》之所不戴者。其中乃有梅月調護蘋帶一法，儀者譏其未能忘懷。向使微風徐來，飄飄然吹淵明之衣於斜川東臯之上，則將安用彼帶爲哉？由是觀之，淵明之去爲真歸也與？《太倉稊米集》卷六七。

書譙郡先生文集後

余頃得《柯山集》十卷於大梁羅仲共家，已而又得《張龍閣集》三十卷於內相汪彥章家，已而又得《張右史集》七十卷於浙西漕臺。先生之製作於是備矣。今又得《譙郡先生集》一百卷於四川轉運副使南陽井公之子晦之，然後知先生之詩文爲最多，當猶有網羅之所未盡者。余將盡取數集，削其重複，一其有無，以歸於所謂一百卷者，以爲先生之全書焉。晦之泣爲余言：「百卷之言皆先君無恙時貽書交舊而得之，手自校讎，爲之是正，凡一千八百三首，歷數年而後成。君能哀其所未得者以補其遺，是亦先君子之志，而某也與有榮耀焉。」因謂晦之，他日有續得者不可以贅君家之集，當爲別集十卷以載其逸遺而已。《太倉稊米集》卷六七。

書史記索隱後

前人所爲續述，後人從而貶剥之，將以正前人之失也。獨不知又從而貶之者出其後，至於更相矛盾，互爲得失，殆無時而已焉。《史記》一書成於司馬父子之手，本出一家，而其首尾舛錯，歲月顛倒，不免時有繆誤，此後人所以得而議之也。晉有徐廣、宋有裴駟、南齊有鄒誕生、大唐有劉伯莊，

各有《音義》見於注解，不可謂無得，然亦未免於失也。今司馬貞又作《索隱》三十卷，且自爲之序，以謂遷史比於班書微爲古質，故漢晉名賢未之見重。豈其然乎？班《書》所記獨一代之事，猶二十年而後成。《史記》上下數千載，而其論述如出一時，遷史簡嚴而叙事詳，班史辭費而褒貶少。遷之爲文如行雲流水，出於自然；班固鏤金刻玉，力盡愈奇，要其大率皆依倣遷而爲之者也。謂其以古質不爲人所推重，何其繆哉！貞所議論不可勝究，姑以首篇較其乖誤，餘固可知。貞謂《史》有十二紀，以象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也；《史》有十表，以法天之剛柔十日以記時也；《史》有八書，以法時有八節以成歲也；世家三十，以法三十日而成月也；列傳七十，法人臣七十而致仕也；百有三十篇，以象閏餘而成歲也。遷作《史記》，上自五帝，下逮漢武，世代之數豈出人爲？然則《春秋》十有二公，自隱至哀豈亦法天之數而爲之乎？歷年二百四十有二，孔子將何所取法哉？所謂八節、三十日，與夫閏餘成歲之說皆不可合也。七十而致仕，何關列傳？如《滑稽》、《龜策》、《日者》之類，何預致仕？是數者使兒童見之皆知其非，固不待攻而明其失矣。余所以言之，非固欲爲是紛紛也，蓋傷貞之繆用心，以貽笑後人而已矣。《太倉稊米集》卷六七。

書封演古今年號錄後

堯舜三代雖帝王殊號，前後異時，要皆以德而興，故其受命甚永，其歷數甚長。當是時，唯以人

君即位之年爲元年而已，未聞其以號紀年也。漢之文、景雖有中元、後元之稱，然猶未有號也。武帝喜功好武，矜勇尚夸，其心侈大，欲以跨越古今，其爲號雖不同，大率皆取瑞應，如元鼎、元狩之類是已。後世因之，於是神爵、五鳳、甘露、黃龍、河瑞、河平之稱寢亦昌矣。不然，則取其久安永固，傳祚無窮之意，如永建、永壽、永康、永寧之稱猶十二三也。人主之享國傳世豈不欲其久遠？而自古及今，考之書傳，唯有德者爲可久。苟爲無德，雖強如秦，富如隋，皆不過一再傳而亡。況區區紀年之號，安能爲有國久長之計哉？使人君而知此，雖以元而紀年可也。彼僭竊位號，不傳正統，一時亂臣賊子猶以改號爲失國之讖，如齊高之天保，後周之宣正，說者以其兆于天數，而不知修短之實繫於其人也。吁，可悲哉！《太倉稊米集》卷六七。

書岑參詩集後

杜少陵用胸中萬卷之書作妙絕古今之句，嘗自言詩有神助，而語不驚人，雖死不休。宜其傲睨凌蔑，高目一世，以謂前無古人，後無作者。至於詩人文士間有可稱者，未嘗不力加推許至於再三，或見於言語文字，諄諄不已，如高詹事、元道州與岑參輩皆其人也。蓋物以類而相從，人由意而相合。臭味之同，乃詩人之草木，出於自然，有不約而契者，況其於一時人物，汲汲然唯恐失之。如近世歐文忠、蘇內相之收拾文士，要使盡出門下而後已。參詩清麗有思，殊復可喜。觀少陵所謂「岑參兄弟

皆好奇，携我遠來游漢陂」之句，則亦可以得其爲人之大略矣。《太倉稊米集》卷六七。

書高道傳後

神仙之說出於荒忽有無之間，怪譎而不足信，誕謾而無所稽考。以謂有耶，其實未嘗有；以謂無耶，則其事可傳，其書具在，君子亦有時取而言之。余讀《高道傳》，觀其所載神仙百餘輩，自初入道至於登仙，巖居而穴處，草衣而木食，近者不過一世，遠者不過數十年。一日異香滿室，鶴御旋空，雲幡絳節自天而下，頃之則冉冉然已入於杳冥之間矣。何其易且怪也？有操是說以折之者，其徒必曰：「是人素有仙骨，且道行已成，時至乃即行耳，何難之有哉？」余獨不知上帝何爲專意訪求黃冠羽衣，使爲輔翼仙官，河岳主宰？而陶洪景著論，如西伯之聖，漢文之賢，僅得與之同列而已，乃不得與此流顯陟霄漢，以警動世俗，何邪？余嘗反覆考究而不得其說，又其事怪妄不經，大率多類世間幻術蠻法，如吐火割舌，飛劍遁形，絕食服氣之類是也。是以學者於神仙之說每有疑焉。揚子雲、韓退之之徒所以力詆而痛排之，固有謂也。蓋二子以羽翼聖道自任，不得不爾。要之，後人立論似不必專務依倣韓、揚，使神仙之說存於若有若無之間，確然以吾道自任而已，則是非判然，而天下之理得矣。《太倉稊米集》卷六七。

題定武舊刻蘭亭

紹興四年五月一日

歐兗公集古今石刻，可謂博而精矣。而定武《蘭亭》不見其可貴，豈其時善本尚多，更有出定武之右耶？此石肥瘦纖穠皆得其所，而法度森嚴，典刑具存，真定武舊刻也。周紫芝題。紹興甲寅五月一日〔二〕。《蘭亭考》卷七。

〔二〕紹興：原作「紹熙」，按周紫芝卒於紹興二十五年，「熙」實爲「興」之誤，因改。

全宋文卷三五二二三

周紫芝 一二

策問第一

問：古之言治道者推三代。自三代而下，所可稱者莫盛於漢。漢之興也，創業則有高帝，守成則有文、景。奮然有大興漢治者，則莫若武、宣。至于元、成，雖無大功於漢，亦無大惡於天下。此六七君者，皆不害其爲賢明之君也。然而高祖以征伐定四方，文帝以仁愛康庶俗，宣帝以賞罰勵群下。是三主者，其所尊用未嘗先于儒術。在高帝時則有若蕭何，在文帝時則有若周勃，在宣帝時則有若霍光。是三人者，其爲相未嘗資以學術也。夫以未嘗用儒之主而輔以未嘗學問之臣，宜天下之治委靡而不振也。而言漢治者莫大于高帝，莫盛于孝文，莫明于孝宣者，此何理邪？武帝大興風化，專意經術；元帝知勸孝宣以用儒，而成帝壯好經書。是三主者，可謂知以儒士爲貴者也。考其當時輔相之人，在武帝時則有若公孫弘，在元帝時則有若匡衡、張禹之徒。是三人者，可謂一時之儒宗也。夫以

尊尚經術之主而用當世之大儒，宜天下之治光明盛大而不可掩也。而言漢治衰於孝武，斃於元、成，此又何理也？且人主之治亂，輔相之賢否，最爲國體之重，不可不講。諸君子於此究之深矣，試論其所以然者，願與聞之。《太倉稊米集》卷四八。

策問第二

問：有國則有兵，有兵則有書。兵之有書，所以載其戰陳之法，攻守之計，山川地形嚮背之宜，陰陽吉凶逆順之理。故智者用之可以料敵，勇者用之可以決勝，良將用之可以取萬全，理之必然者也。初，穀城黃石出異書一編以授留侯，曰：「讀是則爲帝王師。」已而用之，果能輔高帝，并強秦，滅大楚。魏武帝自作《新書》以授諸將，當時征討者莫不以《新書》從事，而用其書輒勝，不用則必致敗。嗚呼，兵書之不可不用乃如是乎！趙王使趙括伐秦，兵敗身死，四十萬卒一日盡坑。蘭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也。」霍去病之討匈奴也，武帝欲教以孫、吳兵法，去病曰：「顧方略如何爾，不至專學古兵法。」由是觀之，耑用兵法者果可以取勝乎？謂兵法不可不用耶，則宋襄泓水之師衆敗而身喪，房琯、陳濤之戰，一日而軍盡覆，乃用之而敗，何也？謂兵法不可專用耶，則李廣將軍簡易而軍幾沒於匈奴，苻堅不善用師而兵大衄於淝水，而不用乃敗，何也？然則果可用乎？果不可用乎？韓信背水設陣，而信曰：「是在兵法。」荀吳設車爲行，而李靖曰：「法在其中。」二子

之用法如此，乃在乎用與不用之間。此又何也？幸諸君詳言之。《太倉稊米集》卷四八。

策問第三

問：唐之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議者以謂崇不勸天子求邊功，而璟不賞邊臣，其爲相大略如此。夫以天子而求邊功，是秦始皇、漢武帝之事，固不當以此啓人主之欲。至於將帥有功於邊，乃抑而不賞，則將何以爲激勸之術乎？大抵二相之論皆祖述漢儒而爲之說者也。何以知其然哉？昔陳湯矯制以伐郅支，而匡衡以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馮奉世矯制以伐莎車，而蕭望之以爲要功萬里之外，爲國生事，漸不可長。由是知崇、璟之言固有自矣。彼獨不知衡雖以大儒居相位，其實依違阿意以保爵祿。當是時，石顯用事，與湯有隙。衡非能爲此論，乃內畏石顯而陰陷之也。宣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義當臣之，而望之使其位在諸侯王上，失中國夷狄尊卑之義，虧損漢德，而又抑奉世之功，未得爲無過。崇、璟不深求其故而專師其言，蓋已失矣。考二虜殺辱漢使以抗衡中國，二子咸能矯發諸國之兵，不仰斗粟，不須寸刃，而傳首闕廷，不可謂無功於漢。而衡與望之力加排沮，使將士失望，忠臣解體，何足爲後世法？《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而終軍之論，則又以謂不然。則其爲說果何從乎？幸備論之。《太倉稊米集》卷四八。

策問第四

問：天下之才不生於山林藪澤之中，則出於公卿貴戚之胄。至於屠酤販鬻之賤，降虜氓隸之人，其間豈無賢才立大功名于天下者？孰謂帝王之裔，宗室之賢，而無可委以大任者乎？漢之興也，劉章誅祿、產以定國，劉向詆王鳳以諫君，此皆傑然以有功社稷者。至于楚元之好學，東平之爲善，辟疆以議論著名於漢室，劉輔以真言發跡于衰世，若此類者甚衆，皆不得大用於當時，何也？惟唐則不然。高祖、太宗之初，如河間之功，江夏之略，其功名事業至與李靖相爲低昂。議者以謂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皆宣力四方，顯顯爲英豪，當時固未有所大用者。至明皇初相適之、林甫，自是登相位者至九人焉。林甫奸邪，幾喪唐室。李程和柔，在位錄錄，無所建明，固不足道。其餘皆以才稱職，號爲賢相，庶幾乎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由漢至是數百年間，豈無一宗室可以爲相者哉？然則漢之不用其說，不過以謂不欲寵宗族以妨賢路而已。至於田蚡、寶嬰、王鳳、梁冀之徒，皆以庸人而處相位，又豈無嫌於親戚貴賤之間哉？如道宗、孝恭之徒，其征伐之功、忠孝之烈炳然可觀，委以大寄，誰曰不可。彼九人者，汗馬無英、衛之勞，輔翼鮮伊、霍之望，而用之不疑，其故何耶？主上推仁愛以厚同姓，確乎堯舜之用心矣。諸君試撫漢唐之得失而論之，庶以仰裨聖慮之萬一。

策問第五

問：天下之利不歸於民則歸於國，不歸於國則歸於民，二者未嘗不相爲盛衰。自古人君其始非不欲上不匱於國用，下不蠹於民財，而求必有其術，勢不得已，則必引用掊克之臣，肆爲聚斂之政，雖僅足以紓一時之費，而民貧盜起，根本一搖，其甚必至大亂而後已。唐有天下垂三百年，太宗之政固無媿於古矣。明皇縱侈無度，國計艱短，始用宇文融、楊國忠輩。利說一開，其流莫禁。至德宗時，既相楊炎，立兩税法，而陳京、趙贊用事，民不勝冤，家若被盜。憲宗之初，切齒京、贊，指爲賊臣。未幾而皇甫鏞以句剝爲宰相，唐祚自是始衰焉。至於劉晏、第五琦、王珪，亦一時財利之臣也。觀其幹旋之方，經理之術，使用足於上而君無掊剋之名，利出於下而民無愁嘆之苦，當時之財亦不過取之於民耳，非天降而地出也。唐自兩稅之餘，如鹽鐵、茗酒、括田、借商、羨餘、獻助之類，歷世所取不過於此，顧所以用之有不同耳。主上仁聖，愛惜元元若保赤子，而內焉故地之賦未復，外焉討叛之兵未息。今大舉以平強敵，則有司豈無調發之勞，斯民豈無供億之費？今欲使緡錢有羨溢之饒，戶口絕流冗之患，必有晏、琦之策可施於今者。二子之傳具在，可考而知，區區已陳之迹，有口者類能言之。幸參酌古今之宜，究民情之利病而爲之策，毋以紙上語爲說也。《太倉稊米集》卷四八。

策問第六

問：昔趙奢之與田單論兵也，單謂奢曰：「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從，將軍必資十萬二十萬，何也？」奢曰：「古者四海萬國，城雖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不過三千家，則以三萬距之足矣。今取古方國分而爲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奈何以三萬衆攻之？」然則後世之用兵不可專於古之制也明矣。秦始皇之伐荆也，問其將曰：「吾欲取荆，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壯信而以翦爲怯。信之出也，荆人入兩壁，殺七都尉，敗秦軍而去。其後卒用翦策，果虜荆王。馮奉世之伐隴西羌也，反虜三萬，法當倍用六萬人，乃與萬三千人，大爲虜所破。後如其請，而羌人敗走。二將軍之料敵如此，何也？樊噲欲以二十萬衆橫行匈奴，英布以謂可斬。故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當單于數萬之衆，至於矢盡道窮以取陷敗。蘇建亦以數千當單于數萬之衆，至於盡亡其軍，幾不免死，則兵固有以少而取敗者矣。謂以少擊衆非兵之利，則幼安以八千之衆而敗秦師百萬於淮淝，李藥師以步卒五千而俘頡利十萬之衆以歸，此又何也？今朝廷方欲大舉以平強敵，其於用兵之大略在所當論。試按古而言，以應有司之問。《太倉稊米集》卷四八。

策問第七

問：求賢所以建官，設官所以治事。然而官之所設有定員，吏之多寡無常數。員多而吏不足，則未免冗官之弊。今朝廷之患正在官吏猥多而吏員有限，是以闕一官則爭之者至數十人，注一闕則待之者至六七歲。從仕者居閒之日多而任事之日少，仰祿者資費之用繁而奉廩之入薄。借令二十而入官，逮七十而致仕，四十年之間不過四五更代而老矣。其流安得無奔競之風，選曹安得無賣官之吏？貪墨之風日益滋長，滯淹之才無以自拔，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焉。議者欲救其弊，不過曰清入仕之流以革其繁冗可也，增州縣之吏以廣其任使可也。而二者之患抑又甚焉。何以言之？昔劉祥道言唐之取士多濫，入流者歲千四百，又雜色入流未嘗沙汰，會杜正倫亦以爲言，而執政者憚改作，且以勳戚仕無它門，議遂格焉。今欲稍加裁抑，則必怨讟交興，首議者將誰肯任其咎乎？此其不可決矣。建中初，天下兵興，民多貧困，賦無所出。杜佑建言，其略以謂救弊莫若省用，省用莫若省官。自漢至唐未有不因征戰而省吏員者，所以救弊也。今欲稍加增賦，則利亦多而民重困。此其不可又決矣。二者皆以爲不可，則是救之終無術也而可乎？諸君於此必有其說，請試陳之。《太倉稊米集》卷四八。

策問第八

問：古語有之：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路溫舒以謂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溫舒雖託秦吏尚存以諷宣帝之深文，而吏亦真可畏哉！韓安國，梁之賢士也，而辱於田甲〔一〕；周勃，漢之大臣也，而侵於獄吏，況其餘乎！由是觀之，謂吏之不足畏者非也。穆宗時，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賊，一亂法，咸謂公綽必誅犯賊者。公綽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亡。」竟誅亂法者。蓋法者治亂之所係，而吏亂之則民將無所措其手足。此亂之所由起也，誅之可不力哉！今律之禁吏，法非不嚴，而其奸滋甚，何也？夫舍刀筆之吏以趨功名之會，有如漢之蕭何、曹參，唐之孫伏伽、張元素之徒，此希世有之，不可多得，姑欲少革前日之風，使此曹惟三尺之是畏，將何術而可乎？願備陳之焉。《太倉稊米集》卷四八。

〔一〕甲：原作「申」，據《史記·韓安國傳》改。

策問第九

問：有創業之主，有守成之主，有中興之主。創業守成之主，其成功之難易，昔人論固已詳矣。至於中興之主，雖撥亂反正，持顛扶危，號爲一致，而所遭之時不同，則所成之功亦異，不容於無辨也。三代遠矣，由漢而來，在西京則有孝宣，在東京則有光武，在晉則有元帝，在唐則有憲宗，皆一時英敏有爲主也。然而漢之孝宣、唐之憲宗則振墜緒於將亂之際，其爲力也易。漢之光武、晉之元帝則紹大統於既絕之後，其爲力也難。非特難易之辨如此，撫其跡而論之，則又有不同者矣。孝宣之勵精，憲宗之剛果，皆能操握主權，歸於獨斷，其於治道固略相似也。神爵、五鳳之間，未嘗遣一將，出一兵，能使單于內附，稽首闕廷。而元和之盛，連年動衆，僅能拓中國之故疆，折悍將而臣之，其功效之優劣固不待較而明也。光武以漢宗發跡于南陽，元帝以諸王龍翔於江左，皆能使旒綴絕而復續，大厦仆而復支，可謂二代之賢主也。光武殄攘群盜，戡定禍亂，曾不數年遂光漢業；而元帝外不能剪劉漢之逆虜，內不能平王敦之跋扈，使西晉之業如是而止，則其功效之優劣又不待較而明也。四者之效其異如此，何哉？豈時有不同而然歟？勢有所迫而至於此歟？抑亦所操之術有或異歟？所以輔治者有善不善歟？是必有其說矣。主上聖文神武度越前代遠甚，而區區之間猶及於此者，蓋考古驗今，以鑑既往之失，正今日朝廷汲汲於求言之意也。其可忽諸？《太倉稊米集》卷四八。

策問第十

問：近世論禦戎者其說紛紛，大抵不過三策：分遣將帥，諸道並入，破其國都，擒其名王，將以爲吾中國萬世之利，此上策也。屯兵重鎮，守其要害，來則禦之，去則勿擊，此中策也。重幣厚禮，悅以甘言，使命相銜，歲無虛日，姑以幸其不至，此下策也。曩者歲在丙午，金人南下，逮今有十餘年，中間屢盟而輒渝，倏往而復來。朝廷知其不可結以成信，乃下親征之詔，決意征討，期在殄滅，嚮所謂下策者固已置而不論已。於二者之計，當審處其一而行之。而議者猶有說焉：以上策爲是者皆曰提兵四出，傳敵城下，斬其名王，傳首藁街，然後河陽北狩之憤可雪，龜陰未復之田可歸矣。議者乃曰不然，王者之師貴萬全，善用兵者知彼己。今兼百萬之師，入不測之地，豈無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之憂乎？此殆書生好高之論耳，不可用也。以中策爲是者皆曰遠戍以宿兵，屯田而積穀，務慎擇良將，堅壁而守之，是不勞師旅而坐獲禦戎之利也。議者則又曰：兵久而不戰，武黷而不偃，中原何日而可定？故都何日而可居？豈不勞師費財，困弊中國乎？此殆鄙夫之常談，不可用也。世之所貴於儒者，豈徒取其誦數而已，謂其能通達國家之大體也。願陳二者之策，將孰從而可，且以求至中之論。至於不折一戟、不亡一鏃而收百戰之功于萬里之外，又豈無胸中之奇乎？毋謂伐國不問仁人而不以告。《太倉稊米集》卷四八。

策問第十一

問：先世以農事爲生民之本，後世以農事爲不急之務。先世重農而敦本，則國富兵強而太平之治爲可圖；後世不以農爲務，則民窮盜起，其弊至于大亂而不可救。農之所繫，故不重哉？爲人君者非不以勸農爲先務，而徒有其名而無實，曾不知古者勸農之術，其責之甚專，其督之甚重，其告戒之甚熟，其勉勵之甚至。何以知其如此？舜命九官而稷居其一，未聞其兼以他職也，則其責之可謂專矣。成王親率元后世子以次于郊，未聞其不屈于至尊也，則其督之可謂重矣。漢文由代邸而即帝位，二十三年之間，勸農之詔無歲不下，甚者歲至于再焉，辭意誠到，人爲動心，則其告戒之可謂熟矣。三老賢能之求也，孝悌德行之舉也，而與力田同科，則其勉勵之可謂至矣。然則後之勸農者有一于是乎？主上隆寬博愛，屬意元元，深知其弊，蓋將有意于古焉。而任是責者莫先于守宰，奈何今世之吏狃于宿習，安于苟簡，不復從事于茲久矣。故勸農之號雖已入御，而行春之車未嘗出境。高談者指爲俗吏之事，好大者鄙爲猥細之務。膏粱之子菽麥未分，一日出爲民吏，至于問穢褻爲何物，以糠粃爲戲事者，彼又何足以上承明詔，下爲農師哉？今欲州縣之吏皆究古事，以不負朝廷委任之意，如之何而可耶？《太倉稊米集》卷四八。

策問第十二

問：國之所以興者，必有其道。及其亡也，則亦必有以取之矣。然而禍固有出於人之所可憂，亦有起於人之所不憂者，往往寢以至於大禍，雖有智者不能救其危，爲人君者烏可不察哉？西漢始興，鑑亡秦孤立之弊，於是大封同姓，疆域之廣至于周匝三垂，天子自有纔十五郡，尾大之勢，賈誼言之，爲之痛哭，此其甚可憂者也，而西漢之亡不在于封建乃在于外戚。東京自顯、肅之後，政在房闈，孝和之政歸于竇氏，孝安之政歸于鄧氏，孝質之政歸于梁氏。當是之時，主幼而臣強，國危如累卵，此其甚可憂者矣，而東漢之亡不在外戚而在于權臣。西晉之時，宗族舉兵內相誅滅，八王之亂自古未有，此亦可謂甚可憂者矣，及其亡也不在于諸王乃在于夷狄。自晉氏滅于劉漢之後，夷狄之勢日以盛強，秦堅、燕垂更立爲帝，區區江左一隅，左枝右梧，日不暇給，此亦可謂甚可憂者矣，及其亡也不在于夷狄，亦在于權臣。唐之宦官建立八帝，天子之尊至號門生，此乃天下必亡之勢也，及其亡也不在于奄寺乃在于藩鎮。五者之勢如此，殆未易詰其所以然也。將人君養天下之禍以至于敗亡而遂不可救歟？抑亦衰微有漸，雖有強明之君，而其大勢已去，遂不可救歟？抑亦君臣上下偷安歲月以至于斯歟？抑亦救敗整危無其術而然歟？願聞其起五者之禍者爲誰？爲之臣而不能援其傾危之世者又誰耶？諸公皆博古之士，議之熟矣，幸條其所以然者而言之。《太倉稊米集》卷四八。

策問第十三

問：盜賊爲良民之蠹雖甚，治世所不能免。自古帝王不恃吾能禦盜，恃吾能禁盜而已。禦盜者治之既興之後。治之既興之後，盜去而人已不勝其弊。禁盜者銷于未然之前，卒至于無盜之可禦，則是豈足爲治世之患哉？漢之始興，治尚清淨，禁網最爲疎闊，天下亦以無事。乃武帝之治專任慘酷，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至使天子命九卿衣繡衣，持虎節發兵以興繫，甚至于作沈命之法。所在聚徒黨，阻山川，往往而群，無可奈何。由是知禦盜者昔人之所不取，而禁盜之爲先也。國家遭外侮侵陵之患，承兵革搶攘之餘，四方群盜乘間竊發，破壞郡邑，侵掠土疆，動以萬計。王師一出，饋餉有千里之勞，將士疲戰鬪之力，而兇焰旁午，不可勝誅，將招以厚賞，誘以高爵，則又適足以生天下爲盜之心。今欲不煩干戈，不勞廟算，嘯聚之盜雲散鳥駭，復齒良民，必有其術矣。幸援古而詳言之，以救今日之弊，毋諱。《太倉稊米集》卷四八。

策問第十四

問：西漢以來，取士之法雖或不同，大抵皆以言詞取人，不若周公專意行實也。至隋唐，但用詞

賦，而聲律之學自是益嚴，且賦之作以擅名一時，然其拘于聲病對偶猶未甚也。沈約始作《四聲譜》，嘗曰：「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余獨得于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宋武嘗問周捨：「何謂四聲？」而捨對以「天子聖哲」，則四聲亦略見于此也。當時又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之語，世號永明體。大抵欲宮羽相諧，低昂適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故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其學雖不純于古，然亦自有妙處。方今世革經義浮虛之弊，稍復詩賦以取士，則學者於聲律尤當用心。敢問《四聲譜》可得聞其詳乎？願并與其言而論之。《太倉稊米集》卷四八。

全宋文卷三五二四

周紫芝 一三

鯨論

聖人有利天下之心，而不以利天下爲名，故興天下之大利，利既立而人不知。世之人，雖欲以利天下之名而歸之，不可得也。後世之君，以利天下爲名，而不以利天下爲心。其興天下之大利也，汲汲然惟恐天下之人不歸其功。彼雖名於利民，其實急於爲己而已。聖人不以利天下爲名，則其爲利也，要在責其實效，而未嘗急於成功。故欲舉其人而用之，不敢自謂已知其人，必先謀之於衆，衆皆以謂可矣，猶以爲未也，於是必試而用之。以謂試而其事有不可以歲月期者，吾亦安敢亟其成哉！姑亦俟之云爾。此豈非聖人不急於利天下之名，每欲收其利天下之心而然歟？後之人君則不然。天下之利苟可以興，則無不爲，不卹其爲民之害也。夫興其利而不卹其害，用其人而不問其可否，則是以其不可興之利而責其不可用之人也。於是，又嚴其督責而誘以厚利，天下之人被實害。此豈非以利天下

爲名，不以利天下爲心而然歟？堯爲天下君，斯民不幸溺於昏墊之苦。天下之人嗷嗷然，有冀於仁人君子之拯其溺，可謂急於救患之時也。鯀之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而後已。何也？蓋堯知洪水之患，懷山襄陵，非積以歲月之久，則不足以除天下之大害而興天下之大利。是以試之必待於九年。凡以堯之心在於利天下，而不苟於成功故也。觀《書》稱禹之治水，「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先儒以謂二千五百人爲師，十二國蓋三萬人，合九州之數，則二十七萬人，謂禹治水用二十七萬人爲庸。其說雖無所經見，未必不出於此。使其或然也，則其起徒役可謂衆矣。非特其起徒役之衆如此，至於乘四載，具畚鍤，舉九州而供之，猶恐其不足，非假以歲月而責其成，無乃幾於病天下歟？夫欲興天下之利而不卹天下之病，此豈聖人之用心哉？然則堯不責鯀以成功之速，而必待於九年，非爲鯀計，爲天下計也。天下之人知堯所以望鯀者，其利不在於目前，而在於後世。假以歲月，其心非私於鯀，而在於天下。則鯀之不能成功，何損於堯之仁且聖乎？高宗之伐鬼方，周公之誅三監，皆以三年而後克。夫以仁義之兵而討有罪，舉六卿之全軍而平一方之難，疑若易於摧枯湯雪，而彼猶待於三年之久者，亦以其志在於愛民，而不敢亟於成功故也。況洪水之害在於天下，鯀治之九載而不成，禹繼之又十有三載乃同，父子相繼二十有二年而後告厥成功，其成也，夫豈易哉？漢武帝銳然有好治之意。公孫弘迎合帝旨，以謂周公期年而變，臣尚竊遲之。公孫弘何人哉？乃敢自比於周公，而猶以謂其才過之。急於成功如此！使武帝在位五十餘年，天下未嘗一日安枕而卧，弘之罪亦大矣。嗚呼！安得以帝堯試鯀之事而告之耶？《太倉稊米集》卷四四。

伯夷論

自古聖賢立言以垂世，其意之所主蓋不一而足。後之誦其言者，當略其辭而取其意，則庶幾其有得矣。孔子、孟子、列禦寇、莊周，此四人者，皆所謂立言以垂世者也。然而孔子、孟子，其立言也正，此道之所以明也。至於列禦寇、莊周之徒，則其立言也怪，其衛道也緩，乃旁引而曲說，陽攻而陰援之，使人因怪以歸於正。其爲言雖不切於事，亦不可謂無力於天下後世者矣。孔子之論武王也，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孟子之論武王也，曰：「湯、武反之。」是二聖人之言，固已微寓其意以曉天下後世，使天下後世知武王之用心爲不得已也。至於莊周之言，則曰：「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桀，武王伐紂。」其爲言得無少貶乎？若周之意，則將以使後之取天下者，不得以湯、武而爲之辭，則武王之道尊矣。其於武王，陽雖攻之，陰實有助焉。西伯即位五十年而武王立，九年而上祭於畢。畢，蓋文王之墓也。是歲東觀兵至於孟津，而載木主以伐紂。伯夷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可謂孝乎？」天下苦於紂久矣，武王仗大義，順人心，以救民塗炭之中，其爲仁也亦大矣。今伯夷叩馬而諫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余嘗疑其言之不出於孔子、孟子、司馬子，而出於莊周之徒，爲寓言以陰援武王者也。學者不復求遷之意，遂以遷爲多舛，以謂遷自立此論，亦已誤矣。《史記》一書，皆遷博采先秦古書而備載之，則亦安知其說之不出於莊周之徒歟？或曰：「伯夷之不

食周粟，何也？」曰：「伯夷以周之粟爲不義之粟而不食也。」曰：「周之粟義乎？其不義乎？」曰：「伯夷之心，天下之心也。天下之心，聖人之心也。天下以爲義，聖人亦以爲義。而伯夷獨以爲不義，則伯夷無乃幾於愚乎？」此無他，蓋武王得聖人之義，而伯夷得聖人之清也。若孟子，則可謂善言伯夷者矣。不然，則伯夷之餓而死也，與陳仲子之餓而死也，是或一道爾。此豈所以論伯夷者哉？《太倉稊米集》卷四四。

介之推論

名者，天下之公器，雖聖人不可得而私。然名之在天下，有予之而弗受者，有受之而弗却者，有欲得之而必爭者，固不可以一概量天下之心也。予之而勿受，則有道之士離世遁跡以自晦於無用之地者之所爲也。其爲人，世固不常有，有之，則可以激貪而勵俗矣。受之而勿却，則修己篤行之士無意於名而名歸之者也。其爲人，亦行其所當行，得其所當得而已，其於名，猶未竊竊然也。乃若欲得之而必爭者，則異於是矣。志在於功名，心淫於富貴，得之則踴躍而自喜，奪之則顛顛而無聊。彼恐其名之不高，而有以軋之也。此其於名，雖與夫盜而有之者不可同日而語。其視畏名而逃之，與夫無意於名而名歸之者，固有間矣。夫修五伯之業以服諸侯者，晉文也。輔文公之行以反晉國者，五人也。初，文公之出，五人者從而輔之，所以轉徙於道塗，流離於羈旅，至於險阻艱難之備嘗而不憚者，無

他，知重耳之賢，必反國而有之也。及重耳之將入也，四人者皆留，獨之推逃而去之。此豈人之情也哉？殆有奪其名而軋之者矣，舅犯是也。且五人者，負羈縲以從奔走之役，其勞則均也；周流天下十有九年，其久則均也；所謂五蛇爲輔，挾之以飛，皆當時之賢士，其人則均也。及文公之反國，乃與舅犯爲投璧之盟曰：「若反國而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之推聞而大笑曰：「天實開之，而子犯以爲己功。吾不忍與同位矣。」乃棄之而去，隱於綿上。然則之推之去也，蓋有以哉！而左丘明、司馬遷之徒，似若以文公爲不能用之推者，豈亦未之思耶？方文公反國，而賞從亡之臣不及壺叔。文公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助我，無補吾闕者，三賞之後固且及此。」晉國聞之大悅。夫以文公之賢，其明於賞罰之序如此，投璧之盟豈固私於舅犯哉？於五人之中，其必有當先於此者矣。之推不能究文公之意，一聞其言，則窮日之力而去，何其遽也。然則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之推非有怨於舅犯也，蓋託舅犯以發其憤悱之辭而爲之說耳。議者又謂人亦孰不欲富貴，當文公處困窮之時，則崎嶇而從之；及反國而有千乘，反疾走而逃之。此罪不在於之推，而失在於文公也。使文公不私於舅犯，豈有是哉？曰：審如是，是亦之推之罪也。何以言之？夫爲人臣者，有賢則相薦，有功則相遜。功高而賞及之，猶當曰：「是功也，我何力之有焉？」況功與人等，或出其下者哉？之推不明乎此，見投璧之盟，則不勝其忿而亟去之。此非有意於濟世以輔其君者，區區之意特在於名高而惡人之軋其己焉耳。吁，可怪哉！《太倉稊米集》卷四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五〇七五。

漢高帝論

帝王御世之術有二：誠與不誠而已矣。御之以誠，則人將以誠應之。此治之所由生也。御之以不誠，則人將以不誠應之。此亂之所由起也。聖人知天下之心可以誠格而不可以狙詐劫也，於是推吾誠心以感之。天下知聖人之心可以誠應而不可以姦罔欺也，於是亦推吾誠心以事之。是以誠意相感於無形之中，不言而喻，不約而侔，歡欣交通而天下之情得矣。然則聖人之所謂誠者，果何物也哉？曰：心而已矣。蓋公其心以冒天下而容之者，所謂誠也。私其心以籠天下而疑之者，所謂不誠也。二者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而人不知，此天下所以常亂而不治也。高祖由布衣而登帝位，自豐、沛而兼四海，其神武不世之略，秦漢以來一人而已。馬遷、班固之徒相與論述其事，咸謂其寬仁而能愛人，豁達而有度。余獨以謂不然。高祖之初，天下既定，一時功臣大者南面而王，小者猶不失爲列侯。論功行賞，以次受封，非不足以滿其志願，宜若可以無事矣。乃復叛亂相繼，兵無休日。考之於書，漢之異姓而王者八人。其後舉兵而叛者六國，獨張耳、吳芮僅以智免。此其咎安在哉？高祖無豁達之度以容之故也。夫高祖以大度取天下，而余獨以謂不然。此聞者所以未免於笑也。以余觀之，韓信未嘗反，高祖疑之而反也。其他雖不可以悉舉，大抵皆高祖疑之而反耳。觀信以淮陰一介崛起從漢，曾不旋踵，虜魏王，禽夏說，下井陘，誅成安，脅燕，定齊，摧楚，兵數十萬衆，卒斬龍且，西鄉以報。當

是之時，可以唾手而反矣。蒯通說之以叛，至於再而不從。信之言曰：「漢遇我厚，吾豈可以見利而背恩信乎？」由是觀之，信豈有意於反哉？雲夢之遊，執信而虜之。高祖始有疑信之心，信亦自是怏怏失意，反狀遂萌。故曰：韓信未嘗反，高祖疑之而反也。陳豨之亂，高祖平之，徵兵於梁，而越稱病。高祖怒而責越矣。夫越兵之不至，安知其必叛哉？高祖不能使人物色之，而遽數其罪者，以其有疑越之心故也。當是之時，越來則被執，不來則加兵。與其如此，孰若舉國以叛，猶得免焉。此越所以不得已而反也。故曰：彭越未嘗反，亦高祖疑之而反也。英布因隨何之言背楚而歸漢，所以脫危亡之地以就萬全之計也。及漢醢越以賜諸侯，布見而怒。於是聚兵旁郡，以備非常。此所謂惡傷其類，見幾而作者也。滕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於禍及身乃反耳。」故曰：英布未嘗反，亦高祖疑之而反也。賈誼之說文帝，以謂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最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此誼欲除尾大之禍，故其言如此。而不知諸將之叛，初不在是，特以高祖不能推大度以容之耳。是數人者，勇力冠三軍，功業軒天地，皆當時之豪傑也。獨不能容之度外，一涉於疑似之跡，則必致其竊斧之疑。使其心不自安，勢窮而亂，惴惴然疑之，惟恐其叛也，而卒皆叛焉。安在其爲大度哉？或曰：「市未嘗有虎也，曾參未嘗殺人也，使三人言之，則智者必惑而慈母必信。何則？言之者衆，而事未可知也。人有告諸將以叛者，奈何獨不信之乎？」曰：人主之所爲，下之所視而鄉也。人主而好諫也，則忠臣出。人主而好勇也，則猛士至。人主而好疑，則必有挾可疑之事以投其隙者矣。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高祖以疑心而遇人，此告者之所以至也。

或又曰：「韓、彭之叛固有之。子何自而知高祖之所以疑？」曰：吾以蕭何而知之也。何之守關中，可以爲腹心之寄矣，猶且數加勞問，且賜以衛卒五百。微鮑生東陵之計，殆於不免。則高祖於群臣未有不疑者，況於武夫勇將，英氣蓋世而功名震主者哉？嗚呼！高祖與光武俱以雄略定亂，而後世之論紛然。雖范曄史家，猶以寇、鄧、景、賈所封不過大縣四。曾不知光武推赤心以置人腹中，而高祖乃懷疑心以激諸將之亂也。曄，其可謂智乎？《太倉稊米集》卷四四。

晁錯論

世之議者，皆以晁錯不當削七國以發其怒。及七國反，以誅錯爲名，則景帝不得不殺錯以謝七國。余以謂此特書生之談，兒童之見耳。蓋世之善論人者，不以迹而以心。其迹是也，其心非也，則世俗皆以爲忠，而君子以謂未見其所以爲忠焉；若王莽之安劉是也。其心是也，其迹非也，世俗未必以爲忠，而君子以謂是乃所以爲忠矣，若晁錯之削七國是也。七國之地，高祖之所封，削之則爲賊恩。吳楚之君懷奸而未發，激之則必至速禍。故削書一出，而七國果反，連衡以叛，天子憂勞，王師四出，而僅以仆滅，錯亦可謂無策矣。當是之時，非特七國欲誅錯，雖左右無不欲誅之者。非特當時左右之不知錯，後世雖賢如揚雄者亦以錯爲愚。景帝固知其爲智囊，而先入之言已不可變。雖欲活之，計將安出？此無他，是皆觀其迹而終其心有不察焉者也。爲景帝者，胡不察其心？以謂錯所以削

其國者，爲其一身計耶？爲天下計耶？二者有所不能明，則徐而思之。以謂吳楚之君地大勢強，日以滋橫，鑄山煮海，招亡集叛，反狀已萌，特未有以發耳。雖三尺之童，知其必至於此也。錯雖至愚，豈不知削其地則必叛，叛則禍必及己。錯所以不畏其禍而肯爲其君言之者，其心果安在哉？蓋特以安國家而定社稷也。察其心，苟知其如此，則左右大臣雖勸帝以殺錯，勿殺可也。惜乎，孝景惑於一時之言，倉皇無術，而於錯之心有不察也。初，高帝既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遂大封同姓以益維城之固。悼惠王，孽子也，而王齊七十二城。楚元王，庶弟也，而王楚四十城。吳王，兄子也，而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至其弊也，則劉章以軍法行酒而追斬亡酒者。吳太子弈棋爭道，爲皇太子提殺之。皆以戲笑發怒於酒樽棋局之間而無所畏忌。豈非脰大於腰，指大於股，其勢漸不可制歟？賈生所以痛哭，以謂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也。錯不自量盧、扁有不能爲者，奮然欲以身任其責，宜其速誅而不可救歟？然而察錯之心，則要在安劉氏而已。景帝不察其心，此盎之說所以得行於疑似之間也。或有以謂：「漢不誅晁錯，無以折七國之兵，猶唐不殺國忠，無以弭祿山之禍，孝景之殺錯，豈得已哉？」曰：錯之忠，豈可與國忠比？孝景之治，豈可與明皇論？時國忠雖誅，而祿山之難未必戢。晁錯不誅，七國將何爲哉？此其理較然易知者，而景帝竟納盎言。此殆不察其心而然歟！或者又謂：「七國之難作，錯不能捐身以當其危，反使天子將兵而已居守，安在其爲忠乎？」曰：是乃所以爲忠也。錯知大臣之欲殺己，而自將其兵，則足未及旋而首已墮於奸臣之手矣。孰若使天子自將，已居其中，扼奸臣之吭而控之。則天子收戰勝之功，而已不失忠臣之名。豈非

兩全之道歟？帝不此之思，而納盎之說，此亦不察其心而然也。然則，爲人君而不察其臣下之心，則其殺忠臣而不悔者鮮矣。《太倉稊米集》卷四四。

司馬遷論

范曄贊班固，謂其議論嘗排死節，否正直，不叙殺身成仁之美，何其貶固之深耶！夫公天下之賞罰，以當天下之功罪者君也。公天下之是非，以辨天下之善惡者史也。賞罰不公，則無以厭人心。是非不審，則無以取信於後世。然則，秉史筆以權衡天下之人物而去取之，其任常與人主相爲重輕，顧不難哉！今也，死節者猶或排之，正直者在所否焉，則人知勉於爲善益寡矣。曄特從而深詆之，不爲過也。始，李陵以步卒五千，抗單于七八萬騎，轉戰萬里之外，一日至數十合，五十萬矢爲之俱盡，且勝且北，至於勢窮力殫而後已。雖曰兵敗而功不立，身辱而名已墮，究其初心，豈不忠且勇哉？武帝盛怒，欲食其肉。當時，左右無肯爲陵言者，往往從而媒孽其短者有之。史遷力奪群議，以謂陵奮不顧身以徇國家，雖古名將無以遠過。而武帝疑遷欲沮貳師，爲陵遊說，遂罹蠶室之禍。噫！遷亦可謂賢矣哉！且武帝以暴刻之資而濟以猜忌之情，大臣一言不合輒就誅戮。遷之議陵，帝從而刑之，幸也。使其怒而不已，安知其不從而殺之乎！是亦幾於死節之士，而固方且譏其不能明哲保身。此何理也？夫所謂明哲云者，謂其智足以慮患，識足以周身，不至冥行以觸罪罟而已。是爲君子保身之道。

豈爲緘默不言，坐視人主之過，全軀以保妻子而後爲明哲哉？古之人有行之者，仲山甫是也。故作《詩》者美之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也。使仲山甫以緘默不言，坐視人主之過爲明哲保身之道，則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果何謂哉？曰：單于之戰，陵當死國而不當降，降則陵之罪也。李陵之降，遷當直其過而不當辨，辨則遷之罪也。馬遷之辨，漢當容之而不當刑，刑則漢之過也。漢之責遷不爲無罪。遷之救陵未免於屢敗，固之所以責遷者是也。曰：不然也。初，陵以屢敗疲羸之兵，抗全軍虎狼之敵，橫行匈奴，身蹈白刃而不顧，此豈畏於一死者？及其兵殫力窮，無救而敗，乃始蒙負羞辱，斂衽以就降，此其故何哉？意猶有望於漢也。遷嘗謂武帝言陵之力戰萬死不顧，使賊鋒屢挫，左枝右梧之不暇，其威武亦足暴於後世。陵之不死，猶冀得當以報漢也。遷之論陵如此，可謂得其心矣！奈何不納其言，而反疑以遊說乎。且陵敗而不歸漢，知漢之必殺也。殺之則無益於死，不若因敗以立功於漢，猶有望焉。陵不可謂不善於處死者也。遷爲陵言而幾不免死，陵之聞之，知漢之必殺己也，是以招之而不至。及其不至，又從而殺其母、妻。陵之望於是絕矣，雖遣百使萬方而招之，其有至哉？由是言之，過在於漢而不在遷明矣。借使遷言果效於當時，漢無負忠臣之名，無報忠臣母、妻之罪，無拒諫不納之失，一舉而三善隨之。此遷所以反覆爲陵言也。不幸而以言獲罪，使之飲恨以終其身。固不知罪漢，乃責遷以不能明哲保身，可謂繆矣！《太倉稊米集》卷四五。

桓譚論

惟人主之好惡爲能移天下之俗。人主之所好，天下翕然從之，不待賞而後勸。人主之所惡，天下倏然違之，不待罰而後沮。然則非人主之好惡能移天下之俗也，其勢然也。何以言之？上之所好而吾從之，則君必喜。喜而不已，甚者至於高爵以貴之，厚祿以富之。上之所惡而吾違之，則君必怒。怒而不已，甚者至於刀鋸以戮之，鼎鑊以烹之。夫以人主之好惡而視天下之從違，禍福之至捷若影響，則天下之俗其有不移於上之所化者鮮矣。人之情豈不欲捨死亡而求利達，以謂與其背世以蹈死，孰若殉世以求榮。於是士之偷合取容以自媚其身者，其說以謂吾能一切苟簡以徇人主之好惡。雖寵幸親昵之私固未易得，而流竄僇辱之禍亦庶幾其免矣。當是時，以其徇天下之好惡舉世莫不皆爾。有人於此，確然自信而無所疑，毅然自守而不可奪，爵祿不能勸之使從，刑僇不能威之使懼，非天下之大豪傑，吾知其不能矣。余於東京而得桓譚焉，是所謂天下之大豪傑者也。初，王氏託符命以攘神器，一日除拜公卿數百人。王興爲衛將軍，王盛爲前將軍。二人皆莽按符命而求得之，由賣餅而登用以示神焉。士亦何敢不爲符命之說？劉歆，漢宗室也，始以應讖易名，其後乃爲莽國師。揚雄，漢儒宗也，乃以符命取譏當時。獨譚默然不聞其有一言也。此余所以謂其爲天下之大豪傑者也。世祖以英武有爲之資，仗大義以平新室之亂，神機妙算，動無違策，故能整墜緒於既絕之後，援斯民於塗炭之中。雖湯

武之業遠過，而乃篤意於讖書，曾無以少異於莽焉。夫親值其亂，將以易亂而歸之正，乃反蹈其覆車之轍而不知，此何理也哉？宛人李通始以圖讖說光武起義兵，又其在長安時，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其後群臣託以說光武起大位，至其祝文告天皆引讖記。而中元二年，乃宣布圖讖於天下，則其信之可謂篤矣。及其即位，乃以讖文用孫盛行大司馬，衆論始不悅。又按《赤伏符》，王梁、王衛作，光武乃拜王梁爲大司空焉。夫用大臣不以功德而專用讖緯，此與王興、王盛之事何以異哉？自是政無小大皆決於讖。至於鄭興以「不善爲讖」坐爲帝怒，而尹敏乃以「君無口，爲漢輔」之語竟取擯斥，舉天下之士皆從而爲符讖之說矣。譚於是時上疏抗論，力詆讖之非經，幾不免殺，非信道之篤而能然乎？觀譚展轉於新室紛更之餘，終不肯一言以取媚於時。及中興之後，讖說益盛，而犯顏力諍以辨其非，則其人自視豈隨其波而汨其泥者哉？故曰：士有特立獨行，不移於舉世之所好而自信其道者，然後可以謂之大豪傑也。《太倉稊米集》卷四五。

全宋文卷三五二五

周紫芝 一四

寶武論

兵有必勝，亦有必敗。善戰者常審成敗之勢而後發，故兵出而敵可取焉。不然，鮮不爲虜矣。何謂兵有必勝？師直而不曲者，必勝之道也，謀秘而不泄者，必勝之道也，戰銳而不怯者，必勝之道也。何謂師直而不曲？唯天下之至義可以誅不義，唯天下之至仁可以伐不仁。此王者之師所以未戰而先勝也。苟在我者未免於釁而欲以伐有罪，是何異以桀而攻桀，以燕而伐燕者哉？何謂謀秘而不泄？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奇中攻發，以出其不意。使敵退不知其所守，進不知其所攻，則彼雖欲伐吾謀而不可得矣。何謂戰銳而不怯？夫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此兵之機也。王者之師疾如迅雷，出如脫兔，使敵弗克懼而兵已壓其境，則戰必克矣。是三者豈特勝敵爲然，破小人之黨亦出於是也。小人爲患有甚於敵，鋤而去之不可不急。然而小人者陽爲仁義以濟其奸，陰爲交私以結其黨。

忍於爲惡而每有嫉善之心，工於中人而常懷慮患之計。不以勝敵之道而取之，則吾必受其敵矣，其爲患莫大焉。東漢之興，更十有二帝。自光武顯肅之後，蔑然無稱。孝和之世，政在竇氏。孝安之世，政在鄧氏。順質之世，政在梁氏。孝桓之世，政在五侯。孝靈之世，政在奄寺。迄孝獻而曹、董之禍作，漢自是而亡，其所由來久矣。初靈帝時，諸臣擅權，大起邸第，皆擬制宮禁。帝嘗登永安侯臺，恐其望見之，乃給帝以人主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離。是與趙高指鹿爲馬何異！此天下已亡之兆也，而竇武之徒乃欲盡捕其黨而誅之，以扶持漢祚，宜其反死於數子之手而不可救歟！余固疑其如此，蓋大不然。靈帝雖孱弱，亦未有大惡於天下，特以其蔽於宦寺而已。天下雖已離，然內患稍除，更輔以二三大臣以收天下之心，徐起而安之，亦足以撥亂而反之正。惜乎，武徒有其志耳！武之進也，既以后族顯，曾不旋踵而父子兄弟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之資，酣燕佚樂。進不能遠抑權勢，無德而享厚祿，退不能躬行勤儉，以自貽僭侈之過，使諸官得以藉口。以謂無瑕，然後可以戮人，彼猶未免於亂也，而欲以除亂可乎？此所謂師出而不以直，其敗一矣。武日與蕃相爲計議，復引用同志，徵求名士，共定計策。天下英雄知其風旨，事未立而迹已彰，功未濟而計已失。機事不密，手足俱露，卒使曹節矯詔以誅武，至於身死事敗，爲天下笑。此所謂謀泄而不能秘，其敗二矣。武既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群英乘風之勢，得天下之同心，以去天下之同惡，雖權一時之宜，亦可以有爲矣。乃屢白太后，至於猶豫而不果，所謂謀及婦人，宜其死也。非劉瑜撼以天文變見，患將切己，計亦未決。幸而鄭颯既已就械，蕃說以便當收殺，而不從，去邪而疑，必待雜考，連及甫、節而後已。彼殊不知首

未及回而刃已襲吾之背。此所謂兵不能乘其銳，其敗三矣。范曄以謂漢世亂而不亡，百有餘年，乃數公之力。功之不立，非智力不逮，蓋天之所廢不可興也。此何異楚王所謂此天亡我，非戰之罪者哉？蓋人事已至而功有所不立，然後可以言天。若武者，非天也。何以知其然哉？始陽球一司隸校尉，孤立於朝，能殺甫父子而尸諸路，使節等流汗哀鳴之不暇，武而獨不能乎？然甫既僂而節猶在，余固知球之必亡也。二子之功雖皆不濟，以勇決言之，球之過武豈不遠也？《太倉稊米集》卷四五。

荀彧論

或謂荀文若以豪傑不世之才，挾經綸海內之志，其風流雅尚曄然可觀，號爲一時之望，徒以議不詭隨，遂死於曹公之手，議者冤之，以爲非辜。余獨不然。曹公之殺彧固已非矣，彧之致死亦烏得爲無罪哉？自古興王之君所以取天下，未有不謀主而能成帝業者。故高帝以良、平而滅秦，光武以寇、鄧而隆漢，此以有謀主而能成者也。項籍失范增而爲漢虜，袁紹殺田豐而爲魏勝，此以無謀主而滅者也。然則魏之取天下也，爲之謀主者其誰哉？文若是也。初，彧捨紹而歸太祖，太祖得之以謂吾之子房，則固嘗倚以爲腹心之任矣。及其取徐州，平呂布，彧嘗爲畫策，使先定兗州，曰：「此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也。」其後操保官渡而紹圍之，當時食盡勢窘，議欲還許者屢矣。彧乃力勸以爲不可，卒以敗紹，盡如其策焉。由是觀之，彧之效謀於操非不多也。故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大事悉與彧

籌。又賢知如荀攸、鍾繇，謀策如志才、郭嘉，皆彧所薦，則太祖倚彧以爲腹心之寄顧不重哉？而彧攄忠竭誠以效胸中之奇，非帝王之遠略則天下之大計，其爲操之謀主明矣。至於復九州於天下，則勸以不修復舊京；規九錫於漢朝，則以謂非愛人以德。此其言爲忠於漢耶？忠於操耶？以謂忠於漢乎？則漢之陵夷至是甚矣，以獻帝庸稚之資而遭仲穎劫遷之禍，天下之勢土崩而瓦解，使賢如彧者雖纍百輩，能復扶其傾頽哉？以謂忠於操乎？則操之殺伏后以示威，挾幼主以令世，誅剪名流，盜攘神器，其志在於天下，此豈有意於漢者而欲納其忠焉？是真可笑也已。昔柳璨沮朱全忠九錫之議，全忠怒謂璨曰：「不由九錫，豈不可作天子？」全忠凶焰薰灼，此勢豈可回？而璨沮之，宜其死也。彧不從操，雖與璨之脅哀帝以禪位固自不同，至於以危言取禍於凶人之手，則又略相似也。余故曰：「曹公之殺彧固已非矣，彧之致死亦烏得爲無罪哉？」夫天下之惡名無甚於盜。今有教人以穴墻揭篋之術者，及其盜而得之，則不與之挈而往，何哉？蓋欲以辭盜之名也。彧爲操謀主，其取天下之大盡皆出其智，是嘗教之爲盜者也。及天下將定，可以攘取而有之矣，乃始強諫以爲不可得，非欲以辭盜之名耶？杜牧之之論如此，是矣，而曰「又況於非盜者乎」，此何說也？蓋牧之之意，以謂漢室既不可復，天下之豪傑亦無以出於操者，則爲蒼生而請命，非操不可。彧固當助操以成其謀，而不當逆操以殺其身也。此特一偏之論耳，君子之大節不在是也。說者又以謂東漢之士尚節義，桓、靈之亂，漢祚綿延百有餘年而不絕，至於操起而圖之，終其身而不敢取，皆陳蕃、李膺之徒有以激之，獨不知彧之死也爲與有力焉。嗚呼，彧雖死亦賢已哉！《太倉稊米集》卷四五。

宇文融論

天下之禍必有所自起，善論事者不當罪其成禍之人，而當罪其始禍之人。是以成禍者其罪小，始禍者其罪大，不可不辨也。古人有言曰：「與其畜聚斂之臣，寧畜盜臣。」人情豈固欲捨君子之名而蒙盜賊之稱哉？顧聚斂之臣本以逢君之欲，主意既合，非特階以自售其身，往往因以致位卿相。後之好進者，遂指掊克之計以爲宰相捷塗，曰：「彼既以是而得之，吾何憚而不爲哉！」由是知成禍者爲患於一時，而始禍者貽患於後世。此始禍者其罪所以不得不大，成禍者其罪所以不得不小也。開元之初，明皇以勵精之志奮然有爲於天下。當是之時，元老魁舊布列於朝，人主猶知有所尊憚焉。及太平既久，淫侈日肆，財用困竭，國計艱短，言利之臣得以用事。明皇始相宇文融，其後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咸以言利進。至歲哀緡錢萬億，爲天子私藏以濟橫賜，卒使盜起兵興，主遷勢奪而不可救，惜哉！德宗繼肅、代喪亂之後，既相楊炎，作兩税法，民力未及少紓，而太常博士陳京請借商錢，戶部侍郎趙贊代杜佑行借錢令。民不勝冤，家若被盜，至市人相率遮邀宰相，泣訴於朝，曾不之卹。逮裴延齡用事，益爲天子增私藏，海內重困，天子不免播遷之患。至憲宗時，皇甫鏞由聚斂勾剝爲宰相，雖市道皆嗤之，卒使憲宗剛明果斷之資不克有終，而其禍有甚於德宗焉。是數子者皆操融之術，躡融之踵，以取融之位，如探囊而得物，則天下之禍吾固知其有所始矣。初，明皇用融之策，張

說嘗數沮其謀。融乃誣告說罪，帝發金吾兵圍其第，幾不免殺。自是利說一開，群奸相繼而至矣。至德宗之用裴延齡也，陸贄言延齡侵削兆民，爲天子取怨於下。帝怒罷贄，亦幾不免。憲宗之時，程異、皇甫鏞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裴度三上書言不可。帝不納其言，用之不疑。何明皇不信張說之言而用宇文融，德宗不信陸贄之言而用裴延齡，憲宗不信裴度之言而用皇甫鏞也？蓋諛言利說易饜主情，而忠諫讜議難回感聽。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小人進則君子退，其理然也。憲宗即位，嘗謂宰相李吉甫曰：「德宗播遷，誰實召亂？」吉甫以陳京、趙贊之事告之。帝憤然曰：「京與贊真賊臣！」憲宗聞暴斂之禍首於賊臣，未幾復相皇甫鏞，豈亦迫於國計，不得已而然歟？乃知利說易以搖其君，雖明皇之事，德宗之所聞，德宗之事，憲宗之所聞，而公然蹈其覆轍，亟於亂亡而不悔也。唐自太宗之業廢於後世，而取民之制日已滋廣，兩稅之外，如鹽鐵、轉運、鑄錢、括田、權利、借商、進奉、獻助，靡所不至，其取之可謂極矣，其爲報亦酷焉。當時聚斂掊克之人不可勝數，而始作俑者蓋起於融。後人見融以言利獲寵取相位，皆翕然師之，因以陷其君於危亡。然則論天下之禍而誅其首禍之人，非融而誰歟？《太倉稊米集》卷四六。

救奢論

自古人主苟非聖人，未有不流於奢侈以縱其耳目之欲者。究其禍亂之源，蓋起於大禹而成於周

公。夫人臣之事君，若禹之相舜，周公之相成王，可以爲萬世法矣，以謂迪人主以爲奢侈，其禍起於此者何也？禹既平水土以奠九州之賦，乃因其土地之所有以制其貢。若元纁織縞可以供幣帛之用，貢之可也；孤桐浮磬可以備禮樂之器，貢之可也；柶以爲斚，可以禦敵，貢之可也；菁以爲菹，茅以束酒，可以享神，貢之可也。至於青州之貢有怪石，則玩好之用也；徐州之貢有蠙珠，則珍奇之物也；荊州之貢有橘柚，則飲食之美味也。唐虞之君茅茨不剪，土階三尺，以示天下之儉，顧安用是爲哉？然則禹所以享其君，與夫舜所以受其享，余固可得而知之。武王伐商，通道於九夷八蠻，而西旅遣奉獒之使，獒犬未足爲珍，蠻夷歸命而受其獻，猶未甚損於聖德。召公作書以戒，其辭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又曰：「珍禽奇獸，不育於國。」武王賢聖，豈貴異物而從禽獸者？奭之戒所以丁寧反覆而不已者，杜其源也。《周禮》一書，所以載周公制作之典，至於供王之玩好猶爲之設官焉。周公身爲保傅，務在格君心之非，豈不知玩好之物侈性伐德，非人主所當留意，而設官以供其求，是迪其君使從欲也，豈大臣以道事君之義？後之爲人臣者，將爲奇技淫巧以蕩上心，則必援大禹、周公之說以藉口，曰：「禹之所以事君者若是，周公之所以事君者若是，吾何憚而不爲哉？」故曰究其禍亂之源，蓋起於大禹，成於周公。或曰：「禹、周公非聖者歟？」曰：禹、周公，聖人也。「聖人而猶若是者，何哉？」蓋禹、周公以聖賢之主望其君，而不敢期以爲桀、紂之事也。以人臣之禮事其上，而不敢不以天下而奉一人也。故有虞、舜、成王以爲之君，有大禹、周公以爲之臣，則胡爲而不可。唐有天下，更二十餘帝。方其即位之初，未有不銳意於治者，故嘗斥怪珍之玩，

絕綺麗之服，放宮中之嬪御，罷四方之貢獻，以足國用而收人心。逮其終也，則必饜其欲而後已。夫太宗之勤儉出於天資，猶且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求珍怪，魏徵之陳十漸，此居首焉，況其他乎？初，帝問褚遂良：「舜造漆器，諫者七十餘人，此何足諫？」而遂良對「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嗚呼！若二子者，可謂知救奢之道矣。《太倉稊米集》卷四六。

正俗論

天下之治亂，風俗之美惡，未有不出於上之所化。化之以正，猶懼其有所不從。未有化之以不正，而天下自治者也。明王以孝理天下，以躬行化之，以謂愚者猶有所未喻，頑者不可以遽革，於是又爲賞罰以勸沮之。故孝於家者，表其宅里而爵之於朝。一有不孝，則屏徙遠鄉而刑之於市。於是而猶有不孝者，況短喪而不禁，匿服而不罪，又命群臣使不終喪，是率天下而爲不孝也。天下之俗幾何而不秦乎？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公卿達於庶人，雖貴賤之勢異，而哀戚之情則同。今文武殊稱而喪服異制，豈理也哉？或曰：「聖人隨宜以制法，權時而濟事。至於兵戎之急，有須其人而用之者，烏可殉人情之細而廢國家之大事乎？」曰：是不然也。《春秋》書：「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崤。」杜預謂：「晉人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初文公薨而未葬，襄公凶服以從戎，晉於是始墨其後，遂因以爲俗焉。《春秋》書之，蓋記禮之所由變也。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晉伐秦師，於是爲

急，襄公權以大義而國遂喪，於禮可不慎乎？昔者子夏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歟？」孔子曰：「夏后氏之喪，既殯而致事。商人既葬而致事。故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謂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由是觀之，雖兵戎之急有須其人而用之者，聖人之所不爲也。唐高祖剋亡隋之弊俗，敦三代之高風，詔文武官終喪，可謂善矣。太宗不能終父之志，貞觀六年侯君集起復，八年長孫無忌起復，十六年房玄齡起復，二十二年褚遂良起復，而高祖之制遂不復行。豈非是四五人者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歟？是治亂安危有繫於此，不得不爾也。就使若是，爲人君者猶不當奪人之情而強之政，況不然乎？太宗以聰明睿智之資而隆太平極治之業，可謂一時之英主矣。其奪喪以用人，則至於再至於三而不已。然則終唐之世，風俗之醇所以終有愧三代之盛者，以其不求正俗之本也歟？《太倉

稊米集》卷四六。

稗官論

古之人君喜聞直言，故其求言之路廣，惟恐一微言之不聞也。後世人君惡聞直言，故其拒諫之刑峻，惟恐一言之上達也。直言日聞於前，則諂諛之論不得入，此天下所以獲治安之福。直言不得聞，則諂諛之論日以浸潤，國因以亂而不可救。二者利害相懸不啻如天地，而人主有不察焉。殊不知古者

廟堂之上，君臣之間，相與賡歌以戒荒淫，必在於治安無事之際。當是之時，在廷有敢諫之臣，出納有喉舌之司，而群言無或蔽於上矣。猶以爲未也，則又徇衆庶之論，考芻蕘之言，以裨吾之聽焉。然而上下殊位，貴賤異勢，畏威者或不敢言，卑賤者或不得言，則又未必盡得天下之言也。於是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以使之言焉。猶以爲未也，則又命國史作詩以明得失，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設采詩之官以察民之情，則其求言之路可謂廣矣。此三代之盛，雖瞽矇猶得於箴規，雖百工之賤猶得執藝事以諫，況公卿大夫、忠臣義士之賢者乎！余嘗博采六藝百家之書，以謂聖王求言之術殆盡於此矣。其後讀《西漢書》，見班固叙：「小說者，皆謂出於稗官。」說者謂：「稗，米之細碎者，而稗官以采摭細碎爲職。」班固曰：「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亦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論也。」乃知賢君廣求言之路委曲如此，唯恐一言之或遺也。前世求之如是其詳，尚恐不得聞，況末世殺忠臣以鉗天下之口，設監謗以禁天下使不得言者乎？稗官之設不知起於何代，漢之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減十三，則疑此官自是而廢矣。嗚呼，先王設官分職可謂詳矣。其微至於采荼葛，驅龜鼃之事猶掌以官。後世省官罷員有不可廢如稗官者，猶以爲不急而去之，殊不知其官減而職廢，天下之言日以壅塞，而忠臣讜議寢不得聞，則是其所省者微而其爲害也大矣。夫雷霆之所擊莫不摧折，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人主之威甚於雷霆，而鎮服之勢重於萬鈞，言者豈得不畏其摧折糜滅之患哉？又況門廷之間遠於萬里，非設官而授之職，俾旁求而博采之，猶恐不聞，況廢而不設乎？林之建此議，可謂不思之甚也。《太倉稊米集》卷四六。

五德論

五行之理相爲尅勝，在陰陽有自然之義，其爲說雖聖人有不得而易也。不幸遭五經殘滅之餘，聖人不作，九流並起，陰陽災異之學一熾，而諸儒各以臆說更相附會，至使其事若可信而有足疑者。此固不可以無辨說者。謂黃帝得土德，黃能、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商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此爲若可信者。班固乃以共工氏以水德同於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固說之陋，夫人而得鄙之矣。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六國。宮室燕遊之奉不足以厭其侈心，又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靡不畢至。民之勞弊有不能勝，亡固可躋足待也。高祖以義取天下。秦王子嬰降於軹道，漢王以屬吏寶器婦女無所取，還軍霸上，以待諸侯，與秦民約法三章，民無不歸心者，其興也可謂有德矣。然則漢以德興，秦以暴滅。天之予奪，契若符璽。使秦不以水德王，天下何害於亡？漢不以火德王，天下何害於興？議者乃以赤帝斬白帝，受命之符則既已得天統矣。然漢之初興，庶事草創，叔孫通略定禮儀而正朔服色亦未遑暇。漢文帝時，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當土德。丞相張蒼明於律曆，乃以漢水德。明年黃龍見成紀，文帝乃拜臣爲博士，詔諸儒改服色，而賈誼獻策亦以漢當土德。至孝武時，雖倪寬之通經，司馬遷之博洽，猶循公孫、賈誼之說，不復有所改易。獨劉向父子以謂帝出乎震，故包犧氏始受木德，其

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諸儒之說何其紛紛耶？夫以漢之一代所以王者三，或以爲水，或以爲火，或以爲土。彼蓋有所託而言，然亦有未足然者。三代之王，取受命之符於始興之帝。黃龍見於文帝時，安得以爲土德？此公孫臣之說爲非也。自包犧氏以五德相傳，則秦以水德，漢安得復以水乎？此張蒼之說爲非也。以土制水，於五行序爲是。然高祖始興，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則漢當以火而不以土，無可疑者。此賈誼、司馬遷之說爲非也。夏得木，商得金，周得火，在三代無以母傳子之序。周以火，秦以水，漢復以火，在秦漢無周而復始之義。此劉向父子之說爲非也。夫以賈誼、司馬遷、張蒼、劉向之徒，其博聞洽識皆千年之士也，而謂其說卒無可取，蓋亦不可。要之，後世災異之學出於臆說，苟稽諸聖而無考焉，雖略之可。乃若秦漢之所以存亡，其理較然易知者，且詳言之以爲後世戒，則亦烏乎而不可哉！《太倉稊米集》卷四六。

全宋文卷三五二六

周紫芝 一五

史斷一

唐文宗出宗女二人

昔老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嫠婦人亦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束屋而照之，放乎旦。魯有男子獨處於室，鄰之嫠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古人處嫌疑之地如此，猶未免於謗，至於無兄而得盜嫂之名，況以天子之尊，匿女子於深宮之中，蹈納履之嫌，乖束屋之義，下惠之風不著，而衽席床第之疑易汙，此魏謩所以未免於言也。文宗納謩之諫而出之，固善矣，又從而爲之言曰：「備灑掃於內，非曰聲妓。卹宗女之幼，不爲漁獵。」此欺天下之言也。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弟，坐李訓事誅死，二女没入宮，而魏謩以謂宗姓不育，寵幸爲累，傷治本，速

穢嫌，則文宗固不免於謗，而曰「備灑掃之職，卹宗女之幼」，非欺天下而何？唐室帷箔之惡世世不修，自是其家風如此。太宗殺元吉而納其妃，又欲立以爲后，賴魏徵之言而止。玄宗連殺三子，又納壽王之妃而寵嬖之，書之簡策尤不可讀，況可言乎？以二帝之事言之，文宗猶未可以深責也。《太倉稊米集》卷六四。

褚遂良對飛雉

唐太宗時，有飛雉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遂良對以秦文公之事。太宗以謂人固不可無學。昔鴻嘉中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於堂陛間，已而又集於諸府間，已而又集於未央宮承明殿。當時左右大臣無能言者，獨車騎將軍王音能言之。其後成帝遣人問音：「得無人爲之乎？」音對曰：「安得亡國之言？天尚不能感悟陛下，臣子何望？」以張禹相成帝無狀，朱雲欲斷其首，幾至殺身。庭辱師傅，帝怒若此，況親斥其主乎？方王鳳用事，權傾天下，王章以忠直刺鳳，爲鳳所殺。當時災異數見，群下莫敢言，而音能言之，可謂漢比干矣。野鳥入室，安得爲祥？遂良不以高宗彤日之事告太宗，而反以爲瑞，亦焉用多學爲哉？遂良可謂王音之罪人矣。《太倉稊米集》卷六四。

太宗得秘讖

太宗得秘讖，言唐中弱，有女主代王，以問李淳風，曰：「其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

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欲求殺之，淳風以謂「天命不可去」而止。又明皇時有鄭相如者，師事鄭虔，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二〕，十五年天下亂〔三〕，賊臣僭位，公當汙爲官。」虔念其言，終不附賊。唐之大變，惟武后之篡，祿山之反，而二事皆已肇於數十年前。使太宗、明皇不聞是說則可，其或聞之，當思修德弭變，以治易亂。苟爲不然，則惑於符讖前定之言，且得以爲之辭，一抵於亂而曰：「是有數焉，非我罪也。」則我生不有命在天，所以開人主自寬之路也。由是知符讖荒唐之說，人主所不當信，史亦當削而不書。惟漢光武即位之二十年，群臣上言宜封禪泰山，光武詔：「若郡縣遣使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可謂聰明謙厚之主矣。至中元間，因讀《河圖會昌符》，遂有封禪意，竟伸玉牒之儀，於是醴泉赤草之奏紛然，而群臣遂有宜令太史撰集之請。以光武之英睿沉勇，舉無過事，殆無毫髮不滿群議，而桓譚以不喜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先貴顯。范曄之論，以謂：「世主以此論學，悲哉！」乃知圖讖之說其能眩惑主聽，非特昏庸之君，雖賢若世祖者其失猶且如此也，可不戒哉！《太倉稊米集》卷六四。

〔二〕三：原作「二」，據《新唐書·鄭虔傳》改。

〔三〕據右引，「十」前有一「盡」字。

周昌相趙王如意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屬周昌，而使爲之相，其籌之甚熟，其委之甚重。非昌之鯁亮剛介，高帝當不以是付之。非高帝之誠意懇到，則昌亦不能受其所託也。蓋父子之愛，君臣之義，情動於中而義形於色，其勢然也。高帝崩，惠帝少，呂氏戚姬之釁作，必欲殺趙王而後已。昌於是時不念高帝付託之意而爲之深慮乎？然則爲昌計當如之何？必抗危言、極正論，免冠頓首，伏地流血，力陳母子大義，使之知天地之道，禍福之理。彼雖女子之不孫，幸而一悟其非，則自怨自解而危難遂平。王既不死，昌亦能全，此上策也。昌不能爲此計焉，得爲無過哉？始，太后使人召昌，使者三反而昌不往，亦已壯矣。及太后怒，又使人召之，則昌當爲之辭曰：「高皇帝以趙王屬臣，今太后欲殺趙王而召臣，臣爲趙王相，義不當往。萬一臣既往，而王畏禍且自盡，則責在臣。臣焉敢舍王而爲自全之計乎？」昌不能爲此辭，使太后脅而往，固已失策，然尚有可及焉。及見太后，太后罵曰：「汝豈不知我之怨戚氏乎？」則昌當爲之辭曰：「高帝以趙王屬臣。太后欲殺趙王而召臣，臣舍王而來，是臣不忠，請先殺我以明臣節。臣死後，幸赦王，使臣不羞高帝於地下足矣。如是則是臣能死節於其主，而太后不失慈母之名也。唯太后裁之。」昌又不能爲此辭，使太后卒召王而鳩之，則昌之罪不可逃矣。高帝策安劉氏者以爲全。至於屬趙王於周昌，固嘗斷以己意，以謂昌之可以保王於百年之後矣，而卒失之，何邪？豈亦生死之數自有定分，非人力之所能爲歟？抑亦呂氏之暴甚於乳虎，群臣畏之而不敢言歟？以

爲非人力之所能爲，則昌未嘗有一言而趙王死。以謂畏太后而不敢言，則爲人臣者固不當畏死而自全也。然則昌之罪爲不可逃，抑又明矣。《太倉稊米集》卷六四。

韋見素助楊國忠

唐明皇使楊國忠物色朝臣以爲宰相，韋見素以雅飭見知於國忠，遂白於上，由是得用。安祿山素懷反側，至是請以漢將三十二人願易蕃將，反狀益明。見素屢以爲言，議者猶以爲非先知，可謂失言矣。夫祿山未反而見素知其必反，朝臣不言而見素倡言之，得不謂之先知乎？見素知祿山之將叛，不得不言。言而不聽，惟有一去耳而不去，此其所以可罪也。作史者乃從而貶之，曰：「見素言祿山之反而不言其所以反，是助國忠以敗王室也。」意若責見素以不言祿山之所以反者以國忠也，而不以此告明皇使斥而去之。易蕃將，見素言之國忠，國忠不應。已而又言之明皇，明皇不納。察其心蓋非助國忠者。祿山之所以反，以明皇之昏惑，國忠之姦邪而已。然其寵任之固有如山岳，決非一言可得而回，欲怒螳螂之臂而搖之，往即碎耳，何補於唐哉？爲見素計，獨有一去爲策最高而不爲，是可惜也。況見素用不由於正而得宰相，言不行於朝而享厚祿，在賢者爲可羞，爲見素計，則當去。作史者不責見素以此，而責其非先知，可謂失言者矣。《太倉稊米集》卷六四。

魏主不殺高允

崔浩既撰魏史，刊石衢路，議者以爲暴揚國惡。魏主大怒，召高允問曰：「書皆浩所爲乎？」允對以「臣與浩共爲之，而臣多於浩。」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宜除其罪，餘皆就戮。」夷五族者至百有餘人。初，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帝，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謀於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唯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幾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已而黑子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嗚呼！允自爲之謀及爲人謀，未嘗敢爲一毫欺，雖鼎鑊在前，不爲少變，卒能脫命虎狼之口，寵冠一時，名垂萬世，可謂賢矣。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若允者可謂無負於孔子之言也。後世之士身在朝廷而行爲欺罔，豈特得罪於名教而已哉！其有愧於允多矣。《太倉稊米集》卷六四。

史 斷 二

頡利殺唐儉

李靖提勁騎三千，由馬邑趨惡陽嶺，夜襲定襄，何其壯哉！及頡利走保鐵山，舉國內附，服而舍

之，可以柔懷矣。天子遣唐儉撫慰，而靖乘其無備，俘十萬之衆，擒其子，殺其公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焉。靖之功可以夸示後世矣，無乃未免於過乎！始頡利之降，太宗遣靖往迎，而矯制以興兵，使中國有貪功之名，太宗獲失信之罪，則未得爲忠也。唐儉受命以爲使，辱命而殺之，則天下服；無罪而陷之以死，則人將解體，靖獨忍而殺之，則未得爲仁也。誅一唐儉固不足道，中國誅之，猶恐貽笑外夷，今使頡利而戮中國之使，則未得爲智也。且罪莫大於殺降，降而殺之，後孰示信？頡利以禽獸之情猶知屈服以慕義，中國以禮義之地而反有殺降之罪，則未得爲義也。漢王遣韓信以擊齊，而間遣酈生以說之。信欲止軍而不行則未有命，欲乘銳而往則齊已服，此蒯通之說所以易搖也。爲信計，與其全酈生則不若殺酈生而獲罪於高祖哉！然則酈之死猶有說也。乃若靖則不然。頡利已亡，其勢孤立，非若齊有西楚之援，況太宗遣靖以迎之，非遣靖以擊之也，豈可徇己而不卹儉之死哉！今靖援韓信以藉口，此尤可罪。靖在唐爲一時名將，一舉之失而衆尤隨之，其弊果安在哉？曰貪而已矣。《太倉稊米集》卷六五。

五星聚東井

高祖之元年十月至霸上，是月五星聚東井。元魏時，崔浩集諸家曆，頗譏前史之失。高允言於浩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此乃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箕尾，昏沒於中南，而東井方出於寅，此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浩初不之服，已而謂

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夫高祖以寬仁之德易強暴之政，亦足以興矣。五星雖不聚於東井可也，使其果然，則因前三月聚東井而書之，何爲而不可？由是觀之，卧有雲氣，行斬白蛇之類，史之誣於人蓋已多矣。《太倉稊米集》卷六五。又見《南宋文範》卷五九。

曹操殺孔融荀彧

曹操起兵以誅董卓爲名。二人者皆內忌賢德，殺人如刈麻葦。卓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斬舌鑿眼，或鑊煮之，使偃轉杯案間，坐客爲之失箸，其忍有甚於屠矣。卓既爲太師，一日謂皇甫嵩曰：「義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此！」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爲燕雀，不意今日變爲鳳凰。」嵩之玩卓若戲小兒，而卓不殺，此可怪也哉！曹公之惡禰正平也，既錄爲鼓吏，衡乃裸身而立，後以杖箠地，數罵太祖，辱有甚於市朝之撻，太祖不殺，猶使死於劉表之手，此亦可怪也哉！始余疑二子之不殺，蓋有說焉。操嘗謂衡曰：「孤殺之無異雀鼠，顧此人素有虛名，今日殺之，將謂孤不能容。」則操猶畏於物議也。至孔北海之高才，蓋一時之勝士。荀文若之通亮，又斯人之腹心也。一言不中其意，則談笑而殺之。夫以融、彧而視衡，豈止有虛名而已，然猶有所不免，則操豈畏於物議哉？余固知二子之見殺，蓋有謂而然也。桓溫嘗謂孟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溫與操皆陰藏禍心以圖不軌，惟恐人之不附己，不能盡籠天下

之豪傑使唯己從，則無以肆其兇焰也。融既偃然不爲其用，或乃力沮九錫之議，非殺之無以快其憤，此二子之所以死也。融、或且死，則崔琰、許攸、婁圭、郭嘉之徒，是真所謂雀鼠也哉！《太倉稊米集》卷六五。

朱虛侯欲立齊王爲帝

諸呂之禍，劉氏之危甚於壘卵。當是之時，首倡大義以扶獎王室者，劉章也。及給產、祿而奪之權，雖其勢去已若孤豚，然猶未成禽也。當是之時，首誅元惡以成一時之功者，亦章也。以謀言之章爲先，以功言之章爲大，則其報之宜如何哉？然余於章猶不能無恨焉，以其意在齊王也。初，章使齊王舉而西，因欲立以爲帝，是教其兄使叛也。齊王將魏勃殺召平，爲書以告諸侯王，反狀既明，幸而祿、產死，京師平，內畏平、勃，外恃灌嬰，其計遂寢。不者，禍將酷於呂氏矣。議者以謂「章欲使齊王舉兵入援關中」，而不知其反也。曰：代王於高皇帝爲子，齊王於高皇帝爲孫，以尊卑之分則代王當立。代王仁賢聞於天下，齊王之善未有所稱也，以賢不肖則代王亦當立。代王母家薄氏皆君子長者，齊王母家駟氏皆虎而冠。漢方以呂氏爲戒，而復使駟氏得昌，是益其暴耳，以母氏之善惡則代王亦當立。然則章何爲舍代王而欲立其兄乎？此余於章所以不能無恨也。非將相叶謀以公天下爲心，卒迎代王而共立之，則漢之安危殆未可知。夫以孝文之仁孝恭遜出於天性，豈不知平呂氏之禍者章之功爲大，以齊王之故而猶有憾焉，何示天下之不廣耶？初，大臣與章約，事成當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

地王其弟興居。及孝文既立，遂黜其功。章自以失職，歲餘憂死，而興居亦舉兵以反。嗚呼，漢所以報章者亦云薄哉！《太倉稊米集》卷六五。

魏主遇旱輟食三日

魏孝文以歲旱禱雨，至輟食三日。群臣告以雨既霑足，請帝復膳如初，猶欲遣使視之然後肯食，且云：「如其不然，何以生爲？」聞者以謂賢主憂民如此，是大不然。昔成湯遭七年之旱，嘗以六事自責，周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未聞其三日不食也。蓋陰陽閉縱之論，暴巫徙市之術，皆後儒自爲之說，非古帝王修人事以應天變之道也。由是知決久冤之獄，烹言利之臣而天乃大雨，皆人事盡而天意得，自然之符也。魏主不知出此，乃欲不食以自斃，使變而可禳猶非其道，不然是當踐其必死之言也。爲之臣者又不知以古聖賢之道告之，徒誑以既雨而已，其爲不忠莫此之甚，一舉而君臣之道兩失。嗚呼，陋矣哉！《太倉稊米集》卷六五。

周世宗平江南

五代之君如唐莊宗、周世宗可謂有英武之略矣。然內無平一海內之政，外無經略天下之才，故事業止於偏霸而不足稱述。世宗深患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命近臣著開邊之策。比部郎王朴獻議，以謂唐與我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

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也。世宗欣然納之，於是始有平江南之志焉。曾不旋踵，一舉而得八州，再駕而平壽春，卒致唐主請以畫江爲界，而江北之地悉爲吾囊中之物，其爲盛烈豈不壯哉！暨鍾謨入貢，乃遣謨歸告其主，以治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議者以爲江南未服則親矢石，期以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其規模宏大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嗚呼！世宗之言則善矣，謂之規模宏大則吾不知也。《太倉稊米集》卷六五。

衛青不殺蘇建

衛青不用周霸之言以殺蘇建，建卒蒙宥廢爲庶人。議者以青爲賢。余以爲不然。初，青與李廣俱擊匈奴，廣本前軍，乃徙其軍使東，因以失道，遂致喪師。當是之時，罪在青不在廣也。青奚不狀之天子以赦其過，而乃逼廣使自殺乎？以飛將軍之才氣，下視衛青如庸奴耳。青既忌其能，又與之有眦睚之嫌，非殺之無以快其欲也。青既殺廣，無以自蓋其愆，乃獨私建以沽一時之名。小人姦僞之狀如此，武帝據廁而見之，豈不宜哉！《太倉稊米集》卷六五。

公孫述聘譙玄不至

公孫述僭號隴蜀，聞閬中高士譙玄，以禮連聘不至，使人脅以毒藥。玄仰天而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名。周武至德，伯夷守餓。保志全高，死亦何恨。」遂受毒藥，毅然不往。若玄者可謂忠

矣。其子瑛泣血叩頭願輸家貲千萬以贖其死。述乃許之，玄得以免。若瑛者可謂孝矣。客曰：「玄之不臣不可謂不賢。若瑛之於孝其猶未耶！豈有父死人手不以身代其禍，獨區區輸其家貲而已，何哉？」是不然也。述之僭據，於禮賢下士且方繆爲恭敬，以隆虛名，未必有意於殺玄。瑛請輸其家貲，適會其機，此所以免。若一見而請以死，萬一述有不從，則將何以繼？徒使父子俱斃賊手耳。瑛之意以謂請輸以財而不從，然後繼之死，蓋亦未晚。余以是知瑛之爲孝也。《太倉稊米集》卷六五。

蔡琰蓬首救董祀

余讀范蔚宗《烈女傳》，以蔡琰列於諸姬之後，蓋嘗疑之。曹操問其家藏書，至於口誦四十餘篇，以至作二詩叙流落悲愁之態，有古作者之風，亦可愛矣。然是非女子之所宜先，固不當以此預列女之數。其夫董祀犯法當誅，琰乃蓬首詣操請之，辭致慷慨有足觀者。以是爲琰之奇節，則其前夫衛仲道亡，不幸而陷敵中，雖夷人脅以死，義不當事左賢王。事之十有二年，豈可謂不久？又生二子，豈可謂無母子之愛？夫死而適異域之君，不能繼之以死，既事賢王，又并去二子而歸中國，二者皆不得謂之烈女也。或曰《春秋》責備於賢者，琰以婦人而能爾，亦足矣。曰：此余所以正有責於琰也。以琰博聞強識，聰明而能文，其於立身大節有勿及知，則亦安取其文乎？曄之載此以爲後世女子之戒則可，若以其博學多才，且能救祀於垂死，足以爲漢烈女，則吾不知也。《太倉稊米集》卷六五。

全宋文卷三五二七

周紫芝 一六

史斷 三

王昭君不賂畫工

王昭君不賂畫工，遂不得幸，卒使元帝殺毛延壽，非也。元帝按圖見昭君之陋，乃以配單于。及召見而美，始有悔心。帝知其美，豈不能以一女子易之？患在失信故也。使帝果以失信爲嫌，其始必不肯按召陋姬以貽單于之怒。若以此取怒蠻君，其禍與失信孰爲輕重？吾知其說之非也。或謂昭君貌極妍，在後宮五六年不得幸。後單于遣使朝賀，帝問：「欲以一女子賜單于，誰能行者？」昭君乃越席請行。帝見之驚，業已對使者遣之，不及免，至，單于果大悅。蓋士有抱負偉器，塊然與俗士同群，豈能無怏怏不平之意？女子以姿貌取悅於人，慧麗風流而少年，委置閨闥，不爲當世所賞，其意當復如何？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昭君之請行，蓋有以哉！《太倉稊米集》卷六五。

朱建受辟陽侯祝論

朱建以刻廉剛直自許，雖辟陽侯挾太后之勢，欲交建而不得，顧不賢哉！及其母死，貧未有以發喪，陸賈說食其與之祝，卒與食其合，非特脫命垂死之中，又能使免諸呂之禍，其爲力多矣。何建之賢而自叛其志如此？蓋坐貧無以發喪也。吾故知士非豪傑不回，易爲貧富生死所奪，固不可以無養生喪死之具。建一爲貧所移，遂不能完節於萬世之下。傷哉，貧也！田叔既死，魯人祠以百金，其子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嗟乎！使建如田叔之子，辟陽之金亦安得而汙之？《太倉稊米集》卷六五。

謝朓不受解璽之詔論

宋武帝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劭進璽。帝曰：「此當選有人望者爲之。」乃以付謝澹。齊高帝受詔，乃引枕高卧〔一〕。後武帝請殺之，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晉宋以來，江左風流獨謝氏人物如林，如敬冲者自當不媿烏衣之遊。觀敬冲不受解璽之命如此，不知六朝諸公作九錫文者如何下筆耶？《太倉稊米集》卷六五。

〔一〕《梁書》及《南史》謝朓傳云：「及齊受禪，朓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朓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據此，上句「受」、「詔」二

字之間當有大段脫文。

宋衡陽王

宋武帝諸子皆以戮沒，獨衡陽文王義季以酣飲得終其天年。雖其淫侈暴悖不學無術有以取之，義季亦可謂得策矣。阮嗣宗一醉六十日，夫豈徒然者哉！《太倉稊米集》卷六五。

王恢議伐單于

漢自高帝以馬上得天下，而文、景專意含養斯民，以息百戰之勞，可謂善矣。武帝以雄才大略好大喜功，陋文、景之寬宏，以爲委靡不振之漸，頗有意於更張。而董仲舒對策首建此議，以謂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自是高祖闊疏之禁，文、景長者之風爲之掃地，而漢始多事矣。初年患單于數寇邊，將興兵擊之，以問群臣，而王恢建可伐之議以迎帝意，至於一舉而敗，師出無狀，恢亦就死。吁，可憐哉！以帝之喜兵固非恢罪，然人君好惡漸明，所以啓其侈心者必有始惡之人。恢一開此議，使征討之兵自是日出，略無虛歲幾三十年，天下蕭然，戶口減半，則恢之一死固未足以償也。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仲舒創更化之謀，王恢開用兵之路，本皆迎合帝意而已，其流至於頽潰而不可救，惡得爲無罪哉！《太倉稊米集》卷六五。

西漢日食五十有三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西漢二百一十餘年，日食乃至五十有三，以文、景之治而其食乃至十有二焉。班固於他帝輒書其應，於文、景獨書其食而不書其應。書其食所以使人主之知畏，不書其應所以使求其故者得文、景之治焉。疑作史之法如此而未可知也。《太倉稊米集》卷六五。又見《南宋文範》卷五九。

雜說一

卜者馬生

卜者馬生不知何許人，少以卜自業，日得百錢以醉，即閉肆謝客，不復言人禍福，餘亦無他長也。每吉月，輒冠拜于孔子之廷，風雨則拜諸大門之外，非有大故不渝也。如是者不知其幾何時，而人無知者，生亦不以告人。今年元夕，城市燈火如星斗，郡太守擁千騎游于道。夫子祠宮在城南隅，廷草繁茂，路且荆棘，頽檐敗壁，人跡罕至。忽有燭燎輝明殿中，三夕不滅，人莫知其所從來。物色久之，乃知其爲卜師。嗟乎！學士大夫由吾夫子之道以取富貴，利達至于爲郡守縣令亦榮矣，而有終

三年，足跡不一至吾夫子之廷者，聞馬生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太倉稊米集》卷四九。

湖陰女子

湖陰女子姓詹氏，姿容甚美。年十七歲，其父老而貧，以六經教授小兒自業，號詹先生。先生妻早亡，女子與其兄事之甚謹。先生貧甚，食不足，女間售女工以給之。嘗手抄《古烈女傳》，暮夜必熟誦數四而寢，雖甚寒暑不廢。鄉人皆異之。淮寇張遇聚黨寢多，號「一窠蜂」。既屠池陽，朝廷遣師退之。賊計甚窘，乃夜遁，順流復寇湖陰。邑人皆遁，先生泣謂女子曰：「今吾老矣，死固無恨，奈若何？」女子曰：「父獨何憂，吾計決矣。今日豈得父子俱生耶？」頃之賊至，按劍欲殺其父兄。刃將下，女特前謂賊曰：「吾父貧且老，君意不在金帛，但欲得我耳。吾幸得執巾帚以奉君侯，請釋父縛。不然，父子俱死，無益也。」賊命遣之。女子以手麾其父，使急去無相念，吾得爲君侯妻，死無恨矣。賊挈女行數里，過東市橋，躍入水而死。後數日，其從兄夜夢女子相別曰：「吾已活吾父兄。吾即死，來與兄訣。」既旦，殊忽忽不樂。其妻怪，問其故，乃告以女子之言。妻大驚曰：「吾夜夢小姑如平生，亟來相別。」明日，果有告以女子之死者。嗚呼！女子以柔靜之姿，當白刃在前，于倉卒危疑之際，乃能從容說賊，使之既全其父兄，又能潔其身以死，其節可謂全矣。其鄉之士有謂余言者，以爲女子平日好讀《古烈女傳》，胸中微有古今，便能作此大丈夫事。竊謂不然，蓋其天資乃爾，非學而能也。前世賢士大夫口誦古人之言，而委身從賊，徼幸以偷生者不可勝數，曾一女子之

不若。乃爲錄之，以補國史之遺。先生僑寓湖陰，其名字鄉里，余未暇考，以俟知者足之。《太倉稊米集》卷四九。

病中雜記

政和間，余客京師，聞亳州民間有子，十五餘歲間，數日輒出，或暮夜不歸，歸亦不言所之。問之則笑曰：「今日當行雨。」一日歸甚暮，狀極疲困，已而即熟卧。其母燭而視之，則龍也。後乃祖病背疽，甚苦，以藥傅之，良久遂平。或問之：「子家甚貧，吾聞龍寶藏如山，何不取以濟之？」曰：「昔我盜藥以療吾祖，當受五百鐵杖，王以吾行孝得免。宮中法禁極嚴，吾不敢也。」病中追記此事，庶幾其或有遇焉。

司仲因亦言：昔有人父患背瘡者，若負火炭，晝夜號呼。其子泣于塗，有道人昂然而來，曰：「子何憂之深也？」其子告之故。道人曰：「子當求不耕之地，遇野人糞爲蟲鳥所殘處，即以手去矢，其下土篩以傅之。」乃如其言而用之，立愈。曰：「子乃以冰著吾背耶？吾五臟俱涼矣。」初，余疾益甚，惛憤彌日。兒子槃曰：「吾當告司仲因治。」余大怒曰：「平日不聞其能，此子何召」曰：「意其必能。」已而果然。此雖不如二事顯著，然而若有使之者，亦異矣夫。

六七年前，余嘗病此。宗子彥符以方見授，且云善惡諸瘡無藥可治者皆能治之。仁宗皇帝在東宮時，偶患疥，命昭應宮道士贊能治之，取赤小豆四十九粒呪之，雜他藥爲末，傅之而愈。時中貴任承亮在傍見之。後十餘歲，承亮自患惡瘡瀕死，尚書郎傅闕以藥傅之，立愈。問其方，乃赤小豆耳。承亮始悟道士之呪，乃神其術也。他日，有僧惠文患發背，狀如爛瓜，以傅之亦愈。後承亮過豫章，豫章人有患脅疽者，幾達五臟，醫者治之甚捷。承亮問曰：「公何爲用小豆耶？」醫者大驚，再拜謝曰：「吾用此活三十口，願勿復言。」其妙如此。余去歲終始用之，其效若神。鄭象有乳婢腹疽，用之亦效。今年初亦用之，久而益甚。因記去歲余病寒熱凡終歲，百法治之不差，醫僧善應用四物湯加柴胡，三飲而止。善應謂余言：「昔有士人病瘡數歲者，因道過華它廟，作書問之，以謂使余病不可爲，當明以告我。可活，願授一方。夜夢神人告之以此。」今年夏，余復若此，用之殊不效，半夏輒已，乃知醫之用藥如將之用兵，皆偶合耳。不然，則是良將無敗兵，良醫無死漢矣。世豈有是理哉？南方醫者謂余言：「螳螂真丹能療驚風。其法于立冬前取螳螂一枚雄者，和白麵裹之，用文武火煉成灰，候冷，以井水滌去灰滓，灰滓既盡丹自見。兒有疾則投之，疾當立愈。丹可收數年，雖遇梅不壞，蓋與金丹無異。」此又不知何理也。《太倉稊米集》卷四九。

讀詩讞

翰林蘇公以元豐二年八月十八日屬吏，十一月二十七日獄成。有旨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

團練副使。公就逮百有餘日，凡御史追捕訊鞠之辭，率坐詩語譏謗，故當時款牘，好事者往往爭相傳誦，謂之《詩讞》。予前後所見數本，雖大概相類，而首尾詳略多不同。今日趙居士携當塗儲大夫家所藏以示予，比昔所見加詳，蓋善本也。初，東坡以《湖州謝表》獲罪於朝，監察御史何正臣、舒亶輩交章力詆，皆以公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宜大明誅罰以厲天下，於是始有殺公之意焉。神宗皇帝以英明果斷之資，回群議于恟恟中，賴以不死。余頃年嘗見章丞相論事表云：「軾十九擢進士第，二十三應直言極諫科，擢爲第一。仁宗皇帝得軾，以爲一代之寶。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後世以謂陛下聽諛言而惡訐直也。」舊傳元豐間，朝廷以群言論公，獨神廟惜其才不忍殺。丞相王文公曰：「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當時讞議以公一言而決。嗚呼！誰謂兩公乃有是言哉？蓋義理人心所同，初豈有異，特論事有不合焉。《太倉稊米集》卷四九。又見《詩讞》。

讀真誥

神仙不可驟得，惟積行累功有陰德于人者乃可馴致。故《真誥》言之：有英雄之才，誅暴禁亂，拓平九州，建號帝王者，永無進仙之期，坐殺伐積酷害生尤多故也。其有若此者，既死之後，必受書於三官四輔，或爲五帝上相，或爲四明公賓友，以助治百鬼，綜理死生。且言秦始皇今爲北帝上相，漢高祖今爲南明公賓友，魏武帝今爲北君太傅，蜀先主爲北河侯，晉宣帝爲四明公賓友，而周文王亦爲西明公，周武王爲鬼官北斗君，皆爲上世帝王不得爲神仙者。夫神仙記人功行不差毫釐，而今乃善

惡同區，無有差別。文王視民如傷，仁霑朽骨，不過爲四明公。秦始皇以暴虐吞噬海宇，魏武帝以篡逆賊虐賢智，猶得爲北帝上相、北君太傅，此何理耶？以彼其人當作長蛇封豕耳，豈得復爲五帝上相耶？便總言之，文王之人固已優入神仙之域，而秦、魏二主何爲乎又別論五條？以至忠至孝至貞至廉之人，或一百四十年或二百八十年爲一階，從此漸得補仙官。有上聖之德者，反受三官書，後二千四百年才得爲中仙。其言大率無倫，可不攻而破。嗚呼！陶弘景何人哉？乃敢妄立異論以欺世俗如此耶？《太倉稊米集》卷四九。

讀充公集

歐陽少師以閨門疑似之事受謗于時，朝廷置獄窮治無狀，久始辨白。獨坐財物不明，出知滁州。及參政事，臺官蔣之奇復用錢明逸前章句再有彈奏，公力請于朝，乞差官根問虛實，狀極憤切。朝奏累詰之奇，但云得自彭思永。思永又云事無實狀，是曖昧之言。若此亦足以少伸矣。公之章猶且十上而不已，議者爲之少貶焉。夫以公之誠確端亮，操行如雪霜，雖神明自應畏之。但白黑太明，頗爲邪佞所疾，小人因中以無實不根之語。蔣公身爲臺諫，既有所聞，義不當默耳。故世謂蔣公當言，歐公不當辨，此最爲至論。昔人有誣以盜嫂者，曰：「我乃無兄，安得嫂？」正當作是語耳。古語有之：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若身修。謗豈唯不可止哉？蓋亦不必辯也。公所上章載《充公別集》。集二十卷，出汝陰王姓之家。《太倉稊米集》卷四九。

記中山武臣啓語

蘇內相開幕府在中山，有武臣狀極樸陋，以啓事來獻。內相得之甚喜，曰：「奇文也。」客退，公問李姑谿：「何最爲佳句？」曰：「『獨開一府，收徐庾于幕中；並用五材，走孫吳於堂下。』此佳句也。」公曰：「非君，誰識之者。」姑谿因笑謂公曰：「視此郎眉宇間決無是語，得無假諸人乎？」公曰：「使其果然，固亦具眼矣。」即治具召之，與語盡歡，一府皆驚。紹興己未三月二十有七日，獨坐靜寄，偶追憶姑谿語，乃錄之。《太倉稊米集》卷四九。

言窮箴

南方之豪，屋有二喙。一鳴其凶，一告其祉。他日，梟鳴而牛生其犢，鵲噪而婦喪其子。主人曰：「嘻！是禍福無憑，則將安用乎此？」射以一矢而二鳥俱斃。言無好莠，均己之累。古人有言：「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彼呶呶以害其生者，又烏知默之爲貴耶？《太倉稊米集》卷四九。

答田券示徐伯遠

僕行年幾六十，老稚逾百指。初無尺寸之田，常仰食于他人，蓋世未有貧於此者。同郡徐侯伯遠慨然見憐，割膏腴之地五十畝，分播種之穀三秤，且約今年秋來爲耕種計，曰：「此可收以爲田券

也。」伯遠來書，其語如此。初，伯遠約以春耕，而僕無牛。市一牛須百千，固嘗經營之矣，迄無一人肯哀王孫者，遂復中輟。今田券既來，勢艱自己。伯遠既作捨田檀越，小子更當緣化一牛，輒戲作一疏云：「蒲團禪板，此身已自在家僧；稚子老妻，從頭要說無生話。但愁枵腹，未有置錫。誰謂故人，肯分膏壤。既有良田之半頃，更須大武之一元。伏願萬石豪家，千蹄大族，輟此谷量之衆，不勞鼎食之餘。儻金諾之肯垂，知火耕之可老。何須賣劍，便可掛書。春雨綠簑，歌老翁之長日；夕陽橫笛，卧牧叟之歸塗。感君不世之恩，助我歸田之計。使僕果遂此心，則吾伯遠之賜亦大矣。」姑錄此以作別後一笑，且以答田券之勸也。紹興丙辰浴佛後一日。《太倉稊米集》卷四九。

讀明道實錄於關子東

太學正關子東見和《苦筍詩》，携以相過，且相戒非老人所當嗜。因論張右史《明道實錄》中載內侍張茂則常與王哲龍圖、劉几秘監諸人皆食，少强健無疾，各年八十餘卒。吁，子東之愛吾可謂厚矣哉！然而老人血氣既衰，賴食飲以資養，要須適中乃可。文潛謂張茂則每食不過麤飯一盃許，王龍圖食包子至二三枚乃止，此與辟穀相去一間耳，安能爲老者助？廉將軍飯斗粟，肉十斤，卒老於趙。本朝張齊賢終，燕飲啖合一大桶，亦以壽終。頃時韓絳大夫啖饅頭不用食器，唯取籠就食之，至庖人云：「大夫今日喫幾籠矣？」時人號「韓饅頭」。嘗爲當塗太守，是時年已七十餘，鬚髮如雪霜，而健啖不衰。二者可謂過與不及也。某年十三四歲時，當元祐八九年，張右史守宣城，已苦風痺，唯好

食蟹，每食取黃與肉實之杯中，往往一食兩巨杯，酒不饜。親舊有以書勸之者，答云：「酒逢秋而方濃，蟹得霜而正肥。日與賓客共之，闕一不可。」又作《食蟹詩》，謂《本草》言蟹能愈風，而俗云動風，乃有一書生自信書，俗說徒縈耳」之語。文潛善啖如此，而著此說，何也？某素貧，平生辛苦，僅營一食。年來身益老，口愈衆，早食得一肉得一魚，暮則飯蔬，病在飢不在飽也。今乃貽吾以右史之語，適相契合。僕復恐子東信是說而節之太過，非所以爲衛生之計，乃書此紙以告焉，亦聊以爲一嘆也。紹興甲子夏午月十有八日，宣城周某書。《太倉稊米集》卷四九。

全宋文卷三五二八

周紫芝 一七

雜說二

爲張子房招四皓書

漢留侯張良謹再拜奉書商山四老人足下：僕以布衣亡隸，身無汗馬血刃之功，徒以口舌奸說位列侯，封萬戶。今秦滅楚亡，天下大定，而僕寵厚祿豐無以塞責，却穀不食，行已閱歲，于天下大計深慮不復敢效其愚。議者讓僕：「曩與主上俱奮草野，崎嶇百戰之中，足下言入則聽，諫行如流，身不親矢石，語不下堂幃，而所攻必取，所嚮必歸，是足下之功獨高於衆人也。至于脫羈旅艱難之苦，享天下尊高之位，保全節于當年，垂美名於後世，則所以報足下者亦云厚矣。乃四海既寧之後，亡者叛者服之，而禍起于宮牆，變生于肘腋，乃欲坐視不救，使反掌之間治亂顛倒，得不爲天下笑乎？」僕今敢布懇悃之情，以自列于數君子，誠以情有所激，勢有所迫而事有不得已也。幸足下留意於僕，使

得借重于一言也。夫以足下抗志希夷，隱身遐曠，天下莫不仰其高。雖巢、由不足以並名，夷、齊不足以擬節。是以年愈多而名益芳，身不試而業盛茂。公固無求於世，僕亦何所進說于左右乎？然良聞道不足以立己者不可謂義，愛不足以周物者不可爲仁，權不足以適進退之宜者不可謂智。以足下之全德，豈亦有意于爲義而無意于仁且智乎？方秦氏暴強，魚肉四海，百姓銜冤飲泣無告。始皇帝恐天下陰有議己，于是姍笑《詩》、《書》，坑戮儒士，鉗錮忠臣，遠辱黎老，以消沮豪傑。當是之時，智者卷舌而不言，賢者裹足而不入。足下方辭粟以茹芝爲樂，其計得矣。今皇帝勇冠百王，功施天地。躬湯武仁義之兵而海內平，踵堯舜好賢之轍而天下服。大度豁達，禁網闊疎，期與天下更始，號爲千載一時。足下不能駕安車，植鳩杖，幡然而起以觀盛時，竊爲足下不取也。況治亂之源在朝廷，宗社之本繫太子。太子安則群心悅，太子危則群心憂。何則？廢立之際安危繫焉，其勢然也。今皇嗣既立，仁孝聞于天下。日者主上迫于宮中之議，將謀易置，舉世皇懼，危不自安，皆曰：商山有四老人，陛下之所願見而不得，屢聘而不至，其取信於時甚重。老人一出，上必大驚，且謂太子以未施之仁，未言之信，而能屈其所願見而不得，友其所屢聘而不至，決非偶然者。因從容爲上言之，則太子之事濟矣。聞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執禮甚恭，書辭極謹，宜老人之一來，上以安宗社之靈，下以慰元元之望，使陛下有貴老之稱而無拒諫之惡，足下之名亦炳然不可復沒矣。君其鄙長沮、桀溺輩偶耕遯世之跡，慕伯夷、太公二老歸周之義，出而一言，使天下安於磐石，國勢重於九鼎，然後振衣而歸，反乎林壑，以醉廣成之遐齡，而追王喬之逸轍，不亦善乎！良也將操几杖而從之，以望拜乎床

下。足下其毋忽焉。幸甚！不宣。良頓首。《太倉稊米集》卷五〇。

鼠視說

余齋宿吏舍負日，檐間有鼠晝游，裴回墻下，顧影掉尾，旁若無人，度其與人相去不逮六七尺，熟視久之，傲而不去。余固疑其病而癡，徐而少進，又不去，已而又少進，則駭而逝矣，度其相去僅在四五尺間矣。言鼠目不能視三寸，亦已甚矣，其實不過三四尺耳。三寸云者，所以甚言其短也。夫鼠黠猾而多貪，猫懦弱好殺之。二物能相制而不能相賢。若其輕捷而善走，則猫與鼠同相似也。然而鼠窘則投穴，窮則緣屋，二者皆猫不能制。而鼠之遇猫鮮有脫者，豈非以其視不能遠，雖欲避而不可得乎？小人之嗜利，其貪如鼠，其巧于周身則如鼠之有穴也，其敏于避禍則如鼠之善走也。至其遇敵遭變，一敗塗地，則忽焉而亡，不保腰領。當是之時，猫亦得而扼其頸，況于虎乎！嗟夫！使鼠不短于視，則猫雖好殺而不能擒。使小人而不短于智，則賢雖惡之，獨奈何哉？故怙富貴者，若可卜千載而不知鼎鑊刀鋸在前曾不遠三尺。小人而不知者，觀鼠視之說可也。苟知之，其誰得而制之哉？《太

倉稊米集》卷五〇。

劉高尚傳

高尚處士者，汾州安定人也（二）。姓劉氏，家世爲農。處士生九歲，食而不肉，後稍不言，問以

事則書而對。其爲語初若不易知，已而輒驗。家人甚異之，爲築別室以居。久之，聲聞京師，徽宗皇帝三使人往聘之，辭疾不奉詔。宣和間，朝廷賜號高尚處士，而建觀以聚其徒，且因以其號爲名焉。靖康之擾，棣人白其守〔三〕，使迎先生。守爲具安車以邀之，不至。一日，棄濱而來，濱人大恐。二日濱州兵叛，屠其城，肆掠千里。先生在棣，棣人喜其來。太守爲掃郵傳以舍之，供帳甚具。先生見之笑而去，乃即城隅治舍水傍。濱人持金帛携室家以就其廬者，往往笑之。既而敵大至，城且陷，人之死于兵者以萬數，而火不及其居，就之者果賴以免。敵人見先生皆下馬羅拜，不敢入其里。嗚呼，其亦異矣！余曩在京師時，聞其事甚著，後二十餘年官錢塘，始識左從事郎王復，字興周，東平人，嘗與先生之弟游，得其事甚詳，爲余言之如此。其後濡須人王之道彥猷知余得先生之事于興周，乃謂余曰：「子固知先生之事而未聞先生之言也。先生之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文章殺天下後世。』」余謂彥猷：此佛、菩薩、老聃、莊周之徒所以救溺起死還真之論，豈區區爲世俗言語文章者所能至哉！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至于衽席之上，飲食之間，其禍有甚于畏塗者而不知戒，則是終不知嗜欲之能殺身矣。黷貨之士，食厚祿而取民財，雖危亡之禍僅免其身，而千金之產不足以供不肖子一醉之費。人禍天殃不在其身而在其後，則貨財豈不足以殺其子孫哉？秦自商鞅之事孝公，始用刑名，而李斯之事始皇，趙高之事二世皆以是道。百年之間，天下之人不死于刑則死于兵，蓋不知其幾千百萬。桑弘羊開利說以中主欲，不過欲自售一身而已。禍流後世，至唐宇文融、皇甫鏘之徒皆用其說以取尊位，而天下自是數蒙

誅求之禍，其殺人固無異于以挺與刃〔三〕。行政之弊一至于此，豈不痛哉！昔人有欲註《周易》與《本草》者，或勸其註《本草》，曰：註《本草》誤不過殺一人，註《周易》而誤則其禍道也大矣。不然，孟子之闢楊、墨，子雲之詆讖，韓退之之斥佛、老，其憂天下後世之意何其深且切哉！後世斷章折句、背正失理之學興，其徒從而和之，更相標榜，迭相師授，以盜名聲而取富貴，寢不可救，此是徵之往事而然，非驗之後世也。某聞先生之言，嘗私竊以爲嗜欲之殺身，財貨之殺孫子，與夫政事之殺人，三者人猶得而知之。若夫學問文章之殺天下後世，則周公、孔子之言也。先生農家子，未嘗讀書事師而有是言，豈人中之知道者乎？此與夫熊經鳥申吐故納新，區區積歲月之功而欲著名于仙籍者固有間矣。《太倉稊米集》卷五〇。又見《梁谿漫志》卷九一。

〔二〕汾州：按宋朝無安定縣。據《宋詩紀事》卷九〇及本文，劉高尚三十年未離鄉，靖康之擾，方離濱州。又按《元豐九域志》，濱州渤海縣有新舊安定鎮，是知「汾州」當爲「濱州」之誤。

〔三〕棣：原作「隸」，據下文改。

〔三〕挺：原作「挺」，據文意改。

辛未雜書

南徐張伯真嘗謂余曰：「子知卜者之有魏紳乎？」僕曰：「余不知也。」曰：「紳有異書，知人生死禍福，盍往問之？」余使人邀之。紳辭以暮，請以詰朝荷書而往。書至，盡發其篋，得三百餘

帙，羅而置之坐隅，徐曰：「子當以平生之大事問我。」余默禱以二事占之，紳執蓍而筮卦，遇蒙命。童子取某帙揭而視之，則有男子之柩焉，衰者撫棺而泣。蓋歲在戊戌之秋，余以是歲有先子之喪也。僕又默而禱，紳復執蓍而筮卦，遇損命。童子取某帙揭而視之，則有女子之柩焉，衰者杖而泣。蓋歲在庚子之春，余以是歲有母氏之喪也。僕于是驚而言曰：「往者其驗若神，來者獨不可得而知之乎？」紳曰：「當爲子筮。」已而告我曰：某日有某事，某月得某物。閱一二歲而無一驗者。吁，亦可怪矣哉！客問僕何爲而然。僕曰：昔柳子厚說天台道士王遠知能知人死生禍福，號爲深于《易》者，嘗作《易總》十五卷。一日曝書于廷，雷電大至，火光入戶，烟霧中有老人問遠知：「子所註書何在？上帝命六丁下取。」言未絕口，見青衣六人已執書而立，且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玉笈金科秘藏之都。子何人？輒混藏緇帙。」余以是知天事之不可泄如此。然則紳之書可傳于世而不爲六丁取，則其不神爲可知矣。世之昧昧者方且焚香參心再拜稽首而問禍福于紳，亦可笑矣。《太倉稊米集》卷五〇。

雜書一

余爲兒童時，家有珍珠雞，羽毛皆淺紅，間以白點，圓細如珠，故號真珠雞，出隴蜀荆楚間。春月天色暄妍，睥睨旁無有人，輒振翮出錦繡，垂領下紅綠間錯成文，狀如方幅，或綰結如緩帶（一）。聞人足音，旋復收去。嘗陰伺之，蓋非出于吻喙間，似自其喜氣凝結而成，即而視之，不知其處。嗟

乎！鷄之有文，惟恐人知。人之有文，惟恐人之不知。孰謂人而反有媿于鷄乎！《太倉稊米集》卷五〇。

〔二〕緩：疑當作「綬」。

雜書二

烏有白衣而修尾者，其潔如玉，人謂之白練帶，以其尾而得名也。江南人謂之紙錢鳥，見者必唾避，號爲不祥，以故不爲人所珍玩。余嘗謂烏白其身，人或惡之，人白其德，幾何而不遭誣衊之事耶？昔人有言：「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信哉，斯言乎！《太倉稊米集》卷五〇。

雜書三

甲戌七月九日，校醮群先生文，渡淮至新息，曉聞驢鳴，起聽，喜謫官之久復見中原也。周子曰：「此與退之之見蝎，東坡之間鐸初何以異？」因思頃歲久留京師，一日舟至汴口，望清淮渺渺，群山崢嶸，恍然如墮夢境，不知身之在許也。紹興之初，當壬子、癸丑間，偶以事至濡須，逾年渡江而南，至中流，聞隔岸雞犬之聲，使人幾欲屑涕，然後知二公之所感爲不虛也。嗟乎！物變無窮，悲喜相半，苟隨所感而爲休感，則吾之一心有不可勝應者矣。唯知夢境之中一切皆幻，則物來如市，吾心如水，此紛紛者安能入吾舍哉！余年逾七十，寸心灰滅，蓋無幾矣。雖未能物吾兩忘，然于此其殆

庶幾焉。《太倉稊米集》卷五〇。又見《永樂大典》卷六六四一。

雜書四

蔡君謨《石橋記》規摹魯公《中興頌》，東坡《醉翁亭記》規摹魯公《離堆記》，凡有眼睛者知其如此。大抵君謨文字及行書小楷蠶頭燕尾，外方內圓，無一點一畫不似處，而東坡出沒變化，風流韻度自成一家，優劣似是分矣。余不解書而論書，譬如不解飲人說酒，雖說得近似，而飲流未必以爲是。然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豈可欺哉！甲戌秋七月，客有謂蘇氏書無法者，乃爲書此以解嘲也。《太倉稊米集》卷五〇。

雜書五

麝爲天下至香之物，久而欲壞，則香必歇，急取溺器覆之，香復如初。蓋麝生臍腹間，溺之所自出也，二氣以類相感乃復香耳。神奇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顧何常之有哉！然則閨中竊香之士，海上逐臭之夫，二者未知其孰賢。當有識者能解此，余不然也。《太倉稊米集》卷五〇。

辨讀來生書

有一老人，年垂八十，誦書不止。或問之曰：「先生年幾何？自苦如此。」曰：「余讀來生書

也。」余戲之曰：「君昨日所誦書，今日盡能乎？」曰：「不能也。」余曰：「書猶不能記，而況來生乎？」老人不悅。已而語人曰：「人之所以死而嘗存者，必其神靈不昧，如百鍊精銅，愈久益明。若生爲腐儒，則死作閻鬼。雖唇腐齒豁，何補來世？」于是儒者聞余言皆以爲然，佛者聞余言亦皆以爲然。蓋余之所論者理也。《太倉稊米集》卷五〇。

書座右屏

姑息似仁，訐直似義。大佞或以爲禮，大奸或以爲智。小人視之一毫髮比，君子視之天之與地。審處于兩者之間，著其誠而去其僞。外以是而觀人，內以是而察己。內以是而察己，勉強而行之，是謂盛德之君子乎？《太倉稊米集》卷五〇。

客語

荊州多別駕見過，因論佛果禪師在成都時，一病愈劇，炷黃艾至千餘壯，呼羽流作醺七晝夜而死。多公云：曾子啓手足易簣而終，孔北海受制曹公以語言殺身，管寧居北海上三十年，終曹公之世不至中原。此皆吾輩中有定力者，使如佛果輩聞世間有此奇特事，未必不內自愧耳。盲眼士大夫知有佛之徒，而不知吾輩中自有人，斯大可笑者。吾愛其語可書，因爲錄之。《太倉稊米集》卷五〇。

騶虞解

《騶虞》一篇，其辭《詩》與《序》義相合，坦然明白，而諸儒各出己意，更相附會，使其詞旨不明，至不可曉，甚可怪也。《詩》曰「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葭、蓬野生，非人所種藝，其長亦且茁壯，則以見草木之靡不生殖也。又曰「一發五豝」，「一發五豮」，豝、豮野處，非人所豢養，猶且射一發而所獲五，則以見鳥獸之靡不衆多也。如此則序所謂「庶類繁殖」之義見矣。每章必曰「于嗟乎騶虞」者，騶虞獸名，其爲物不食生物，不踐生草，有仁德焉。古者四時之田以習武事，後世則馳騁田獵以暴于天物，其爲不仁孰大于是？今也蒐田以時，蓋將以教民戰，而志不在于得禽獸，則豈愛物之無心哉？故每章必曰「于嗟乎騶虞」也。舉此則《序》之所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之義見矣。「一發五豝」，鄭氏謂虞人翼五獸以待君射「二」，而君不盡取，唯取其一，所以見其仁。其說不然。夫國君之田不掩群則逐獸而射之耳，苟命虞人驅五獸以待君射，使君仁則取其一，不仁則將盡取之，其爲害亦多矣，烏得爲之仁乎？騶虞之爲獸，其說舊矣。至漢賈誼則謂騶爲文王之囿名，虞乃司獸之官也，不知誼何以得此。歐陽氏又從而取之。分嘗力詆先儒穿鑿附會之辭「二」，于此反有所取，不知其何理也。《太倉稊米集》卷五〇。又見《南宋文範》卷五九。

〔二〕射：原作「躬」，據《詩》鄭玄箋及下文改。

〔三〕分：據文意疑當作「公」。

字序一

張子名某，字子，嘗謂余曰：「名有嫌，當易，願有請焉。」余爲易以「大臨」，而字曰「才卿」，且告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大臨蓋其一也。說者以謂大禹、皋陶、稷、契之倫。夫十六子皆以其才舉用于舜，而世濟其美，故得爲之才焉。大抵聖人與小人皆有才，非才也則不足以立天下之事，顧其所以用之者何如耳。聖人以道用其才，若成湯之智，武王之勇，所以應乎天而順乎人者也。賢人以德用其才，若九官之相舜，使功立于當時，其後莫能名其用者也。其他若盆成括之殺其軀，鄆舒之不得其死，則焉取于是哉？」余既以是名之，又舉十六族之事以語之，使知夫君子小人之才其所以異者如是，不可不辨也。《太倉稊米集》卷五二。

字序二

萬氏之二子皆從余游，見其友且恭也。會其以名請，因名伯氏曰「如堦」，而字以「伯孺」；名仲

氏曰「如箴」，而字以「仲孺」。《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箴。」說者以爲恩如兄弟，其相應和若壎箴也。夫居家而父子篤，兄弟睦，然後移而友於鄉則盡敬，充而事其君則盡忠。蓋孝慈欽順是文章事業之根本。若其整于威儀，秀于文詞，望之儼然君子也，而不能充其有而行之，則學者之所不貴也。且士之爲善于家者必賞于朝。士苟明乎此，則其取富貴利達可垂手耳。二子豈不能共勉之哉！

《太倉稊米集》卷五二。

字序三

余讀《易》「吉凶悔吝生乎動」，而後知非聖人之得已。然而靜者動之根也，動者靜之對也。人道之有動靜，猶天道之有陰陽。知動而不知靜，則終身役役而不知止，是衆人也。知靜而不知動，則塊然守獨而不知變，是草木也。二者亦何取于人道哉？昔人知其將出而游于世，猶未免于動也。惟立于至靜之途，俟其叩而後應，則雖動者也而不害其爲靜矣。今吾子方學而仕，將趨于動者也。僕故名子以「顒」，而字以「靜翁」。吾子其勿謂僕期子以必靜也，期吾子知靜之爲動耳。吾子嘗試焚香靜室，瞑目燕坐以來天下至靜之理。其理得矣，則吾子異時處富貴而不淫，在貧賤而不辱，迫憂患而不怵，抗王公而不襲，蹈水火而不困。吾知其無入而不自得矣。吾子其勉之哉！

《太倉稊米集》卷五二。

竹坡四君子字序

丈，老者之稱也。年長以倍則稱之，禮也。齒在丈人行則稱之，禮也。學士大夫之以丈行則以字行，今三十年矣。少者謂老者曰丈可也，老者謂少者曰丈則非矣。官相埒也，行相夷也，齒相齊也，曰丈焉則豈其情哉？非相僞則相諛而已矣。余陋此風爲多甚，終不能以一人而違舉世之習也。小者貽譴，大者速禍，何自苦爲之哉？今方解官藉事以奉祠祿，深居簡出，而賓亦無一人造余門者，獨與是四君子者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焉。四君子爲誰？曰毛穎，曰陶泓，曰陳玄，凡三人，而褚先生不在也。昔者昌黎韓愈蓋常與三人者游，命之名而未之字也。是時，褚先生方與漢太史公司馬遷作《史記》，書徵咸陽，不與三人者在愈所也，是以姓名不得見於其書。余既悲字之不行，又得此四君子而與之游，乃有其名而無其字，於是字穎曰「叔銳」，字泓曰「堅伯」，字玄曰「客卿」，字褚先生曰「記言」。入則與之晤而談，出則與之偕而往也，醒則與之清坐終日，醉則與之縱橫交錯也，而其樂有不可勝言者矣。於是四君子相與逡巡而謝曰：「願奉先生之几席。」不敢辭也，已而爲之序以贈之。《太倉稊米集》卷五二。

全宋文卷三五二九

周紫芝 一八

雙梅閣記

草木之妖麗變怪所以娛人之耳目者，必其顏色芬芳之美。而梅之爲物則以閒淡自得之姿，凌厲絕人之韻，婆娑於幽巖斷壑之間，信開落於風雨，而不計人之觀否，此其德有似於高人逸士隱處山谷而不求知於人者。方春陽之用事，雖凡草惡木猥陋下質，皆伐麗以爭妍，務能而獻笑，而梅獨當隆冬沍寒風饕雪虐之後，發於枯林，秀於槁枝，挺然於歲寒之松讓畔而爭席，此其操有似於高人逸士，身在巖穴而名滿天下者。余之論梅有得於此，而無所發其狂言。會荆山隱君家於荆山之陽，除土爲小圃，以爲池亭花竹之觀，而又結飛楹於圃西以爲之閣。閣雖小而甚高，下視圃中，可數毛髮。隱君問名於僕，與之徜徉圃間，得雙梅對植草間，適得其中，若有爲之者。僕笑曰：「此造物所以爲君之名其閣也。今當培其根而封植之，毋使榛菅之梗其根而螻蟻之宅其腹也，毋使牧人之踐以牛羊而園夫之尋其

斧柯也，則此兩玉人者當復爲君粲然一笑，而姑射之山殆爲君圃中物矣。向吾所謂隱處山谷而不求知於人，與夫身在巖谷而名滿天下者，昔也聞其風而悅之，今則爲之周旋於旦暮之間矣，豈不快哉！它日倚虛檐之曠快，俯木末而高眺，雪霽月出，擷孤芳而薦酒，覽清芬而危坐，則君之有得於梅者當自知之。余雖已老，尚庶幾能登君之閣，以賦和靖之詩而草廣平之賦，然後知余言之非夸也。」《太倉稊米集》卷六〇。

風玉亭記

唐人以詩名家者甚多，獨以李長吉、李義山、杜牧之爲詭譎怪奇之作。牧之之詩其實清麗閒放，宛轉而有餘韻，非若義山之僻，長吉之怪，隱晦而不可曉也。其作《晚晴賦》有「竹林裏號十萬丈夫，甲刃縱縱，密陣而環侍」之句，至使後人號爲粗才杜牧，詩家者流未嘗不爲之扼腕而深恨之。及賦《斫竹詩》，則云：「霜根漸隨斧，風玉尚敲秋。」其風味斌媚乃爾，殆非古今詩人所能追而及也。夫物固有可以娛人之耳目者，必其聲色臭味之美，瑰奇偉異之觀。而竹之爲物，特草木中一種類耳，初豈有感於人心者哉？然而見其面則輒喜與之居而無厭，故其受知於高人逸士爲甚深，而形於詩人之嘯詠者亦甚衆，惟其孤風絕韻非世間言句所能酬對，此牧之之詞所以獨高於今昔也。僕之嗜竹固不後於古人，有竹之門，未嘗不款而造，亦未嘗問於主人。其間禪房隱廬幽扉曲池往往時有佳處，獨取名

之陋而固世俗常談，遂使風雨之姿，冰雪之操，不能凌厲物表，而敗人之意殆亦不少矣。文殊山妙相寺去邑甚遠，古木茂林，宏堂傑閣崢嶸於奔峰絕壑之間，似非人境。丈室之側繚以修篁，舊築小亭其間而未名。余嘗訪常禪師於山中，與之論唐人詩爲一笑。禪師欣然取牧之「風玉」之句以名其亭，更欲僕記所以名亭之意。余時方欲卜居山間，與之相從於林下，爲杖屨往來之游，喜爲師作此文。自王子猷之死，而樊川之詩不作蓋已久矣。豈舉世無能知此君者？固當有之而余未之見也。至於知杜子之詩爲奇作而領會吾言如吾妙相老人者，能復有幾哉？此又可爲知者道而難與俗人言也。《太倉稊米集》卷六〇。

振民堂記

淮西列郡十城，濡須最爲簡，蓋其地稍僻而其民頗易治也。異時郡太守雖號強明，亦平旦漏下十刻許乃出見吏民。民之訟於廷者不滿數十輩，事皆可以立決。已而即閉閣高卧，暮夜乃與賓僚滿引笑歌，故號淮西道院。建炎之亂，鞠爲盜區，賊常有給爲降附者，引軍居郡，數月復叛去，悉驅其民以行，老稚幾無噍類。今郡寇漸就剪戮，諸道往往歲奏大熟，朝廷頗復有意經理淮甸，稍擇仁愛吏以撫之。無爲方虛郡治，下宰相議所以予之者，未有其人。參知政事席公以今太守徐公薦於朝。公宣和間嘗通判絳州。先是，河東路招集雲中諸處散卒數萬人分屯諸郡，號「歸朝義軍」，久之悉皆相應

反叛，將陷城邑。金將粘罕既下降德〔二〕，而劉嗣初又破平陽，絳州義軍將叛以應二州。公知之，夜發兵盡擒其渠兇而械之，餘黨悉平，州遂以保。當路者雖嘗列奏，而賞猶不及。是時今參政席公爲河東帥，具知其事，因從容爲上言之，即日拜公爲郡守。初，賊軍既屠城，郡無官守者踰年，餘民悉皆散處湖野，屑菱芡而食之，與魚鼃雜處水上。後稍歸治故廬，而占籍者猶不滿數百。城中蒿艾如林，行數十里不聞雞犬。公始至，即下令盡哀餘民而歸之，結以恩信，破械囊箠，獄經月閉不開，郡人愛之猶慈父也。前郡守作州治，事皆草創，凡拜詔命，治獄訟，接賓客，悉於公所，不能使事〔三〕。乃作堂其左，屬群吏議所以勤恤民隱之意。堂成而榜以「振民」，且曰：「是在《易》之《蠱》曰：『君子以振民育德。』」明天子在上，將援斯民塗炭而躋之仁壽之域，以區區蕞爾下邑，遠在淮楚，而又豈弟之德、寬大之政不足以慰安斯民，寧不少愧於斯堂乎？然而使叶氣喜生，薰爲太平，固所以未敢，至田里之間寂然無歎息愁恨之聲，尚庶幾其見之。」公所以名堂之意如此，而見於政事者頗略相似。自是而民日益多，政日益治，使是邦復爲前日淮西道院。公方與客嘯咏於堂，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豈不快哉！紹興三年八月四日，宣城周某記。《太倉稊米集》卷六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三八。

〔二〕給：原作「始」，據《永樂大典》改。

〔三〕下：原作「不」，據右引改。

〔三〕事：原作「是」，據右引改。

從所好堂記

東坡守膠西，淮揚趙公實佐府事，二公相得甚歡。蘇公來，必登堂見其母夫人，已而呼其諸孫羅而觀之。今其孫戒叔時方年十三四許，東坡於諸兒中獨撫其肩曰：「它兒當作碧鸛鵲，此郎當作文。」戒叔之先大父因教之甚力。今戒叔談笑磊落，頗自標置，又長詩詞，且善作坡書，雜之其書中未能辨，以其家藏墨妙爲多，故能精如此。戒叔未有官，年方三十許時，已不肯作繩墨之文，隨舉子入場屋，嘗謂人曰：「死生有定數，富貴有常分，苟不可求，當從吾所好耳。」因以是名其堂。戒叔與余游甚款，所居同里，未嘗三日不一見顏色。相見必把酒笑歌，雜以諧嬉，甚而不能禁，則戒叔輒令席曰：「請以詩法行酒，可乎？」乃賦以題，已而皆寂然，則又撫掌大笑而罷。一日謂僕：「吾堂成名，其爲吾記之。」僕謂戒叔曰：「食羊棗者固有味，嗜昌獸者其謂何？人之所好，初亦何常之有哉？今戒叔以其所有，將推而行之，以利於世乎？將卷而懷之以遊於虛乎？將藏之其身而待時以動乎？將突梯脂韋以從俗乎？將滑稽談諧以玩世乎？將乘堅策肥而爲陶猗之富乎？將啜菽飲水而爲顏原之貧乎？是必有一於此矣。」戒叔笑曰：「我非魚，固不知魚之樂，然而世俗之好，大略不過名高利厚耳。蔡伯喈風流雅尚，爲人物之冠冕，其高風直節亦足以激頽波而起疲軟，董太師用事，十日之間九徙其官而不恥。王濬沖神觀清邁，自是風塵表物，踐位鼎司，而積實聚錢不知紀極，至使天下目爲

膏肓之疾，悠悠者固不足道。二子何人哉？而猶屈首於奸人，甘心於貨殖，乃知富貴之能移人如此。夫人生而有欲，其情未有不著於物者。雖其嗜好有不同，大抵皆牽於好惡之私，故未免於有累。以嵇叔夜之懶而好鍛，支道林之淡泊而好馳馬，王子猷之曠達而好竹，王摩詰之高才而好畫，是在數子宜若非其所好而終身樂之不衰，達者固以是病之。然而與其徇世俗之好而不知止，孰若寓意於物以從吾之好，是其相去蓋亦遠矣。」戒叔之持論若高而又與余善，可知其言之不苟。余故喜述君言，因併記其相與之狀，且知蘇內相之言見於齟齬而驗於數十年之後，爲皆可書也。《太倉稊米集》卷六〇。

時山觀音神像記

建炎三年冬十有一月，金人渡江，建康失守，兵馬大都督杜充既降敵，諸將皆以兵叛。統制軍李進引兵寇溧水，焚其城邑略盡，徙兵時山，燒蕩民居。既熄，有白氣貫日，起於瓦礫中，如是者累日。賊甚異之，謂其下當有黃金。裨將王德，開德人也，發而視之，得繡觀音像，絹索皆已煨燼而獨像存，刺繡之文去火所及無毫髮而火不犯。德懷以歸，後無知之者。時參知政事李公以侍御史出守宣城郡，凡叛將逼近境，悉移書招之，示以不疑。進既至，公遇之甚厚，因以其兵使屯龍谿寺。僧居穆與德游，且虞其變，日鬻炙醺酒以啖之，每造其廬輒盡歡而去。其後進果復叛，軍將行，德乃謂居穆曰：「一師遇吾久，無以報，當以金淨瓶繡觀音像遺師，願善調護之。」龍谿士雷虞龍字虞卿，一日偶

謂居穆曰：「余願丐一觀音像事之，久未之得，奈何？」居穆笑曰：「異哉，像其有歸矣乎！」既語之故，即出是像欣然授之，實明年夏五月六日也。君得是像，默置淨几。明日其妻李謂曰：「吾夜夢白衣老婦隨君入吾家，此何祥也？」君愈以爲異，藏之益秘。嗚呼！建炎之亂，賊焰所至，玉石俱焚，菩薩以方盡之像成於絲縷之微，獨能示現變異於千百大火藁，使凶人勇夫猶加欽畏，因知世間不可思議神道，佛不妄說，而一切衆生聞此殊勝，皆大歡喜，況得斯像寶藏於家如雷氏者乎！議者猶謂菩薩以八萬四千清淨眼照一切衆，以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救一切苦，用能大無畏力以滅無量劫火。如以一燭置大海中，雖身蹈水火無壞滅相，特其遊戲三昧爾，疑若無足怪者。余獨以謂不然。自佛滅度後，像法往世，則像法與佛等，無復差別。菩薩以大事因緣，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其出顯斯像，使人因緣以求心，因心以悟道，是名菩薩大慈力，爲世利益不可思議。後十年，余游龍溪，而君始出其像，既作禮已，乃作是言。紹興九年十月六日宣城周某書。《太倉稊米集》卷六〇。

釣鱸臺記

余徙居湖陰之野，去邑四十里，所居瀕湖，大抵屋與水相爲低昂，水落則居在上而水處其下，漲則水在上而居處其下，平則屋與水適相當焉，歲率以爲常不移也。紹興十年夏六月，連雨不止，湖水大至，渺瀰如天，其去隄防不沒者不及尺。飛濤濺沫晝在几席，澎湃之聲夜撼室廬。逾月然後稍平，

然屋猶在其下也。起而嘖呻，則風蒲雪葦之所動搖，鵲鵲屬玉之所出沒，與夫大鰲巨鱸越商巴賈之所往來，皆寓目而得之。雖游居寢飯，未嘗不在其間。余亦欣然樂之，將築臺而漁焉。乃植四木於水中，架三木而衡之，緝巨竹以爲之簣，布沃土以爲之地。織纊爲席而屋之，可以庇風雨，壘土爲壇而朽之，可坐而釣焉，而吾事濟矣。臺成，稚子來問名，乃命以「釣鱸」，取唐人張志和之語，所謂只釣鱸魚名者也。夫士生於世，苟不得志於朝廷之上，則必得志於江湖之間，故爭利者於市，魚於水者不知江湖而焉往乎？前古有道之士隱於漁者，世世相望，豈皆有意以釣名者哉？呂尚父、嚴子陵皆隱於漁，然尚父卒相武王而後世不以爲貪，子陵不屈光武而後世不以爲介，彼各伸其志也。自是好名之士志不在漁而在名，名得而實隨以喪，此所以有激於玄真之論也。若僕之於此，則游其塗而不入其藩，蓋所謂適焉而不留者，行則折而坎者止也。今居瀕湖，漁既可得而臺不易成，嘗試持絲緝而俯清流，則季鷹之鱸，玄真之鱖，孟浩然槎頭之鱖，杜子美東津之魴，凡昔人之所想像而僅得之者往往而有焉。然則斯臺之作，初豈有意於是哉，亦聊復爾爾。若是者猶無意於魚，而況於名，元真之語雖不作焉可也。《太倉稊米集》卷六〇。

盎蛇記

戶部麴院在西湖之上，院有瓮盎覆於庭。夏五月，將有事則奉而用之，事已輒覆如初，歲率以爲

常也。紹興甲子中夏之庚寅，吏白當啓其覆，有蛇十數居其下，其修如綆，其大如椽，須臾皆逸而去，蓋留而不去者猶十有三，舉杖而擊之，則大張其喙，牙舌盡出，光焰奪目，如真黃金，衆畏不敢前，曰：「此神物，當聽其自去，不可殺。」余命復擊之，則卵覆其下，方母其子而不忍去也。有欲殺其母而碎其卵者，以爲不仁。余告之曰：「事有輕重，愛有差等，不可不察也。夫蛇在瓮盎也不爲人害。今既攘其窟穴，又有剝其腹，使雌雄失偶，母子俱斃，可謂不仁矣。然而院役夫日數百人，大抵中夜以興，投暮乃止，往來必於是廷，使有不幸而踐其軀者，得不遭其咬嚙乎？嚙其父而子不得食，嚙其夫而婦不得食。不得食有死之道焉，則是嚙其一而亡其二也。況夫婦而又有子者乎？今惜一虺之死而不愛其父子夫婦之亡，則是輕其所當愛而重其所當殺，先其所當殺而後其所當愛也，可謂不知務矣。雖然，君子親而仁，民仁而愛物，與其賤物以愛人，孰若兩全而兼愛？吾聞昔人有驅龍蛇而放之菹，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者，未聞其殺之也。請以巨籠納諸藪澤而告之曰：『君子之庭，非爾攸居。願卜爾穴，於澤之漘。我不爾殺，爾何其吁。茫茫大澤，聽其屈舒。毋逸而游，以蹈吾誅。』」

《太倉稊米集》卷六一。

尚書六部架閣記

朝廷設官以主吏曹之牘舊矣，後廢而不置者凡二十年，常以司門之官兼掌其事，往往書無几閣，

戶無緘滕，甚者委而投諸地，其積如山。歲久輒蠹腐缺落，漫漶而不可考。官索故牘，則六曹吏自入取，莫能誰何。出納之籍姑爲文具，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朝廷知之，會上章者以爲言，於是詔復舊官如故。吏部之有兩銓，所以升黜百吏；司徒輿地圖以稽戶口之登耗，均賦入之多寡，其牘號爲最繁，故部以一官主之〔二〕。餘不能如一部之多，則以一官而兼二曹〔三〕，所以因時制宜而爲之損益者當如是也。初，架閣有屋數十楹，皆上依山阜〔三〕，下即湫隘而爲之所，久乃弊壞弗枝〔四〕。又其文字之積至於充溢棟宇，而六曹之法案閱二歲則命聚而藏之，常以二者不能受其藏，人皆患之〔五〕。吏部主管文字右迪功郎彭炤，始與其同寮戶部右從政郎艾若訥〔六〕、禮兵部右迪功郎周某、工刑部右迪功郎蘇鑑，條其事以有請於尚書六曹之長，欲治其壞而增新之，且爲架閣廳事以處其吏〔七〕，使不得雜齒於部曹之廳爲便。六曹始具其請而上之朝。紹興十有五年秋九月，有旨命兩浙轉運使司爲之，越明年秋八月始告成。初，架閣移文止用公牒，而銜附以名〔八〕，使者怒其禮輕，乃大沮其事，有請皆不報，故其成甚緩而略，且不如其乞也。朝廷自罷兵息戰以來，凡祖宗大典禮有廢而未修者，一切蒐講，靡有闕遺。至於百官有司莫不具舉，下至架閣之職亦修其廢官而復其舊制，駸駸乎其嚮於太平矣〔九〕！況創復首被推擇，非特目見耳聞自親其事固已幸矣，其可不書以告後人乎！九月二十一日周某謹記。

《太倉稊米集》卷六一。又見《咸淳臨安志》卷五。

〔二〕部：原作「都」，據《咸淳臨安志》改。

〔二〕兼：原作「無」，據右引改。

〔三〕上：原無，據右引補。

〔四〕乃：原作「及」，據右引改。

〔五〕人：原無，據右引補。

〔六〕同：原無；訥：原作「納」，均據右引補、改。

〔七〕廳：原作「廨」，據右引改。

〔八〕銜：原作「御」；名：原作「召」，均據右引改。

〔九〕於：原無，據右引補。

木居士寮記

余官居得小閣，前有明窗可以設几席，而後有窗可以施榻其下，以備晝寢焉。雖寬明淨燥不陋以卑，宜爲老人之居，然其相與周旋惟毛穎、陳元輩二三子而已，求寸草一木可以游目而寄意殆不可得。嘗試起而視之，於廳事之後，得小庭。庭有木犀高六七尺，枝幹敷榮，陰影蒙密，殊復可人。問之，則當余施榻之窗，而隔以壁藩，不見其身。余喜而自語曰：「此吾詩上物，而獨未知之耶！」使剪其半藩而出之，徙前席其下而處焉，且書小詩壁間，有「可怪森嚴木居士，肯來相伴竹坡翁」之

語，因以是語名其室曰「木居士寮」，而告之曰：「僕與君素昧平生，而相遇偶於此，今吾子幸辱與小人遊，而僕竊有愧焉。夫草木零落，歲寒後凋，君子之操也；和順積中，英華外發，盛德之施也，巖居谷隱人莫知之箕穎之流也，而僕何有焉？」居士聞之，笑而言曰：「姑置是事，請自其同者而言之。子家江南，我爲吳產，起於山中，轉徙從市，則其出處大略固已相似矣。而王侯之第，歌舞之場，婢子挽折，脂澤汙漫，不幸而與桃李同科，則將如之何？今華堂邃宇寂無人聲，相視而笑，以此終日，是僕之與君非特出處之同，其遭時而得意蓋又均也。」於是與居士定交，而命管城子以爲之記焉。《太倉稊米集》卷六一。

實錄院種木記

某紹興丁卯秋七月，爲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後兩月，會實錄院修撰罷去，院且無官，朝廷不以某不肖，俾攝檢討官事。越明日，拜命於庭。見其堂宇宏麗，靜邃有嚴，竊聳然異之。及洞視內外，雖高明虛曠，地無游塵，而未有一草一木可以覽觀於几席之上者，嘗有意於此而未遑暇焉。明年秋七月，始於是白於諸司曰：「實錄院建於紹興十有三年，於茲矣。」院與圖書之府興於同歲，今道山蓬閣，花竹陰翳，著有行列，足以備四時之觀，繫此獨無，奈何？」於是始買木於山中而植之，乃環十木於大廷之下，曰冬青，蓋列於兩榮之前者各以四，植於其中者二，面而視之，猶有四焉，而

其數則十也。植二木於堂之前，曰木犀，皆列於兩階之傍，以當宰相燕休之閣也。又植五木於堂之後，其三曰梅，其二曰桃，而錯之，以需其相代而榮也。總木之數凡十有七。雖其高不踰尋丈，儻資以雨露之濡，藉以封植之力，勿剪其柯而待以歲年，殆見其蔚然而幾以興也，曄然而華以芬也。某嘗聞之古人曰：「一年之計種之以穀，十年之計種之以木，百年之計種之以德。」嗟乎，是木之興其在於十年乎！今大丞相、太師、益國公以清淨去殺之心，符聖主好生之德，罷兵以來曾未數歲，而天下歸仁焉，則公之種德蓋已深矣，黎民懷之亦已至矣。夫以區區十有七木之微固不足爲公道，而某所以敢爲之記者，將以使人即公視事燕息之所見其蒼然於廷者，從而得公種德之意焉。則此言雖小，庶乎其可以喻大矣。紹興十有八年閏八月二十有五日記。《太倉稊米集》卷六一。

〔二〕「於茲」上當脫「六年」二字。按下句云「（實錄）院與圖書之府（按指秘書省）興於同歲」，考《宋史》卷一六四《職官志》四，紹興十三年「冬，新（秘書）省成」，可與此文所云實錄院建於紹興十三年相應證。十三年至十八年乃六年也。

妙香寮記

興國爲郡，治事有廳，而便廳出其後，相去稍遠。又堂有崇，時出變怪，守之至者避弗敢居，乃

即便廳而居焉。僕始至亦居之，徐求燕息之地於其傍，不可復得，而使廳之左入井堂有外廡五六楹，闢爲辭室，儼如巨室，成而盤旋其間，意甚樂之。江西之俗健而喜訟，號爲珥筆之民。獨富水東連江池，西控荆楚，郡小而民甚醇，往往囹圄晝閉，桁楊不施者歲卒以爲常。守老且病，介而寡，予無賓客外事，唯閉閣凝坐，時聞妙香，聊以永日，常誦杜少陵「清心聞妙香」之語，因號其齋曰「妙香寮」也。夫瑞獸三尺，寶薰百和，鬱爲凝雲，散爲游絲，此洞房曲室歌舞之場，沈酣於富貴者之所得。至於寒窗石鼎，栢實松膏，與之裴回於几席之間，則僕之意固有不止於香者矣。昔韋應物之守蘇，唯凝香齋閣哦詩自娛。蘇今平江而郡當孔道，爲士大夫之林藪。太守朝從獄訟，暮燕賓僚，雖有意於是，未必常得。吾邦甚陋，而公廳如道院，可以閒矣，乃無韋郎凝香之句爲有負於燕閒。雖然，鳳凰蛩蚓，瓦釜黃鍾均爲有聲，何足深較哉！余以辛未十二月之吉始從郡事，越七日而圻治之功成，又五日而記亦有成焉，乃刻諸石。《太倉稊米集》卷六一。

興國軍重修刻漏記

凡郡必有城，城必有譙門，門必設鼓、角、漏三物，所以壯軍容，令昏曉，使興居有節，不失其時，其爲制舊矣。余始至郡，每月影下罌甕，聞鼓統統然鳴於闐闔之間。明日天且白，雞三號則鼓又鳴，率以此而候夜旦。然夜漏不設，常使守埤者占天星以候百刻，風雨晦冥則笳鼓失節，往往夜半奏

角，黎明而受初更者猶弗易也。余慨然念之，乃賦財於邑，鳩工於野，丐法於旁郡而一新之。越兩月而漏成。始余命有司使治是漏。客有聞而竊笑者謂：「吾邦雖無事，而歲入不足備供億。凡邦之祭祀、賓客、兵食、廩稍與夫不時之需一有闕焉，事急上聞，則使咄嗟罷去，顧暇卹於斯乎？」余曰：「是非君所知也。古者朝必辨色而後入，禮也。設庭燎而朝群臣，非禮也。今郡國吉月必拜朔於廟，又望而拜於廷，是亦朝也。一失其時則爲弗欽於君。季氏逮闇而祭，繼之以燭，《禮經》譏之。他日子路以質明而始行事，宴朝而退，孔子以爲知禮。今律釋奠於文宣王，月用仲春，時以丑刻，以七月用仲秋，時以丑刻。以一至於社稷，飄靄雨師則異於是，反是則爲失其時，亦曰弗欽於神。夫朝，人臣之節也；祀，國之大事也。斯而失焉，國非國矣。雖有粟，我得而食諸？然則余之爲是漏豈可謂無意於其間哉？」噫！時有遷徙，事隨廢興。前人爲之，安知後人不從而隳之也。昔杜牧之嘗謂百刻短長取於口，不取於數。天下多是，獨宣、池、荆三郡皆大和間嗣曹王皋用處士王易簡之法爲之。宣於余爲鄉邦，見其法尚存而牧之之文也。今無易簡之法，又無牧之之文，而欲保其不墮於後人，理豈有是哉？謂百刻不取於口而取於數，斯亦可傳矣，安得復有如二人者乎？紹興壬申四月十五日周某記。

《太倉稊米集》卷六一。又見光緒《興國州志》卷三四，《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一二三。

全宋文卷三五三〇

周紫芝 一九

卷雪樓記

漢氏失國，三雄鼎峙，未知鹿死誰手。獨區區吳蜀偏據一方，當魏武中原十億之師，卒能崎嶇百戰，以開立國之基，蓋當時之忠臣義士爲有力焉。今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有大功於吳，廟食於此垂數百年，四方之人往來長江奔走祠下者歲以億計，而王之威靈震耀烜赫無異舊時，罔敢弗欽。惟神亮節，上貫白日，下讐九泉，故其英風義概凜然如生，有不可掩者歟！初曹公以步騎四十萬次濡須，吳以兵七萬應之，使王領百兵夜入操營，軍大擾。吳主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其後周瑜既破曹公，操退保江陵，使曹仁守之，相望大江，兵刃未接。王屯夷陵，方解曹仁之圍，乃渡兵北岸，克期大戰。仁遂退軍濡須。仁之退，王之謀爲多。王之大功昭若日月者，考其終始之節，大率皆以忠勇聞，不復論載。王之神祠舊在富池，地勝而雄。紹興中始鳩衆力以結飛樓，後五年而樓

成。某適假守是邦，守祠者來乞名。余謂樓直江壖，驚風怒濤，汹涌百變，飛流濺沫，雷擁雲蒸，不可名狀，當用劉賓客語，名以「卷雪」。議者以卷雪語浮，不足以標神功，乃又名以「奠桂」，取楚詞所謂「奠桂酒兮椒漿」之語也。議者又謂楚俗好鬼，凡淫詞邀福不在祀典者咸與民享，不足以顯神節，乃又名以「秋霜」。王以剛毅勇敢之氣克敵死難，奮不顧身，如秋霜烈日，當以是名之。三者卒無定議，乃遣吏持決於神。既往，某私自念言：「神之於吳，出大計、鏖大敵固亦屢矣，未嘗聞其有驕色，今豈於人所尊事者自居，殆用『卷雪』乎？」吏歸，果然，於是議始定。嗚呼！異時學士大夫、富商巨賈與夫介冑之士，下巴蜀而遡荆湘者，風颿相望，搥牛釃酒，相與酬於樓下，必有聲歌以侑王之飲，乃擬作楚詞，使人巫歌以祀焉。其詞曰：「維大江兮南紀，亘萬古兮長流。望丹楹兮如霞，宅神宮兮顏羞。凜英魂兮猶在，遺賸福兮九州。儼王冠兮鏘珮，聳重屋兮雲霄。酒欣欣兮既旨，鼓坎坎兮吹簫。神燕娛兮醉起，望白雪兮江濤。顧神馭之杳冥兮，安知其不樂於斯樓。繫廟食之無窮兮，吾不知百世之與千秋。」《太倉稊米集》卷六一。

元次山祠記

紹興辛未冬，予將有江西之役，故人舉酒酌我，且曰：「子過九江，謁陶淵明、元次山之祠，爲吾謝焉。我老矣，不復拜公於堂下。」余至彭澤，訪淵明之遺跡，則敗屋數椽，炊烟相屬，散居如星。

父老皆曰：「此舊治也。祠在新邑，道遠不得去。」遂捨而西至瑞昌，問次山之祠安在，人皆莫知次山之爲誰。亟呼老吏問之，曰：「往有土偶，席帽短衫薄髯而微者，得非是乎？兵亂，邑費不供，鞠爲酒壚，今數年矣。」問公像安在，曰：「附諸某神。」余往訪之，則地坐神側，飛埃雪積，壚壞無烟。熟視久之，有流落羈栖之狀，乃取杯酒酌公而行。已而遂抵永興，欲爲公作堂，繪以祠焉。議者以公當唐肅宗時，避地瑞昌，故人相與奉而祀之，今遷於此無謂。會龍眠之孫李侯西美宰是邑，余語而屬以是事。未數月政成，民咸安之，乃一新公祠。既落成，舉廟中像以歸，識者賢之。次山方少年時，頗以氣自許，慷慨論天下事，言治道必極古帝王，使行其言，未必專尚虛名如房次律輩。惜乎肅宗用之不盡其才。代宗立，丐居樊上，聲齟漫浪，依隱玩世，浮沉酒中，以詩自名。晚路得州，有古循吏之風，所全活不可勝數。奈何卒不能究其所設施，使爲中興賢宰相。雖一時才名充塞天地，而文章辭采足以照耀今昔，猶不得一椽自庇其身，卮酒鸞肉不丐餒魂。豈造物者與之以此則不得於彼也？李侯能知余之意，不旋踵堂成，使後人知古有漫郎，亦賢矣哉！《太倉稊米集》卷六一。

山堂花木記

自山麓而登堂，修塗詰屈，蜿蜒如卧蛇，繚以竹藩，高不三尺，植冬秋爲夾徑相望於兩藩間。木之高低巨細大略不甚相遠，至於疏密遠近之致，則用秦漢古文中所載王褒種樹法也。近堂十餘株移於

大寒中，冰雪摧壓，蓋幾死而僅存。餘雖種於春冬之交，而根本一搖，枝葉隨變，或森嚴猶如壯士，或跛倚已若病夫，或數葉翩翩尚懸槁木，或新芽萌動已綠柔條。余日倚杖，盼柯以冀其繁，他日清陰庇道，風雨滿山，庶幾不負予封殖之力也。《太倉稊米集》卷六一。

宣城縣治記

東南自古非用武地，民俗阜安，不樂攻剽，號爲易治。宋有天下，承平寢久，戴白之老不識兵革，郡縣玩於燕安，城郭樓櫓類皆廢弛不治。宣城自漢爲丹陽輔縣，晉太康二年始置宣城郡，而縣固屬焉。至僞唐，節度使林仁肇增築郡城，命吏部侍郎韓熙載爲之記。以其地考之，蓋今所繕舊城是也。城西北隅皆附山爲址，隘不可爲闔闔。唯東南夷曠，民之居此者十七八，而縣治在焉。建炎己酉，金胡犯江南，建康失守。越明年夏五月，潰將戚方擁叛卒數千寇宣城，東南無外城以禦敵，凡居民官舍之在是者一夕煨燼，乃即寓舍以聽民訟，而吏不之便也。知縣事、承議郎任公上其事於府。太守、刑部郎中李公始相地改建於城南。紹興元年春三月庚子經始，屋以楹計者總一百三十有八。自門序堂室賓客燕閒之館，園囿遊從之所，與夫庖厨、府庫、吏舍、狴犴莫不咸在。明年既落成，屬余以紀其事。余考諸《禮經》，今之縣，子男之國也。古者，子男之國有臺門宮室之制，視之上公猶五命，然其地不過五十里。今之縣地或倍之，至於居處湫隘往往與它曹等，是何足以布宣風教示民威耶？今

能大其區宇，新其輪奐，使瞻望者慄然增畏，其有裨於治殆非淺也。是烏可以無言？紹興二年二月十五日記。嘉靖《寧國府志》卷四，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

曲肱齋銘

并叙

東萊王公望之，開小室於所居之東，以爲游居寢卧之地而未有名。靜寄老翁爲名以「曲肱」，而告之曰：夫士於世，孰不欲富貴以奉其身？而自古有德之士，至有終其身而不享者，豈惡而欲遠之哉？顧有義焉耳。彼其意以爲居數仞之堂，自視與蓬華爲孰榮？列九鼎而食，自視與簞瓢爲孰美？是固不待較而知。一有不義而得之，不啻若舉而措之塗炭，則士亦豈可以苟於進哉？余惡夫汲汲於富貴利達者，尙可以售其身，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是雖足以快其心，寧不少愧於吾聖人之言耶！今望之年少而志高，好學而力行，有意於仕而未遇者。雖君子出處之致固已聞之於古矣，余恐其中流失船，半九十里而不至，欲逃於世俗之病而未能也。乃作斯銘，因以爲戒焉。

銘曰：

貪夫嗜貨，夸士殉名。俱亡其羊，孰爲虧成？吮癰舐痔，峨冠結纓。不義而貴，以辱爲榮。劫商盜冢，鼎列鐘鳴。不義而富，以汙爲清。時不我予，余何其撓？飯蔬飲水，以樂吾生。瞑目曲肱，誓安而行。頽然隱几，非寢非醒。視彼儻來，倏如雲興。須臾變滅，去留何情？士志於道，物汨其明。

皎皎君子，自明而誠。知義之重，知物之輕。死生如夢，孰窮而亨？愚者昧焉，而力吾爭。揭吾聖言，以服子膺。《太倉稊米集》卷四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七。

惠泉銘

并叙

宣爲郡，邈在大江之南。雖古名邦，而其民大率皆附山以居。地勢既高，井泉稀少。異時巨盜臨城，衆無所得飲，固患之而未有以爲之計也。太守李公既因舊壘而新之，凡可以備攻守者，皆咄嗟而辦。乃即城之東南隅，鑿地爲池，將導溪流而瀦之，使民汲而飲焉。畚鍤方興，未及尋尺而泉湧於地，清澈可愛。議者咸謂公之精誠感格，非人力所能爲者。昔貳師刺山而飛泉自湧，伯夷整衣而井爲之溢，皆足以濟一時之惠。公之所感，何以異此？知錄事沈侯肇爲榜以「惠泉」，且作記，叙其本末。而公復欲某爲之銘，以廣其意。雖辭旨蕪陋，不足傳遠，庶幾記異事以播之衆，使知公之所以惠此一方者，其利無窮也。銘曰：

大江之南，畫疆千里。有美斯邦，因山爲壘。宅高以居，萬室嶷嶷。有井在民，不百而止。夕烽東侵，巨盜四起。既堅我壁，既發我矢。震鼓雷動，蟻附山峙。續綆以汲，笮糞而滓。燥物呼號，士氣披靡。嗷嗷群蒼，縮手相視。公之來思，乃經其始。百雉一新，巨塹成理。念我窮黎，實艱於水。相城之隅，欲穴其址。鑿地爲池，潛流逶迤。溜以石渠，灌此瀰瀰。畚鍤方興，鼓磬未啓。出此檻

泉，如鼎之沸。湛然澄清，既冽且美。雲湧雪翻，激石齒齒。酌言嘗之，有來且喜。咸曰斯流，天藏地秘。淵泉可格，不約而至。公擁熊幡，與民樂只。咸曰休哉，萬世之利！我作銘詩，以記其異。

《太倉稊米集》卷四二。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坤輿典卷三四，嘉慶《寧國府志》卷二一，光緒《宣城縣志》卷三一。

汨齋銘

鑿此環堵，以爲圭竇。不施扃扃，而有窗牖。孰知其中，風溫月秀。是曰汨齋，淨白無垢。室空無物，中有老人。巖棲谷隱，偃僂嚬呻。其來無迹，其出無心。誰其似之，似洞有雲。《太倉稊米集》

卷四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九。

龜研銘

窪池之水，可以濡喙。烏皮之几，可以曳尾。誰其同之，惟吾與爾。《太倉稊米集》卷四二。

瘞犬銘

十年司夜，完我墻壁。未嘗吠堯，侶我以跖。鄉其嫠也，誰適獻之周宁；今其斃也，我乃與以孔席。《太倉稊米集》卷四二。

鐵洗銘

并叙

嘉祐中，高郵孫公莘老爲太平令，介宣、歙兩州間，山重水複，居民鮮少，未有以讀書應進士舉者。公始來，悉召豪子數輩，訓之以義，俾卜地以建鄉校，且命其子弟之秀者使學焉。既落成，將春秋有事於先聖之廟。公慮繼其後者廢而不講，乃出己俸，以鑄鐵洗，使傳不朽。嗚呼！其規模可謂遠矣。大觀二年秋九月，余以事遇而見之，感而爲作銘。銘曰：

子產相國，教民子弟。鄭人歌之，聲載後世。文翁作蜀，黌宇是治。儒風大振，聲出循吏。惟公所圖，意則異是。人存政舉，已輒隨棄。餽羊之留，告朔不廢。堂堂孫公，前聖一揆。羽翼《六經》，糝糠百氏。學者從之，所至如市。惟此小邑，民未知義。權輿於公，以有士子。爰召治人，鑄鐵作洗。鏗然崔嵬，山立不倚。茲器誰則，可用無愧。春秋舉之，祀事有紀。士於聖人，因以知貴。惟公

之德，久而弗替。與斯俱傳，以永千祀。《太倉稊米集》卷四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七。

蘇氏研銘

蘇頌應舉所用。

一拳之石，萬夫之敵。一泓之水，五世之澤。保而有之，舊物可得。此名不磨，此石不泐。《太

倉稊米集》卷四二。

學不厭齋銘

并叙

小兒栳即蠅館之側，闢室以讀書，且來乞名。命之曰「學不厭齋」，因爲之銘以戒之。銘曰：

崧華在前，崕嶺自止。江河在地，智井無水。學弗貴異，貴在弗已。斷章析句，背正失理。更相標榜，自謂君子。小人所是，君子所恥。勉爾未能，以蹈聖軌。《太倉稊米集》卷四二。又見《永樂大典》

卷二五三六。

嘯齋銘

并叙

鎮江蘇元藻作室於廳事之東，而牕有修竹，其聲颼然。靜寄老翁名曰「嘯齋」而爲之銘，取東坡之語所謂「竹亦得風，天然而嘯」者也。銘曰：

風以竹而響，竹得風而鳴。竹固自然，風實何情。南徐之蘇，世有詩聲。誰其似之，配此令名。明窗淨几，琢雪鏤冰。祈君之詩，似竹之清。詩豈可作，以鳴不平。如竹嘯風，自然而成。《太倉稊米集》卷四二。又見光緒《丹徒縣志》卷五四。

資壽寺鑄鐘銘

有大比丘，號曰法嵩。冶銅百鈞，鑄此巨鐘。不叩而鳴，豐山是同。聞屍陀林，斃者俱起。徹大
地獄，杻械自弛。咸由聲聞，而悟妙理。師以歡喜，了大事緣。虛空有盡，茲器弗遷。與此銘詩，昭
千萬年。《太倉稊米集》卷四二。

風流泉銘

并叙

石室酒出三衢，名傾浙右。辛未之秋，余得其法於衢人。後兩月，赴官江西，以授富水尉，使釀之。既成，取以酌客，無不喜者，以爲深醇雅健，自是一種風流。永興宰郭君元壽欲余命名，爲此邦故事。余笑曰：當用坐客語，名以「風流泉。」已而爲之銘曰：

德惡剛暴，酒欲媚斌。伊何人斯，釀此秫黍。觀其清醇而近道，溫厚而不武，則含濁醪之妙，而嗣元酒之古也。至於風流醞藉，蓋張曲江之爲人。而若飲醇酎，則與周公瑾而語也。小人蘊兌，喜飲酷烈。太白在手，吻渴耳熱。謂此君子，非我儔列。嗟嗟我友，妙韻勝絕。不險以巖，不隙其末。誓當忘言，以對玉雪。《太倉稊米集》卷四二。又見乾隆《浙江通志》卷一〇六，《爛柯山志》卷九。

到花亭銘

亭，謂舟也。取少游「醉颺輕舟，信流引到花深處」之語。

颺輕舟，到花浦。采芳洲，越溪女。誰作歌，秦郎語。竹坡翁，不媚斌。亦信流，入煙渚。唱竹枝，卧秋雨。翁醉歸，鷺飛舞。《太倉稊米集》卷四二。

茶奩銘

震雷發，喬雲膏。谷簾香，春睡麈。《太倉稊米集》卷四二。

湯奩銘

醉言歸，客起舞。驪駒歌，玉杯舉。《太倉稊米集》卷四二。

山谷道人木帽銘

并叙

昔者，鄭子臧好聚鷖冠，而楚子玉又以鹿子皮爲之。二者皆殘物之生以文其侈，故君子譏之而仁者病焉。今魯直之帽，不以紗而以木。仁足以愛物，而儉足以行禮。使其法用於世，則積一帽之微而至於百千萬億。女工之紗，不可勝用矣。然則管幼安白紵之制，郭林宗墊角之巾，特物之因人而重者耳。比之木帽，未足多也。銘曰：

偉哉老人，內觀反照。因事造理，悟物得妙。自出新意，以木爲帽。塗以髹漆，其光有耀。三尺

之紗，千蠶之功。積歲累月，其費無窮。餘寸成引，可庇爾躬。仁者之心，以儉爲宗。儉主於愛，不主於豐。《太倉稊米集》卷四二。

松林道人施繡觀音偈

蓬萊夫人以歡喜心而作佛事，於是刺繡爲觀音像，極諸相好，施松林師。莊嚴奇麗，非世所能。如五色雲，未嘗彩繪，自然成文。爛然盈月，如虛空日。不加磨礪，自然光明。照耀十方，如西蜀錦。文與質成，以文名錦。是錦非文，孰知因文而以名錦？如出水蓮，華榦俱生，以華名蓮。是蓮非華，孰知因華而以名蓮？則是菩薩以幻而成，諸着相者亦以幻想，孰知因想以名菩薩？維觀世音以大慈悲隨現說法，變化無窮，滿恒河沙界。不應此施留戀執著，使彼見者願樂工巧。雙谿道人作是語已，松林老師釋然而喜，還以此施回施道人，於是稽首而作偈言：

菩薩變化如虛空，云何得此虛空相。我觀無礙大慈悲，無刹不現如水月。八萬四千母陀臂，能援世間一切衆。八萬四千清淨眼，能照五濁諸有情。是故神通不思議，而欲妄以色相求。譬如狂人逐四方，四方無盡力無竭。況以丹青繪繒綵，更復刺繡爲儀形。絲毫縑素相假合，妙技巧借金十奴。若人捐棄針與絲，亦無五色可資藉。瞑目默相不可得，畢竟無有是菩薩。吾願世人捨色相，當時未有針絲時。蓬萊觀妙本無心，以粗即妙作是念。松林無心受此施，以施居士作禮言。我當還亦以此施，此施

有盡法無窮。普願世間諸佛子，凡瞻此相悉歡喜。若見菩薩非菩薩，即知是我非是妄。妄見除滅無復然，吾與佛子等無二。《太倉稊米集》卷六四。

夢禮僧伽大士偈

歲在丁酉冬至後一日，某西游大梁，取道泗濱。翌日禮僧伽大士塔而行。明年春東歸，復過之，以故迫於亟去，不復作禮，私心怏怏，常若慊然。其後百二十有六日，夜夢拜塔下，瞻望聖像而禱焉，曰：「頃以故不能來，今以何力而至？」大士笑而不言。於是既寤，歎曰：菩薩以無心而應物，居士以無心而作禮。初無分於寤寐，有緣而來，無緣而去，等爲一夢，有何差殊？人能以一切無心付諸緣於幻化，齋寤寐於俄頃，則我菩薩與諸佛子皆得成佛，是無難者。於是乃始稽首懺悔而作偈言：

我觀諸佛子，皆以妄自冥。不知有無想，一切俱是妄。認有以爲實，夫豈識無有。如人具諸欲，耳目與鼻舌。百體俱動作，動作皆有相。耳欲以聽聲，有耳言可聞。絃匏與笙簫，皆具諸宮羽。雖然始一奏，有耳悉皆聞。衆生於是時，知聲不知耳。衆音始一闋，寂靜無有聲。傾耳而聽之，無一可聞者。衆生於是時，知耳不知聲。至於目視色，亦復如耳根。知色爲有形，乃以色爲有。寧知本無色，何況於目睫。乃至鼻聞臭，口舌所啖食。百體諸毛髮，意有所爲者。行步與坐卧，喘息及呼吸。方其

有爲時，無一不爲有。諸爲悉皆空，了無有一存。心惟昨所爲，恍惚如夢事。我昔禮菩薩，是爲真見者。譬如聞衆聲，認聲爲有響。比其不及禮，菩薩那得見。譬如衆聲滅，初不聞餘音。始緣以妄情，乃復有見否。亦如今所夢，見否理不殊。大士笑不言，吾亦無所說。有如舍利佛，默默對天女。稽首作偈言，猶以言爲痛。云何兩無言，而入不二門。我與諸佛子，究竟得成道。《太倉稊米集》卷六四。

宗演師金書妙法蓮經偈

昔涇水西有大道場，賜號「崇慶」，中有苾芻，名曰宗演，具善知識，受具出家。以清淨心降伏諸魔，以精進書《薩達磨奔茶利迦素咀纘文》，成一大部，緘以縹囊，貯以寶函，具諸莊嚴，供養受持。爾時南方群盜徧起，諸比丘衆悉皆驚怖逃難雲散，不知是經復在何處。及諸盜已，一切諸有悉皆壞滅，獨是經典或在地上，或在他方。得是經者各持所得而以來獻，如是者三。經大火聚，度無量厄，究竟不壞，諸所染汙及所漫闕毫髮無有。於是比丘歡喜踴躍，歎未曾有。吾時避難在涇水西，目見是事，同一讚歎，而說偈言：

稽首無上尊，爲世大慈父。爲憫一切衆，流浪諸苦海。滋無礙辨才，廣爲衆生說。譬如大火宅，隨念得清涼。又令諸窮子，獲此大寶珠。是真秘密藏，故名《妙法華》。非思量分別，而以得解悟。雖諸大菩薩，有所不能知。況於聲聞衆，豈復聞妙義。如來廣開示，一一令悟入。衆生悉皆曉，而況

於聲聞。我佛出現世，了此一大緣。當如佛所說，是最爲第一。今此大比丘，舍所甚愛者。百煉真黃金，銷鑠爲書寫。具諸大寶貝，更以爲莊嚴。偷兒甚魁儇，如飛天藥叉。諸所經過處，悉爲尸陀林。大火所藏滅，毫髮無遺餘。龍天諸善神，悉力來加護。究竟不得壞，我今同讚歎。普告諸佛子，凡所見聞者，信心自堅固，各各普授持。《太倉稊米集》卷六四。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偈

佛以甚深微妙法，廣爲一切衆生說。有能悉發菩提心，究竟得成無上道。彼有受持讀誦者，其福不可更稱量。七寶滿爾河沙數，以用布施得福德，而比福德猶爲多。況吾大慈大願師，常憫衆生墮惡道。假此持經功德海，能免世間一切苦。有大長者號宰官，書寫讀誦不少懈。旃檀香及薝蔔花，供養恭敬常作禮。忽遇黑風吹船舫，將隨那剎諸鬼國。倉惶取是受持經，投諸江流沒巨浪。須臾風定夜色霽，達旦悉得大快樂。平明篙師有婦妻，忽言汲水得巨軸。金書貝葉與巾繡，無一毫毛有壞相。有如金剛不壞身，經大水聚性不滅。拾塵數劫有時盡，而是功德終無窮。衆生信心不堅固，未嘗聞此殊勝事。用是稽首無上尊，願我諸佛常加護。

復州司法參軍、大梁楊奉觀嘗手書曹谿六祖大師所說《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解義》，將來內心了見自性，而其持經功德亦復勝妙，不可思議。歲在癸酉冬十有二月，楊侯以事至錢塘，舟至長

盧，忽遇大風，幾不得濟，亟取是經投之江中，而風恬浪止，因得免焉。明日篙師之婦汲水得經。經不濡濡，字畫如故。嗚呼，異哉！世所未聞也。楊侯歸自錢塘，語余以此。余心固異之，其後出經以示，信然。於是稽首歸依，合掌恭敬而說偈言，無亦將使聞者爲之動心，知如來說是經利益，一切是真實語，非誑語者。而六祖大士傳佛正教，契佛心宗，重爲宣說秘密章句，驅除世人邪見妄解，如雲霧月出，光明自現，又能降服一切，使江河海嶽、天龍夜叉皆大歡喜。況楊侯歸依佛法，信受不疑，心不退轉，未嘗暫捨，宜有是事，以傳永久。越明年秋九月，竹坡居士書於妙香寮。《太倉稊米集》卷六四。

全宋文卷三五三二

周紫芝 二〇

大宋中興頌 并序

竊惟《毛詩》一經，三百六篇。其間詠盛德而贊成功者，殆居其半。聖經所載，寧有愧辭？將上以昭格於神靈，下以垂芳於奕世，俾誦其言者信其事，爲萬世之龜鑑，豈曰小補之哉！粵維炎宋，國步中艱，篤生聖神，克紹遠烈。尊用元臣，以扶昌運。寢兵以來，海內清平，文章華煥。考之《詩》、《書》，皆所未有。夫舜有大功，不過二十而止。神禹丕績，唯聞九叙之歌。今皇帝殄攘浮議，剪剔姦雄。和附乖離，敕寧區夏。至於迎母后於遐方，禮天神於圓陛，拜原廟之衣冠，納春朝之圖籍；以至靈臺歌辟廱之樂，載芟草藉田之頌，凡一禮一樂有所未備，必蒐訂遺文，以補罅漏。自其纖悉，馴致大功。方之舜禹，未或遠過。顧惟寒生，均與斯民。蒙被聖澤，敢作頌詩，以申歌詠。雖記問空疏，文辭淺類，不能遠追王褒《樂職》之詩，近配宗元《淮西》

之雅，猶足曳履行歌，爲太平之幸民，亦庶幾采詩之官，尚或有取。頌曰：

緬維聖宋，昔在中葉。四方多虞，萬里喋血。大臣持謀，興師肆伐。將臣持兵，日獻戎捷。皇帝曰：「吁！黷武無烈。糜我赤子，膏我斧鉞。孰與休師，一戟不折。」因壘而降，舞干而悅。閉我玉關，歸師解甲。犁我春田，銷兵鑄鐵。使命交通，相望不絕。愛惜兩朝，前師聖說。昭陵之仁，嘉祐之業。念昔興師，堂陛晬臲。發言盈庭，更訛元菑。佩劍彼此，孰予孰決。廟謀一定，群議沮折。袖手何言，瞠目卷舌。草木蒼蒼，始有芽蘖。盡育恢胎，咸歸塊圪。灞上棘門，環衛拱列。罔敢擅師，始制君節。萬夫屬韃，拜舞君闕。乃命叔孫，諏日綿蕞。蒐講闕遺，悉究悉設。皇帝孝思，上與天合。冀獲一真，如響必答。翠輿南旋，紅鸞秉笏。長樂鐘聞，皇情允愜。我歌思齊，輿情激越。皇帝之祀，咸秩罔缺。合祭於郊，爰載繭栗。蒼璧前陳，大裘始挈。我歌思文，以告豐潔。大慶御朝，王春正月。禹會塗山，萬玉交夏。漢朝諸侯，圖籍是閱。兵戈瀕洞，士氣銷讐。俎豆不陳，軍旅是急。大起靡泮，儒士鼓篋。韋帶縞衣，駢冠累屨。論秀蒸髦，尾尾岌岌。農流於兵，病不生活。茫茫千塍，蒿藜是沒。皇帝慨然，親耕隴畷。耕根之車，飛檐轆轤。宣和之軌，明道之轍。聖心懇到，三推未輟。父老曰：「嘻！歸告我邑：俾爾秔秔，屯雲積雪。凡此大功，具載史牒。用告神明，以報夔契。帝坐法宮，禮備樂闋。獸舞鳳鳴，八音不奪。皇威所覃，雷動風發。南面垂衣，大壯帝室。曰臯曰雉，馨鼓弗及。蒼龍之闕，上摩星日。萬目顧瞻，葱葱鬱鬱。澎澎海潮，吳會來集。天子萬年，風翔喜溢。孰磨蒼崖，孰秉史筆。」天子曰：「都。是任良弼，聖有至言。維德之一，是用作歌，以告

萬國。」《太倉稊米集》卷四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九六一。

李伯時畫東坡乘槎圖贊

博望侯乘槎而遊，吾夫子乘桴而浮。仲尼固阨窮於四海，而張騫又功名之流也。噫哉！東坡高目九州，視死生猶大夢，均溟渤於一漚。故能以巨海爲家，以枯木爲舟。風濤如山，而神色甚休。蓋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其古至人之儔歟！《太倉稊米集》卷四三。

移學圖贊

有移學社於三家村者，童子蓋六七人。或負几而捧研，或携杖而埽門，執弟子禮，甚力而勤。彼先生者坐不安席，愠見於色。方且踟躕四顧以視其後焉，恐遺吾兔園之冊也。《太倉稊米集》卷四三。

東坡先生過海畫像贊

儋耳炎荒，海嶠孤絕。蠻蜚往來，蛙蛇咀嚙。瘴霧薰毒，肌理皸裂。誰堪一朝，歲星七閱？萬里

南歸，鰲面如鐵。蓬首斷髭，叢霜點雪。高文偉度，冠世之傑。雖駕傾河，疇能贊說。天不憖遺，梁木其折。罔惠斯民，俾究施設。矧後學者，於誰卒業？小生何知，學止頰舌。下拜公堂，亦復嗚咽。

《太倉稊米集》卷四三。

采菊圖贊

人生百年，倏焉如寄。彼滔滔者，與波同逝。偉哉斯人，高目睥睨。棲遲衡門，偃蹇一世。天實生之，以律貪鄙。棄官如泥，視貲如穢。佳菊盈園，聊寓吾意。擷我爛斑，得此蒼翠。誰畀二物，以侑一醉。於人雖拙，於吾得計。孰能名之，是真樂地。《太倉稊米集》卷四三。

郭汾陽畫像贊

天寶之盜，發乎幽陵。赫赫嗣王，矯矯龍興。大閱六軍，以殄鯢鯨。陳陶之役，首靡天旌。喪師四萬，天子震驚。帝所深倚，朔方之兵。始公提師，北下井陘。狐驚豕躍，遂衄思明。踵不及旋，關陝以平。轉戰逐北，坐收兩京。掃除妖氛，日月精瑩。斯民舞歌，溢於懽聲。孰謂今日，見漢儀型。帝曰尚父，臣而不名。王室之造，實始自卿。僕固醜虜，縱掠汾并。涇陽之圍，百蠻馮凌。持滿待

公，軼發弩擊。短衣匹馬，公來瑩瑩。倒戈解甲，示以至誠。問天可汗，謂與俱生。回紇顧謂，懷恩不情。曰果吾父，羅拜而迎。承嗣傲很，握兵不庭。屈此兩膝，伊誰之令。朝恩僉人，毀短縱橫。竟謂長者，讒言不興。繫此偉績，匪學而能。精忠厚德，感於神靈。一時之賢，萬世之英。誰謂匪公，而有此形。視栢直輩，乳口吽嚶。顧茲奇龐，孰任弗勝。蒼蒼群黎，天未欲寧。篤生我公，以奠疲氓。拜公遺像，潛焉涕零。《太倉稊米集》卷四三。

三閭大夫畫像贊

儼靈均，降攝提。笑突梯，恥喔咻。紉蘭佩，製荷衣。帶長鋏，光陸離。冠切雲，高崔嵬。駕青虬，驂白螭。令海若，舞馮夷。視若人，豈泥泥。尹釋策，寧復知。《太倉稊米集》卷四三。

不吟翁贊

昔者先生抱負伊鬱，拂然不平。一寓於詩，以寫其情。有如草木，風擊而鳴。雨寂風恬，倏然無聲。乃知先生遊戲於三昧，熟醉而不求名。彼香山之號醉吟，又何足以爲先生之稱乎？《太倉稊米集》卷四三。

北窗自贊 一

行行言言，白眼視之，面目可憎。期期艾艾，俚耳聽之，語言無味。怒罵笑譏，非世所違。誰其尸之，自我爲之。《太倉稊米集》卷四三。

北窗自贊 二

將寵以軒裳，自顧無封侯之骨。將置之丘壑，庶幾有青雲之志。兩者予亦不可得而知，蓋將聽造物者浸假而化予之臂也。《太倉稊米集》卷四三。

莊周畫像贊

生也，異鵲感其類。死也，烏鳶食其形。此所以齊萬物而一死生者。彼孤風爽韻，超然乎萬物之表者，既已化爲髑髏之王，而高談雄辨，齊驅乎六藝之林者，獨存乎糟粕之經。奈何世俗之士，竊虛談以藉口，飾冶容而效顰。曾不知若人者，蓋有人之形而無人之情者也。《太倉稊米集》卷四三。

司馬溫公畫像贊

瘠然其似枯，何先生之癯，而四海之腴也。愀然其似愁，何先生之憂，而四海之休也。至於疾惡如讎，惡佞似賊，則其風凜然，蓋古之遺直也。《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拜此典刑，潛焉出涕。《太倉稊米集》卷四三。

呂真人畫像贊

不作熊經鳥申，不種交梨火棗。一超直入如來，便是方壺圓嶠。何當乞與刀圭，分我長生不老。《太倉稊米集》卷四三。

王季共畫像贊

秀而傑，是謂其人，而孰培其根？婉而深，是謂其文，而孰養其源？彼其浩浩乎胸中者，蓋可想而不可言。雖然，外曲者與人爲徒，是真法門。若人者，固當三折肱於斯矣。豈無他人，而唯子之告

焉。《太倉稊米集》卷四三。

止老畫杯渡贊

止公道人，以墨爲戲。作杯渡之一葉，絕鯨波之萬里。蓋以鉢爲船，以笠爲帆，攬冠纓爲捍索，植柱杖爲桅竿。勢若飛動，而起滅於雲濤之顛。陋哉！俗子異此偉觀，獨不知此四大海者，乃吾坳堂之上覆杯之間而已也。《太倉稊米集》卷四三。

後湖居士畫像贊

秦漢以來，結廬毀轍，一二數之，不可勝說。摘章繪句，孰若先生之文？抱道懷德，孰若先生之節？彼若人者，隱南山之霧，而采西山之蕨。比之前人，爲兩超絕。《太倉稊米集》卷四三。

常禪師真贊

有感而應，去亦隨緣。有觸而鳴，自然成文。風神秀骨，畫史可傳。所不可傳，竹坡難言。《太

靜寄老翁自贊

是老翁者，方其少也，玉三獻而不售；及其老也，雲一出而未還。枯木之株，飛蓬之顛，韋韋脂脂，不亦可憐。何淵明之不去，坐季子之無田。《太倉稊米集》卷四三。

李伯時畫像贊

偉度超絕，高文古雅。極博物之辨，則張茂先之學；作無聲之詩，則王摩詰之畫。不敢擬公，老韓曹霸。此其在公，猶爲土苴。晚瞻遺像，我心則寫。恨不識公，拜於庵下。《太倉稊米集》卷四三。

東林紹老真贊

虎谿道場，化爲劫灰。後五百歲，金碧增輝。不下胡床，辦此大事。垂慈道力，是特遊戲。稽首導師，普爲人天。蓋亦如是，而了大緣。《太倉稊米集》卷四三。

竹坡自贊

叔夜之懶，次山之漫。持此涉世，毀譽相半。馬耳東風，何勞喜惋。笑領尊拳，不揩唾面。是謂竹坡，掣猱老漢。《太倉稊米集》卷四三。

葛道人真贊

王屋山中美酒，漢家殿裏蒸糊。驚起一場大夢，變成滿面霜鬚。方朔恢諧談笑，莊周廣顙頭顱。便好列仙圖上，添君此個形模。《太倉稊米集》卷四三。

和靖先生尹公真贊

先生誦聖人之言，行聖人之道。退不以矯，進不以蹂。用能隨隱顯以何心，歷嶮夷而一操。彼佞人之譏謫者，又奚足以窺先生之所造也？《太倉稊米集》卷四三。又見《南宋文範》卷三六，《宋元學案補遺》

錢隨州墓誌銘

代人作

故吳越武肅王之五世孫錢公名燮，字弼世，爲杭州錢塘人。贈天下兵馬司大元帥、吳越王侑，是爲公之曾大父。翰林學士、知制誥、贈太尉易，是爲公之大父。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同判司農寺、贈太尉彥遠，是爲公之皇考。公生九歲而孤，蕤蕤自立，群兒數呼與嬉，不往。夜聞諸父讀書，常立其旁竊聽，已而輒成誦。吳國太夫人濟陽丁氏，故相晉公之孫女，賢而有文，聞諸父之言，心異之，稍自授以書。後從伯氏翰林公學，日益刻苦。性喜文，弄筆即成，易若翻水，見者不以爲兒曹語也。既壯，不肯自售其術。皇祐二年，用伯父修懿公恩授將仕郎、守將作監主簿。會明堂及治平登極恩，兩遷大理評事。初監杭州龍山酒稅，時方二十餘歲，智略沉敏，老於吏事。部使者聞其能，數以冗劇兼之，至朱墨滿案而公處之甚暇。錢塘官吏以百數，無能出公右者，雖一時健吏皆自以爲不及。翰林學士沈公文通於人物少所推下，一見，待以國士，謂其兄翰林公曰：「君弟少年豪氣固未除，他日要是偉器。」自是諸公皆爭薦之惟恐後。久之，遇熙寧登極恩，遷光祿寺丞。用舉者監咸平倉草場，三司使薛向奏，辟監在京布庫。用開府尹孫采奏，辟同管勾檢庫，復辟開封戶曹參軍。復用權知開封府陳繹奏，充軍巡院。考績三遷至國子博士。以論獄不合，降監吉州萬安倉。到官，丁吳國憂。服除，會朝廷改官制，換授承議郎、監沂州鹽酒稅，復知鄭州滎陽縣，轉朝散郎、通判鼎州，旋

改通判臨江軍，遷朝奉大夫、知隨州。未之官，寓家揚州，感疾於陳留縣之僧舍而終。公天資寬厚，臨政不務苛刻。每論獄決囚，必詳審數四，得情，則終日慘然爲之不樂。故其所至，未嘗不以長者稱。任右軍巡日，故相陳公之子世儒，其妻李氏謀殺其姑，而事頗曖昧，繫獄者甚衆。府尹知公之能，乃下其事。公推鞠得實，獄成且上，言者謂公於世儒失在故出。凡兩移，迄論初上以斷，所使江夏英不實坐責。人或冤之，公曰：「吾不欲以酷取名也。」滎陽當孔道，地瘠民貧多訟，宰邑者率以罪去。公至，撫以恩信，秋毫不擾，久而民輒相戒：「有犯宰君教者，衆必殛之。」不逾年，民富訟息，草生狴犴，滎陽父老相與畫公像而祠之。鼎州近臨蠻獠，凡三易郡守皆武人。公不以貴胄高之，事之益謹，相得甚歡，郡倚以安焉。公當官清謹，處事不苟，雖號能吏，至於出處大節則雍容可觀。大抵不急於進，每調官京師，率以三月爲期，過是乃去，僦舍委巷，足迹不至吏省，往往人不及知而公已行矣。公娶陳氏，故相堯佐之孫，兵部郎中道古之女，先公十五年而亡，於是合祔焉。生二子：將仕郎汝士，隆德府黎城縣尉；邠老，儒林郎、懷州武陟縣丞。女六人：長嫁進士馬與，次早亡，次歸瀛州防禦推官、監開封府陳留縣酒稅朱從悌，次歸假將仕郎姚衍，次歸進士鄒希燮，未嫁者二人。公享年五十有四，實以紹聖五年五月八日捐館陳留，既以其年六月七日葬於開封府汴陽鄉之原矣。至政和之壬辰秋八月，公之猶子魯望始狀公之行，求余爲之銘。初，公倅鼎，余時爲桃源令。是時州縣之政皆倚公以辦，郡中號爲無事。公日率其僚相與燕飲，已而賦詩，殆無虛日。余與公游從之久，且爲姻家，知公爲最詳，非余誰其銘之？銘曰：

武肅之枝，其葉有奕。組襲主傳，世有令德。矯矯翔鸞，以奮以翼。謂當大施，以播奇績。用不盡才，口語籍籍。隱以自晦，勤以自飭。寧屈不伸，肯枉吾尺。凜然高風，懦夫可激。窮豈在人，達豈計力。繫此令名，不繫通塞。言無撓詞，面有剛色。誰其似之？古之遺直。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如何昊天，榮不配植。不究公年，俾屯其澤。用作銘詩，以相奄宥。《太倉稊米集》卷七〇。

成忠郎馮君墓誌銘

爲貴州太守計體之作。

成忠郎馮君長卿名元輔，南唐時其七世祖自建康來涇，遂爲涇人。家故饒財，世世皆以高貲長雄里中。曰某者，君之曾大父也。君父字擇之，自號涇山逸老。涇山有智善謀，凡邑人有訟者，或不決於官而決於君。事有疑，衆方含糊不斷，君一言乃定，人稱其長者。涇山既生長卿，期以似己。果然，方六七歲時便讀書，他兒未上口，君已如流。長，又留意於陰陽地理、卜筮醫方之術，皆摩研其書甚精，至有所會意，其妙不傳也。一與人接，問其姓名爵里，後數十年遇之，卒然猶能省憶。其強記多聞出於天資，要非他人所及。諫議大夫鍾公君實，君同里人也。少年自太學諸生上書干裕陵，由布衣登侍從，氣蓋一時，嘗語人曰：「使長卿爲舉子功名，可唾手取也。」後公貴，既在朝，猶時時以言風之，似若有意於推轂者，而君不屑予也。人或以是勸之，君笑曰：「仕本爲貧，吾豈急於此

者？歛板折腰固所不暇，當丐餘年於水石間耳。」言者遂止。君自涇山捐館舍，日益勤儉，久之，植產數倍於祖父時，累貲至鉅萬。已而告其子曰：「古人有言：觀雷觀火，爲盈爲滅。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吾畜貲甚厚，不祥及生，獨不可爲吾法乎？」乃大輸粟塞下，願助邊費。朝廷嘉其意，拜爲郎，授三班奉職。官制行，改承信郎。淵聖皇帝受內禪，以覃恩轉保義郎。主上踐祚，又以覃恩轉成忠郎。宣和間盜起桐廬，所向郡邑皆下。既破黟、歙，宣甚危，部使者知君素信，將奏辟爲巡尉，倚以捍賊。檄屢下，君不就，曰：「事有緩急，當同其憂。何必誘我以官？」賊犯旌德，去君家相望數里，火晝夜不絕，飛煙蔽日。有群不逞鳩惡少數百，著五彩衣，以朱巾帕首，將從賊。君生擒其渠魁，面縛送部使者斬之。寇聞，不入境，涇賴以全。賊平，賞亦不及，未嘗以語人。先是，江淮間民亦合黨夜聚爲妖，謂之四果，其所事神曰張公。君曰：「是所謂張角者。」旁近多往從之。君援古以告，時以禍福悟而止者不可勝計。其後桐廬賊自號聖公，民皆神之，其所附皆異時事張公神者，歎曰：「吾固知其不爲賊也。」君好義尚氣節，不妄然諾，而性不忤物。士大夫造門求君爲卜地者，不擇遠近皆往。人有病而無以治者，雖氓隸必手加砭劑，無難色。享年七十有三，建炎三年三月二十有三日終。君再娶陳氏，皆先君而亡。繼室張氏。子三人：長曰某，從政郎、婺州浦江縣尉；次曰某，鄉貢進士；次曰師文，上書補將仕郎，未調。女四人，皆嫁士人。君初得墓地於彭公山，乃穴地爲壙，繚以周墻，向背皆出君意，戒其子：「我死則葬於斯焉。」乃以其年六月二十五日葬於彭公山之原，而墓之木拱矣。建炎初，某自京師游宣，客有言君之善者，惜其死不獲識其面。後某將爲貴州

守，會其子師文遣人以狀來乞銘。某曰諾。狀如所聞，是宜其銘。銘曰：

士有不才，不計其位。才有不進，不疚其異。猗與馮侯，可以仕矣。而弗仕者，意不在是。人挽以出，吾笑而止。彼言如雲，吾心如水。維時披攘，群夫射利。纍纍若若，不及駟儉。絕壑昂霄，軒軒滿世。辟書鼎來，吾曰曷似？豈不頽然，有覲諸子。視彼貪人，何千萬里？彭公之下，其水瀰瀰。名與澤偕，亦何其已。婆娑故丘，君子樂只。《太倉稊米集》卷七〇。

全宋文卷三五三二

周紫芝 二二

左朝散郎章公墓誌銘

朝散郎章公諱某，字彥明，宣州寧國人。公天資靜重，剛介有守。束髮已如成人，及長，補太學生，以文行稱，諸生之老於文者皆憚之。其後就舉開封，有司第其文常在第一，文出無不滿其意者。明年春登進士第。先是開封首薦者率六歲一登科，謂之雌雄榜，其來甚久。公始以雌榜得之，識者咸謂公以文取勝耳，寧有數哉！授宿州士曹事。當路者知公才，爭薦之朝。三歲而章遂溢，改京秩，用辟書知宿州虹縣事。宣和三年，召至京師辟廳直學。公才甚高，學且博，自其少時名已在士大夫間，至是皆以期月期公爲貴人。公恬於進取，不善諂笑，非其人不款其門，以故他客往往皆驟貴，而公之官猶未徙也。舍法罷，差永靖軍司錄。後改青社，未行，丁父憂，授滁州司錄。歲餘焉罷於朝，主管杭州洞霄宮。建炎三年冬丁母憂，服再除，而公益無意於進矣。鄉人勉其行，差通判潭州，踰年以疾

終，壽六十有一，以紹興二年七月初四日葬於寧國柯氏之原。公之學問行己大率皆務事實，恥爲空言。於書無所不窺，尤精於禮學。喜古文，尤慕《西漢》、《左氏》二書。常撰《韓文音義》，引物連類多所是正，有補於世。人有短長，未嘗掛口。平居視之，屹然若不能言者。至於事有大疑，衆方含糊，公一言輒判，若白黑之在前也。潭州素號督府，時湖外盜賊旁午，郡益多事，公條處甚裕，民賴以安。郡將席公知公之賢，至以師友稱之。性不喜表襮，常畏人之知己。其所歷往往皆有陰德在人而人不知，是以其事不傳。公事親甚孝，居喪盡禮。及至葬，雖草木瓦石纖悉皆以身親之，觀者以爲難。初其弟御史公爲蘄春簿，會賊大至，郡不守，御史迎母夫人竄山谷中。公自鄉里來訪其家，至龍舒，聞蘄春失守，方大憂怖，莫知所從。有異僧指而示其處曰：「訪於某地當得之。」已而果然，母子相見，遂復如初。逮建炎三年，母夫人捐館舍，方敵騎大入，江以南皆擾，人情一切苟簡，而公之後葬益盡禮，與前葬不少異，於是人益難之。喜作詩，不務譏刺，清淡古雅，有韋應物、孟浩然之風。而議者以公之安分寡欲，不慕聲利，蓋自其先世所傳。公之曾大父曰某，大父曰某，凡二世皆高蹈巖穴，不願就祿。至公之父曰某始舉進士，一不中第即謝去，杜門終身，學治氣養心之術，嘗手編《千金外臺》數百卷傳於時，曰：「吾窮不能濟世，以此書活人亦足矣。」公娶吳氏，累封安人，先公卒。生三子二女：好仁、好義、好禮。好仁以致仕恩補將仕郎，爲安豐軍司法。三子皆善士，有家法。公於兄弟尤極友愛，能以其學傳其家。其弟某繼以登科，今爲監察御史，狀公行事使爲之銘。僕於公爲同郡而年又長，嘗以詩受知於公，不可以非所託而辭。銘曰：

榮利卒卒衆所趣，萬軌軋軋同一塗。公行甚力志甚殊，羞秣吾馬膏吾車。有祿弗腆身實臞，崢嶸不如公腹書。爵未配德聲則餘，世間萬法皆乘除。久不可取誰敢都，安公故丘其勿吁。《太

倉稊米集》卷七〇。

朝議大夫章公墓銘

紹興十有九年夏四月庚午，尚書刑部員外郎章公過余家，與之坐而言，意甚忽忽，若有不悅者，已而泣謂余曰：「先夫人以宣和辛丑不幸捐館，是歲九月葬於鳳林鄉姜氏之山，壽六十有二。後九年而先大夫以疾終於寢，歲庚戌十有二月葬於茆市惠因院之東，享年六十有七。噫嘻，悲夫！古者孝子之葬其親必有文以誌其墓。粵自歲辛丑迄於今已已蓋二十有九年矣，而先考妣之碑猶未刻諸幽，唯人子之戾是懼，其將何辭以免焉？子盍爲我誌之？」後數日，乃以狀屬於余。公諱元任，字莘民，其先占籍武寧。五季之亂，有徙於建安之浦城者，事閩王，高州刺史、檢校太傅。用其夫人練氏之言，釋將校王建封之死。後將江南李氏兵屠建安，以夫人言一城盡活。語在《章氏家傳》中。有自武寧而徙宣之符裏者，公之七世祖也。曾祖某，祖某，皆隱於家。父某贈太中大夫，母孟氏贈太碩人，皆以公貴也。公登紹聖元年進士第，調蘄州黃梅縣主簿。秩滿，丁太中公憂。服闋，授江寧府戶曹參軍，改通仕郎，移饒州鄱陽縣丞。用舉者改宣德郎、知洪州新建縣事。未赴，丁母憂。服除，知和州歷陽縣

事。政和八年夏六月，江淮大水，至於冬十月，民無所得食。越明年歲己亥，天且大旱，民益飢，流冗相繼，殍而死者枕藉於塗。公丐糴於官，勸大姓盡出其所藏粟，視官直以糴。躬以粥糜食其老弱，芟草舍於邑之四隅以就民便居焉，而悉賴以活。有司奏兩淮飢民二十五萬，而歷陽所活居其多。朝廷遣御史周武仲察訪淮南，以公治狀聞，差充淮南西路察訪司主管文字，轉承議郎，充江寧府司刑曹事，轉朝奉郎。淵聖即位，以覃恩轉朝散郎。今上即位，以覃恩轉朝奉大夫。是時公年已六十，謂其家曰：「余從祿三十有七年，事無不盡其心者。今老矣，復何爲哉？」乃乞奉祠以歸，從之，主管江州太平觀。建炎三年以疾告。時西北始用兵，士大夫之沒於兵者甚衆，人人不自安。以得請之歲十月二日感疾，與家人相訣而逝，又克葬以禮焉，可以無恨矣。公性端亮倜儻，而臨事不苟，事無巨細靡不經意，故所至皆以能稱。居家孝友，出於天性，愛養其弟，恩義甚篤，太中公貲產甚厚，悉推以予之，圭撮不留。公才雖過人而官止州縣，未嘗有不足之嘆。政少閒，輒飲酒賦詩以自娛，哀其平生所作二十卷藏於家。夫人楊氏世家宣城，累封宜人。少歸章氏，以柔順莊肅能循法度聞於一鄉，嘗曰：「吾職在蘋藻，何得與外事？」唯日誦《金剛經》，未嘗一日捨去。度其平生所誦，殆不可以萬億計。嗚呼！其可謂賢也已。生一子曰某，今爲尚書刑部員外郎。女二人：長適江寧李晞，次適鄱陽熊彥棕。孫六人：曰綺，以公致仕恩補將仕郎；曰綱、曰純、曰綰、曰紘，皆習世業而未冠；餘一人生逾月而未名。銘曰：

章氏之先，世居武寧。五季雲擾，實徙浦城。孰起其家，大振厥聲？太傅之德，夫人之英。

偉哉建封，荷戈與兵。駢頸受戮，疇不震驚。老婦一言，活萬黎烝。天報之德，世享其名。垂三百年，賢德並生。誰派斯流，聿來符裏。公昌其名，繼取名第。大發廩倉，亦甦萬死。七閩兩淮，異世同軌。施何恢恢，澤必瀾瀾。宜高公門，以受厥祉。天屯其膏，報嗇其侈。唯變不常，不變唯理。勿逮其躬，逮厥孫子。《太倉稊米集》卷七〇。

桐汭太守方君墓誌銘

左朝請郎方君諱懋德，字元相，宣州南陵官田人。宣之屬邑六，南陵最大且多士，以科第進，立朝有名節者一時數公。君視諸公爲前輩，方六七歲知所慕悅。既壯，益自苦，喜屬文。使試於有司，數以文藝先諸生，於是聲聞一郡，咸高其能。政和五年貢於禮部。宣和三年賜上舍出身，任迪功郎，調鄂州刑曹掾，兼工曹。未行，遭父喪，已而又遭母喪。服除，再調湖州武康尉。武康之乞人丐於沈氏，遺之不滿其意，堅卧不去，後數日而死。沈氏之仇告其殺人。獄乃疑，吏甚恐。尉至，即得其實，一邑皆驚。上官聞尉能，交口爭薦。任滿，用吏部關陞法遷左從政郎，改授常州晉陵丞。晉陵多大族，率以勢力頤指州縣，州縣吏皆唯阿受制不敢爭。有官至正郎者，號爲多田，歲大熟，一粟不輸。後里胥以訟至邑，庭事連其家，乃嗾其冒占黥徒使爲證。君械諸黥移文詰之，遂大慚服。時諸大將持重兵以撫方部，幕府吏多不逞。有錢氏子兄弟持錢數百萬，以糴軍儲爲名，甚至強歛農民，不恤

有無，又使其家僮縱掠於市，旁午道路，人不自安。君捕其尤悍者而鞭之，援至，閉關不納。衆皆縮慄，服公之強，錢氏子亦自是稍稍引去。任滿，改左宣教郎、知臨安府錢塘縣。逾年，知府事俞公俟薦職事修舉，轉左奉議郎。錢塘、仁和皆臨安附邑，朝廷歲遣御史按閱，箠杖有不如律者罪之。會兩邑以杖製不度聞，有旨邑吏率降官一等。君力請於府，以謂雖杖以燥濕而有輕重，令實不職，丞、簿、尉其何罪之有焉？願以身當是責。朝從其請，獨與仁和令王鞏坐之，而蔡純誠、趙彥端、陳從易、范無□、謝沆、劉贄皆賴君以免。其後臨安以繕修皇城，使出磚五十萬，君持不可。府尹大怒。君立於庭三日不去，請益力。尹知其不可而罷，仁和亦賴君以免。嗚呼！其可謂仁人之言也夫！未幾，用皇太后還宮赦，復左奉議郎，差監尚書六部門，用知錢塘縣修垂拱殿及射殿賞，轉朝奉郎，以減年實歷轉左朝散郎，會有言者罷去。歲餘，主管台州崇道觀，磨勘轉左朝請郎。祠宮滿，差守桐汭，未赴，以紹興十九年十月九日捐棄諸孤，壽六十有五。君家三世皆居官田。有諱瑄者，是爲君之曾大父。瑄生元緒，是爲大父。元緒生炳，是爲父。炳以君故一再封宣教郎，母范氏贈至安人。君性樂易，辭色粹溫，與之接，怡悅可親。客至，必飲以酒，酒杯流行，輒緩歌數解，間出語調，坐客翩然起舞，而君喜益見顏間。人意君爲可易。及蒞事，中剛有守，不可回奪，尤敢與有力者抗，無所畏忌。人以此喜之，亦以此怒之。君娶王氏，贈安人。子四人：長曰廷瑞，次曰廷穎，二人幼未名。女四人：長適文經，次適凌清臣，次適王寵，皆士人；一幼未嫁。王氏甚賢，有婦德。初，君未第時，家稍貧。君舉於大學九寒暑，衣裘之奉皆安人手紡績以給之，無倦色。先君十有二年而卒，葬於涇縣。

仁義鄉雙泉之原。以紹興二十有一年十月十有九日乙酉合葬於安人之墓。君中歲從祿，爲吏甚健，而心在丘壑。晚歲得東谿一曲，築屋其上，賦詩往來其間，自號雲谿野老。議者以君進弗克究其所施，退又弗克享是，頗爲君恨。銘曰：

威而寒，鋤暴姦。直而端，抗上官。君樂易，衆悅安。外健武，中粹溫。仁有勇，理必然。

激懦夫，詔百年。《太倉稊米集》卷七〇。

百拙翁墓誌銘

余友鄭君知柔字仁父，百拙翁其自號也。後余一年而生，常呼余爲兄。余始生之年歲在壬戌，而仁父自言生於癸亥。仁父家素貧，遷徙無定居，其後徙家委巷，即數椽爲廳，設星祠壁間，標其上曰：「某生行年歲在庚申。」余見之驚曰：「君乃先我而生，我當以君爲兄，而君顧兄我，何爲見給？」仁父笑曰：「僕不肖，幸辱與君游。平生自謂才出君下，詎敢以一日之齒而先於子乎？儻以告焉，君必拒我，故久不言爾。」余再拜謝曰：「固知公長者，然亦何至以我爲賢？」後十年，仁父下世，其子惟肖書來告我：「余先君奄窆亦既有日，願爲之銘。」僕曰：「士爲知己者死，況於銘乎？其何以辭？」乃叙而銘之。君世爲宣城人，曾大父曰某，大父曰某，父曰某。僕爲兒時猶及識君之父。杜門不妄交游，往來里巷間步趨可數。門舍欹傾，掖以巨木，雖風雨可虞，未嘗以此屈於人。應

進士舉，終不第，議者以報在其子。君不變父守，益折節自若，尤工於貧，通《毛氏詩》，善屬文，亦終不第。鄉人惜之如惜其父也。君爲人專尚信義。少時與余詣大府，期以黎明俱至，方五鼓統如，余入賓廡，聞有人聲，曰：「此必吾仁父也。」視之果然。問其謁，則在介紹久矣。後有期，蓋未嘗不爾。與人交，久益可親，人有過，必正色責以大義使自媿。赴人之難，奮不顧身。人有善，稱之吃，不離口，往往終身不忘。君有兄，使酒無賴，方居貧時，賙之甚力，少不當其意輒毀辱之，甚者至唾罵之。君笑而不較，有田數十畝，舉以與之。卒歲有飢色，君盡割己田與之。人謂君曰：「無田將不飽，奈何？」曰：「不爾，何以見吾先人於地下？」兄亡，兒女子纍然，爲撫育之，嫁娶以時，不先己子。紹興二十年春三月九日既夕，命家人秉燭易衣，與妻孥語如平時，付以家事，大率皆仁人之言。有負君千緡者，詐稱子錢非貸也而昏之，君命焚其券弗取。已乃危坐而逝。鄉人欲用浮屠法，士大夫爲之賦詩作文以紀其異，而其家卒用新儀以殯焉，禮也。君捐館而惟肖嗣孝謹可稱，能世其業。女二人：其一先君而亡，次事同郡士潘大有。孫二人：曰慎修，曰性修，皆君所自名。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之原。銘曰：

厚於爲仁而身無寸名，勇於爲義而祿無斗粟。豈非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此愚者弗知而智者必燭，聞君之風可勵薄俗。百歲之後，有君子者過君之墓而式焉，則造物之於君亦云篤矣。《太倉稊米集》卷七〇。

爲魏侍郎祭聞人奉議文

慨生之涉世兮，如白駒之過隙。繫仁者之必壽兮，謂天道之不易。悼夫君之不遭兮，又歲月之飄忽。挺大木之百圍兮，孰爲君之匠石。屈橫海之巨鱣兮，因蹄涔之易溢。抱百藝而不一試兮，憫群情之伊鬱。方峨冠以結綬兮，上諫坡而棄岌。望雲霄而遂返兮，叩天闥而不入。肆鳴梟之不祥兮，墜鳳鸞之雙翼。儼佳城之同即兮，哀稚子之滿室。初君疾之既康兮，杖枯藤而骨立。俄回祿之綿延兮，下闕。《太倉稊米集》卷六九。

爲人祭王參議文

維君學古以博，操潔以方。直亮端慤，肅如秋霜。知公者薦，辭溢於章。忌公者詆，惡其欲亡。雖以是名，亦以是傷。頃在宣和，稍復進用。屹然郎曹，聲聞汹涌。謂當越遷，日踐華寵。旋丐外除，持節關隴。繡衣櫺具，草木震恐。潭潭大府，婉畫是資。虎帳夜談，奮髯吐詞。持滿在前，執戈在墀。公語益抗，了不自疑。彼意不滿，我遄其歸。羈孤萬里，竟坐顛躋。召公復還，冀有譽處。卒佩左魚，俾守婺女。吳儂聞風，載笑載語。千里之澤，闕弗克予。謁來是邦，屢閱寒暑。間關百爲，

艱脆齟齬。公蘊良富，罔究厥施。平居笑言，中甚坦夷。我官於茲，葭莩是依。奉公周旋，龐然雪眉。目未及瞬，而公我遺。寒風朔雪，旅櫬總帷。斟酒在爵，雪涕在衣。我歌載謠，以寫其悲。嗚呼公乎，其或聞之。尚享！《太倉稊米集》卷六九。

祭詹伯尹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八月癸酉朔，越五日丁亥，汝郡周某謹以時果清醕之奠，遙酌於亡友詹侯伯尹之靈。嗚呼！人之有生，伊誰不死！我友云亡，使我潛焉出涕以悲。君之不幸者蓋有四也。公之種學，孰知其紀。發爲詞章，溫麗粹美。謂當雄飛，一息萬里。而乃顛頓，困躓蹭蹬。中年數舉於禮部不第，此其可悲者一也。見知當路，謂可器使。薦名於朝，以有祿仕。晚官三衢，甘心委吏。釀瓮糟丘，酒漿薰漬。計較羨餘，爭能駟僮。而道家蓬山，北扉青瑣，有足可至。嗚呼天乎！忍使巧匠旁觀縮手，眦睨而不得其志，此可悲者二也。君之器能，雄健俊偉，身紆綬綬而勇吞百蠻，家在草野而志存黼宸。未嘗一飯而忘君，是以宸廷奏書，慷慨論事。儻燕然之可勒，顧鼎鑊其奚避？庶幾乎平定中原，剪攘夷裔，以返河陽之狩，而雪會稽之恥。奈何盜起鄰壤，奮髯自勵。奇禍一作，騎中流矢，困於匹夫之手，使子含憤就斃。司勳弗賞，史官弗記，徒使夫勇士忠臣怒目而飲氣，此其可悲者三也。人之有生，上壽百歲，孰謂君之享年四十有三而止耶！君之云亡，母老而子穉，號呼咿嚶，痛極骨

髓，行路之人有弗忍。視君之平生，孝友豈弟，黃髮在堂，旨甘弗繼，君亦豈忍棄之而逝乎！此其可悲者四也。嗟我與君，草木臭味。義重友生，而情均昆季。仲夏之交，與君分袂。月明露坐，夜分不寐。臨別之言，相屬以義。嗣音三來，到官未幾。長篇巨軸，爛然滿紙。作爲歌詞，清潤可喜。君之在官，事事云爾。朝趨府公，牒函疊疊。青燈晶熒，考訂經史。鋪陳三家，魯史同異。疏以謂余，此出余意。我閱君書，赧然內愧。喜君之心，益壯而銳。書以酬之，眷言樂只。子其勉旃，老夫耄矣。謂天相之，位莫可既。君乎何爲，而止於此。聞君訃音，有泪如水。淮山叢叢，江水瀾瀾。南望悠然，舉觴一酌。嗚呼君乎，尚能飲此酒如平生乎？亦足以慰吾千里念君之情，且以知君之靈其有意於吾人者益惓惓而弗替也。嗚呼哀哉，尚享！《太倉稊米集》卷六九。

祭野鬼文

我方閱書，夜久人寂。有笑於外，其聲嚙嚙。或喧以呼，或悄以默。或附吾窗，或撼吾壁。開戶視之，雲暗月黑。有火而青，倏起倏沒。即而求之，恍兮無物。主人謂余，是鬼之場。鬱其滯魄，憑其強陽。時出而游，以爲祟殃。曰此餒魂，是謂不祥。舉酒一酌，告以其良。嗟嗟爾曹，伊誰云傷。豈死於兵，抑殂於商？豈困於役，抑逋而亡？豈毒於藥，抑傷斧戕？豈魔於夢，抑沈酒漿？歸捨真宅，魂羈異鄉。固有不幸，亦其勿臧。不得其死，以其強梁。懷姦孕毒，自有肺腸。嗜利貪榮，冥行

俚俚。爾顏亦厚，爾德甚涼。孰掩爾骼，暴於康莊？人之爲善，烏可不獲（一）？墜茲幽塗，以失厥常。使我撻蓬，以效莊狂。飫以饒簋，沃以巨觴。以醉以飽，樂南面王。毋呈爾醜，以自蓋藏。尚享！

《太倉稊米集》卷六九。

〔一〕烏：原作「鳥」，據文意改。

代王無功祭杜康文

并叙

唐王無功性嗜酒，日爲醉鄉之游，蓋得酒中三昧者。既作《五斗先生傳》，又撰《醉鄉記》，至於爲杜康立祠，歲時祀之，獨無文以告其神。豈固無有耶？抑亦有之而史失其傳邪？乃爲代作此篇，以見績之有得於酒蓋如此云：

唐大樂丞王績謹以清酌嘉羞之奠，敬祭於故杜公先生之祠。皇天降命，以惠斯民。授以美祿，俾全其真。猗嗟先生，維天是因。實肇茲始，俾飲其醇。取彼矩矱，雜以芳辛。曾不崇朝，黃流在樽。貽法於前，萬古是尊。逸士飲流，是爲高人。糟丘卜築，醉鄉策勳。麴生侍坐，歡伯叩閭。相視而笑，其樂忻忻。我有嘉趣，或謂彼昏。尚友千載，茂世伯倫。皆受公賜，同師共門。爲公作祠，祀以雞豚。祭以報本，唯舌是聞。酌言酬之，侑以斯文。尚饗！

《太倉稊米集》卷六九。

祭盛判官文

嗟嗟君乎，何遽罹此！人之有生，所不可知者數，而所可知者理也。至於仁者或夭，不仁者或壽，則數固不可知，而理亦有不可推者矣。嗚呼！理也，數乎？數也，理乎？事有適然，理有或爾，均一夢於須臾，何夭壽之愠喜？仲春之月，被檄九江。君來告別，我病在牀。何躊躇而不去，憂暮齒之羸尪。曾日月之幾何，抱旅瑣之疾傷。連貽我以四書，告劑飲之未良。辭諄諄而益勤，情翬翬而不忘。何華簪之遽易，僅一見於闥房。嗚呼！壯者逝而老或留，安者萎而病乃強。信矣乎，數之不可知而理之或不常也。君有息女，亦既及笄。疾之既革，我趣婚期。媚之云良，秀出等夷。長江滔滔，孀稚纍纍。慰君之魂，莫厥攸歸。我來日邊，官天一涯。隻影無依，期君是依。失君中流，淚下霑頤。忍斟一觴，以與君違。嗚呼哀哉，尚享！《太倉稊米集》卷六九。

祭李子容文

嗚呼君乎！佞人譏謫，厚德簡夷。利口喋喋，吉人寡辭。君子所是，小人所嗤。寧群而嘲，勿詭以隨。君之內行，矜謹自持。發爲詞章，清潤而奇。與君周旋，亦既以期。皎皎玉德，竟莫可疵。其

在我者，我力行之。其在天者，有不可爲。君勉厥修，天屯其施。天耶人耶，固不可知。唯仁而壽，契若蓍龜。用即長塗，以瘞修眉。在君無恨，人實可悲。痛此善人，天不憖遺。尚饗！《太倉稊米集》卷六九。

祭靖節先生文

并序

余游江西，道過彭澤，將拜先生之像於其祠下，而祠在新邑，道遠不得往，乃酌匏樽，酌山醪，立於道旁而祀焉。其詞曰：

漢魏而下，晉宋之間。製作之輩，其出班班。曹劉鮑謝，豈不足觀？文貴天成，不貴雕鏤。異哉淵明，有此至言。百世之後，《歸來》一篇。似美而淡，若枯而醇。醇固近道，淡固不群。《酒德》入怪，《離騷》近箴。如此詞者，皆所未聞。先生之出，如山吐雲。先生之歸，如鳥入林。人見乃爾，我獨何心。所以超絕，亘古一人。放而爲詞，妙不可論。律而爲詩，是亦斯文。高風卓行，文章本根。彼捧心者，乃欲效顰。東塗西抹，而倚市門。刻畫無鹽，寧不厚顏。先生下世，五柳成村。犬吠深巷，雞鳴桑顛。彷彿音容，而在斯焉。爲賦《大招》，以弔公魂。尚饗！《太倉稊米集》卷六九。

弔英布廟文

繫楚漢之方興兮，顧雌雄之未判。唯智者之見幾兮，當方決而中斷。始冠軍之就戮兮，恨老增之見晚。悟使者之一言兮，遽投策而歸漢。建王都於楚丘兮，俾故鄉之改觀。雖富貴之遂志兮，曾不戒夫盈滿。威震主而不祥兮，宜避禍而遠引。彼群醜之穴空兮，韓盧烹而不免。致主意之見疑兮，功臣懼而交惋。視越醢而信禽兮，分死生於夜旦。上印綬而乞骸骨兮，追喬松而游汗漫。無尺籍之與寸兵兮，疑可釋而冰泮。王料敵以如龜兮，何目眚之弗見？渡清淮而反田里兮，享壽康於安晏。蓋無罪而殺大夫兮，士當去而不可緩。況勇冠於諸侯兮，復功高於既叛。何此理之不明兮，徒啣冤而永嘆。

《太倉稊米集》卷六九。又見《南宋文範》卷六三。

全宋文卷三五三三

周紫芝 二二

爲太守禳火設醮青詞

民罹凶死，至於疾痛以呼天；吏莫撫循，唯在祈禳而集福。敢傾微懇，上格高真。伏念臣某祇服國恩，偶當郡寄。速茲大罰，皆自己愆。始由一燭之遺，馴致燎原之禍。烟埃變滅，千里爲之皆空；積累而成，百年有所不足。驚魂未集，烈焰猶溫。登埤無及於救災，奠玉尚期於請命。式陳淨醮，虔按真科。冀下憫於冥頑，用潛消於災沴。循五星之軌度，伏見以時；清四海之風塵，憂虞永殄。《太倉稊米集》卷六二。

爲人母病祈禱設醮青詞

孝子之事親，莫不欲壽；皇天之鑑物，所饗惟誠。不資覆燾之恩，孰報劬勞之德。伏念臣某頃緣

偏侍，兩困沉疴。實罪戾之所貽，輒虔恭而有請。願損微躬之數，以祈壽母之年。仰荷真慈，俯從卑懇。使螻蟻之誠得以自效，在犬馬之齒亦何足云。知鴻造之無私，雖庶言而亦聽。歲華荏苒，尚躬藥石之勞；憂悸危惶，敢避禱祠之瀆。儻終調護，賜以清安。庶永侍於萱堂，誓投誠於瓊館。私心甚切，天聽必從。《太倉稊米集》卷六二。

爲人保安設醮青詞

奸雄跋扈，方正常刑；神聖照臨，力垂陰相。不假寸兵之利，坐收堅壁之師。凱奏既敷，民居攸奠。伏念臣某猥分微祿，久殿危邦。當風聲鶴唳之餘，處蟻聚蜂屯之地。懷奸莫測，虞禍益深。匪託庇於神靈，孰保安於黎庶。不勞折箠，安用交綏。兇焰光沉，攬槍夜落；渠魁膽喪，蛇豕成擒。市不改肆而人安，兵無遺鏃而戰勝。豈獨人情捨逆而取順，益知天道福善而禍淫。用罄丹誠，敢陳淨供。強藩悍將，願無菹醢之凶；異域遐方，庶遂農桑之業。《太倉稊米集》卷六二。

興國祈雨設醮青詞

旱暵爲災，天無定數；吁嗟求雨，古有常儀。勢甚兢危，辭當迫切。敢陳懇悃，仰冒誅夷。伏念

臣某寅奉制言，畀司郡寄。惟茲小國，僻在大江。千里之田，民尚耕於荆棘；一年之賦，吏已督於課租。少值凶荒，必皆流冗。顧人情之可憫，在吏責以何辭。況穀粟之將成，僅資一雨；則風雲之易感，豈待崇朝？人欲可從，天心必格。如臣冗散，亦冀矜憐。上帝降康，力救蘊隆之苦；斯民安堵，敢忘覆護之恩。《太倉稊米集》卷六二。

禳火設醮青詞

曲突徙薪，後於防患；崑岡焚玉，幾至爲災。荷上穹垂祐之恩，脫萬室俱焚之禍。載憑羽衆，仰叩璇霄。伏念臣某素稟下愚，久逃餘釁。偶紆郡紱，職本在於撫綏；馴致庖烟，遂稍成於驚悸。顧居家之不理，使斯民其謂何？展轉回思，周章失措。唯有投誠而請罪，庶能反戾以成休。願恢廓洪私，消攘宿譴。畢方收焰，豈但一家竊飽食之歡；黔首安居，庶幾千里無燎原之恐。《太倉稊米集》卷六二。

九江新居設醮青詞

定方中而營室，畚築有時；鵲避歲以成巢，陰陽多忌。比緣興於土木，恐有犯於方隅。退省愆尤，用伸懇禱。伏念臣某負乘而致寇，基薄而厚墉。悼艱蹇之百爲，幾飄零於半世。老稚八九口，未

有寸田；風雨三十年，徒思片瓦。念無家而寄老，雖竊食以何爲？有宅一區，偶如人意；去鄉千里，皆藉神休。豈可復玷於冠裳，但冀少安於蓬蓽。敢睇洪造，盡滌微疵。子子孫孫願不失於常產，夫夫婦婦更永享於遐年。姑欲延雞肋之軀，不敢效豚蹄之祝。《太倉稊米集》卷六二。

天申節功德疏

皇天薦祉，流虹垂有赫之光；上聖膺圖，申觀肇誕彌之慶。爰修竺典，用贊堯年。伏願如日方中，與天行健。益茂徇齊之德，永隆震夙之宸。歡動六宮，問寢日朝於長樂；祚延百世，多男載祝於封人。《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天申節開啓疏 一

彌月肇祥，慶曆年之有永；後天申頌，祈聖壽之無疆。用憑西竺之文，仰獻南山之祝。伏願德隆舜禹，俗阜成康。交鄰永納於梯航，偃武常囊於弓矢。周人作雅，重歌《載夙》之詩；唐室奉觴，歲獻《萬斯》之曲。《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天申節開啓疏 二

德維善政，載元后以歸仁；命有曆年，格皇天而助順。顧佛慈之無量，資睿算以何窮。皇帝陛下伏願四海同風，一人有慶。如山如阜，宏開久大之基；乃聖乃神，永底休明之運。來梯航於萬里，罄葵藿於一心。孝治格於神明，協長樂事親之志；天壽及於平格，同周家報上之詩。《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天申節開啓疏 三

塗山朝禹，會群后以成趨；封國祝堯，格多方而來賀。當盛德在火之月，符炎運方昌之辰。是生聖人，出膺大寶；敢修妙果，仰贊遐齡。伏願道合乾坤，明並日月。執干羽兩階之舞，歸梯航萬里之心。維聖主篤於好生，則下民莫不歸美。雲韶九奏，難逢千載之期；神嶽三呼，來獻萬年之壽。《太

倉稊米集》卷六三。

天申聖節滿散疏 一

運符千載，方繞電以垂休；歡動四方，感望雲而請祝。既虔修於竺典，宜永錫於帝齡。伏願乘佛妙因，格天明命。握乾符而御極，位正六飛；嗣大曆以承家，慶流百世。永錫和戎之福，用酬歸美之心。召虎作詩，拜周宣之萬壽；封人請祝，願堯帝之多男。《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天申聖節滿散疏 二

巖廊垂拱，共欣千載之逢；海宇昇平，宜奏《萬斯》之曲。乃遵彝典，躬啓梵筵。資最上之妙因，介無疆之聖壽。伏願配天行健，如日方中。作之君而作之師，民懷其德；得其位而得其祿，天降之休。慶寶祚之彌長，知靈基之益固。聞九韶而獸舞，徒引睇於舜庭；祝萬壽以山呼，且稱觴於漢殿。《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奉安昊天玉皇上帝聖像疏

右伏以天運斡旋之造，雖默契於至神；人懷寅畏之心，必仰瞻於邃宇。載嚴像設，以肅群情。久緣蛇豕，憑陵稍汙山龍；絺繡一新，輪奐上格蒼旻。是用蠲卜剛辰，導仰法駕。願憑陰相，度陰陽百六之災；永錫康年，贊君王億萬之壽。《太倉稊米集》卷六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八二二四。

昭亭祠祈安道場疏

右伏以賊鋒未殄，敢肆寇攘。佛願無邊，必垂調御。況兵將聞於入境，而人已懼於履冰。士民縮手以何爲，老稚相持而對泣。唯憑聖解，坐翦妖凶。恭惟某神福庇黔黎，位隆袞舄。具廣大慈悲之願，得一佛乘；以聰明正直之資，爲百神長。用解倒懸之急，不煩伸臂之勞。願鑑危誠，坐垂陰相。

《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威簡公祠祈安道場疏

右伏以狐鼠跳梁，賊方肆掠；干戈旁午，民未奠居。在兵勢有所不當，非神力則將誰仰？式資聖解，躬建法筵。恭惟某神信及豚魚，忠貫日月。頃者抗鋒劇賊，宣力晉朝。勇且奮於一時，名蓋流於千載。憫茲窮悴，宜赫威靈。仗精忠事主之心，摧暴虐薰天之焰。長蛇封豕，既殄滅於陰威；白叟黃童，盡歌謠於盛德。《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薦陣亡道場疏

右伏以忠以殺身，本人臣之至願；善於救物，亦諸佛之等慈。爰建道場，用遵國典。伏願陣亡諸將士一切行伍等衆仰憑法力，普濟冥魂。共霑雨露之恩，盡洗刀兵之苦。生爲報恩子，死作護法王。咸證妙因，不落諸趣。一時驍勇，既不憚於捐軀；千古英靈，想難忘於結草。《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禳火道場疏 一

右伏以墮五欲門，業根深重；救三毒火，法海清涼。欲禳回祿之災，惟藉等慈之力。虔修梵典，仰叩真乘。伏願潛弭天災，俯從衆欲。聊憑一雨，徧霑億萬河沙；普現祥光，盡弭百千大聚。《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禳火道場疏 二

右伏以三界爲大火宅，悉是危塗；諸佛以一慈航，度諸法海。仰祈妙果，普濟群生。伏願兇毒消禳，福根深固。離一切怖畏苦，悟無量清淨緣。攝回祿之妖祲，救燎原之荼毒。破衆生之熱惱，顯願力之慈悲。《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獄瘟道場疏

右伏以性無不善，實自麗於憲章；訟必有傷，復寢攪於疹疫。念鞭笞之慘楚，悼疾病之沉冥。惟

我無上尊，能破大地獄。仰憑願力，爲拯危塗。六氣既調，易呻吟爲歡喜；五刑不用，化囹圄爲空虛。普濟群生，同成善果。《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大行懿節皇后還宮開啓疏

右伏以椒房厭代，悲動六宮；翠羽旋車，聲呼萬里。仰賴佛慈之力，用資仙馭之游。恭惟大行懿節皇后心本慈仁，德惟恭儉。既克修於隆禮，宜上格於高穹。伏願乘此妙因，往生極樂。塗山興夏，既已格於昌期；滙汭嬪虞，將永垂於懿範。《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大行懿節皇后還宮道場罷散疏

右伏以四星在望，慨永隔於長秋；六服正儀，倏言還於中夏。仰憑大覺，用證無生。恭惟大行懿節皇后位峻掖庭，母臨坤極。進賢逮下，既比德於周詩；懷昔感今，宜加文於宋策。願憑妙力，上迪宜塗。歸安陵寢之榮，用雪梯航之念。《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天寧寺化齋疏

右伏以種田博飯，住山活計無多；持鉢造門，應供隨緣皆可。求非獲已，得亦偶然。念一歲之不登，致二時之闕食。伊蒲未辦，白足難留。必有仁人，廣開大施。當令無量海衆，利益同霑；乃知諸福田中，供養最勝。念垂慈諾，慰此翹誠。《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天寧寺化齋僧堂疏

右伏以出衆離俗，了一世解脫緣；學道從師，聚十方和合衆。願新宏宇，以結良因。無有聖凡，普同安穩。旃檀林裏，共集雲袍；兜率天中，俱登法會。施雖甚薄，福且無窮。當發大悲心，共成如是事。《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崇教寺化塔疏

右伏以童子聚沙成塔，千聖齊超；貧女爲佛行檀，一錢猶可。雖僧伽之妙相，現崇教之法門。念

此窄堵坡，羅諸大火聚。金碧因而漫漶，風雨寢以摧頽。敢仗慈因，成茲勝事。將一新於輪奐，且妙莊嚴；願永樂於見聞，皆大歡喜。《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奉聖寺化浴堂疏

右伏以建諸佛道場，聚十方海衆。經行晏坐，雖然事事隨緣；絕俗離塵，要使人人自便。念昔振衣之地，或歸煨燼之餘。當仗衆心，同成是事。香槽氣暖，期共庇於慈雲；幽谷泉清，遂重霑於法雨。庶蠲宿垢，皆證淨因；凡在見聞，舉同歡喜。《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白蓮庵接待院緣化疏

右伏以無量海衆，學道爲先；諸福田中，供僧最勝。維我十方大士，遍參諸處藁林。當令所至如歸，使可安心辨道。浮屠三宿，去住隨緣；香積一齋，少多皆可。須求大富長者，共飯無心道人。伏願見聞，同增歡喜。《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天慶觀謝晴疏 一

右伏以夏而或雨，小民猶曰怨咨；禮有所祈，上帝爲之降格。比因羽衆，有禱珍祠。曾不崇朝，遂開霽日。雖稼穡凶豐之有數，亦天地變化之無窮。有渰其淒，川澤不聞於見怪；奉盛以告，黍稷將遂於升香。慶民瘼之攸除，見神功之丕宰。誓答生成之賜，敢忘夙夜之勤。《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天慶觀謝晴疏 二

右伏以月離于畢，遂妨田祖之功；星有好風，乃却雨師之御。微誠懇瀝，妙應潛通。不移頃刻之間，有此豐凶之異。顯天心之愛物，睠民願以必從。既紓積潦之憂，將錫來牟之瑞。維上天之載，固罔究於神靈；而此邦之人，疇敢忘於覆幬。《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天寧寺謝晴疏

右伏以徧十方無盡界，不離法門；凡一切諸有晴，皆是佛子。顧等慈之其大，亦何願而不從？頃

以常陰，害於宿麥。銜哀而請，應念即除。既禳三日之霖，將慶雙岐之秀。我庾維億，真大有年；含哺而嬉，是極樂國。《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漏澤園元日道場疏

右伏以發政施仁，昔稱善政；養生送死，民有常心。唯上古有蘩裡以掩親，故後王埋胔骼而著令。聖心憫惻，佛願慈悲。伏願漏澤一切孤魂，咸承慶脫之功，不墮沉冥之域。家無析骨，人免暴骸。生且樂於平時，死各反其真宅。厚恩難報，同霑沛澤之餘；法力無邊，共證無生之果。《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祈雨設醮疏

右伏以旱魃爲災，民無生意；商羊出舞，雨不崇朝。顧沾丐之尚微，見懇祈之未至。是用再延於羽衆，必期上格於璇穹。願矜螻蟻之誠，震作雲雷之澤。百昌皆生於土，俱蒙一雨之恩；三日以往爲霖，遂有千倉之慶。《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三龍神祈雨場疏

右伏以珠宮貝闕，夙瞻廟貌之嚴；絳節雲旗，敢冀幽靈之格。挈瓶甫至，霈澤隨興。信山川之出雲，見膏澤之及物。當乘佛念，益顯神慈。用蘇既偃之禾，蔚爲豐歲；遂及旋歸之駕，永奠靈湫。

《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天慶觀謝雨疏

右伏以暎其乾矣，方懷轉徙之憂；雨以潤之，遂廓恢宏之施。吏慙無地，歲且有秋。不忘歸命之情，疇敢貪天之力。雲雷變化，雖愛物以無私；草介纖微，顧省躬而何有。願罄終始之賜，力垂覆護之恩。《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西湖龍角山還聖水疏

右伏以重淵千尺，遙睇潛宮；膏雨一犁，遂霑沙界。霈霽沱之巨澤，蘇顛頓之窮民。田且有秋，

吏將逃責。龍章至止，肅環佩以如聞；颿馭旋歸，想旗旌之猶濕。物無疵癘，人有依歸。但知樂歲之可娛，益愧慈恩之未報。《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池口神祠還聖水疏

右伏以功蓋三分，仰威名之久著；惠周千里，流遺愛於無窮。吏惟涼德之羞，民慰有秋之望。散長江一掬之水，爲晴天千嶂之雲。膏雨所霑，旱苗俱秀。巴檣楚柂，遂無供億之憂；桂酒椒漿，大有豐穰之報。《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景德寺祈晴疏

右伏以麥欲登場，稍紆艱食；雨淫破塊，遽毀成功。將軫念於斯民，當投誠於吾佛。願開慧日，力掃群陰。山不出雲，天無宿靄。水皆反壑，隴有來麇。救茲枵腹之忙，是仰能仁之願。《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天慶觀謝晴疏

右伏以天積重陰，雨無晝夜；人憂瀰潦，地有潢汙。荷上帝之聿臨，憫斯民之無告。擴開霾暘，布露清明。川回反壑之瀾，民免爲魚之患。雨自上而下，平陸已見於成江；水由地而行，夢澤行聞於作父。顧神功之不測，俾吏責以何逃。唯仗微誠，仰酬真宰。《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請鐵佛住持疏

右伏以三家村裏，何妨晏坐經行；選佛場中，未免拈槌舉佛。只爲衆生認賊爲子，所以大夫垂手入纏。某人久滅意根，頓超實際。如鵝王識乳，真諦自明；若香象渡河，法源洞徹。自然諸聖推出，不關鬧彪鑽頭。肯辭萬水千山，俯爲十方四衆。況鐵佛古刹，本老懷道場。要令本分衲師，略典重新；舊令發大歡喜，是最吉祥。《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請吉祥住持疏

右伏以衆生以妄爲真，經無量劫；如來對病用藥，作大醫王。須仗當人，同成是事。某人叢林標的，古佛仍雲。面壁九年，方求實際；見花一笑，已契妙緣。何須不露鋒芒，正要同霑利益。雖世號寶坊名刹，當爲正法眼師；而佛言曠野深山，無非聖道場地。勿辭岑寂，宜稱宣揚。甜瓜不用密蒸，好酒元無深巷。逢場作劇，本是偶然；應物觀形，初無作相。何勞擬議，便請承當。《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貢布右語疏

真人御極，膺商后之曆年；上帝降康，錫周王之壽考。宜修篚貢之物，以充庭實之儀。前件布將軸微工，衣裘下品。潔須澣濯，慙非火浣之良；藝本衡從，是亦地生之數。敢遵彝武，上冒聖聰。

《太倉稊米集》卷六三。

全宋文卷三五三四

周紫芝 二三

祭觀師祝文

維神祀配上帝，位列六神。櫛燎之祀，以享以禋。粵自中古，以迄於今。四時之運，孰號令之？萬物之生，孰鼓舞之？拏我雲旗，曠則擴之。駕我雲車，曠則滋之。觀師之神，是實司之。今茲孟春，載舉祀事。神之報之，有隆勿替。尚饗！《太倉稊米集》卷六八。

祭雷師祝文

物方歸根，草萎木黃。雷雨作解，萬寶其昌。涸陰沍寒，昆蟲蟄藏。雷乃發聲，蟄戶其張。常陽亢炎，赤地茫茫。震驚百里，電激龍驤。報神之功，歲事有常。神之聽之，食此豆觴。尚享！《太倉

稊米集》卷六八。

釋奠告宣聖文

歲以春秋之上丁，釋菜用幣於先聖。自成均以達於郡縣，罔敢弗虔，其爲禮舊矣。時方用兵，四郊多壘，則有司一切臨時苟簡，視棄禮物如委弁髦，獨不知古者出師受成於學，而魯修泮宮，淮夷攸服，豈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故我戰則克，其夫子之道歟！今茲蕞爾小邦，當剪蕩顛覆之餘，民殘物弊，禮意衰落，而不敢以微薄廢禮，蓋視豐凶而爲之隆殺，亦以遵吾夫子之遺訓也。《太倉稊米集》卷六八。

釋奠告兗國公文

維公居處窮陋，啜菽飲水以安貧約，是特一介隱夫所能，而夫子賢之如此，何也？以公有王佐之才，可以致君，可以澤民，而不得行其道，乃能安時而處順，不露惡言，不形愠色，是其所以爲賢也，宜其配夫子以享百世之祀而無愧歟！今茲仲春，有事於先聖之宮，禮也，公其從與享之！《太倉

稊米集》卷六八。

釋奠告鄒國公文

惟公心不動於死生，志不淫於富貴，凜然直氣，塞乎天地，故身不利於當時，而道可傳於後世。至於懷利以事君，好戰以殺人，長君之惡而不諫，罔民以利而不仁，皆得罪於公之門者也。非公之教，舉世汨昏。扶持厥世，不泯以焚。公之爲力，堯禹同倫。今秩常祀，牲幣式陳。敢用昭薦，以告於神。《太倉稊米集》卷六八。

諸廟祈晴文 一

此邦之民耕於大江之濱，下田居多而地甚卑，一有淫雨之患則江流彌漫，至於蕩齧其隄防而莫之救，故常以雨爲病焉。今茲秔稻滿野，耘夫在田，而苗之秀者亦將實矣，乃積雨不止，水潦橫流，則其爲民之憂未有甚於此時也。維神痛斯民之無告而有以相之，吏亦有不腆之羞以備春秋之享，將以答靈貺，維神其圖之。《太倉稊米集》卷六八。

諸廟祈晴文 二

民窮於兵革，不得竭力以事田畝久矣。今仲夏之初，積雨彌日以害田穡，則是民之重困無甚於斯也。維民之命，實神是司，寧忍熟視而不救歟？神其相之，俾克有秋，民亦將報焉。《太倉稊米集》卷六八。

諸廟祈晴文 三

維宣之民，皆築隄捍水以耕其中，號爲膏腴。其實窪下，故水潦一興則隨以蕩，神所知也。今天作霖雨，黃流瀾漫，以爲民憂。民力何施，維神是求而已。神其相之，弭茲巨漫，俾克有秋，吏亦不敢忘神之賜也。《太倉稊米集》卷六八。

諸廟祈晴文 四

此邦之人困於荼毒久矣，千里蕭然，野無青草。民之從事於南畝者有幾，幸而陰陽調和，歲事登

衍，充公給私猶或不足，吏方以爲憂。今茲仲秋，天作淫雨，害於垂成，則斯民之病殆有甚於兵戎之禍焉。吏之弗德，神降之咎可也。民之無辜，神忍熟視而弗之救與？維神陰功收伏暄霾，擴開霽色，使黍稷登場。父子相慶，則吏民戴德，其誰敢忘？《太倉稊米集》卷六八。

諸廟謝晴文

勾芒司旦，土膏既興。陵陂之麥，鬱乎青青。積陰未解，霖雨其零。浸畦溢壠，溝澮皆盈。民以病告，有禱於神。曾未徹奠，雲開晦明。瞳瞳曉日，曄然東昇。匪神之休，孰赫厥靈。巫祝矯舉，吏實何稱。神降之福，以答民誠。《太倉稊米集》卷六八。

諸廟祈雨文

凡民無知，所恃以生者，唯忠信慈惠之長與夫聰明正直之神而已。今茲守土之吏既已弗德，無以惠此一方，天降之咎，罰在雨暘，而神猶藐焉曾不加恤，則是斯民其終無告而已邪？此邦之人罹其天災可謂酷矣。夏六月積雨不止，下田既已悉爲汙沱，種之入土不知其餘幾。今秋七月而不雨，則是苗之槁者又復病矣。雖甚無知者，視之猶將惻然，況神之功德在民，廟食茲土，其忍坐視而弗之救歟？

及今而雨，尚猶可及。過是，神雖欲予之，其何補於民哉？維神其亟圖之。《太倉稊米集》卷六八。

奉安天齊仁聖帝神像祝文

往歲寇攘充斥須江，舊壘鞠爲盜區。兇焰所至，萬室一空，惟是祠宇，巋然獨存。雖長蛇豐豕，猶胥顧忌，罔敢肆其毒焉，則神威靈所暨遠矣。歲月滋久，風雨烏鼠，弊於路寢，上漏下濕，頽壞弗支，非所以嚴廟貌而庀祀事。是用補而新之，以肅在庭。矧茲下民，奉事有年，鳩工飭材，誰敢弗力？神歆其誠，疇或吐之。峨峨新宮，是享是宜。維神奠厥攸居，往安斯寢，以福吾民。《太倉稊米集》卷六八。

祭江神祝文 一

某以拙於生事，食口滋衆，乃渡江而淮，就食綉川，往來於江至於數四，皆偃然高卧，無復風濤之恐。今又將携持老稚以爲終年之計，而時方仲夏，水潦並興，暴風凍雨變在頃刻。一有不至，則覆溺隨之，雖在善工操舟若神，未免於患也。是用致告于神，伏願賜以安流，俾獲終濟，幸莫大焉。神既相之於其始，必能成之於其終。此某之跡所以得至祠下也。不然，其敢瀆於神乎？維神其鑑之。尚

享！《太倉稊米集》卷六八。

祭江神祝文 二

某以去年夏六月丙寅有禱於神，願賜以安流，俾獲終濟。而渡江之日，風恬雨霽，水波不興，怪妖伏藏，江流如鏡。神之厚賜非特及於妻孥，雖篙師、長年，蓋亦蒙神之休。自惟涼薄，何以得此？今茲秋高，邊境未靖，將歸安故里，以避風塵，維神稍赫威靈，以終始之，借以頃刻之便，使免風波之虞。於神之力實在談笑，於某之賜何啻丘山？惟神其卒相之。尚享！《太倉稊米集》卷六八。

告巨木文

江鄉之俗，歲多淫祀，家有巨木，則牲以祀之。其禮甚謹，謂之木官，其來尚矣。愚民無知，習以爲常，固其所也。至於學士大夫之家，猶或狃以爲俗，則陋矣。況茲大木植吾敝廬百有餘年，賴以不死，而其害滋多，不可不去。盤根錯節橫敷於地，使土膏墳起以傾吾屋，不可不去也。大枝臃腫，小枝卷曲，既不足以中吾用，而敗腐之葉填塞瓦渠，使上漏下濕以汙吾席，不可不去也。春夏之交，柯葉如雲，鳴梟哺鷁以巢其顛，庇遮惡鳥，朝呶暮喧以聒吾耳，不可不去也。長蛇蜿蜒，來伺烏鷁，

鳥噪蛇盤，惡類相攻，以怖吾兒，不可不去也。顛風驟雨，夜黑朝昏，憑藉勢力，掀舞頽檐，使我常虞覆壓之患，以憂吾心，不可不去也。夫木爲吾害如此，則其戕而去之可以無憾矣。神雖欲託此以爲妖祥，不可得也。今者刀鋸既具，匠石在旁，酒漿前陳，巫祝在後，神逝而往，木仆而僵，我不神咎，神無我殃。尚享！《太倉稊米集》卷六八。

諸廟謝雨文

某去歲禱雪祠下，神嘗賜之一尺之瑞。今夏六月以旱告神，又賜以三日之霖。夫求則必得，其欲不啻如慈父之愛其子也。顧吏不肖，何以得此？豈非此邦之人奔走奉事不忘朝夕，所以事神者甚謹，故神之相斯民也亦未嘗忘於一日之間乎？然民既被神之貺，吏亦將免於危亡，其敢弗以告！《太倉稊米集》卷六八。

諸廟謝晴文

雨五六日不止，湖水且大至，瀕湖之民水半其扉，可謂危且急矣。雖具舟楫，發倉廩，號呼牽挽，援之中流，而區區人力安能與陽侯爭一日之功哉？非藉神威靈，有請於帝，何以收積雨於九天，

拓洪濤於萬里？使鳬居鴈聚之民復得平土而居之，吏雖罔功，敢不下拜，以納神貺。《太倉稊米集》卷六八。

卷雪樓上榜告神文

王昔在吳，忠勇蓋世，西吞巴蜀，北舉曹魏。玩視老瞞，等兒子戲。削平中原，空落眦睨。廟食八朝，以享厥祀。暨我皇家，四錫封位。大江東傾，王宮屹峙。蛟龍蜿蜒，涵縮來會。江神海靈，冠劍奉祀。宜有斯樓，以助燕喜。雪浪翻空，長江萬里。神告斯名，我是用紀。辭陋德隆，弗配厥美。於以告神，實震而悸。《太倉稊米集》卷六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五〇。

天申聖節樂語

四海望雲，仰鬱葱之佳氣；萬邦執玉，賀震夙之嚴辰。普均湛露之恩，大賜需雲之燕。凡曰有生之類，咸傾向日之心。溢霈澤以旁流，格歡聲而四起。恭惟皇帝陛下乾剛行健，離照繼明。車書度文軌之同，禮樂盡制作之意。九莖芝秀，齊房奏玉磬之歌；十載桃生，瑤海降寶幡之仗。始即未央而置酒，復從長樂以聞鐘。皆聖孝之感通，想宸心之懽洽。殊庭奏樂，獸遂舞於九韶；靈嶽效祥，山亦呼

於萬歲。但某等叨居樂部，上感聖恩。遙望闕庭，敢獻口號，曰：

建章宮殿擁祥烟，遙望需雲錫御筵。上帝自應知舜孝，萬方宜共祝堯年。蒼龍闕轉瞳矐日，瑞獸香聞咫尺天。湛露恩深何以報，願將虎拜答周宣。《太倉稊米集》卷六二。

周朝議燕新第樂語

二戟排門，昔榮崔氏；一區有宅，今笑揚雄。煥丹雘之高明，揖江山之平遠。雅有方池孤嶼，何慚燠館涼臺。自喜漫郎得浯水蒼茫之樂，人言摩詰游輞川圖畫之中。家有清樽，門多賀客。登三堂而共賦，慶駟馬之容陳。恭惟某官德比珪璋，文摛錦繡。少年射策，遍歷清華；晚歲懸車，亟從閒適。遂倒冠而落佩，乃尋壑以經丘。久樂燕居，重新甲第。既連薨而接棟，亦跨谷以凌霄。宜全珠履之嘉賓，共醉羽觴之清夜。春風庭下，秀幾葉之芝蘭；明月杯中，介千齡之壽考。但某等儉司末技，胡部賤工。上越尊顏，敢陳口號，曰：

風光渾占一溪中，青谷新開甲第雄。涼榭切雲先得月，朱樓凌水欲橫空。連薨萬瓦琉璃碧，照坐千鍾琥珀紅。要看仍雲乘駟馬，使君眉壽似喬松。《太倉稊米集》卷六二。

上元燕賓客樂語

嶰竹初回，既迎青帝；仙燈焰煖，爰燕黃堂。眷惟賢牧之出游，要慰斯民之願治。乃陳觴豆，爰奏笙簧。繡戶千家，喜春風之吹酒；銀釭萬點，隔秋水以明波。煩渠萼綠之纖娥，扶起謫仙之醉玉。歡聲四振，叶氣橫流。樽酒滿而賓客多，雅稱使君之行樂；鐵劍利而倡優拙，自然豐歲之成歡。不醉無歸，與民同樂。恭惟來從紫府，暫擁朱輪。爲言樂事之難并，復恐彩雲之易散。且同燕笑，豈無後乘之鄒、枚；第恐召還，難借禁中之頗、牧。行秉金蓮而賜燭，好飛玉笋以流杯。不孤樂國之良辰，永作江南之盛事。詞曰：

使君才氣本無雙，暫擁州麾殿大邦。千騎出城聞畫角，萬燈銜壁看銀釭。夜天星滿光浮漢，秋水花紅錦照江。莫向華堂辭一醉，君正懷舊憶奇龐。《太倉稊米集》卷六二。

燕太守汪內相樂語

聖主憂民，暫分頗、牧；遠方願治，思見龔、黃。乃親擇於侍臣，俾分臨於近甸。兒童舊識，不妨騎竹以來迎；父老何知，便欲遮道而願借。將出游於阡陌，聊求助於江山。已知雨意隨車，行看花

邊立馬。恭惟名標紫府，身侍金鑾。亟成載筆之書，久步花磚之日。自違清禁，屢刺名城。更爲斯民，輟五州紈袴之手；要看來歲，玩一方牛犢之春。固嘗衣繡以還鄉，即見追鋒而給傳。願布寬和之政，咸均雨露之恩。詞曰：

誰持尺一下明光，新易泉南舊印章。禁殿何時出頗、牧，人間又喜見龔、黃。攀轅父老今猶在，騎竹兒童喜欲狂。只恐政成歸更速，便紆華袞望清光。《太倉稊米集》卷六二。

燕吳奉使樂語

畫紱臨軒，初銜使旨；班輪入國，將觀朝廷。載馳咫尺之書，歸望穆清之表。宜百壺之開燕，均六轡以休勞。恭惟閎閎名流，縉紳雅望。贊謀二府，名振一時；問俗三川，風行萬里。既繡衣而持節，遂縞帶以交歡。今者判府內翰始乘漢傳之追鋒，來擁東方之千騎。誓安遠俗，喜見王人。叢玉歌喧，幸驪駒之未唱；碧腴香滿，嘉仙醴之方濃。願少緩於登車，庶盡歡於投轄。詞曰：

清詔名高下紫宸，異方初喜見王人。二年輦轂辭家遠，萬里岷峨入眼新。使者登車爭攬轡，君王問俗頗憂民。翰林勸酒非無意，知向明光作侍臣。《太倉稊米集》卷六二。

二妙堂落成家集樂語

華胥開國，時節太平；居士構堂，山川明煥。老人既欲投鞅，稚子從而擊鮮。會鄰里以俱歡，集笙簧而並奏。恭惟居士解符江壘，拜祿琳宮。二妙堂成，兼收勝景；六如意悟，了見自心。孺人法喜夫妻，永同香火諸郎淵明子弟，可共籃輿。楊夫人壽母均慈，慶門積善。庭列芝蘭之秀，家羞蘋藻之儀。乃共集於華筵，遂同增於抃舞。詞曰：

居士歸來已白頭，數椽聊喜枕江流。百年夢幻何時了，二妙江山一日收。鼓吹自從詩裏得，光陰都在醉中休。蟹螯霜後偏宜酒，《蘇幕》歌成可共謳。時自製《蘇幕遮》詞。《太倉稊米集》卷六二。

草廬上梁文

平生隨分，本無鐘鼎之心；晚歲安居，粗有林泉之趣。寢經群盜，流寓數年。嗟老稚之飄零，悼衡茆之煨燼。浮家泛宅，送日月於江湖；賣劍買牛，追雞豚於里社。重營環堵，漸復故巢。靜寄老子與世寡緣，謀生甚拙。偶因同氣，爲憫餘年。結茅屋之數椽，著褐裘之一老。下臨無地，高占層丘。

草樹冥濛，烟雲變滅。買田三頃，常思水耨而火耕；有宅一區，且作山棲而谷汲。薄種籬邊之菊，更求江上之橙。入則鼓琴以自娛，出則抱甕而立灌。稍資餬口，便欲杜門。聊從父老之游，誓畢桑榆之暖。爰諏剛日，爲舉修梁。

拋梁東，家在陵陽最上峰。夢到華胥春睡足，起看紅日曉瞳矓。

拋梁南，笑倚閒窗寄薄酣。謝朓樓空人似夢，瞿硎山在翠如藍。

拋梁西，漲玉雙明落雨溪。飽食高眠無一事，《離騷》讀罷日還低。

拋梁北，北望神丹少顏色。書生空復涕橫流，欲正乾坤老無力。

拋梁上，合璧連珠閱天象。白頭重見太平年，常與群生拱南嚮。

拋梁下，雞犬相聞幾茅舍。今年米賤似開元，多釀春醪醉同社。

伏願上梁之後，樽有濁醪，瓶多儲粟。眼前稚子，常聞絃誦之聲；門外交朋，頗篤金蘭之好。飽維仁義，醉在簡編。雖未能反照以回光，亦足以隱居而求志。兵戈偃息，復見漢官之威儀；閭里歌呼，同聽葛天之音樂。《太倉稊米集》卷六二。

萬波亭上梁文

亭在福聖寺。

孤壘瀕江，水環雉堞；寶坊擇勝，亭占鼇頭。山翠潤以撲衣，水光瑩而入坐。號爲貝闕，不減瀛

洲。宜華屋之交輝，截長空而永秀。天邊雲黑，喜白雨之跳珠；湖上風來，看驚濤之卷雪。勢如立海，聲若懸河。雖萬波之隨一波，遠連天漢；向小水之入大水，終返歸墟。知本性之元虛，顧人心之自動。澄瀾一現，萬象俱空。鷗鷺不驚，鬚眉可燭。桃花水暖，何煩紅袖之泣魚；蓮葉舟輕，不礙綠蓑之垂釣。天水爲之同色，風月斬然一新。偶作數椽，遂成偉觀。方袍禪客，時來洗鉢赴堂；白髮使君，不免借場作劇。共拄西山之笏，仍携北海之樽。齋罷門關，誰管波生四面；醉中船重，從教雨濕紅裙。道俗俱是隨緣，彼此自有樂地。爰因暇日，爲舉修梁。

拋梁東，身在諸天寶梵宮。遙想扶桑催曉色，日輪飛上九枝紅。

拋梁南，水倒山光碧在潭。卷地薰風忽吹起，白波翻動一池藍。

拋梁西，柳外春風水拍隄。斜日掛帆來送客，綠波青草兩淒迷。

拋梁北，無極之中有太極。寄言河伯不須誇，海若令君有慚色。

拋梁上，坐看秋蟾繞青嶂。我欲邀梁不肯來，夜半孤光水中漾。

拋梁下，風黑波翻天欲夜。須臾人靜水無魚，却閉孤蓬作茅舍。

右，伏願上梁之後，叢林有供，衲子如雲；道院長閒，嘉賓滿坐。共看銀河千尺之浪，同是曹谿一滴之甘。船子和尚，載月便歸；流水長者，於魚得計。隨波逐浪，各求離於愛河；反照回光，當內觀於止水。《太倉稊米集》卷六二。

九江新居上梁文

蓬壺三島，無路能通；湓浦一江，携家可老。望廬山之面目，接富水之郊圻。謾蓋三重之茅，聊作一區之宅。陵陽老子泛然無定，老矣何爲？似屋角之拙鳩，無枝棲宿；隨沙頭之乘雁，任意去留。念人生初無幾何，況吾年今已如此。煩君龜策，占我兔裘。得濂谿先生之故基，訪香山居士之遺跡。黥布之英雄何在，梁公之忠義猶傳。澆酒酌江，哦詩弔古。雖乘興有時而出，亦倦游無事而歸。玉軸臨窗，鄴侯之書可校；窪樽近席，漫郎之客宜招。已結雲菴，猶懷舊國。昔困焚巢之旅，今作在家之僧。未盡百年，尚可遍遊於巖壑；順流五日，何妨歸拜於松楸。不謂天心，偶如人意。當生生世世永無萍梗流轉之憂，令子子孫孫常享國家平治之福。乃因今日，爰舉修梁。

拋梁東，山氣初分曉色中。我亦春來常早起，看花迎日弄新紅。

拋梁南，門外疏簾捲翠嵐。莫遣兒童來報客，老夫一枕睡方酣。

拋梁西，落日銜山穩杖藜。試問草堂尋去路，夕陽斜處是濂谿。

拋梁北，萬里長江紀南國。使君肯借庾公樓，飽看兩淮山一色。

拋梁上，廬阜山頭聊北望。醉來幾度落烏紗，目送飛鴻閱千嶂。

拋梁下，樂歲中田有廬舍。裹鹽聊伴趁虛人，相逐官倉納禾稼。

右，伏願上梁之後，粟如水火，奴亦《詩》、《書》。鄰甕酒香，知君家之可去；短檠燈暗，喜吾句之又成。孔方兄不至絕交，管城子時求入室。洛鳧飛鷺，同爲笠澤之游；稚子老妻，共作鹿門之隱。《太倉稊米集》卷六二。又見《西江志》卷二〇一。

二妙堂上梁文

西來千里，本是隨緣；南畔一峰，偶然入意。爰因絕頂，旋結新亭。收翠阜於几席之間，挹銀濤於烟雲之外。陵陽老子靜無他好，老見真情。自從童稚以來，便有山林之趣。臨江卜宅，以遂安居；背郭成堂，更求勝地。大禹道九江而東下，匡君依五老以飛昇。白練橫江，青巒削玉。夢回枕上，卧聽波聲。醉後杯中，時浮山影；地兼二妙，世有幾人？豈力所能，實天是與。既占星而作室，乃蠲日以架梁。

拋梁東，東望麻姑香靄中。遼海千年却歸去，誰知去鶴是衰翁。
拋梁南，南斗傍邊是翠嵐。可怪暮鴉飛不到，直穿雲漢上相參。
拋梁西，不見清漣落日低。却憶風流泉似玉，使君幾度醉如泥。
拋梁北，雨暗波翻暮江黑。須臾風定月如錢，月共江光去無極。
拋梁上，目送飛鴻依藤杖。望雲歸去宿空巖，看雪飛來沒青嶂。

拋梁下，草色青青春可藉。趁花未落酒須携，莫待濃陰滿桑柘。

伏願上梁之後，國永休兵，家常有酒。騎款段馬，渡水穿雲；著接籬巾，栽花種竹。年年强健，事事清幽。但能粗了平生，不可更求分外。耄而學佛，僅同臨老出家；窮且哦詩，豈忍因咽廢食。

《太倉稊米集》卷六二。又見《西江志》卷二〇一。

負暄亭上梁文

身遊月窟，夜色偏寒；背負茅簷，朝陽甚暖。竹坡老子抱山一曲，借日三竿。踞坐蒲團，欠伸自在；醉憑几，魂夢悠揚。念湯婆子終是少情，況麴先生有時不至。須回暖律，盡入寒鄉。青春誰道難留，冬日方知可愛。解衣捫虱，暖趁風來；剔甲搔頭，句從天落。姑尋暘谷，且寄慘椽。

拋梁東，碧瓦霜花曉未融。喚起先生來打坐，笑看紅日上簾櫳。

拋梁南，卯酒初醒只卜酣。漏下不知天正午，尚留紅日在茆庵。

拋梁西，暮靄還催落日低。招得斷霞明老眼，讀書窗在夕陽溪。

拋梁北，暮色蒼蒼留不得。道人閉戶暖丹田，嚙日餐霞養殘雪。

拋梁上，暖日烘烘薰蕙帳。手彈流水送飛鴻，目斷關山更東望。

拋梁下，分得山坳一田舍。狐裘溫暖不知寒，化日舒長元不夜。

伏願上梁之後，泉日騰光，妖氛掃跡。山無凍雪，和氣自生；桃有冬花，春風常在。詠柳子厚青松之膏沐，照崔侍讀苜蓿之闌干。獸炭不然，鶉衣自暖。平生誰解炙手，晚歲猶免焦頭。林下身閒，敢以附炎而取銷；天邊地闊，唯知望日之難忘。《太倉稊米集》卷六二。（以上沈治宏校點）